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1396/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一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廿一史識餘三十七卷(二)

〔明〕張塘輯
安徽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刻本

.....一

史異編十七卷

〔明〕俞文龍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七年自刻本

.....二二八

讀史蒙拾一卷

〔清〕王士祿輯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三九〇

史緯三百三十卷(一)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四一二

廿一史識餘三十七卷(二)

〔明〕張塘輯

安徽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廿一史識

餘三十七卷》提要

廿一史識餘卷十八

錢塘張 甬石宗摘次

宛平張思哲遵遠祭訂

寵禮

張塘曰。禮賢寧有常格哉。唐風曰。中心好之。曷飲
食之。小雅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夫未見若饑渴
之愬。既見有龍光之驩者。雖就恐其不親。禮之虞
其弗報。敢踈簡乎。公旦有言。我於天下不賤矣。輟
哺停沐。起以待士。惟恐失之。至於今。所待者名字
湮淪。而吐握之誼。千古誦不替。設國士而庸人之
孤貞而泛愛之士。有希望去矣。何以立貴名而使
千古相艷說哉。輯寵禮第二十五。
越石父在縲繼。晏子遭之途。解左驂贖。弗謝入門。
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憫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
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
詘于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
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已。而無禮固
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史記

張塘曰。石父
海恩而責
其語曾氣殺
然

淮南王安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武帝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為報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漢書

陳遵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聞故事。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

顯宗嘉祭彤功。又美其清約。拜太僕。賜資悉備。後

從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後漢書

孔融深敬鄭玄。屢履造問。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

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名臣。又南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光隱耀。世

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

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

蓋謂曰不疑
要亦帶劍與
立指說其
要亦若大本
謂足以勝之
非妄譽也

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暴勝之。開雉不疑賢。遣吏請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佩環玦。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閣延請。躡履起迎。

周景愛士。拔才。常恐不及。歲時延請舉吏。宴會贈送。無不克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優異之。嘗稱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衍在河南。志在無私。舉吏常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

世史識錄卷十八 龍禮

可令徧積一門。

張酺以尚書教授皇太子。侍講間隙。數有匡正。肅宗卽位。擢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陽太守。賜裝三十萬。後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肅宗善其說。後母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

韓稜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俱以才能稱

肅宗賜諸尚書劍惟此三人特以寶劍手署其名曰

韓稜楚范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論者以稜

淵深石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

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郭賀守荊州有殊政顯宗巡狩至特見嗟嘆賜以三

公之服黻黼冕旒犇行部去幟帷使百姓見其容服。

以彰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廿一史叢書
卷十八

高彪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

後遷內黃令勅同僚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

以勸學者

鮑昱拜司隸校尉詔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

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

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

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

樊宏謙來畏愼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

起世祖聞之勅騎騎臨期乃告勿令豫創

寶融責讓兗郡與五郡太守厲兵馬請師期世祖深

嘉美之詔報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愧書。痛。

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

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

所能克堪。

歐陽博士缺世祖欲用桓榮榮讓彭闕畢弘因拜榮

爲博士引閔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

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

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

世史識錄

卷十八

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宣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无器世祖幸其府舍見

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卽賜布帛帳帷

什物

肅宗巡狩方岳，崔駟上四巡頌，辭甚典美，帝嗟嘆之。

胡寶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

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駟候憲憲屢屢迎門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

何得薄我。

我聞曰天子
處士于臣下
臣下奉詔而
父士事皆杜
清

節孝婦曰辭
逐而直達

曹丕欲以楊彪爲太尉遣吏示指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替維新之朝遂固辭後朝會引見令彪着布单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

顧邵起家爲豫章守下車禮先賢徐孺子之墓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錢塘丁詣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紼邵當至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

世史識餘

卷十八

龍禮

六

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

三國志

呂蒙疾發
孫權在公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募能愈

蒙疾者賜千金時有減加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不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增篤權自臨視令道士於星皇之下爲之請命

孫權與蜀連和時事所宜輒令陸遜語諸葛亮并刻權印置遜所權與蜀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

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

曹操北伐還任昌國縣士大夫酒酣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操大驚喜舉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

三國志注

孫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張紘曰東

郡

朱桓還中洲孫權自出祖送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

世史識餘

卷十八

龍禮

七

一持陛下發無所復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持鬚曰臣今日真可謂得虎鬚也權大笑

郭翻乘小船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躬往造翻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船終日而去

郭翻好聞人機通有能辭榮拂衣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

石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權章武內史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率然對曰頃

漢書曰
劉向
亦有書

陳桂林曰
漢書曰
亦有書

遭禍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獨賊乃爾暴掠邪。今富相伯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開卿輩老書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順食俗。

劉敬宜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謝混美才地。少交納與敬宜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宋書

蕭思話爲平西長史。文帝賜以弓琴。手勅曰。前得此琴。云是舊物。響韻殊勝。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良

廿史叢書 卷十八 雜錄

材良器宜在畫用之地。丈人其無所與讓也。

文帝以羊玄保廉潔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幹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文帝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羊欣請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御仗有諸葛亮筒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

皇朝曰
漢書曰
亦有書

明帝悉以賜殷孝祖。

齊主道成。素奇好張融。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朝望令送一通。故衣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今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南齊書

周盤龍愛妾杜氏。齊帝道成送金釵鐃二十枚。手敕曰。餽周公阿杜。

明帝引傳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奉陋。身安處。常持燭

廿史叢書 卷十八 雜錄

於板牀。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物。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物。梁書

劉孝綽出爲上虞令。還除秘書丞。齊帝衍謂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

康絢居顯官。猶習武藝。梁帝衍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帝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公識此圖不。

文惠太子時。東官多事。沈約特被親遇。入直見景斜方出。當待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以爲言。太子曰。吾

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風興。可恒早入。

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張譏豎義。時索塵尾未至。後王敕取松枝手屬譏曰。可代塵尾。陳書

昭明太子愛文學士。與王筠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南史

豫章王嶷命駕造何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魏書 十

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餘。

明山賓築室不就。昭明太子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開講宇未成。今送薄助。

范雲侍宴。蕭衍謂臨川王宏。都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既華。汝宜代我呼范焉。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省。

劉杳爲步兵校尉。昭明太子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府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耳。

崔浩言于明元曰。臣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問先帝何如。曰。太祖用漢北淳朴之人。南入中地。變易風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膠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魏書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魏書 十一

神武啓宋游道爲中尉。文襄執請游道爲尚書左丞。以崔暹爲御史中尉。後謂暹及游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北齊書

世宗欽賞寇儁。儁入朝。世宗與同席坐。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爲前膝。及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與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

廢帝爲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助

中唐曰
西之邑北
天子仁果

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發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姬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

江陵平沈重留事梁主高祖以重經明行修遣使徵之仍致書曰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下實復潤於荆陰隨昭更明於漢浦是用竊竊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趨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周

世史識餘 卷十八 晉書

十二

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

史寧遣使請周文請事周文即以前所服冠履衣被等賜寧謂其使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示公推心委公善始令終毋損功名也

北史

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淚下春秋嘗祭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提壺執俎至郊外空靜處設坐拜奠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叟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於叟何恒也潛曰以其恒於孝思也

劉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辭孝文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曰臣雖才謝古人庶亦不留賊虜陛下當麗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孝文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南數石賜卿

北史

劉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辭孝文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曰臣雖才謝古人庶亦不留賊虜陛下當麗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孝文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南數石賜卿

世史識餘 卷十八 晉書

十三

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後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風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亦貴乎

唐書

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采酒爭取於帝手劉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條今見常侍登床

中宗于修文館置大學士四以象時學士八以象節

直學士十二以象月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園辟廋夏宴蒲萄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多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

泰和元年省臣奏科場搜檢至解髮和衣索及耳鼻非待士禮查大定故事令舉子就沐浴室官置衣爲更衣旣可防濫又不失體從之金史

企美

張璠曰敦謝咏者掩爲濁音慕王履者毀其新角二者非開極至好事者猶慕而愛愛而傳况磊砢之才嗽崎之節卓犖之德其動人景行不其倍此乎是以源絃琴樂古之風讀丹壁青崖之句雖不能見竊躍然驚遲已輯企美第二十六

鍾皓少篤行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前後九辟皆不就諸儒頌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絃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遂巡王命卒歲容與後漢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奏求正定文字靈帝許之邕白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後儒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郭泰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

趙咨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曹嵩咨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爲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王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印綬追

其決曰澤基
亦趨去而避
之亦是不屑
之教

至東海謁谷畢辭歸家。

張楷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車馬填街

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

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後隱居弘農山中

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譙周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

識內敏時人少歸敬者唯楊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

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三國志

黃權有局量司馬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

世足識餘卷十八 企美 十六
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

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孫權與魏和欲遣于禁還虞翻諫權殺之權不聽羣

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

雖為翻所惡猶盛歎翻曹丕常為翻設虛坐

沈友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

法又辯於口所至衆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

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於人三國志注

孫策問太史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

諸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

鈞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出教曰

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

王衍自比子貢聲名傾動當世義理有所不安隨即

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晉書

謝安鄉人罷縣還詣安安問歸資客曰有葵扇五萬

安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好為

洛下書生詠有舛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

及或手掩鼻敬之

世史識餘卷十八 企美 十七
阮宜子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

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不得

劉殷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性倜儻有濟世志儉

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類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

莫不稱之

嵇康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擬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

贊欲友其人於千載

酒泉太守馬岌雅慕宋纖具威儀鳴鑼鼓造焉纖距

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

李長科曰
觀先生中之龍也
詩銘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
尋奇木蒼鬱蔚若鄒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通人
遐實勞我心

觀先生中之龍也。銘詩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鄒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通人遐，實勞我心。

劉宜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擅美於前。

褚淵請虞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淵歎曰：虞愿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塵而去。

安成康王秀，都督荆湘，下教曰：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

世史叢書 卷十八 企美

十八

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操飯，或羹惟日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劬，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遺喻意。梁書

元帝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正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名士。陳書

永陽王守吳郡，聞陸慶名，欲與相見，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微服往榮第，穿壁

觀之，謂榮曰：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

蕭允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以敘意。

王羲之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故舊共佃之。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南史

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宅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慧曉為征虜

世史叢書 卷十八 企美

十九

功曹，與沛國劉璉同從迷職，璉行至吳，謂人曰：吾聞慧曉並宅，其間有水，必異味，命駕往酌，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

謝朓雅重江革，嘗候革，時大寒雪，見其弊絮單席，時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擅與革克卧具而去。

庾易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易以連里，几竹翹書格報之。

劉損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頗毀垣墻不修愴然曰清塵尚可芳潔衡宇一何摧頽卽令修葺

裴遜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達蒿不翦蕭衍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

謝靈運豪侈標異輿服多改舊製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式

傅標使吐谷渾兄其國王牀頭有書數卷乃溫子昇

世史識餘卷十八 金美

主

文也 魏書

京兆韋愛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薛裕慕其恬靜數載酒候之謂親友曰丈夫當聖明之選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棲棲遑遑徒爲勞苦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 周書

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譙崔悅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而如刻畫營款爲洪鐘聲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北史

周書口外
宗中遺書
物以人重
知猶執不足
貴也

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王遵業領黃門郎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汴州倪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 唐書

張旭尉常熟有老人陳陳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

世史識餘卷十八 金美

主

陽城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

元祐間契丹使劉霄來聘望見文彥博却立改容曰此路公也邪館客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 宋史

陳宓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

邵雍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間出遊城中風

雨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斯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王昭素篤學不仕有至行市物隨言還直未嘗較論高下市人相戒王先生市物毋得高取其價

廿一史識餘

卷十八

金溪

主

廿一史識餘卷十九

錢塘張 塘石宗摘次

海寧陳之選次升恭訂

排調

張墉曰正言莊語之不足則嬉笑出之微中解紛何嘗無小補哉如徒恃機鋒恣其嘲謔則調者愧之訥者畏之辯博者嫉之已潞潞君必鉅當門之芳非股鑒乎若夫蘭心一室松塵乍揮徵巧闢捷諛而不虐猶大雅之風流而笑林所膾炙也夫何

廿一史識餘

卷十九

排調

一

傷乎輯排調第二十七

適多雖白不以馬葬馬故
先不以馬葬
馬而以若禮
禮葬于黃矣

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左右爭之王下令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薄請以君禮葬之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梗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塋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

鐵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畢。在後酒食之事將畢。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無辭。遂爲盡爵。

曹操討烏桓。孔融嘲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格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丁斐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曹操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爲人所白。奪官。後操問斐。

文侯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操笑。顧左右曰。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然。

小損而完我囊。財遂復斐官。

世史叢書 卷十九 魏書

楊洪爲蜀郡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尚在郡。每朝會祗大洪坐。洪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

伊籍使吳。權問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士導甚憚曹夫人。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聞之。命駕尋討。導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以所執麈尾柄助御者。驅牛狼狽。先至蔡謨聞之。戲曰。朝廷欲加公九易導。

謂信然。自敘謙志。謨曰。不聞餘物。惟聞有短轡。轡車長柄。麈尾。晉書

石頭失守。王師敗績。戴若思受詔。與公卿百官見王敦。敦問若思。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曰。豈敢有餘。但恨不足。又問。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

梅陶鍾雅數多辯。祖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挫。納曰。飲有神錐。必有神槌。

世史叢書 卷十九 魏書

范甯患頭痛。就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悉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世史叢書 卷十九 魏書

有神槌。

五

史 151-14

桓溫問蜀人天文。既忤旨。送絹一疋。錢五千文與之。星人疑令自裁。馳詣習鑿齒。鑿齒謂絹以戲君。錢供道中資。聽君去耳。星人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對。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韓博有口才。桓溫使刁斐嘲之。斐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為刁。一坐推款。

世史叢錄 卷十九 排調

六

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園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稽合為讀。合謂賁真人於刻桶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嚴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粹有愧色。

月犯少微。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嘉。有美才。或憂之。俄而謝敷死。會稽人士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

求死不得

有司言有子殺母者。阮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

王猛入鄴。皇甫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日。昨拜今卿。何恭慢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復何所怪。

毛寶守南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

世史叢錄 卷十九 排調

七

出。圖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圖晃笑而退。

何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宋書

沈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何尚之曰。王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何有愧色。

何點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替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家。儉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

伍瑒陸曰前
伍瑒陸曰前
伍瑒陸曰前

宋世光曰
宋世光曰
宋世光曰

袁粲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狂泉國人

飲此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

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王療其

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

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歎

然我既不在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

謝超宗謂王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能

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

王融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憚

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南齊書

蕭衍與任彥升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任曰我登三

府當以卿爲記室助亦戲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

騎兵謂衍善騎也後克京邑霸府初開以助爲驍騎

記室參軍符昔言

劉穆之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

食見辱不以爲恥食畢求橫櫛江氏兄弟戲之曰橫

櫛消食君常饑何忽如此及爲丹陽尹召妻兄弟飲

至醉令厨人以金柈貯橫櫛一斛進之南史

始興王濬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

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與

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寄過旬次何其哀益之亟竊

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矣

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

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

誰後答曰子寒後昌寓屬扇掩口笑謂客曰遇遇

華胄

何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好相狎二人並短小何謂延

之爲優顏目尚之爲狹同遊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

云吾二人誰似狹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

曰彼似狹耳君乃真狹

范曄引罪入獄本謂便死上窮其獄遂經二旬曄便

有生望獄吏因戲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驚喜

謝綜孔熙先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無不懷袂瞋目

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

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

何顏可以生存

沈昭畧累遷侍中王晏戲之曰賢叔可謂吳興侯射昭畧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以卿爲初蔭

張續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嘗同衡山侯恭定襄侯祗預東官集太子戲續曰丈人謚聿皆何在

續從容曰續有謚聿亦殿下之待定太子色慙

丘靈鞠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

更增不能復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典

臣不可復爲覆餗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排調

王亮父名攸晉陵令沈疇之性嚴疎每犯亮諱亮不

堪啓代之疇之怏怏直造亮坐云吾以犯諱被代未

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敬尊傍犬爲犬傍無敬

尊若是有心攸是無心攸乞明示亮不及履下牀跪

而走疇之撫掌大笑去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

相去數十步瑀踴馬及之謂偃曰君善何疾偃曰牛

駿馭精所以疾耳君馬何遲瑀曰駢驥難於羈絆所

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至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

雲何至與騶馬爭路

鮑止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語曰無處不逢鳥噪無處不逢鮑佐

西昌侯藻督衆北伐謝幾卿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將

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

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

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

鮑泉爲通直侍郎乘高轎車從數十左右徽蓋服玩

甚盛道逢國子監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排調

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欲辱之遣人逼車問鮑通

直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豪華

人輒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相傳以

爲笑謔

元莚性剛毅未嘗開口笑高祖遷都莚代尹留鎮因

別賜酒長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

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

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

扼腕大笑 魏書

元欽曾託高僧壽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關欽大慙於是待客稍厚

崔昂妻鄭元禮姊也魏收又昂妹夫昂恃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云看元禮北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盧云未覺元禮賢于魏收但如妹夫踈于婦弟北齊書魏收在京洛輕薄尤甚號驚蛺蝶文襄遊東山令侍郎頴等晏曰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惜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途恐翩翩遂逝

邢邵戲盧詢祖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

徐子才為僕射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

李構因宋遊道會客遊道面似獼猴構戲之曰賢從

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乃獼猴衣帽也

庾秋千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甲千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桐戲之董桐曰景示曰公剝百姓董桐何為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謂神武笑不答

李繪與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

字耳

祖孝徵所乘老馬稱驢蹄又與寒婦遇裴讓之於泉朝之曰卿那得如此龍鼻老馬十歲猶覺驕駒一妻耳顧尚稱娘子

李德裕善屬文辭聚而理暢魏收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膝高陸之在坐大笑曰魏常侍徐已嫌賢何不近此老彭乃還求國子庶書

麥鐵杖在朝與馬壽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豈不妹那忽相怪

鄭道育嚴徐亦求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祖三之義頗居其兩北史

徐之才明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

盧元明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之才答云卿姓在亡為盧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

徐之才與朝士出游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是逐李斯東走為負帝文南祖

崔浩不信佛道而崔模深所歸向嘗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蹠是胡神

孝文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薛聰曰世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仕漢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承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

王暕在晉祠賦詩曰落日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暕不時至明日盧思道謂暕曰昨被召已

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暕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一物豈直魚鳥

李庶生而天閭崔謹謂之曰敘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勃然後樹鬚

三月雪蘇味道等以為瑞草表膺賀王求禮曰宰相調製陰陽而致雪降非泰災也安得為瑞如三月為瑞雪則臘月雷亦瑞雷耶唐書

齊華性溫雅不能持論士友言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為啞嚅翁

襄有樂器天下以為法于頓驕寒故方帥不法者荒襄樣節度

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眾或戲曰尉入臺多縣辦否竇懷貞曰辦於異日問其故曰佳吏在僂倖去故辦

湯弘武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中宗讓之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

馬希聲聞朱溫好食雞。慕之。日烹五十雞供膳。羣服上潢。希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潘起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五代史

王全斌等伐蜀。果命李昊草表以降。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馬胤孫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後撰法喜集。法國記時人謂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或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而常誦傳突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

也。
世史叢書 卷十九 排調 十六

楊光遠敗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見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請已。猶爲諫言。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見邪。光遠等大慙伏。

馮延魯等出入東宮。常夢錫屢言不可使近太子。李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景割地稱臣。有語

周爲大朝者。夢錫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爲小朝耶。

馬胤孫卒後。其婢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降語於家。胤孫又然。時人嘲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下令椎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謂之曰。臣請并禁明月。

茂貞笑而不怒。

晉遣盧損冊王杲爲閩王。杲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於館。衣冠偉然。驕僮甚盛。他日損遇乙於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逼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

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華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對曰。宰相將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莊宗獵中牟。踐民田。縣令潘禹切諫。莊宗怒將殺之。教新磨率諸伶槍至馬前責曰。汝爲縣令不知吾天子好獵何。罷民稼穡供養不備。汝民空此地以備。

一機。

子好獵何。罷民稼穡供養不備。汝民空此地以備。

一機。

子好獵何。罷民稼穡供養不備。汝民空此地以備。

天子馳驅。莊宗大笑。令得免。

蘇軾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太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

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

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

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常禮耳。上所以待公

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

曰。安石須說。

王安石謂蘇軾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

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

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
史記卷十九 卷十九 十六

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頗事游宴。

後王曙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冠裳

公晚年禍邪。修起對曰。修聞萊公正坐。老不知止。爾

曙默然。

陸佃謁王安石。王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

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

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
宋史

真德秀入參大政。羅必元移書曰。老醫云。傷寒壞症

惟獨參湯可救。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
湯乎。

管如德如江南求人材。留夢炎以謝枋得薦。枋得遣

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師望程嬰杵曰。所

養卒不可得。

郭忠恕以姓朝。聶崇義曰。近貴全爲贖。攀龍卽作聶

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聽崇義曰。僕不能許。聊以一

聯奉答。卽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慙

張翥以文自負。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任

意屬筆而已。宅日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
史記卷十九 卷十九 十九

數字。苦思移時。不就。沙剌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

邪。何思之苦也。因相視而笑。
元史

興宗與太弟重元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就。前

後已償數城。重元既恃果孝王之寵。又多鄭叔段之

過。朝臣無敢言者。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

休。我和你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戲。
遼史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

錢塘張 墟石宗摘次

宜川劉湘客容生參訂

容止

張墟曰余聞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夫鍾山之玉。豈所稱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者。邪。人惟軀貌一成。不復變。容止與軀貌異。內根於性情。外遷於問學。或習染於風尚。奇服詭故之士。又作意以矜飾。求夫卓爾大雅。進退可觀者。蓋難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 容止

之已。昔子與修容。鼻卿避席。元規杖策。羣客空庭。致飾行遠。未可爲誣也。輯容止第二十八。

尉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鵠鼻鷹肩。豺聲少思。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史記

成公會諸侯。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漢書

霍光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鬚髯。

張墟曰。老奸。劉湘功。錄。

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相者語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頤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王莽侈口。顰頤。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薏苡衣。反膚高視。瞰臨左右。

王商身體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 容止

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馮偃兄弟形皆偉壯。惟偃長不滿七尺。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爲承佗娶長妻。佗生勤。長八尺三寸。

馬援明鬚髮。眉目如畫。關於進退尤善。述前世事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

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李固角。犀足。履龜文。都嚴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

管輅謂之鬼眼三國志

蘇周長八尺朴素不飾爲益州勸學從事初見諸葛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三國志注

高密王保體質肥偉自稱較重八百觔晉書

王彪之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懿劉琨之儔有以比王

敦者意甚不平後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現

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

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

似恨壽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

似恨雌溫視冠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司馬懿有恨顧相曹操欲驗之召使前行令反顧面

正向後而身不動

王濛美姿容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

兒邪居貧帽敗入市買之媚悅其貌遺以新者

魏詠之生而免缺聞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

西上投仲堪言其意仲堪爲召醫醫曰可割而補但

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

亦當瘡之况百日耶遂盡如醫言缺竟補

劉曜白眉鬚髯不過百餘皆長五尺

孫權方頤大口紫髯長上短下漢世劉琨能相人見

權兄弟曰孫氏兄弟雖各才智明達然祿祚不終惟

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大貴之末年又最壽

與祈屢辟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范述見而歎曰

此荆楚仙人

顏竣留心選舉其後謝莊代之竣容貌嚴毅風姿甚

美賓客喧譁嘗歎笑答之時人語曰顏竣與而與人

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謝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轉唾左右人衣

事畢卽聽一日醉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

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碁八

庾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歎其風器之美王儉

在座曰杲之爲蟬見所照更生風采南齊書

房法乘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

俗語曰思
先一言動
作意是無
不托何

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超身仰首意制
甚多隨列同行恒稽遲不進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
之

隨郡王子隆年三十一而體過充壯嘗服蘆茹九以
自消損

褚淵目多白精人謂之白虹貫日

何戡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

王敬則母爲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

有鼓角相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

世史錄卷二十一 卷止 五

沈約公目重瞳子屢有紫志聰明過人

賀琛進見蕭衍與語移晷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

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

徐陵目有青睛人以爲聰慧之相

崔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兄弟

議論外間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

何炯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期便通五經章句炯白

哲美容貌從兄求點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

觀此子復見衛杜在日

漢書曰李
氏周中時
爲人廣貌

劉之遴因牛奔墮車折臂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點
而王乎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西巷無枕

季珪之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

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丘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

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兄王思遠

周弘正醜而不陋乞而能談諧似優剛腸似直善

玄理爲當世所宗

孔覲代更微之爲御史中丞蓬首緩帶而風貌清嚴

世史錄卷二十一 卷止 六

令史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

陶弘景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

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

伏曼容貌風采宋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

微盡叔夜像賜之

沈約見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

非唯類類袁公風韻都欬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

嚴王郎見人必嬉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

袁愔孫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使走愔孫雅步如常

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侯景左足有肉瘤狀似龜戰應赴捷則瘤隱起不勝則低

裴祭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祭神情閒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坐定謂曰相愛舉動可更為一行祭便下席從容而出

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于謀計自此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許惇美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流公顯祖因酒酣握其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惟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為齊鬚公

清河王岳聞孟業名行召為法曹及謁見岳鄙其形貌短小笑而不言後尋其斷決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

李櫟長不盈五尺果決有膽氣從復弘農破沙苑跨馬逆矛衝鋒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云避此小兒

長孫儉為荊州蕭督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

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著裙襦紗帽引客晏於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徠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

荀士遜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奏事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

張本曰善用短衣故鮮卑者用長衣是教果

世史叢書卷二十 止

人

袁天綱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脈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

岑文本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

魏元忠見張憬藏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那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

權懷恩姿狀雄毅束帶之後妻子不敢仰視

李紳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

宋史
志
卷一百一十五

殷成已母顏叔父爲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冤成已生而左耳缺

孫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賸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五代史

徐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嘲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宋史

蕭注善相神宗問韓絳次及王安石對曰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能養萬物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一

九

王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背屢臨邊境名聞四夷婦女小兒皆呼德用爲黑王相公

王曾資質端厚肩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家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日余不敢以戲也

王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瘻相

劉廷式老於廬山絕粒不食日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

党進形貌魁岸居常恂恂每操甲冑毛髮皆豎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和蒙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至辨色冠帶方畢

尾蒙有笑疾雖在上前不能自禁

盛度體肥大艱於拜起與賓客拜俯伏不能興往往睨視而詬詈之

蔡罕帖木兒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武怒則毫皆直指元史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一

十

風患

張璠曰童穉之年聚粟之智也。偶露其類已稱不凡。况殺然名節是任。蓋天之所私也。不然何為甫涉世。即懷身世之憂。纔志學。遂深問學之味哉。靡飾不加。機鋒逼出。知計所及。踰乎老成。又其餘耳。語曰。蘭筋未就。追驥之塵。豫章雖小。具棟梁之氣。豈其然乎。輯風患第二十九。

項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兄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張敖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果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當阬者。史記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一

風患

十一

張湯父山。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劫鼠掠治。傳愛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管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

方九叙曰天
其編則兒時
一經便父居
終百于此成
可至此敗事

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漢書

杜安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不離其患。後漢書

梁冀露李固尸於四衢。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左提章。鉞右秉鉞。詰問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亮曰。義之所勸。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歸地。厚不敢不踰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一

風患

十二

司空盛允有疾。黃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邪。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

周養生而飲。願折頰。颯狀駭人。母欲棄之。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碧簪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

楊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

張璠曰此
牛自其編
則兒時一
經便父居
終百于此
成可至此
敗事

梁朝建昌郡
所如

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言懼然哀意恩登加篤
張霸數歲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
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霸
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

吳恢為南海太守神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
寫經書祐諫曰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為國家
疑下為權威所望書若成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茂
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
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世史錄餘卷二十 風惠

十

曹冲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
權致巨象操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冲
曰置象大船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載之則校可
知矣 三國志

曹操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吏懼必死冲謂曰待三日
中然後自歸冲以刀穿單示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
有愁色操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
吉今單示兄齧是以憂戚操曰此妄言無所苦也俄
庫吏以齧鞍問操笑曰兄示在側尚齧况鞍懸柱乎

一無所問

夏侯稱自童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為軍旅戰
陣之戲違者鞭撻眾莫敢違父陰奇之使讀項羽傳
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 三國志注

邴原家貧早孤隣有書舍過其旁而泣師問童子何
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一則美其不孤二者美
其得學心中惻然而涕零也師哀原言亦泣曰欲書
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
資也於是就書自在童叢之中巍然有異

世史錄餘卷二十 風惠

十四

管公明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
肯寐父母禁之不止云家雞野鴝猶尚知時况於人
乎

沈友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沈郎可登
車語友遂巡却曰先生銜命將裨補先王之教整齊
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
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

虞翻少好學有高氣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
書曰僕聞虎兕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鉞過而不存

不亦宜乎。

范宣年十歲。以刀傷手。捧手吹。容人問痛邪。答曰。非也。受全之體。而致毀傷。爲痛耳。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漫白瓦屑。作鄭玄碑。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

王戎長子綯。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尙之戲之曰。可改耶。耶平文哉。綯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勇。

蔡廓起二宅。先成東宅。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風憲

十五

五十萬。以禪宅直。與宗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

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子

浚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宋書

周續之年十二。受業范甯。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

冠同年。

陶季直早慧。祖愍祖甚愛異之。以四函銀列置於前。

令諸孫各取。季直甫四歲。獨不取。人問之。季直曰。若

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

果書

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曰。郎若

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惑。

康書

王元規隨母往臨海郡。依舅氏。時年十二。郡豪劉瑱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而止。

王慈八歲時。外祖江夏王義恭。內齊羅列珍玩。恣所取。慈惟取素琴石硯。孝子圖餘。置不顧。義恭奇之。

史新

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母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風憲

十六

書。書滿則洗。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窓

塵。先於座上學書。五歲學鳳尾。諾一學。卽工。武帝大

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李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

日。不能飲食。貞時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

此。八歲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

如風定花猶落。追步惠連矣。

劉苞四歲而孤。及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世叔父俊

繪等並貴顯。母謂其畏懼。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

識聞諸父多相似故中心欲悲無有它意因而感歎
母亦勸甚魏書

裴安祖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
雖禽獸得食相呼而况人邪自此之後未嘗獨食
謝蘭五歲父母未飯乳媼令先飯蘭曰既不覺饑強
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
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經史過日便諷
誦孝緒曰吾家陽元也

顧協幼孤隨母養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張永携内外

世史叢書

卷二十 風惠

七

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見欲何戲協對
曰見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

李稚康重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家人故以金寶
授之終不取強付輒輸於地州牧以其家稚而廉故
名曰稚康北齊書

李繪六歲自願入學家人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伯
姊筆牘之閒輒竊用未幾遂通書就章

王紘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郭元貞
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問孝經云何

日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刺史豈其驕乎紘曰
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

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當左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
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王
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
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

簡平王浚年八歲時問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
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
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世史叢書

卷二十 風惠

八

李遠幼有器局志度恢然與羣兒爲戰鬪戲指麾部
分便有軍陣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
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書
宗懷少聰令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
爲小兒學士

張元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不從
祖謂其貪戲以杖擊之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髮
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舍焉

彭城王浹八歲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安郡公博士

韓毅教淑書。見淑筆迹未工。戲淑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更宜用心。淑正色答曰。其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

李崇以父勲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父怪之。對曰。無勲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恐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父大奇之。隋書

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冬初。尚衣葛衫。父黨至門。戲充曰。袁郎子。締兮。締兮。妻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締。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風惠 十九
與綵服之無數。客大嗟賞。

何妥少機警。八歲時。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隋書

徐之才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北史

裴俠七歲。猶不能言。一日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遂言。

元德太子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文帝與文獻后適至。帝時患腰痛。舉手憑后。昭見之。卽避去。如此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大奇之。因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泣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爾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嘆其至性。

楊愔幼喪母。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咸噎。子恭亦對之。戲歎。遂爲罷酒。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風惠 二十
崔亮年十歲。備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

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邪。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

王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珙讀其所賦。惜曰。騏驎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柳渾十餘歲。有巫曰。兄相天且歲。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唐書

李存勖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

張瑄字人
論其書必
步一收切中
齊曰

宗異其狀貌。賜以鵝鵠。厄翡翠。盤撫其背曰。見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子家。五代史

賈黃中幼聰悟。五歲。父玘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宋史

麻九疇以神童召見。章宗問汝入官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上大奇之。金史

程輝仕至宰相。尤好論醫。神童常添壽。輝召之。亦與論醫。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爲塗去細字。改相字。

輝大慙。世以此奇添壽。

廿一史識餘 卷二十一 風惠

三十一

移刺履五歲。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行白雲者邪。族兄德壽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

蔡平初牧羊。植杖於地。脫帽翼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帝異之。乃羣以歸。元史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一

錢塘張 壩石宗摘大

山陰朱子觀殿邦參訂

樓逸

張壩曰。聞之欲多者。其人得川亦多。無欲者。不可得用也。故老萊毛衣粒食。不屑荆楚之迎。龐公淵穴林巢。無羨景升之駕。孫登編草覆髮。終身土窟之居。伯玉食木樓雲。絕意郡閣之宿。雖迹多詭越。性近矯亢。良繇獨全於內。斯能耽芝桂。仇玄繇傲。

廿一史識餘 卷二十一 樓逸

十一

晉書

帝讓王中其志意。潛鱗隱羽。隨乎飛沉。爲世退士。全補熙息。則之身。稱堯外臣。效彌濁。激食之助。聖明興起。無不絀體下之。千載美譚。今弊絕矣。嗟乎。孝緒之傳。可四小山之賦。能招吾且。踣馳深山之巔。騷磨磨而尋盟萊麗。比肩隨踵於季世矣。輟樓逸第三十。

晉文公得歸。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史記

史 151-33

晉書曰晉書
通門生送敬
少一門字

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能亨乎。因載
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
送禮而還。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刺史劉表數延請。不
屈。乃就候之。曰。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龐公笑曰。
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龜穴於深淵之
下。夕而得所宿。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
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龐公釋耕壟上。妻子耘於前。劉表問曰。先生苦居畝
土。史記傳卷二十一 樓連

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龐公曰。世人皆遺以
危。今獨遺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
而去。後携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龐公隱居
安山壑之外
其意若何

臺佟隱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業。刺史行部。執贊
見佟。曰。孝威居身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
存神養和。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
桓帝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
幽暗。以被絹。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
蓋銅事起。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道逢友人。班草而坐。

晉書曰晉書
行不由徑
日不與女子
遊覽者守正
而玩世者

相抱而泣。陳留老父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
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
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語。不顧而去。

焦先自作一蝸牛。虛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卧不
設席。以身親土。體垢汗如泥。漆或數日一食。飲食則
爲人賃作。限工受值。足得一食。輒去。後野火燒其廬。
先因露寢。冬雪大至。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
度年可百餘歲。三國志注

詔問青州刺史程喜。管寧爲守節高平。耆老疾厄。頗
世史記傳卷二十一 樓連

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隣比。貢說寧
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閭庭。能自任
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親薦饌
饋。跪拜成禮。寧少喪母。不識形象。特加觴流涕。又居
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澡灑手足。闕於園圃。探
寧前後辭讓之意。者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全
不爲守高。

晉書曰晉書
之山各居
安之小茅民
皆爲雅稱

管寧稱草莽。臣上疏曰。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
無寶融。而蒙璽封之寵。奏稅駕下。荷棟梁之任。垂沒

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青。

蕭秀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州郡辟命。皆不應。冠鹿皮。躬耕山藪。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

法真少明五經。兼通識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嘗幅巾見扶風太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

待有禮。故四時覲謁。若欲吏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

木

南山之南矣。

鍾惺曰。每官二語。爲隨者。考其說得沒解。問。

許。之曰。日黃。清。遠。不。止。焉。大。周。時。

簡文輔政。命孟陋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宜引在府。溫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問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晉書。

重京宿白社。逍遙詠時。乞於市。得殘繒敗絮。結以自覆。與全帛則棄之。孫楚常就社中與語。或時載歸。

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但於廢處留一石竹子詩二章。

孟陋少清立。布衣蔬食。口不及世事。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

陶潛歸。絕覲謁。未嘗有所造詣。或以酒要之。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忤。刺史王弘甚欽遲之。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衆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

鍾惺曰。每官二語。爲隨者。考其說得沒解。問。

董景道隱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自娛。毒

七

鍾惺曰。每官二語。爲隨者。考其說得沒解。問。

孫登居汲郡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出。便大笑。

夏統採相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繫。螭以資養。宗族勸之仕。淳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與元凱議出處。遇溺代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可辱身曲意郡府。

洛陽陷。郭文步檐入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

李長科曰東
陽樓魚明有
道術居金華
山食穀等數
者百過之

倚木於樹。苦覆其上。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
人。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衣。葛巾。不飲酒
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買鹽自供。人或謂下價
者。亦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置
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也。

楊軻卧土床。覆以布被。保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
鋪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軻
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於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
能量其深淺也。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一 樓選

八

張忠隱泰山清虛服食。食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
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
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
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
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

符堅徵張忠。忠野服入覲。曰。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
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
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及關而死。
陶淡結廬臨湘山中。養一白鹿。白偶親。故往候。輒移

渡澗水。莫得近。

公孫鳳隱昌黎之九城山。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
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
莫能測。

戴顓初居桐廬。以僻遠難養疾。出居吳下。吳人共爲
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將守
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往。不爲矯介。衆
論以此多之。

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若
爲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
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
少留錢。取藥若而去。或遇寒雪。藥若不售。無以自資。
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
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或遇醉失之。頗言玄理。時爲
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宋書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一 樓選

九

王僧達禮致禱伯玉。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丘珍
孫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滅景雲。棲抗高木。食自非折
節。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

景福日伯王
高院五王
好共映當時

今天登日一
修數月似有
謝罪之心宜
集七墓

是本書日誌
創歷與人
以清聖堂亦
時到事

却粒之士。食霞之人。可覓致不宜久。羈君當遂其高
步還策之日。望紆清塵。亦願覽助。譬說。僧達答曰。禘
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處兒女。或使華
陰成市。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
十載。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
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巾臂。南齊書
張永爲吳興。請沈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
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
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
以蛾眉冠。越客於文。見走雖不敏。請。賄東海。不忍受
此黔劓。
褚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
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
比之王仲都。
明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
住介榆山樓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
廬陵王子卿表劉蚪輩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
徵不就。王致書通意。答曰。蚪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

世史讀傳

卷二十一

樓選

十

下圖準日錄
取爲家藏法
附記

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
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沫涸稷館之辨。退不凝心出
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阮灑仁規。先者謹收。樵牧
之嫌。敬加軼。之義。
庾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
麥百斛。易謂使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解毛之衣。
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
矣。辭不受。
宗測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爲參軍。測
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王復遣書辟之。
測答曰。性同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入路。縱
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今鬚鬢已白。豈容課
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宗測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平圖於壁。齋老莊
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
祖炳舊宅。
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伯珍移
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

世史讀傳

卷二十一

樓選

十一

張繼曰有酒
有伴有山水
又何憂乎

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論者爲隱德之感。

孔稚圭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樓獨酌。傍無雜事。

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遁隱。宋書

何點與陳郡謝朓。吳國張融。會稽孔稚圭爲莫逆友。

世史識錄 卷二十一 樓連

十三

從弟道以東籬門園居之。稚圭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

衡陽王元簡去郡入山。與何胤別。胤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

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

阮孝緒幼與兄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冠而見父。父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

孝緒答曰。願述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寄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

莫見其面。

阮孝緒與吳郡范元琰俱微不起。袁粲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

南平元襄王聞阮孝緒名。致書要之。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驗。何異驥驥。

梁主衍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曰。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通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

世史識錄 卷二十一 樓連

十三

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况以縠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

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賦詩置酒。恩禮如舊。

陶弘景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中。賓客居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張稷辟劉訐爲主簿。不就。至者敦召訐。乃挂檣於樹而逃。

張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欄皮塵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石上。

邵陵王綽臺。留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喟然嘆曰。吾間貴爵位者。以巢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東名實則劬勞。枉下之言。既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各從其好。然支父讓王。嚴子傲帝。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其平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陳書

世史叢書

卷二十一 後漢

十四

馬樞少屬亂離。所居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有白鷺一鵞。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集几案。春去秋來。幾三十年。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居若耶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南史明僧紹住江乘攝山。聞釋僧遠夙德。往定林寺候之。齊帝道成欲出寺相見。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

項禮曰。太守不能廢。人乃下。遂客之。冷乎。

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棲霞寺居之。帝甚以為恨。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符籙冠。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太守謝方明苦要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沈麟士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稱疾歸鄉。不與物通。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

世史叢書

卷二十一 後漢

十五

日損。衛陽王薨於郢。有野老帶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訖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恐非勸農之義。王止馬。

林增壽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非時之食。屬來時之食。

曰。此賢者也。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腹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梁帝衍手敕招陶弘景。弘景畫作兩牛。一散放水草。

問一箸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
教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

宗彥之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
元嘉初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之辭疾不見曰我布
衣草萊之人少長華祿何宜枉軒冕之客

漁父不知何許人孫綢為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
見其垂綸長嘯其異之褰裳漲水謂曰王道文明守

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聯

用若是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貴賤無

論榮辱乃歌曰竹竿籬籬河水激激相忘為樂食餌

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攸然鼓棹而去

杜京產隱四明山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

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

沈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
為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

阮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斟酌分爲
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始終不耗姓名可錄

爲中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爲下

韋夏志向夷簡澹於榮利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所

居枕帶林泉愛對玩琴書蕭然自樂慕其間素者載

酒從之亦爲盡驩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逾厚爲

詩詒之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

徐則沉靜寡嗜善三玄聲擅都邑歎曰名者實之賓

吾其爲賓乎杖策入緡雲山後又入天台絕粒養性

惟資松水隆冬匝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

立頌北史

陸亨少與崔浩莫逆交浩奏徵爲中郎州郡逼遣入

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

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後投詔書於亨懷亦不

開口亨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吾便

將別浩慮其還以乘騾內之廐中亨托鄉人輪租者

謬爲御車乃出關浩歎曰陸亨獨行士本不應以小

職辱之使其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

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橡棟不施斤斧躬

席樓屨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果執春

無忤色常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

骨不解唐書

觀察使陳少游往見志和表其居曰玄貞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間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憲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宋仲長子光瘡而隱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績愛其真率徒與相近未嘗交一語而獨與對酌甚懽

世史叢書

卷二十一 唐逸

十八

武攸緒天后兄子也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賜遺塵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青腫有紫光晝能見星

長史高士廉備禮請朱桃椎降階與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

田游巖妻皆有方外志共棲山水間自蜀歷荆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及

故辭疾入箕山居許山祠傍自號山東鄰

崔覲以耕耨取給老無子田宅貲分給奴婢身與妻隱南山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賭詠相視爲娛

陸羽隱苕溪自稱桑苎翁閨門苦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慟哭而歸時謂之今核輿

鄭邀見天下已亂飄然有避世之志欲携妻子俱隱

妻不從遂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之還邀得書輒投之火五代史

世史叢書

卷二十一 唐逸

十九

鄭邀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邀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邀嘗驗其信然而不求之也

種放得辟穀術爲堂東明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阻繼絕惟食芋栗性嗜酒自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游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宋史

張洎曰荆雲俱養

王隱曰家世爲隱士

南唐吳日
與之對周世
宗亦如此信
黃白其人者
皆野狐非仙
骨也

吳瑛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
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賦否人物者
不醉一語但促奴益酒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
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爲忤

孔收居山未嘗逢虎豹或謂之曰子母夜行此
亦可畏收曰無心則無所畏

杜生三十年未嘗出門孫軫訪之因問所以不出門
之故生笑曰以告者過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
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一 後進

王

陳搏來朝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
可教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
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
冲天亦何益於世今上傳達古今深究治亂正君臣
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

陽孝本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
起薦之蘇軾游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
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戲以爲元德秀孝本自言陽城
之裔故軾詩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

李漬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
已來衣冠人物屋歷可聽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勸
其仕漬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于屋間人以
語漬漬卽謝之

趙質隱燕城章宗遊春水聞弦而聲幸其齋舍見壁
間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
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
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山爲外臣乎 金史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一 後進

王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二

錢塘張 壩石宗嫡次

仁和柴世堯雲備參訂

止足 附黜免

張壩曰。役人負戴喘息。雙休則喜。病夫聽聞通昔。得臥則樂。仕宦者夕惕底政。朝擔繁劇。皆富貴之味。甘披猖之至。寵增禍逐。始望休。越下寧一。悔可追乎。古有門一杜而不開。祿防滿而自退。飛白省壁止水座。閤者榮名永寶。祇辱與始者若天壤。

廿一史識餘 卷二十二 止足

故詳錄諸賢識執鞭之慕。未附黜免。比宥坐之戒。云。輯止足第三十一

仲長統不矜小節。時人謂之狂生。以為凡游帝王者。欲立身揚名耳。各不常有。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後漢書

鄭敬隱處。蟻陵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芟為生。以荷薦肉。瓢瓢盈。酒言談。爾日迷廬華門。

琴書自娛。後漢書注

王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

或身養名不
可犯乎。假事
始終以山水
田園自適。是
謂明哲

者。或被髮狎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東游還修。植桑果。已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邀猶欲教養子孫。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

齊王問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處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廿一史識餘 卷二十二 止足

汜勝去官還家。太守張闔造之。閉門不見。禮遣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執微之。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以病。

沈慶之朝賀。乘猪鼻無轡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一人視馬而已。農桑劇月。或無人從行。遇者不知為三公。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將安所之。宋書

王裕性貞貴徐傳當朝裕不與往來瓚之至五官尚書未嘗一詣朝貴秀之又不與王儉欵接三世不事權要時人稱之南齊書

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王筠除尚書殿中郎或勸弗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此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

朱异當朝用事休下車馬填門中英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大小王東陽謂王承弟群也梁書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二 止足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題省壁曰則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顛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歎以爲座右銘

王微少無宦情居止一屋尋書玩古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席皆積塵埃惟坐處獨淨

王僧祐亭然獨立不交當世齊至道成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儉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

陳休休曰生
張名者殺表

王秀之守晉平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南史

江祐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王問歎曰江祐遂復爲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二 止足

鄭休休曰寺
章之於楊素
則可施於後
發微不可大

沈顗慕尚黃叔度徐孺子獨處一室人罕見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與賓客填巷顗獨不造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閭勃歎曰吾乃知貴不如賤也

陳伯龍少貧薄歷位太守貧窶尤甚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有命乃復爲鬼所笑遂止

于謹深沈有識量或勸之仕進答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魏書

裴衍欲隱嵩山表辭朝命詔曰知欲養病中嶽鍊石嵩嶺棲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

缺古風有愧山客既已志往便從來請

和士開擅朝世門之貴多處京官崔劼二子拱搆並
外任弟廊之曰拱搆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清華
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以來耻以一言自
達今若進見與身何異

韋世康恬素好古不以得失干懷在絳州慨然有止
足之志與子弟書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
有疾便辭隋書

陽休之爲吏部尚書不樂煩職謂人曰此官實自清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二 止足

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北史

達奚武不持威儀行膏單馬左右從一兩人門不施
戟恒晝掩一扉武曰公位冠軍后何輕率若是武曰

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豈可頓忘嚆昔且
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

晉書 王瞻

王瞻苦辭侍中或勸瞻勿自疎瞻曰我少年以來閱
要人多矣克誦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
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
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孫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至尚書惠蔚仍太
廟令孝文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澮朕常
以爲負矣蔚雖久滯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
是尚焉

蕭嵩乞骸骨玄宗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
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
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安得自遂唐書

韋表微授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營滋味也人皆欲
之吾年五十杖鏡剪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二 止足

見其味也將爲松菊至人不愧陶淵明

孔若思遷庫部郎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持一石止
水置座右以示止足之意

王龜性高簡無貴胄氣所居光福第惡其多客更於
林木窮僻處構半隱亭以自適已復廬中條山州人

號爲邱君谷

張衡曰京夏
公昔道遠也

韋嗣立營別第於驪山之鵲鳴谷中宗臨幸從官賦
詩因封爲逍遙公而名其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
立獻木枯藤盤數十種

王績大業中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効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

王維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泝辛夷。塢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爲樂。

白居易晚年放意文酒。於東都故居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尤慕浮屠道。至經月不御葷。稱香山居士。與高年不事事者九人燕集。

世史識餘 卷二十二 止足
人慕之。繪香山九老圖。

岑文本爲中書令。武勅其營產。文本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不薄。尚何復殖生產。

白履忠屢薦召入。辭不任職。詔拜朝列大夫。乞還。吳鏡謂曰。子素貧。不露斗米。足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放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豈易得哉。

王渙之恬於仕進。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

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宋史
趙逢龍寡嗜欲。不好名。微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劉一止冲澹寡欲。自言吾平生聽通塞於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

宇文之邵。年未四十致仕歸。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歡。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於之邵見之。

世史識餘 卷二十二 止足
范鎮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先我挂冠。使吾慊然。

連庶以母老乞監陳州稅。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卽日求分司歸。

馬人望未嘗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濟之必酷。遼史

董仲舒著災異記。是時遼東高廟災。王父偃疾之。取其書奏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訛。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下仲舒吏當死。詔

楊太后
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固入闕擊鼓景帝知太
后怒而固直言無罪趙固利兵下闕刺不正中其
心不應手而倒太后然然

赦之於是仲舒不敢復言災異。史記○以下照錄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轅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
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固入闕擊鼓景帝知太
后怒而固直言無罪趙固利兵下闕刺不正中其
心不應手而倒太后然然
石顯擅權專柄諸附依者兼官據勢皆得寵位後顯
徙歸道死牢梁陳順皆免官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
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馬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
馬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貢

史記卷二十二 止足

九

梁竦坐兄松事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咸
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
之後漢書

李密遷漢中守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令賦詩末
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
在上斯語豈然帝忿免密官

李密遷漢中守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令賦詩末
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
在上斯語豈然帝忿免密官

周朗稱疾去官遂為州司所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
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那虎三食人惡凡犯傢以
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惡

虎之災寧關卿小物。宋書

殷貴妃薨謝莊為誄引趙婕妤堯母門事前廢帝在
東官衙之即位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
有東官不將誄之或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
往之苦不足為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
知天下苦嗣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
方

蕭衍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謝朓有重名深有欽屬
受禪日朓正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常解璽朓伴不知
日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
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
朝服步出東掖門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

史記卷二十二 止足

十

既而武帝請誅朓衍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
度外遂廢于家

武帝衍欲以張充父緒為尚書僕射訪於王儉充兄
弟皆輕俠又不護細行儉止之充聞而慍與儉書曰
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于懷三十六年差得棲貧自
澹介然之志峭聲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所以損

謝莊
謝莊

謝莊
謝莊

跡江皋。佯狂。龍吟者。實由氣岸。耽。情塗。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迴。回於在世。故。若。山直上。蹙。歷於當年。以陽。憂。舉。轉。轉。乎。千載。長。羣。魚。鳥。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川。澤。之。間。諷。咏。池。池。之。上。如。此。而。已。儉。言。于。帝。免。充。官。梁書

湯道愍為王僧儒。裁抑。遂。謗。訟。僧。儒。逮。詣。南。司。僧。儒。奉。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禍。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纆。解。錄。收。簪。且。歸。初。服。

世史叢書 卷二十二 北史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陵忽。齊主道成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何。後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有。司。奏。以。怨。望。免。南史

鄭譯有擁戴功。然。賊。賄。狼。藉。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詔。曰。譯。爾。獄。賣。官。沸。騰。盈。耳。留。為。不。道。之。臣。戮。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孝。經。一。部。令。其。熟。讀。隋書

元慶和舉城降梁。梁主衍以為北道總督。魏師討之。望風退走。梁主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麤鼠。遂徙合浦。北史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死與長史任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處無人苦用此漢。

盧昶使齊。孝文南討。昶兄為別道將。齊遂酷遇之。昶大怖。淚汗橫流。齊以腐臭坐豆供。昶者張思寧死之。昶還。孝文責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卿不能長纓羈。

世史叢書 卷二十二 北史

首。已。是。可。恨。乃。倪。眉。飲。啄。自。同。犬。馬。非。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遠。惡。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罷。黜。

賀若弼有罪在禁。憤怨自若。文帝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見子反。此心終不能改耶。

煬帝問蘇威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帝知天下多盜賊。詭答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赦羣盜。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出遼西。

唐子履口相
如賦長門木
間蘇坐

道河南賊王薄孟讓等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
免罪競務立功一歲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威出裴
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輩
多姦

杜淹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章福嗣謀曰上
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共入太白山為不
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唐書

魏國公主下嫁王士平恣橫不法順宗幽之禁中後
士平貶賀州門下客蔡南史獨孤中叔為主作團雪
士平職餘卷十二止兄十三

開州刺史唐次十年不遷久抑不得中以爲古忠臣
賢士懼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
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德宗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
我改夔州刺史

定安公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嫁韋濯濯誅更嫁
崔銳王薨同皎子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銑曰主
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銑訴
於帝乃止銑坐貶

申王薨詔選挽郎而賀知章取不平蔭子瑄訴不能
止知章梯牆出首以決事人皆斬之坐徙

林據附蔡京由朝散九遷至右光祿大夫集英殿唱
貢士據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徽宗笑曰卿誤邪據
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黜知滁州
吳處仁嘗國言論初與吳敏合尋亦有異與敏爭事
擲筆中敏而解額爲黑俱論罷宋史

陳仲微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
嘗天下之豪華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
士平職餘卷二十二止兄十四

陸沉天下之英雄賈似道怒諷言者罷奪其官

傷逝

張翥曰。昔人以生者爲窮人。則逝者爲歸人矣。行而不歸。迷失家者也。有人焉。還其故鄉。接乎父母。息風塵步履之踵。獲堂室燕安之樂。逝者如斯。何傷乎。蓋未逝者傷之爾。辟夫同託絕國。彼獲先驅。共策還期。此猶絆縈。掩金觴而沾玉仁。能無墜雨。翮帶之感哉。雖然。生相憐。死相捐。逝而傷焉。不可謂非義之敦仁之厚也。輟傷類第三十二。

祭征虜卒于軍。世祖慙悼尤甚。喪至河南縣。車駕素

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張奐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譏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復纏以續綿。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窻。朝頌夕下。措置靈牀。幅巾而已。奢非。畧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

周紫令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

陳桂林曰史
雲獨人遺令
猶多餘憤

胡桓曰情真
語咽似羊曇
西門集錄之
悲

於陰堂之與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吾終日桐棺周身櫛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梁鴻卒臯伯通等爲求葬地於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范冉卒于家。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于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下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

廿二史議餘
卷二十二
傷逝

十六

封高下。今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曹操徵時人莫知者。橋玄一見奇之。操深感知。已後經過玄墓。悽愴徘徊。爲文祭曰。承從容約誓之言。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酺。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故。念之悽愴。

徐原性忠壯，好直言。呂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譴。又公論之。原卒，岱哭其衰，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

民志

晉書

十年外同軌同文恨不及見

劉真長卒官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一

十七

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

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

何。

之日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

言國喪雋望悲豈一人

巾素衣斂以時服華務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

鉅鹿張璠博學高節不應袁紹高幹之命曹操辟亦

廿一史識餘

卷二十一 傷寒

大

一首旬日而卒

喪失何可爲懷。

祖塋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

兩光平日思
光臨澤底俗
易其諸君日
冥然

葬茲地。既薨遂葬焉。前齊書

張融病卒。遺令曰。吾生平所善。自常凌雲一笑。三千

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

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

闔閭

鄭紹叔為高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不善則曰。

臣慮出淺短。殆以此誤朝廷。高祖甚親信之。卒後。潛

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

當今殆無其比。梁書

世史職錄 卷二十二 潘道

十九

褚翔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畧曰。弘治推華。子

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為擬得其人。

孫瑒卒。江總為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民部

尚書蔡徵就宅鑄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

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

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以為榮。陳書

子羽沈川。漢伯方墳。文楚黃壤。士安麻索。張奐止用

幅巾。王肅唯盟手足。范冉殮畢便薨。奚珍無設筵几。

文度故舟為梓。子康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

使無卜吉。

韓業潛移江夏王鋒。忽忽不樂。著修柏賦。以自寄。已

被殺。江敬流涕曰。芳蘭當門。其修柏之賦乎。南史

王秀之臨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

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

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任昉卒。梁帝銜方食西苑綠沉瓜。聞問。投之於盤。悲

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適四十

九。可謂知命。哭之慟。

世史職錄 卷二十二 潘道

二十

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為語。亦復不免也。

客曰。夫徑寸之味。非不寶也。而瘳之所病。云何不療

之哉。此道剛所死也。

劉遵卒。皇太后悼惜之。與遵兄孝儀。今日益者三

友。此寔其一。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

野多馴。亦成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阮孝緒。高隱傳中篇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許覽

其書曰。昔稽康所贊。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

等成耶。孝緒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

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歎許卒。孝緒爲益二傳。及孝緒卒。許兄纂錄其遺行。天之篇末。成其絕筆之意。

竟陵王子良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慧曉於郎門逢袁象。問曰。王融見殺。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承天年。有之乎。象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在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蒼生方當塗炭。但聽耳聽之。

盧元明與潁川王由友。一夕夢由携酒言別。賦詩及

省詩有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之句。歎曰。由性不

狎俗。夢詩如此。必有他故。越三日。聞由爲亂兵所害。詰其亡日。正發夢之夕。

田豫病亟。戒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側妻子難之。豫曰。豹所履行。與我敵等。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楊遵彥死。鴻臚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

楊愔與鄭順同時見害。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死。日

恨不得一佳伴。

柳弘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

諫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痛悼如此。

崔浩誅後。有傳言李孝伯病革者。太武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卽又曰。朕失言矣。豈可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程駿清儉介直。不競時榮。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

豈可沒爲奢厚。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遵條。願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

裴伯茂劇飲傷性。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竟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以魏收亦與之友。寄示收。收時在晉陽。論敘伯茂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倨傲。謂收詩頗得事實。

蘇綽歸葬武功。周文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

重刊日次
前深望立欲
起九原而彰
之

陳休休曰
紫芝作何只

此五十四首
已足具舉人
河不費解

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

幸遂舍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扈墜於手。

夏侯夫好酒。與南人辛謀。更遊江文通。終日遊聚。酣

飲之際。恒謂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燕飲。

倘或有知。庶共爲樂。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

至夫靈前酌酒。爾日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

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元德秀卒。其族弟結哭之慟。或謂結過哀。結曰。人情

所耽溺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

未嘗苟辭。佞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

僮。未嘗完帛而衣。具五味而饗。吾哀之以戒荒淫。食

依愧綺紈膏粱之徒耳。唐書

馬周病。太宗詔醫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

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

不爲也。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

冠準得歸。葬道出京南。公安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

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宋史

孔文仲卒。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撫其柩曰。世方

嘉輟然而惡。嚙嚙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

辛棄疾同朱熹游武夷山。賦九曲樵歌。熹歎爲學禁

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

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謝枋得過辛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

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枋得秉燭作文。且

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史記議餘
卷二十一
傷逝

五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三

錢塘張 瞿石宗摘次

仁和柴世延進生參訂

簡傲

張翥曰簡美德也簡而傲非美德也或仗氣以凌物或矜已以驕人或假寒以明高或悅僻以忤俗有一於此皆凶害之招違明哲之保矣王生衰老辱廷尉劉靖年少屈上黃雖異乎趨勢失身者然予人令名而自居于驕蹇未可云計得也輯簡傲

廿一史識餘

卷二十三

簡傲

第三十三

王生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日吾義解張廷尉爲我結義釋之曉而結之人或謂王生日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曉結義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曉結義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尉史記

朱雲居鄒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王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

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閭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適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漢書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諸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後漢書

趙壹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遁去規聞大驚追謝之壹報曰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媿也請候宅日乃奉其情遂去不顧

廿一史識餘

卷二十三

簡傲

井丹性高潔水嘗修刺候人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曰以君侯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策丹笑曰吾聞策爲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策

仇覽與同郡符融同在大學融有高名復在北宇覽未嘗與言融心奇之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屬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

惟此日理正
氣靈壽時員
妙人已開大
有學問權術
是謂子孫世
入

而去。

孫寶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
子經。更爲除舍設備。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
平。後署寶爲主簿。寶徙入舍。祭灶。請北鄰忠陰察怪
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
欲爲高節也。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徒舍
甚說。何前後不相副。寶曰。高士不爲主簿。大夫君以
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
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身訓

世史叢書 卷二十三 簡傲

三

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至籌乎。忠聞之甚慙。
蕭育爲茂陵令。會課第六。而漆令郭舜殷見責問。育
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
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諸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
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諸曹
也。遂趨出。

侯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嚴光。光不起。牀上箕踞。
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
差否。子道曰。位已踰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

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主
乃來。人主尙不見。當見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
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
也。

簡雍簡傲跌宕。在先王坐席猶箕踞。縱適諸葛亮已
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爲屈。三國志

楊戲簡情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
事。希有盈紙。

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華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

世史叢書 卷二十三 簡傲

四

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乃進軍。歆爲
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初
穉。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王長文放蕩不羈。州辟別駕。乃敝服竊出。莫知所之。
後於成都市中。踴躍謔。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

音

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劉琨
之劉答書止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或訊之。劉曰。昔
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樂許。稱臣。

兩老于耳
人守土而
市民嚴以
年總受交
耶之聲豈不
能死

堯舜

王敬弘妻桓玄姊也玄為荊州遣使邀之已至巴郡

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為

桓氏贅婿乃別船送妻往彌年不相迎

宋帝裕召何胤為特進光祿大夫遣王杲之以手敕

諭意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胤所胤恐胤不出先示以

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

讀及杲之從謝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胤已應詔

答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三 備攷

情杲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

拜表留與我同游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

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劉孝綽少有盛名杖氣負才多所陵忽領軍臧盾太

府卿沈僧粲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

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騎卒訪道途間事

朱异輕傲朝賢人或規之答曰我寒士也諸貴皆恃

枯骨見輕我若下之為蔑尤甚是以先之

謝善助為湘東王府錄事參軍飲酒至數斗醉後輒

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所擇時謂之謝方眼而

胸矜夷坦有士君子之操

張融假還請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

儉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

令君為越士豈不善乎

劉璿好讀書兼善文筆為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

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以曄懿貴亦假借之璿年

少未仕預才使氣不為屈張綰於新渝侯坐因酒後

詬京兆杜審日寒士不遜璿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

璿本意在綰而曄疑以為屬已辭色不平璿曰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遂拂衣而去曄辭謝乃止

崔儵世為著姓楊素重其門第為子玄縱娶儵女親

迎令騎迎儵素方貴幸公卿滿座儵故微衣冠騎驢

而至素推其上座儵色輕禮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

衣而起

陸粲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拒不

許邦國憚之婦父鉅鹿魏舉名達士情同朋好未嘗

備婿之禮

劉涖客曰曄
其取儵舉
其言之不遜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三 備攷

璿本意在綰而曄疑以為屬已辭色不平璿曰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遂拂衣而去曄辭謝乃止

崔儵世為著姓楊素重其門第為子玄縱娶儵女親

迎令騎迎儵素方貴幸公卿滿座儵故微衣冠騎驢

而至素推其上座儵色輕禮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

衣而起

陸粲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拒不

許邦國憚之婦父鉅鹿魏舉名達士情同朋好未嘗

備婿之禮

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牛弘。未嘗不吹容自。肅將擊突厥。請弘別弘送素至中門止。素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弘不以屑懷。胡叟不事產業。常苦饑貧。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至貴勝門。恒乘一犂牛。弊章衫。初作布囊。客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

衡王友諒。末帝兄也。大臣皆拜之。李思獨長揖。帝以

世史識餘 卷三十三 備做 七
責思。思曰。陛下以家人禮。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五代史

李昭以黨籍廢。寓意書畫。貯十囊。命曰燕遊十友。以爲與今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又益有味也。宋史

麻九疇。性資野逸。高寒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金史

任誕

張璠曰。苦縣漆園之肯任誕之祖也。魏晉尤崇貴。故風斯爲烈。迹其脫落形骸。捐棄名教。誠禮法之蠹。而方嚴者所仇嫉也。徐風未泯。代有其人。依隱玩世。猶高明之流失乎。視彼醒醒者。湛溺富利。陰蝕名節。殆玉清之與糞壤已。輯任誕第三十四。趙岐九十餘。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書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床。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

世史識餘 卷三十三 在康 八
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

尹敏待詔公車。世祖以其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中多近鄙。別事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

幸萬一

向相少爲書生。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常於竈北坐。板上如是。積久。板有膝蹠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

就輒伏而不視。

向相徵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相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僞。到官畧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菜。

戴良才高達。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為此。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高獲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馱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請關。請歙常雖不赦。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二十三 在襄

九

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於陛下。出便辭去。

順帝徵樊英不至。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

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

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賤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二十三 在襄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

王忠少爲亭長。三輔亂。饑乏。噉人後歸。曹操拜中郎。

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其嘗噉人。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獨體繫着忠。馬鞍以爲歡笑。三國志注

鄭泉性嗜酒。閒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井施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德卽任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二十三 在襄

十

潘璋博蕩嗜酒。居舍可貯酤。債家至門。輒言後索富相還。

司馬道子爲長夜晏。達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候之。

正遇其醉。賓客滿座。道子張目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曰。宣武黜昏登。

聖功。超尹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領曰。僕知僕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晉書

王獻之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

鍾繇曰。此中一段無窮。異想的人意。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二十三 在襄

保靖曰：王、馬亦有方外司馬之目，在司馬、將軍、兵如馬焉。

第五條曰：受感不勝有愧，即取一昧平，意不屬法。

顧夢麟曰：傳記云：顧其卿亦別姓名，于不事顧在若。

辟。靈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以貴驕士非道。失是二者，儉不足齒耳。便驛出門，獻之以肩意。

謝奕與桓溫善，為安西司馬，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溫曰：為方外司馬，奕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王

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溫

不之責。桓溫亡後，顧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

將何依？或問曰：卿遇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湫如傾河，注海。

王述求試宛陵令，頗受餽遺，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遊使人讓之，述答曰：足自當止。

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杜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碑，紀其勲績，一沉方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

後不為陵谷。

裴君曰：伯仁，姊夫三日醉，姑夫二日醉，醉無時公也，守德謹節，不飲。

王尼入洛，詣東海王，數其失，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公軍人所略，尼今饑寒，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

周顗以雅望獲盛名，後頗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過江雖日

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北來，顗欣然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醒視客已腐，腐而死。

劉伶與阮籍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王忱性任達，末年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乘醉弔婦父，婦父勸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

張湛好齊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謝鯤陳家有美色，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切與折齒，鯤聞之，傲然長笑曰：猶不廢

詞中隱居
此使人列傳
爲職

我嘯歌

荷生餐群臣飲酣樂奏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牟
典勅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
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首僂仆生以
爲樂

顏延之好騎馬遊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
必頽然自得朱青

恭帝爲琅邪王時好奇戲閉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
欲觀幾箭而死左右諫曰馬國姓也射之不祥於是

廿史叢書 卷二十三 任誕

十三

止馬已被十許箭矣

鄭鮮之爲武帝所狎內殿晏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
之坐定謂羣臣曰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
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

王僧達守宣城性好遊獵山郡無事肆意馳騁三五
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咸相逢不識問府君所
在僧達曰近在後

謝惠連幼有才悟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時
方明爲會稽郡靈運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

何長瑜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日何連
才悟如此尊作常見遇之長瑜當今仲宜飭以下客
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竟載之士

孝武御侮群臣隨其狀貌比類多鬚者謂之手顏師
伯缺齒號之曰鰲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宗靈秀體
肥拜起不便至會集多所賜子欲其瞻謝傾陪以爲
笑又寵一娼奴子常在左右今以杖擊群臣

卞彬性飲酒以鉢壺瓢勺杭皮爲盾著帛冠十二年
不改易以大簪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

廿史叢書 卷二十三 任誕

十四

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多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
曰卿五木子十擲擲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
極此耳南齊書

今按卞曰此
是不備事

張思光家貧願祿與從叔永書曰世業清貧民生多
待榛果聚修女費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
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
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
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
可復求丞

張融曰晉書
是光無所不
使人驚

謝幾卿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好事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座。時庾仲容亦免歸。意相得。並肆情。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張種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世祖大笑。不深責。陳書

周迪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抹服。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投繩破篋。傍若無人。

王融詣王僧祐。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
世史識錄 卷二十三 任誕 十五

人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腸谷。昭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南史

張融浮海至交州。海中遇風。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鴈復何爲者哉。

何點哀樂過人。行逢羣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動。不能禁。

沈昭略醉携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遂王景文子約。張

吳太常曰一
禁則則可絕
最故之能情
爲金石所激

目視曰。汝王約邪。何肥而癯。約曰。汝沈昭略邪。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癯。奈何。王約奈汝癯何。

張瑒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並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瑒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

王瞻負氣傲俗。好裁人物。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

世史識錄 卷二十三 任誕 十六

謝靈運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裸身大呼。孟顓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

蒼梧屢欲害蕭道成。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晝卧裸袒。蒼梧立道成於室內。晝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欽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諫曰。領軍腹大。寔佳射。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中膺。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張璠曰川無
何之世無
安得獨樂

潘嗣白情如
酒狂飲有則
華交其若用

蕭方等性愛林泉好散逸著論曰人生如駒過隙一
壺足以養性一簞足以怡形生在蒿蓬死在溝壑瓦
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
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吾之不及魚鳥者遠
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
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魚鳥同遊去人間如脫屣
張率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武帝
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

高季式蒙率好酒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三 在陳 十七

平遊欸後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
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 北齊書

司馬消難退食暇尋高季式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
閉關籥不通消難因請云我是黃門郎豈有不朝參
之理且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若又留狂飲我得
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
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脇我耶高季式死自有處初
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更留一宿

皇前亮三日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

卷二十三 在陳 十八
卷二十三 在陳 十八

卷二十三 在陳 十八
卷二十三 在陳 十八

醉一日病酒

宋游道除司州從事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河橋游
道於幕下朝夕晏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
癡游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

南陽王綽出遊必令馬子結走馬從禽子結儒緩衣
垂帽落或敷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歡
笑

顯祖令張遠遊與諸衛士合九轉金丹成晉之玉匣
云我食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三 在陳 十八

十八

獨孤信署王暉為記室暉稱先被大傷不赴有疑其
所傷非制勸令起暉復書曰辱告自疑吾所傷非制
吾豈顧其必制但既可疑非制則亦可疑是制若疑
是制而營護雖制無俱疑其非制而不療倘是制則
難救然則過療乃致萬全過不療或致死若王暉無
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
任其或死

和子居士聚徒任俠數得罪上以和故輒原之居
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遂條上作盤

此五誤曰
劉琰好歌兒以音同父諱呼爲扇螺

舞取公卿子膏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唐書

清河多盜太守石愷經崔俊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

作賊太守打殺人俊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

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

摸贖賊北史

崔儵以婢嘗得無事一醉輒八日

文宣崩朝士哭臨陽休之惟嘆眉而無涕淚武問之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三 在漢 十九

答曰佞哀詐泣寔非本懷

臨淮王孚機警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於室內置酒

十瓶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見驚喜曰吾兄弟輩

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

歸文帝撫掌大笑

蕭琮嫁從妹於鉗耳氏楊素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

妹鉗耳琮曰前已嫁妹侯莫陳此復何疑素曰鉗耳

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

聞

張瑄曰吳世
之而題目大
哭途徑而驚
傷不偶可謂
一哭不如一
哭

承乾嬖俳見帝殺之念不已築室圖像起冢苑中至

其處裴回涕數行下造大銅鑼六熱問招亡奴盜取

人牛馬親視烹燂召所幸厮養共食之又奸突厥言

服選貌類胡者被裝辮髮五人建一落張瓊舍設穹

廬自居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勢面奔馬毀臨之唐書

唐衛文不第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嘆者讀訖

必哭涕泗不能已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辭

哀切聞者莫不悽然泣下後預戎帥軍宴酒酣言事

抗音而哭一席罷會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三 在漢 二十

陽城拜諫議久未有言方與二弟延客日夜劇飲客

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卽自引滿客不

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卧客懷中不能

聽客語無得聞言

王績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釀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

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配以焦革

祭之又著醉鄉記次劉伶酒德頌飲至五斗不亂有

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

唐遣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

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常來較射於淮上也。五代史

李煜以韓熙載盡忠直言。欲用為相。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待賓客。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

宋師入境。孟昶遣王昭遠與趙崇勳率兵拒戰。始發成都。和遣宰相郊餞。昭遠酒酣。攘臂曰。是行非止克

世史叢書

卷十三

五代

三

敵當領此二三萬。雖面惡少見。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錢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將至漢源。開劍

月之暮日
若展其何本
深乃滿

門已破。昭遠股慄。發言失次。崇勳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恐不能起。俄崇勳敗。乃免胄棄甲。走投東州。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宋史

張繼口
命陷敵高又
手向劉通

錢儼善飲酒。百卮不醉。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飲益多。禮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

所不足而
非善飲也

善飲也。米芾所為。謂異。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

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呼之為兄。

馮吉好琵琶。教坊名手莫能及。父道戒勿習。吉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作色。

馮吉為少卿。頗不得意。以酒自娛。朝士宴集。不召自至。酒酣。卽彈琵琶。罷賦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高保勗幼多病。體羸瘠。淫佚無度。日召娼妓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諧。保勗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為娛樂。世史叢書 卷十三 五代 三

郭忠恕流落不仕。多游岐雍京洛間。縱酒駢馳。逢人無貴賤。輒呼苗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去。或踰月不食。盛夏暴露。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水而浴。其旁凌漸消。釋人皆異之。

秦寧王察割有無君心。蕭塔刺葛侍宴。酒酣。捉察割耳。強飲之。曰。上固知汝傲狠。然以國屬。曲加矜憫。使在左右。度汝才能為若長惡。不悛。徒自取赤族之禍。察割不能答。強笑曰。何戲之虐也。遼史

王予可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鑲銀在頂額間兩頰以青涅爲翠屬衣常不能掩脰落魄嗜酒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傍蛆蟲狼籍不恤金史

王予可南渡居上蔡遂平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摩龍釋於道則稱騎天玄俊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

紇石烈牙吾塔喜凌侮使者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不飲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司農卿張用章過宿塔飲以酒張以寒疾辭塔笑曰此易治耳趨左右持艾來卧張於榻灸之數卜

廿一史叢餘

卷二十三

王

王

廿一史叢餘卷二十四

錢塘張 壩石宗擢次

仁和顧懋樊霖調參訂

幹率

張壩曰吾黨懷才負智豈不欲迹流地聲聞天哉不幸腐智蠹才淪沉柴車雖時匠與有其責然囊穎不立見亦才智所羞也是故東方生上書帝賜尹翁歸獨伏邑庭賀若弼不以大將許人員半杜甫舒元與自陳志操謂其文采厚自矜伐孫讓之風蔑如士生三代後無知己之談而欲載釣叟于磻溪係胥靡于巖野何可得哉沈蕭劉崔恃才不孫文人習氣使然君子不重責也輯幹率第三十五

任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使養惡習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王王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二子拔刀列斷別坐王家皆怪而惡之莫敢

阿史記補

武帝徵天下方正賢良文學才力待以不次之位東
方朔上書曰臣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
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
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
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
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如慶忌
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上偉
之今待詔公車漢書

臣朔自謂
有似南陽
之雄

史記補卷之十四

二

後漢書
卷之十四
第

田延年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
有文者束有武者西問數十人大到尹翁歸獨伏不
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

馬援言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
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後漢書

鄧艾滅蜀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遭顛基故
得有今日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
時雄兒與其值故窮耳有識笑之三國志

曹操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以日達夕被服

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帽見

賓客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

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沔巾幘三國志注

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昭亦預焉晏嘗曰唯

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

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況已也

王峻子琮為國子生尚始與王女繁昌王琮不慧為

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

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嫌為

門戶晉書

阮修性簡任不涉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

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

朝士過江初拜官必餽供饌羊曼拜丹陽客來早者

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

賤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亦獲盛饌

論者以固豐腆不如曼之真率

張賓潤達有大節不為章句自言知算識鑒不後子

房但不遇高祖耳

慕容垂議征西燕諸將咸諫垂笑曰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赴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

武帝裕性簡易萬幾之暇時出神虎門逍遙從者不過十餘人一日幸徐美之宅美之在西州帝輒步出西掖門及羽儀絡繹追隨已過西明門矣

蕭惠開爲秘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劉成戒之曰汝恩成家子當將迎時俗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異取天

世史識餘卷二十四 齊書

下惠開曰人間宜相輯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豈龍未成故遂多忤耳

王素屢被微辟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蛇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爲蛇賦以自况

劉裕詣謝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桓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騎詔續至裕

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裕甚感之

王華以情事異人未嘗與宴集終身不飲酒事有宜

論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

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常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

豫章王大舍賓僚食炙行畢行人便去張思光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握食指半日乃息

文惠太子使周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欲以倒殖書換之顒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豫州獻栗徑寸半武帝衍奇之問沈約栗事多少各

世史識餘卷二十四 齊書

疏所憶約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

蕭子顯恃才傲物嘗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屬初鴈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前世賈傳崔馬耶耶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

以展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

詩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

萬世文壇
乃心王聖
正以風流

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眾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

孔珪庭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王晏鳴鼓吹候之間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南史

王儉嘗朝理事斷決如流今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一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術今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儉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四 齊書 六
溫子升諸蕭衍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為魏書

劉晔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北齊書

邢子才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梁上賓至下而共啖或解衣死虱且與劇談

太子勇謂賀若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閹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勇曰然則大將為誰

董牛唐曰管
魏楊大眼與
傅靈甫以
戰名者定有
漢人處

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唐書

崔德以讀書為務預恃才地忽略世人大暑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煬帝令牛弘宣勅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

王康謂楊大眼曰在南閩君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願瞻齊禁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北史

劉子玄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吾幼喜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著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于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滂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轡競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無如此唐書

杜甫數上賦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追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死

麟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

久辱則臣之迷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舉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

陸龜蒙病酒再期後客至烹壺置杯不復飲流俗雖造門不肯見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此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貲半千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嚮錢走京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人

師朝廷九品無復率親行年三十懷志繁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權所長有一居先臣常伏死都市

陸羽貌俊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牛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

賀知章晚節誕放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醉輒屬辭筆不停書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

常謂當日元與不以素見長而欲以文章過主與

馮夢龍曰即不去而退便知不肯進附

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紙繞十數字世傳以為實

舒元與負才銳進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

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族卒為名臣今臣備位于朝

自陳文章五勝朝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

無因入又不露所繇是終無振發時也漢王父偃徐

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其文

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王父可

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高其自激叩出示宰

相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九

韓熙載以文章自負好大言乾德丁卯五星連奎奎

主文章又在魯分配載著格言五卷自序云魯無其

應韓子格言成應之五代史

狄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面涅猶存仁宗勅青傳藥

除字青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

者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宋史

呂溱簡重自貴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七字人

蘇元老為子瞻從孫言者遂論元老為元祐邪說學

術議論頗做軼轍不宜在朝中元老歎曰顏子附驥

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

趙汝愚早有大志。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

毫有豪士作佛廟成。毫守張知白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爲壽。求載名。修投金庭下。趣裝去。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庸人汚吾文也。

東坡全集 卷二十四 祭寧

十

尤悔

張璠曰：賈生投湘爲文，弔屈。後世梁竦顏延之召才失意，皆繼賈文以鳴感憤不平何志之悲也。直以內不知審已，外未能忘物，故缺望之心生而怨懟之氣作。小則名實俱亡，大則機發身喪。弱則責恨丘壘，強則走險稱亂之死不悔。嗚呼！尤悔之際，旣敗所倚也。蓋可忽乎哉！輯尤悔第三十六。

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雍糾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

東坡全集 卷二十四 尤悔

十一

盡夫也。女乃告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怒，糾日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史記

諸博士問王式賢共薦式，詔除博士。旣至，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江公世爲祭詩宗，心嫉式，謂歌吹

諸生曰：歌驪駒式，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至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問經何

以言？式曰：在曲禮。江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邊墜。旣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爲豎子

所辱。漢書

東坡全集 卷二十四 尤悔
折其失聲聲
可追

工維慎曰此與相違考遺史傳無據

梁肅曰范史志載馬斯從之南郡人三補濟學十二子歸何其相

竇憲恃官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肅宗召憲切責曰深恩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情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狐離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毀服深謝良久得解後漢書

梁肅生長京師不樂木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得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四 九 十一

閻貢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貢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笏而去

尹敏以善於周處坐繫免官及出歎曰齊寧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為察察而遇斯患乎

馮良出孤微少作縣吏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脫在廐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

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志行高整鄉黨以為儀表

袁紹造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操救延擊良斬之紹度河壁延津南沮授隔船數日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

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四 九 十三

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三國志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箭怨木葉塞其創芝曰噫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

朱才隨從征伐屢有功獲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跡其末措於是折節為恭留意賓客

王凌父子才武過人司馬懿以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勝當今無雙廣等志才有美於父退而悔之告所

親曰。吾此言誠人門宗矣。

先主在許。與曹操共獵。獵中衆散。關羽勸殺操。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羽怒曰。往日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先主曰。是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邪。三國志注

周被逐鎮東將軍。成公簡自以才高而位在被下。謂被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被甚慙之。晉書

張道曰。胡全。亂世如此。

齊王同專政。召顧榮爲主簿。榮懼及禍。終日昏醉。不

張道曰。胡全。亂世如此。

綜府事。情告友人。轉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或曰。何前醉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王述爲揚州刺史。王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內懷愧。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之。

廷尉張闓任小市。將奉左右近宅。以廣其居。私作都

門。且開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賀循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嘗爲言。聞闓遽毀其門。請循致謝。

王獻之兄弟見郡情。舉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起死見情。展候惕息。命席便遷。廷辭避。情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

劉毅被誅。諸葛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弟黎民固勸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今日

史記職餘 卷二十四 九悔

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

吳季來曰。才不中。暴自取。仁義於時。臣何尤。

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宋文詰曰。孔熙先有美才地。曾而爵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待罪還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有智能。猶鵲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霓之上。若熙先必遜文采。自棄于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已者。何嘗不遺恨于後哉。宋書

孝武子孫。或殺或廢。無復在者。景素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劉璉處曲臺。有鵲集承塵上。飛鳴相追。景

漢書曰今世
無其亦亦
其其

素法然日若斯烏者遊則參于風烟之上止則隱于
林木之下機則豚渴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
于心一何樂哉

劉孝孫博學通敏仕多不遂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
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安耳

鮑泉征長沙久不尅元帝數泉二十罪為青責之曰
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喉

劉毅少為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
宣曰人非常才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一旦遭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四 尤悔

十六

達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以為恨

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
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存
義康必不至此

顧愷之于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支叔謂愷
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辨作賊愷之正色曰卿乃復以
忠義笑人叔有愧色

王融行達大新閣喧湫不得進歎曰車前無人騁卒
何得稱為丈夫

南齊書

漢書曰今世
無其亦亦
其其

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正衣
冠出受詔曰先朝昔減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
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敢答
而退

劉覽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褚湮從兄孝綽在職頗
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謂人曰犬馬行路
覽噬家人

梁書

裴遠欲立功邊郵不願閑遠左遷始安太守致書呂
僧珍曰昔阮咸頗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四 尤悔

十七

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

劉湛名目已
甚之嫌而
之

河南褚綽京師之薄行蕭衍即位頗造尚書范雲雲
不好綽堅拒之綽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
下悉化成貴人吾獨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
不已喪亂未可知且榮戚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
一行事若無成人魏何遽減作河南郡于是投陳伯
之贊成亂謀

徐美之擅政疑顏延之為同異出守始安謝晦曰昔
荀勗忌阮咸斥守始平郡卿今又為始安可謂二始

伍瑒登曰
武瑒弟無
而瑒尤甚
身有傷之

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張邵作弔屈文以致其意史南

豫章王邸起土山列桐竹因號桐山武帝樂之顧臨

川王邸亦有佳名不映曰臣好棲靜因為稱又問

羣羣曰臣山卑不能棲靈昭景惟有蔽蔽直號陽

臨川王映冬月過竟陵宅道逢乞人脫儒與之子良

見羣示單別進孺于羣羣曰吾與向人亦復何異

劉瑀不得意謂人曰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

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快快過江陵與顏竣書

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清油幕下作謝宣

史史議餘卷二十四尤修十八

明而見向使齊帥以長刀引吾下席于吾何有政恐

何奴輕漢耳

張覆與東昏之殺自懸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

字希光雙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

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圓基解文義徧

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

始作女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倆還為老嫗豈不惜

哉

楊纂從神武起兵自以賞薄志懷怨憤歎曰大丈夫

洪吉昇曰
如身忘名
人

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北史

元善通傳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祖藉為後進所歸

妥不安心欲屈善因講春秋諸儒畢集善私為妥曰

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妥引古今滯義

以難善多不能對二人由是有隙

李密歸國拜光祿卿殊怨望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

嘗欲以崔君賢為光祿不意身自為此唐書

盧昭隣自言高宗時尚吏而已獨儒武后時尚法而

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已已廢作五悲文

史史議餘卷二十四尤修十九

以志感

周季重郭若訥構杜審言罪繫獄審言子并年十三

喪刀刺季重於坐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

若訥誤我

劉禹錫云張九齡作相時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嘗

悉徙五谿間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厲之歎罷

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一由遐服便失意不堪

處矧華人士族乃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九齡開元

名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

盧文紀形貌魁偉，語音琅然，歷帝奇之。後欲擇曰：左
右皆言文紀及姚顗人望，帝悉書姓名內琉璃，就焚
香咒天，挾之首得文紀。歘然相之，石敬瑭起太原，帝
北征休仗舍，顯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爲
待。自卿爲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
此，五代史

貞元初，以尊祖配天，題試進士。海陵問翟永固曰：豈
有生而致拜死則同體配食者？對曰：古有之，載在典
禮。海陵曰：若桀紂曾行，亦欲我行之耶？金史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四 元帝

二十

伯顏平宋還，詔百官郊勞。平章阿合馬獨先半舍道
謁，伯顏解所服玉鉤條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
無所取，勿嫌此爲薄也。阿合馬銜之，乃誣以伐宋時
取宋玉桃盞，帝不問，及阿合馬死，有獻此盞者，帝愕
然曰：幾陷我忠良。元史

各書

張璠曰：膏者猶龍氏之所寶也。膏其所以出，而謹
節其所受，大可御世，小可助廉。君子何病焉？病夫
禍惡無度，用意過下，及身都卿相，而并同監門臣
虜者，相鼠之刺，勿聞采賁之子徒美，亦異乎寶膏
之古矣。輯各書第三十七。

孝文帝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不得
文繡，治霸陵皆以瓦器。史記注

張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絺，夫人白紡績。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四 各書

三

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
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漢書

王戎女適裴頠，貨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
不悅，女覺遽還，直然後乃懽。晉書

王導儉節，帳下井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
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綃紋綺三齊，祐席五
盞盤桃花米飯。南齊書

曹虎好貨賄，各膏在雍州，得見錢五十萬，彼女食醬
菜，無重肴，好風景，輒開庫拍張。

錄其目更
俟其無天
此其無食如
此各書須
聲色

王呢儉。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

朱異財貨充積。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嘗棄十數車。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梁書

沈衆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奉養甚薄。朝會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後監起太極殿。布袍芒屨。以蘇絕爲帶。又携乾魚蔬飯菜。獨啖之。朝士共詰其所爲。衆性狷急。於是忿恨。歷詆公卿。陳書

蕭子雲自外答餉。不書好楮。南史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四 齊書 三十一

齊明帝用皂筴。訖以餘潔授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大官進裏蒸。每十字畫之。日可分四片。以其餘充晚食。

封述厚積財產。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絕無拯濟。一息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達。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公何處常得應。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女。述又經府訴云。送嚴乃嫌脚跛。評田則云。賊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吝嗇。所及每致紛紜。北齊書

富人并七人
舉八口家都
不割雞

庫狄伏連家口百數。盛夏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餓色。冬至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豆所得。妻對向於食馬豆中。分減克用。伏連大怒。與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

王熊爲臺使。設食使裂其薄餅緣。熊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費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又有客與熊食瓜。侵皮稍厚。熊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食。周書

王熊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四 齊書 三十一

強其鄙碎。

鄭義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醬肉。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北史

王鈔權諸蠻商舶稅。哀其餘自入。賂實秘積。而藏齋析秋毫。官曹蕭壞吏易之。鈔卽取壞者付缸坊。鍼着以收備。

劉崇龜仕清海軍節度使。烟舊或千貳財。率不答。但寫荔枝圖與之。唐書

田景咸郃客務聚飲。使命至。惟設肉一器。賓王共食。

吳之錄目
使婢未以代
也

後罷鎮忽忽不樂。妻識其意。引景咸。徧閱囊儲。方自釋。宋史

廿一史識餘 卷二十四 各舊

二十四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五

錢塘張。壩石宗。摘次

廣信鄭仲夔。胄師。參訂

修汰

張壩曰。王公貴極富溢。習見淫奢。未嘗知有憂患。恣情僭擬。識者猶或非之。魚弘郡牧。庾常侍。馬融何胤。潛隱士耳。分義弗安。過爲珍麗。以自奉。豈咏山樞。隰綸之詩。而誤者耶。淇溺盈溢之欲。必增顛覆之既。凶而家。宮而國。洪範所謂。豈不幸哉。輯

廿一史識餘 卷二十五 修汰

終集

修汰第三十八

陳壽曰。去書
異宅人會
亭泰成之子
分門立戶尤
奇

梁冀大起第舍。妻壽亦對街。爲它互相誇競。堂竊皆有陰陽。與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疎。青鎖。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血汗名馬。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

得通皆請謝門者後漢書

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大會賓。陽。爭酒。矢杯而汗。僞怒。解衣。燒之。布得火。煒煒。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馬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以大相。鮮有入其室者。

賀齊性奢綺。黃武初。拒曹休于新市。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轡。下櫂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棠術開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三國志

甘寧以繒錦維舟。去武。割棄以示奢。何曾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蒸餅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晉書

何劭驕奢簡貴。有父風。衣裘服。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

御膳無以加之。

劉穆之食必方丈。且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食時。客至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皆白劉穆曰。穆之家本貧賤。膳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宋書

徐君璉善弦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閉門盡日酣歌。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

杜幼文食橫致富。家列女伎數十。絲竹晝夜不絕。廢帝每徵行。輒在幼文門牆間。聽其管絃。久不平。率宿衛兵誅之。

安成公何勗。臨汝公孟靈休。並奢豪。與徐湛之共以肴膳器服相尚。京師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

虞棕治家富殖。奴婢無遊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裒盛饌享賓。謂棕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棕曰。恨無黃頰。

世祖就虔棕求扁米糲，棕獻糲及錘肴數十舉，太官
鼎味不如也。又求諸飲食方，棕秘不肯出，上醉後體
不快，棕乃獻醒酒鱸鮓一方。

何胤修於味。食必方丈。後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

脯糖蟹。嘗食蟬蛻。使門人吟之。學生鍾虺曰。組之就

脯驟於屈申蟹之將齧蹂擾觸其仁人用意深懷如

恒至於車螯蚌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

非金人之慎不瘁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

世史識餘
卷二十五
倭汰
四

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克庖厨永爲口食

阮佃夫宅內開瀆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

中書舍人劉休詣之。遇中路。要休同反。就席珍羞畢。

備凡火劑並皆始熟佃夫嘗作數千人饌以待賓客。

故造次便辦。

魚弘歷南譙。肝台竟陵太守。嘗曰。我爲郡有四盡。水。

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

茹法亮宅後爲魚池釣臺上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

林花燕之美。公家苑囿不能及。杉齋光麗。與延昌殿

相埒。

李遷哲性華侈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

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

其中各守以僮婢奄闕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

酒飲醺盡生平之樂子孫悉見忘其年名者披簿以

審

煬帝盛修車騎羽儀之飾。課天下羽毛毳毼。徵發禽

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畧徧水陸。禽獸殆盡。猶不

能給買於豪富積蓄之家。價遂騰踊。是歲翟雉尾一。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五
後漢

直十縑白鷺鮮半之

虞慶則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

安樂公主使尚方令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傍

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

見以其一獻章后。唐書

安樂公主請昆明池爲私沼、不得自鑿定昆池、延袤

數里定言可抗訂之也。司農卿趙履溫爲繕治累石。

肖華山。歷約橫邪。回淵九折。以石澗水。又爲寶鑑。鏤

怪獸神禽間以璫貝珊瑚不可涯計。

張璠曰有此
唐粉黛猶欲
漢楊娥眉

梁世充口腹
粉黛猶欲
未嘗與人飲
商賈者自應
珍重

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常甲。皆備。賸視者方見之。江嶺間奇禽異獸毛羽。採之略盡。時韋后妹。又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

楊貴妃三姊。皆美。勅帝呼爲姨。歲賜錢百萬爲脂粉費。兄銛以上柱國。門列戟。國忠遙領劍南。五家第舍。聯亘擬宮禁。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家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劍墜馬。瑟瑟璣珩。狼籍于道。

世史叢餘 卷二十五 俗法

六

香間數十里。

章陵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色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陟窮治候差。擇膏腴地。糞穀麥。以烏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

南民爲競渡戲。杜亞欲輕駛。乃梟船底。使篙人衣油絲衣。沒水不濡。觀沼華遠。費皆千萬。李衡曰。使桀紂

樂五簞白。寬不許。無謂。大小洗。必結。也。

爲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爲驅。訖曰。要當稱是。杯沼衛曰。未有錦纜云何。

錢承佑一飲宴。殺物命數千。從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宋史

孫晟事李昇父子二十餘年。家益富。驕食不設几案。

使衆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

蒲宗孟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或請損。溫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耶。常日盥漱。有小洗面。大洗面。

小濯足。大濯足。大小澡浴之別。每用婢十數人。一浴。

世史叢餘 卷二十五 俗法

七

至湯五斛。他奉率稱是。

感溺

張璠曰。就美避惡者情也。美不必合。惡或見珍者。或也。感則日遠。情而漸入于不情。是以敦洽之貌可悅。則陽文之姿不足於推鑒之音可好。則金石之奏未為貴矣。陳侯衛君。古今多有。胡貪而感。畏而感。何異自喜。詭故而感者。黑白淪。東西易勢。猶蔽胥之及矣。語曰。以石投淵。不極不止。始謂是乎。韓感溺第三十九。

尹夫人與那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

世史錄卷五十五 感溺

自請武帝。願望見。那帝許之。令他夫人。傍從御數十人。為那來前。尹曰。此非那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詔那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望見低頭而泣。自痛其不如。史記

更始日夜與婦人飲。譙後庭。羣臣欲言事。醉不能見。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由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放縱。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

事來乎。起抵破書案。後漢書

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絲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祭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喜為妖態。作愁眉。曉妝。璽馬。折腰步。顰齒笑。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車服之制。作平上鞬車。埋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妒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

世史錄卷五十五 感溺

九

梁冀為肩。射目洞。精矚。舌。吟。舌。言。少為貴戚。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碁。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闘雞。

張璠曰。吳雄。道與。思。勿。惟。俱。美。貌。伯。叔。弟。如。此。反。以。內。終。

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僅舉孝廉。後坐女胥亡。更太守邵。獲怒殺之。時人罔禁忌者。多諱以為證。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着商賈服。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劍。着進賢冠。帶

婦人曰時
中書省
然其正
此

實歷在日
君不肯入

綏又駕四驢。躬自操轡。驅馳月旋。京師轉相放效。
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
瑛富貴。將更娶。妾媵奪已愛也。三國志

公孫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
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子弟。及善士富貴
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
多庸兒。常謂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自營。三國志正
吳貴嬪芳。於蒙愛幸。侍御服飾。亞於皇后。嘗以繡繡
爭矢。傷帝。帝拊帝怒曰。此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

世史職餘 卷二十五 十

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晉書

秦始皇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充選者。使楊后揀擇。后
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卜
藩女有美色。炎掩扇謂后曰。卜氏女佳。后曰。藩三世
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平位。

王思遠立身簡潔。客有詣已者。規知衣服垢穢。便不
聽。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去後。猶令二人交帝。拂其
坐處。

陰子春身服垢汗。脚數年一洗。每洗則失財敗事。云

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明帝性多忌諱。語言文字。稍疑凶敗者。應回避。犯必
加戮。如改駟字為馬邊。瓜以駟近禍字也。又禁稱白
門。有悞稱白門者。變色黜之。曰。白汝門。宋書

何晏好服婦人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
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錫。歌
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
外不殊。王制失敘。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喜冠男子
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
也。

世史職餘 卷二十五 十一

張淹守東陽。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
刑。動至數千拜。

明帝好園基。置園基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園基州
都大中正。南齊書

或譏張瑤衰暮。畜伎。瑤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
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遺此處耳。

東昏苑中立店肆。日遊市中。雜所貨物。與官人鬪。豎
共裨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

婦人失日去
格八九道
其何用此
如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物虎賁威儀不得
進大荆子閣內不得進實中荻南史
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藥費巨
億不吝也親友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
劉澄好潔令遂安拂掃郭邑路無積草水剪蟲蝨百
姓不堪命坐免官

宋明帝時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祿奉
陰令小黃門殿內埋錢以為私藏

臨川王宏所幸江無畏服玩擬齊之潘妃好食鯖魚

頭必進三百卷一百一十五 咸陽

義熙初師子國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
殊特殆非人功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敬士戴安道
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號三絕至齊
東昏毀玉像前截臂大取身為潘貴妃作釵釧

東昏最寵潘妃妃王敬則妓也本姓俞或言宋文帝
有潘妃在位三十年遂改姓潘其父寶慶東昏呼為

阿丈呼梅蟲兒俞靈韵為阿兄每與茹法珍等詣寶
慶家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

叔寶入隋沈醉罕有醒時文帝問叔寶所嗜監者對
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
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特堅減燕納之
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
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咸懼為亂王猛切諫乃出冲魏書

後主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鄴下所愛不恒數毀
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百工困窮無
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

官內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咸陽

後主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自弊衣為乞食見又為
窮兒市躬自交易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
洗床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洛新衣不得近
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客接之炳之潔反是

魏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遷任車
去牛頓輒於地以待其過或遲違則赤棒棒之武成
欲雄龍琅邪王儼使一依舊制凡京畿步騎領軍官

方者曰邪
此則見漢

屬中丞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中肯驟為越伏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捧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地帝大笑以為善更勅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

甄玄成隨蕭管鎮襄陽見江陵甲兵殷盛遂懷武心密書與梁元帝申誠款有得其書者進之管管深信佛法帝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此經遂以獲免管後見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周書

慕容熙妻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切責不得

世史識餘 卷二十五 威儀 十四

加有司大辟及死百官哭臨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為忠無淚者卑之羣臣莫不合辛以為淚北史蕭管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臭

蕭管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

柳晉嗜酒言雜誹謗為煬帝所親狎帝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命至同榻共席恩比朋友帝恨不能夜召命匠刻木為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晉帝

初假曰節干
婦臣從末
此書也

月下飲酒令官人置於座與相酬酢獨孤后妬忌後宮莫敢進御高顯夫人死其妾生男潘加諱嬰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

虞世基惑于繼室孫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風孫復鬻官賣獄賄賂公行金寶盈積其弟世南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賄

皇甫無逸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道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唐書

世史識餘 卷二十五 威儀 十五

李抱真好方士孫季長為治丹表署幕府因疾七諫司空師丹二萬九不能食且死嘗以蘘朮煎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危得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九而

元吉性好敗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裴君曰北齊
元抱真亦
有此言
直方好獵
裴君為
之足必事

李客師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覺止息自京城際澧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烏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鳥賊章執誼便敎側佞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

梁五條目注
和惡南南
不知何朝
此死危州
堂圖之為樂

張耀日辛亥
信陽軍守官
城陳政打
往板師領名
此圖三

徐如新門符
存以歌慶生
主者以鼓慶
法○存審初
名存

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瞋目命徹去及為相所
坐堂有圖不就省經句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
惡甚果貶崖州司戶參軍死

李益癡而忘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妬為李益疾

張全義聽訟以先訴者為直民頗為苦五代史

李存勗好角觥與王都較屢勝頗自矜顧存賢曰爾

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勝之後幽州苻存審病

甚存勗置酒館中款曰創業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

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因顧存賢曰

無以易卿角觥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為盧龍節度

使

苻存審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顧就死

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主將

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苻存常

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

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因得不死

莊宗愛姬有色而生子劉后患之宴居宮中元行欽

侍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

姬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后趣行
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
樂稱疾不食者累日

劉后好聚飲遣人為商賈市肆間薪芻果茹皆稱中
官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
官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路僧尼

趙仲湜酷嗜珊瑚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數百千
售之高宗問墜地則何如對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
易無用物朕所不忍仲湜慙不能對宋史

李崇矩信奉釋氏飯僧七十萬又喜黃白術自遠迎
其人館於家以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為神仙試我終
無悔恨

錢俶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歸朝又以愛子為
趙允良好酣寢以日為夜由是一官之人皆晝睡夕

與

王仁鎬崇信釋氏所得俸祿皆奉佛飯僧每晨誦佛
經五卷或至日肝方出視事從事劉謙責仁鎬曰公
貴為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鎬歛容

延謝無愠色。

沈倫信因果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咍其庸童子乘簞至輒叱之冀以微福。

崔頴性多疑在鄜州官舍召巧嫚者治堂室以帛蒙其面。

燕鉄木見挾威肆意取奉定帝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或交禮三日遽遣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廷家男女列坐名籍舊會見座間一婦色甚麗問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

人也。元史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五 蘇清

太

詭譎

張璠曰經反爲權權變爲譎譎者不正之甚者也穿窬所託而譎邪之所實也方其譎故匿端立私于公倚邪于正以倒言反事焚人聰明未有不奪者情僞日眩奸亂滋長雖身裂名敗不足報其所爲乃破轅在前踵者不絕豈世厭淳樸漸靡使然歟抑情性傾危者直道之行固非其盾耶輯詭譎第四十

田常立平公修功行賞親於百姓齊復定常言於公

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史記

客見淳于髡於梁王王屏左右獨坐再見終無言王怪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驅逐後

見王志在音聲是以默然客具報王王大駭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

人未及祝會先生至後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

連三日三夜無倦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終

洪吉臣曰秦
張儀之趙求見秦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
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謝
去之儀自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獨秦能苦
趙遂入秦蘇秦使舍人微隨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
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儀遂得見秦惠王爲客卿
與謀伐諸侯舍人辭去儀曰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
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

張儀曰蘇君
時何取于蘇
先死而儀家
暴其知今家
忘其相事者

身不仕

世史讀餘

卷二十五

范滂

二十

蘇秦說趙得相約從親恐秦攻諸侯敗約使人微感
張儀之趙求見秦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
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謝
去之儀自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獨秦能苦
趙遂入秦蘇秦使舍人微隨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
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儀遂得見秦惠王爲客卿
與謀伐諸侯舍人辭去儀曰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
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
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威怒君使臣陰未給君資
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吾在術中而
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新用安能謀趙爲吾謝蘇
君蘇君之時何敢言
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
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謂王曰臣即死車裂
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爲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
必得矣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王因而誅之
叔孫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服短衣楚製

半坤曰二
巧俠之極何
等極括

宋世基曰貴
止嘯目施

世史讀餘

卷二十五

漢書

王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無所進專言諸故
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通通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闕乎故先言斬將塞旗之士諸
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
庭爭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
庭詰之上問弘弘謝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
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
江充召見大臺官請以所常服冠見許之充紗縠禪
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縵步搖冠飛翮之纓充爲人
魁岸容貌甚壯武帝望見異之曰燕趙固多奇士漢
王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指
意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讓上以感太后下用示信
於衆庶
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遷喬託以地理
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
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

之同門梁丘賀馳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營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

董卓初入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且大陳旗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後漢書

光武攻隗囂公孫述遣李有救囂敗蜀地恐動述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白帝倉自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

世史職餘 卷二十五 說諸
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也

翟方進以射策甲科為郎時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此者久之常知其宗已內不自得後居士大夫間未常不稱述方進

通鑑曰一金
通鑑曰一金
通鑑曰一金
尚書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

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懷會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張讓有監奴任典家事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所欲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以佗為涼州刺史

世史職餘 卷二十五 說諸
曹操少好鷹狗游蕩無度其叔數言之於父患之後

遂叔於路陽敗面喙口叔怪問其故操曰卒中惡風叔以告父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父曰叔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自後叔有所告不復信三國志注

明帝將伐蜀劉曄入與議曰可伐出與朝臣言不可伐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議每過曄講不可之意後從駕行天淵池論伐蜀事暨切諫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嘗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

周聖帝曰
非所問也
又事以帝
疾而好書

陳子書曰
到二十分
處更形
自於微
張之意

吾言蜀可伐。暨曰。雖可召。賢也。詔問。雖終不言。後獨見。驛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同。皆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帝。謝。之。驛。後。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繼。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止。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

劉驎能。應。變。持。兩。端。或。惡。驛。於。明。帝。曰。驛。不。盡。忠。善。何。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驛。言。皆。反。意。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驛。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驛。之。

李勝將蒞荊州。來候司馬懿。懿詐疾篤。使兩婢侍。持。

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需。

有。勝。曰。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懿。使。聲。氣。纒。屬。

說。年。老。枕。席。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為。

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為。託。勝。曰。當。還。本。州。

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奉。

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

烈。好。建。功。勳。勝。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

已。難。不。足。慮。矣。

桓玄以歷代咸有肥遯。已世祠無。乃徵皇甫謐。大世。

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謝而不受。號曰高。

士。時人名為克隱。晉書。

劉毅誅諸葛長民。將謀作亂。劉裕克期至京師。而淹。

留不進。公卿頻日候於新亭。長民亦驛山。裕輕舟密。

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問語。凡平生。於。

長民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說。已密命壯士丁。

肝等。自慢後出。於坐拉長民墜床。殿之。死於牀側。與。

尸付廷尉。宋書。

都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謂紹曰。卿名。

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

實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書。成。

置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無兼本。

何書遂行。南史。

鬱林居文惠喪。哀毀備至。見者莫不嗚咽。拔還私室。

即驩笑。酣飲。侍武帝疾。亦然。見疾將革。陰與紀何氏。

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旁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

第五卷曰北
周長孫儉舍
食令而肉袒
自杖已先世
長作備矣

蘇世長在陝州部內多犯法莫能禁乃引咎自撻於都街五百嫉其詭輓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

盧鴻應詔至東都謁帝不拜宰相遣問狀答曰禮者忠信之薄臣敢以忠信見

汴有相國寺成忽傳佛軀汗流節度使劉玄佐自往大施金帛于是將吏商賈走輪金錢恐后十日玄佐勅止藉所入得巨百因以贍軍

朱延壽楊行密夫人之弟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

魏史職餘
卷二十五
漢書

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悉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于寢門刺殺之并出朱夫人五代史

劉蟠好設奇詐售知人主典染作日太祖多臨視蟠偵車駕至輒衣短後衣芒屨持挺以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宋史

呼延贊驚悍輕率自言願死於敵編文其體爲赤心

殺賊字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日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市兩旁有刃皆重十數觔絳帕首乘錐馬服飾詭異性復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寒而勁健子病贊刲股爲羹療之

徽宗令童貫行邊陰察郭藥師去就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曰汝今爲太尉位視仁將與我等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迤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

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迤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

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恭攸亦從中立

秦檜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屬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則其死不敢受高宗聞思退不受金謂非檜信用之

魏史職餘
卷二十五
漢書

雷簡夫始起隱者乘牛出入冠鐵冠自號山長及關中川兵以口舌捍闕公卿間既仕自奉稍驕侈騶從服飾頓忘其舊里閭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服飾頓忘其舊里閭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戴武順曰世
不皆張方平
蘇九則送今
老奸欺周朝
楚
沈長卿曰廟
鬼猶子誠
猶與

嘉祐中館閣之命屢下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
意當世恨不識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恐其不就
也至同修起居注猶辭累日閣門吏齋勅就付拒不
受吏隨而拜則避於廁吏置勅其家而去又追還之
上章至八九乃受尋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
海陵矯情飾詐却尚方食示儉衣嘗用補綴者覆外
令記注官見之又取軍士陳米飯與食同進或先食
軍士飯幾盡或見民車陷泥淖令衛士挽出然後行
游獵頻次不時需索民間至有以一牛易一鵝者營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五 范誦 二十八

建南京運一木費二千萬輓一車役五百人用黃金
飾宮殿金屑飛空如雪弗惜余史

漢曰勝校
善交而親故
士李富誠實
陳山州佐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六

錢塘張璠石宗摘次

仁和姚生文自牧參訂

紙繆

張璠曰王述口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余謂中
智以下未必每事盡不善惟學術闇而果於自用
則紙繆立見伏地思晤天須舟造窮島猶夢然不
以為非也步騰優于幹局尚惑降言孫盛黜於賦
私反求鷗擊二子且然何澤鄭珏之流取笑史冊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六 范誦 一

固其宜矣 韓紙繆第四十一

陳勝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
吾欲見汝官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
王出遮道而呼涉王問之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
屋帷帳客曰勝願涉之為王浚浚者客出入愈益發
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妄言輕威
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
宋臬忠肅右多冠叛謂蓋勳曰涼州寡于學術故屢

張潘曰刺史以孝經傳傳之
雖不切于政
重亦足轉化
長若何相
賦九廷

李長科曰言
則不食何至

天

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知義勸
日太公封齊權杆殺君伯禽侯養慶父篡位二國豈
乏學者今不惡靜難之術違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
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勸不知其可也奏行果被詰責

書

寧陽主簿請關諸縣令之督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上
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
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順帝大怒持章示尚書
尚書遂劾以大逆虞詡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

世史讀餘

卷二十六

紀事

二

上不達是有司過愚養不足多誅帝納詔言答之而
已詔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
諸關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
而與怨人何仇乎問者皆慙

靈帝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
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武因常侍
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公勤名
舉然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
崔烈因得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天子臨軒

潘潘曰平
權權左司之
不登公位
已司其心朝
長者也

明光斗日出
如人思之
可嘆

百僚單位帝顧為親倖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
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
不知妹耶烈于是聲譽衰減

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于漸臺收璽綬傳首詣死更
始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常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
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

獻帝幸安邑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
群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
婢詣省問或費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焉晉志

世史讀餘

卷二十六

紀事

三

步騭表言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都伍多作布囊欲
盛沙塞江大向荊州宜為之防後呂範諸葛恪云每
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關關俱生寧有沙囊塞理
也三國志注

曹丕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郭氏出見質等曰卿仰
諦視之

張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
不問

孫盛守長沙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服其高名知而

不効。盛與桓溫賤。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風。來儀之美。退無鷹鵠搏擊之川。徘徊湘川。將爲怪鳥。詞旨放蕩。溫復遣按之。賦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晉書

荀勗門中彊盛。朝野畏憚。勗諸子謂解系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謂我與尊君親厚。系曰。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

林鍾才曰
風潮不作記

不序後周
歷竟不處行

得仁爲日
林州正司風
今史其地絕

桓玄本無資力。好爲大言。詐表請平姚興。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軻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武諫之曰。書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

李壽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齊明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讓共欺。第爲三品。與第一品王抗。依品賭戲。每使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南齊書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着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

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問。尾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

昭業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豫章王妃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矣。及卽位。極意賞賜。動有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莽年世。祖齊庫儲錢數億。垂盡。

劉昶弟述。亦其庸劣。從子侯疾危篤。父母對之泣。述

令左右取酒肉。命侯進之。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南史

蕭惠開爲益州刺史。頗任威刑。蜀人號爲卧虎。明帝

遣蕭寶首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獎說蜀人

處處蜂起。已計平之。至都。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

悚然。惠開舉動自若。從容答曰。非臣不亂。非臣不

侯景篡立後。時着白紗帽。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

設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或跋戶限。或走馬遨遊。彈射鷗鳥。王偉不許輕出。于是鬱快更成。失志。曰。吾

進字論曰
亂自平後世
功名獨平如

無事為帝與受損不殊

新羅遣使朝貢李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有無禮

隋平陳百寮大宴元諧進曰臣前請突厥可汗為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文帝曰平陳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營低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許嘿然而退北史

世史識餘

卷二十六

木

裴讓之居宅滂下標勝賣之時買者或問其故讓每答曰為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

李業與豪俠重意氣人有患難委命歸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怪有乖忤便即疵毀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論難之際無儒者風每與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

李勣令元萬頃作文徽高麗議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

得入唐書

節度使董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假子鄭之勝者為直五代史

何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為給諫鳳薄其人以為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

明宗欲幸鄴軍士愁怨上下洶洶轉相搖動鄭珏獨贊以為當行趙鳳極言于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

世史識餘

卷二十六

七

宗切諫詔罷其行珏又稱贊以為宜罷

王峻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遂太祖臨幸賜子甚厚後太祖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田官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

唐兵入汴末帝皇恐召鄭珏問計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帝問策珏曰願得傳國寶馳入唐軍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願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

項禮國曰竟
丞相自應死

張觀趣向恬曠吏事非所長開封民犯夜禁觀詰曰
有見人否宋史

趙君錫隨人低昂無大建明初稱蘇軾之賢遇貿易
劾軾題詩怨謗卽言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願亟正
其罪宣仁后覽之不悅曰君錫全無執守

蘇轍謫雷州僦居民屋章惇以爲強奪民居下州究
治後惇貶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
幾破我家今不可

吉守招降山賊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
世史識餘卷二十六紀勝八

大都統王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
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
者官之遼史

詆毀

張璠曰傷人之言深于矛戟矛戟可嘗操乎蓋賦
性輕薄者遇人不詆毀輒不樂亦有名軋勢過者
非洞胸貫脇無以勝之起人之恥愧激人之怨咎
浸成厲階終身不可解何嗟及矣劉子曰樞機旣
發駭電不能追是以君子寧抱五慎之戒佩九言
之箴警桃防尤不敢發機乎頰舌也輯詆毀第四
十二

宦者趙同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說盎曰君與
世史識餘卷二十六詆毀九

聞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
車前曰臣聞天子所以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
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錯餘人載於是上笑
下趙同趙同泣下車史記

絳灌等讒陳平漢王疑召讓平平曰臣去楚歸王裸
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臣計畫誠有可采者王用之
使無可川金具在請輪封官賜骸骨王乃謝厚賜拜
護軍中尉得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田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一言寤意旬

張籍曰歷試
公卿雖小人
先賢則人之
計然猶焉永
平臣子庸軟
苟安清弊
急難待千古
一移可為榮
心○王孫謂
始傾覆有佐
邪才邪有美
之

月取宰相封侯。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問漢新拜丞
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漢置丞
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漢書

息夫躬上疏。歷訴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

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

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驕不曉政事。

諸曹以下。僕遯不足數。卒有彊弩。則城長。戰指關陞

下。誰與備之。

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輒

輯柴穀。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

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兄終欲何

作。

趙岐娶馬敦女。敦兄子融至岐家。與從妹宴飲作樂。

問趙處士所在。岐厲節不以妹故屈志。與其友書曰。

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

衣裾撇其門。

張裔詣諸葛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

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

其史識餘 卷二十六 蓋毀 十

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三國志

崔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崔瑗為首。羣以智不

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

足貴乎。

彭蒙左遷為江陽守。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蒙曰。

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

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蒙曰。老革

荒悖。可復道邪。

鄧嚴何晏丁謐。皆曹爽所信。時謗書云。臺中有三狗。

其史識餘 卷二十六 蓋毀 十一

一狗。崔柴不可當。二狗。憑默作疽。裴謂三人皆欲噬

人。而謐尤甚也。

蘇峻之禍。職由庾亮。石頭平。懼陶侃致討。用溫嶠謀。

請侃拜謝。侃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

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晉書

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陶侃謝曰。將軍為此

非融等所裁。王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

昔殷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

小人。

殷融曰。殷融
謂美人不

鍾離口黃洋
沉積既中又
善勸勵軍士
居世間計第
共官居身則
仕隱家故義
第一款巧人

尚書何綏奢侈過度。王尼謂人曰。綏居亂世。於家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

郭默襲殺劉胤。輒領江州。陶侃上表請討。復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王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隱忍。使足下得以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勝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王敦病甚。拜王含子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進逼江

寧司徒王導遺合書曰。安期斷乳來。幾日便襲宰相。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

孫綽鄙山濤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王忱詣苻朗。稱疾不見。法汰問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忱

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故朗云然。汰恨然。自劉淵謂同門生曰。吾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終遭無

文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爲太宗而

不能開序序之美。惜哉。

石勒謂徐光。朕可方古開基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

籌略邁高皇。雄藝卓犖超魏祖。自三皇已來。無可比

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大過

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撻。先朕遇光

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

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

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

王欽之爲劉邕相。素輕邕。後豫元會並坐。邕謂欽之

曰。卿昔見臣。今不能見。斟一盃酒乎。欽之因敬孫皓

歌答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

願汝年。宋書

謝朓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朓妻。懷刀欲報朓。朓不

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

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南齊書

沈文季風采稜岸。司徒褚淵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

爲屈。後於玄圃侍宴。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世祖

曰。文季謂淵經爲其部。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

劉日果曰老
好參知乃爲
幾朝所疑

張籍曰沈謝
皆于其制紀
亦云辭難可
也諸王之職
不遠無學

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

明帝譙會功臣尚書令王晏與席上酒謝藩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上笑解之座罷晏呼藩共載還省欲相撫悅藩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藩曰身家太傳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

下彬損棄形骸作蚤虱賦又曰禽獸借斥責勢其殺蔡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翠浮閣水維朝繼夕聿役如見比令史諸事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六 詔奏

十四

褚炫非從兄淵身事二代聞淵拜司徒歎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願之壽。

傳本初曰水不傳意作經利之若朝恩不知何等說哉矣

孫廉便辟巧宦得爲列卿高爽客於廉委以文記有求不稱意乃爲展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塌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

梁書

蕭推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爲旱母。

孝武問顏延之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謝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後以延之語語之莊

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南史

蕭韶幼與庾信有斷袖歡衣食皆信所給遇客韶爲傳酒後爲鄧州信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清油幕下引入宴坐信別榻有矜色信不堪酒酣徑上韶牀踞看候直視韶面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恥。

豫章王嶷與王瞻友瞻候嶷高論齊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與嶷言次問王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六 詔奏

十五

景文兄楷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耶武帝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恭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帝銜之。

魏軍動褚彥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帝笑曰沈率醉也。

荀昶子萬秋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林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

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貪道奴皆能爲。和曰。此將不傷道德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

褚紹在魏。魏欲擢用之。魏元會。紹戲爲詩曰。帽上著龍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

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將使劉之遴授璽綬。綬髮披法服。乃免。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曰。傳聞伏不關。化爲支道林。及是時人笑之。

鮑正不爲湘東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建業門正病。生史記餘卷二十六 漢 十六

不能起。侯景雜於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得。

孝武宴朝士。何綰因醉言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

賦。而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時誰

貴其。綰初元凶行弑。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

子與卿妾共洗黃闕。故暢譏之。

司徒褚彥回。因送王僧虔。開道聚墮水。僕射王儉驚

跳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彥回

山水霑濕。很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投界河伯

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

中領軍劉劭。晚節有棲退志。表求東陽郡。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人望才舉。勳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快快。便求東陽。愚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何敬容忝選事。多不允。尚書到。漑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漑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漑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敬容以爲譏。

世史記餘卷二十六 漢 十七

何尚之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

次。至王僧達曰。願耶且放鷹犬。勿復遊獵。僧達答曰。

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謝澹從子晦鎮荊州。詣澹別。有矜色。澹問晦年。答曰。

三十五。澹笑曰。荀中郎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

已爲老矣。晦甚愧。

羊祉好名慕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

元徽與徐紇問元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

嘗卿順奉辭西游關。敕紀侍側。順指謂太后曰。此人魏之宰。詔魏國不滅終不死。紀背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葵倫。太后嘿而不言。

那邵魏收更相善。各有朋黨。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木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曰。但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助。

有貴勝初授官。大集賓食。袁翻那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比命邵作。翻甚不悅。告人曰。那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

魏收聘梁。過徐州。崔悅衛刺史南簿迎之。使人相問曰。勿怪儀衛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自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

孫季學凌而行薄。嘗服棘刺九。李諧謂之曰。卿刺刺應自足。何假外求。

楊情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才。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謂情用人似會士。市瓜取其大者。元善以高顯有宰相具。言於上口。楊素竊疎。蘇威怯。

煥元。貞元。正似鴨耳。可付社稷者。唯獨高顯。隋書荀濟與梁帝衍布衣交。知其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稽上摩墨作檄文。北史。

元穆傲狠凶麤。從叔安豐王延明切責之曰。汝凶悖性與身俱長。昔宋有東海王禪。志性凡劣。時人號爲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

宋璟待晏。張易之兄弟皆列卿。階在璟上。素畏璟。虛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劣品卑。卿以爲第一。何也。時朝列皆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鄭善果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君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唐書。

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武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

李巨入對禁中。稱旨。勅與宰相語。久不得罷。楊國忠急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爲相公手打賊者。

陸晨舉進士。時方遷幸。六月勝出。每甚暑。宅學士輒。

嚴曰造勝天也。譏展進非其時。

張弘靖素輕脫。詬責士。皆曰。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盧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曰。為多田翁。

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舉頭鼠目。子乃求官邪。

源休與姚合言。勸朱泚圖奉天。晝夜為賊謀。爭比蕭何。休曰。成秦之業。無過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六 貳段

二十

矣。卽收圖籍貯府庫。人皆謂火迫。鄜侯。

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誚其陋。旦入朝。任贊劉岳在後。道行數反。顧贊問道。反顧何為。岳曰。遣下兎園冊爾。五代史

朱溫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故尚讓女也。乃以妻敬翔。翔已貴。劉猶侍溫。出入卧內。如平時。翔患之。劉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翔以溫故謝止之。

劉元寬曰。唐末。唐子下。不

為立才略。不

副為世所輕。

相位有幾。微

昇。匪人使。我

治。歎。

劉元寬曰。不

事。不。事。事。

事。自。事。事。

之。輕。

後。唐。曰。蔡。山

頂。有。蔡。無。字

碑。武。后。乾。陵

亦有。無。字。碑

招。認。

徐。卿。亦。曰。如

何。惠。卿。獨。來

韋巨能相。任國屬意李琪。而鄭珏孔循雅不欲琪。謂

太常崔協可。安重誨以為然。它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國前爭曰。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儀表。號

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使臣出四方。皆戶部給券。安重誨請自內出。任國以故事爭之。不得。與重誨辯。帝前。聲色俱厲。明宗朝罷。

後官嬪御迎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官人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六 貳段

手

安叔于狀貌堂堂。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為之沒字碑。

王章不喜文士。謂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

侯章與故舊言晉漢間事。時有輕之者。章厲聲曰。遼王疾作謀歸。有上書請避暑嵩山者。我屬人以戰。聞取富貴。若此。諛佞未嘗為之。坐中有慚者。宋史

王安國教授西京。顏滿聲色。安石以書戒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呂惠卿銜之。

吳太冲曰明
遠居心不淨
何能以照物
不堅者神之

陳次升入太學。見王安石字說曰。丞相豈泰學邪。美商執能行仁。謂李斯爲解事。非泰學而何。

張延範檢校司徒。官吏呼爲太保。鄭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策馬進。起曰。此騾也不當過呼延範深卿之。

种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後徙居嵩山。天封觀側。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規算糧具之直。與曲安上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議之。

种放得告歸山。王嗣宗逆于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

世史識餘

卷二十六

詠史

王三

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

周行逢多暑。溪洞蠻酋爲司空太保。一日謂徐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

海思應詔言事。太宗命明王安端與邢律。頗德試之。後帝問海思與汝言者何如。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空車走峻坂。頗德如著靴行曠野。射鵰帝大笑。遼史

太祖見宋降將問宋所以亡者。皆曰。賈似道當國。海武人。而重文儒。將士怨之。莫有鬪志。故大軍既至。爭解甲歸命也。董文忠曰。似道薄汝矣。而君則貴汝以官。富汝以祿。未嘗薄汝也。有怨於相。而移於君。不肯一戰。坐視國亡。然則似道薄汝者。豈非預知汝曹不足恃乎。帝深善之。元史

世史識餘

卷二十六

詠史

王三

心誠
第一
不孝
反不奇

傍達焉之寢室。出其牀下。值焉在側。殺其妾并小兒。留書而去。焉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焉有備。飛馳到魏郡。掘其父冢。取頭祭父墳。又標於市曰。李君遷父頭。焉捕求不韋。歷歲不得。憤悲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始改葬行喪。

蔡邕自朔方有還。將就路。五原太守王智候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駭於賓客。語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去。智銜之。密告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七

後漢書

三

邑謗訕朝廷。邕慮不免。亡命江海。

後漢書

曹洪富而曹曹不少時假求。不稱恨之。以令客犯法。亡獄當死。羣臣救莫能得。下太后謂郭后曰。今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涕泣屢請。乃得免。

三國志

何顯與袁紹為奔走友。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於東坐數顯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伯求疎之。許子遠凶淫不純。伯求親之。郭賈寒寒無他資業。伯求肥馬輕裘。光耀道路。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

後漢書
三國志

於濟時子遠雖不純。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術猶不平。

三國志

李惟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惟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離間之。會惟送饋。妻乃以陂為藥。汜將食。妻摘藥示之。曰。一棧不二。雄我。因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惟復請汜大醉。疑惟藥之。絞糞汁飲乃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七

後漢書

四

解於是嫌隙治兵相攻。

後漢書
三國志

劉毅與劉裕協成大業。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岳。怏怏不得志。裕每柔順之。毅驕縱滋甚。覽史籍至。商相如降屈廉頗。輒絕歎以為不可能。

晉書

楚王倫以宿憾收解系兄弟。梁王彤救之。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何況此人兄弟。

王澄名出汝右。勇力絕人。素為教所憚。赴召過謙章。致請澄入宿。陰欲殺之。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衛澄。手提玉枕自防。王敦未得發。敦賜澄左右酒。

孫珍問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珍恨之。以白石宣石宣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

謝超宗去郡與王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不可超宗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大愧懋往超宗處設精

白鯢美鮮。臠肥。愁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餽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愁忿言於朝。稱瑩供養不足。坐廢久之。

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宅與王僧達門並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騁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於孝武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太后曰我終不

與王僧達俱生。

劉孝綽與到溉兄弟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見溉黃卧具。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奮拳擊之。傷口。又與洽同遊東宮。自以才優於洽。每嗤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携妾入廷尉。母停私宅。洽遣令史劾云。

孝綽官

游雅深惡陳竒高允微勸之雅謂允私竒乃取竒所
注論語孝經焚之竒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爲燃竒

廿二史識餘

論語 魏書

宣帝追憾王軌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宇文孝伯曰
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

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微何之且委質事人本狗
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
於是各行其志

那祖信奉詔籍斛律光家。祖珽於都堂問所籍何物。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酒二張。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他無所有。惟棗枝二十束。棗

奴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以棗枝杖也。斑大形。爲下
韓曰。朝廷已加重刑。幸勿爲理。北史

王晏爲軍校。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爲妒。晏
既貴。乃薄興。興不能平。晏妻病。興與人曰。吾能治之。
晏訪興。興曰。我非能醫。但以公在。時止一妻。今若
妾甚衆。得非待糟糠之薄。致夫人快快成疾耶。若能
斥去女侍。夫人之疾可立愈。晏以爲謗。已誣以他事。
悉案誅其夫妻。

設韓曰。斑丹
漢河漢書

王熊與俗絕。自稱養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爲事。一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七 僊 七

標仇自不小
徒步千里
願不閉令人
雲游

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于何承矩。耿望
求滅遼復仇。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箭
室。銘其門。病革入室。自閉戶卒。宋史

忿戾

張璠曰。忿者皆以已爲是。人爲非者也。如以已爲
非。人爲是。則和平之聽生。忿爭無由作矣。善夫莊
生。飄瓦之言。衛叔實理。遣情恕之訓。佩以入世。可
使凌諍之習。躋于標野。怨懣之氣。飛爲烟雲。何俟
佩青裳以思獨。采皋蘇而冀釋哉。輯忿戾第四十
四。

宋史中臣
忿者皆一吐
善夫莊生

王父假遊齊諸生間。莫能厚遇。假貸無所得。及上書
關下一歲。四還。大臣皆畏其口。略遺累千金。或說假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七 忿戾

曰。太橫矣。王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死久矣。且丈夫
生不五門。食死卽五門。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
施之。史記

鮑焦怨世不用。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
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史記 臣

趙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憤。作解。後屢抵罪。幾死。
友人救免。爲窮鳥賦。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怨憤。漢
李業志操介特。會王莽居攝。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

漢書曰安東
東一變
平城大風士
當此時生不
如死

樊良能曰
世冠蓋
數十百
從其不顧人
求其何與
然不終

守劉威強召之業載病詣門威怒山教曰賢者不避
害譬猶發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欲與爲治
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客說威曰趙殺鳴犢孔子臨
河而逝未聞求賢者以牢獄者也威出之

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漢陽守僑玄召爲功曹不
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岐曰若復拒趣嫁其母而後
殺岐益爭之玄怒杖益益曰岐少修孝義善類歸心
望推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郡內士大夫亦競
往諫乃止

世史識傳卷二十七 念辰

何晏母爲曹操夫人晏長於官省時泰宜祿兄阿蘇
亦隨母在操家並見寵如公子蘇性謹慎而晏無所
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謂
之假子

國志注

王思性愚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
思悲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孫權怒公孫淵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
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裁鼠子頭以擲
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頓沛不以爲恨

新羅日開
能陸

王沉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浮沉爲時豪所
抑鬱鬱不得意作釋時論曰空器者以泓鳴爲雅量
璞慧者以淺利爲鎗鎗勝胎者以無檢爲弘曠俊垢
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哂者以粗發爲高亮粗蠢者以
色厚爲篤誠瘡焚者以博納爲通濟照照者以難入
爲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譽喋閔者得清勦之聲嗟
嗟怯畏於謙讓關茸勇敢於襄靜斯皆寒素之死病
榮達之嘉名

晉書

桓玄出守義興鬱鬱不得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
九州伯兒爲五湖長

世史識傳卷二十七 念辰

王育爲太守杜宣主簿宣俄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
請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今吾儕耳何
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鶴乎育執刀叱
攸曰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
輕辱吾君汝爲吾刀鈍邪前將殺之宣恩跪下抱育
乃止

王述少有名譽與王羲之齊名羲之甚輕之由是情
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

發舉日使人
不寒而慄

弔不重詰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侯已輒洒埽待如
此累年義之竟不顧迷深以為恨

范曄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寶易
和盈斤無傷零藎虛燥詹唐黏漏其松蘇合安息鬱
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
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獨增於尤
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比庾仲文芡霍比何尚
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其
松蘇合比慧琳道人尤實易和以自比也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七

念辰

十一

張璠曰滿紙
縱橫無非怨

檀珪詣王僧虔求祿不得與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
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構帝姻而今子侄餓死草壤
九流繩平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饑彫
能嚇人遽與肉餓驢不噬誰為落毛虔報曰吾與足
下素無怨憾何相侵苦

南齊書

止以
還家

沈瓚之令丹徒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鎖繫
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齊帝道成召問欲何所陳
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
承奉要人問要人為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

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帝知其無
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
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王秀之為南郡內史州西曹苟平遺書請交秀之拒
不答平乃遺書曰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
望物嗟來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
為四海國士品德權行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驕騎西
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何宜施之國士相如不見屈
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迭敵臨事僕必先於二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七

念辰

十一

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僕以德為寶
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實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
張繼與何敬容不協遷尚書僕射表曰自由守股肱
入戶衛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矣而矯心飾貌
酷非所聞不喜俗人與之共事

梁書

江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倒連銅
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湘
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榮財以志其忿
義陽王昶起兵諸郡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

其後其日規
自居其地
千鈞子力
必厚利者斯

爾後其日規
必厚利者斯
不至於人于

棄母妻奔魏。唯携一妾。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疑爲斷句。曰。白雲滿障來。黃塵半天起。開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鞭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每怖悲。慟過拜其母。

吳規爲邵陵王綸賓客。隨綸收郢。張續出之。湘鎮。綸之南浦。續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起還。其子見父不悅。問知之。因氣結夜便卒。規恨續。慟見。情哭兼至。信次問。又致殯。規妻深痛父子。翌日又亡。時人爲張續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七 兇風

十三

卞彬爲禽獸夾錄云。羊性淫而假。術性卑而率。驚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羊淫假謂呂文顯。狗卑率謂朱隆之。爲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于忠饒氣正。辭爲北海王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

書 魏

韓鳳深族人士。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晉

曰。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斯養未器。亦容下之。北齊書

李穆蔡祐。初與耿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外間物議。謂豪勝穆。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賈王勇丞相。相項以咽項在上。故爲勝也。太祖惜其驍勇。優容之。元叉驕虐亂政。元樹遺書百寮。暴其過惡。言叉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難此二災。北史

世史識餘 卷二十七 兇風

十四

右僕射元順。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僕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

崔弘度誠察吏。無得欺誑。皆曰諾。後食飴。問侍者。飴美乎。人懼皆言美。弘度大罵曰。儻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安知其美。俱杖之。

皇甫湜爲蜂螫指。購小兒。飲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嘴其臂血流。唐書

李懷光千里赴難。爲姦臣所隔。不得朝。頗志悵。去屯

咸陽數暴虐等罪帝為貶祀等又殺中人以引之

懷光益自疑學士陸贄請懷光謙事懷光又殺馬

後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

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於地遂約部將為變

張全義監軍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北

全義求之監軍忿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

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

大怒奏笞殺監軍者五代史

孫覺奪官兩級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

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因出判

越州宋史

雷淵軀幹雄偉鼻長口侈顏若渥丹眼如望洋遇不

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

懲創亦不能變金史

俗俵

張鼎曰夫俵未有不俗者也虞寄之頌瑞兩褚炫

之對射雉苟非其人猶以爲憾矧人邪事機蒙面

逢迎以希恩澤者乎觀體之氣靡然須臾之顏孔

厚未遭孝瑛尚或包羞倘值元忠定爲破齒矣輯

俗俵第四十五

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

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

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

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

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史記

蓋主私近丁外人昭帝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詔

外人侍長主燕王上書爲外人求侯稱子路喪姊林

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

故曰觀過知人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

幸使丁外人侍之宜蒙爵號漢書

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過子午道

大司馬護軍衰言安漢公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

第五卷曰弄
琴書敗人心
于甚勝至死
不變

周人瑞曰幸
於自會地何
尤美至

發思晉曰
一國字正是
乃子款公

通學明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
官以教授事下群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
官簿比孝經

陳萬年病召咸教戒牀下詔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
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不聽何也
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謂也萬年適不復
言

蜀使至群臣並會孫權謂使曰恪雅好騎乘還告丞
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七 帝紀

曰蜀者陛下之外庭今有恩詔馬必至敢不謝

桓玄既篡入宮牀陷群下失色殷仲文獨進曰將由

聖德深重地不能載

劉元海徵陳元達至署黃門郎元海曰卿若早來豈

為郎官元達曰臣若早叩天門必處九卿納言之任

盈分者賴臣實體之是以抑情桓盤待分而至

新蔡任儒妻產二女相向腹心合同自胸以上齊以

下各分內使呂會上言案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

理異苗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

此長壽日
一四長壽日

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嘉徵顯見生於陝東
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踊謹設圖以上

劉湛與殷景仁素相感說及俱被遇猜隙漸生委心

彭城王義康欲傾景仁義康察屬及湛諸附隸潛相

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詩景仁求郡

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老遂就殷鐵千祿山敬文

聞凌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

李膺使至都蕭衍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

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七 帝紀

君衍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

袁昂為侍中遷吏部尚書武帝曰齊明帝用卿為黑

頭尚書我川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

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

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

有一人士恭和士開值疾醫云王傷寒極重進藥無

効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

不須疑感請為王先嘗一舉便盡

蕭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以之才諱雄士開

裴蘊善候伺人主意欲罪者曲法順情銀成其罪所欲宥者附從輕典因而釋之

諱安乃稱觸觸生

北史

文襄遇琅邪公主悅而納之謂崔季舒曰崔遲必諫我有以待之及遲諮事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遲懷刺墜於前文襄問何用此遲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遲臂入見焉

和士開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虎葬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一日快活數千年無為自勤約也

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與

等並為孝義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封孝琰入弔出謂

人曰嚴與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

裴蘊善候伺人主意欲罪者曲法順情銀成其罪所欲宥者附從輕典因而釋之

太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

正色曰魏徵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

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豈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又嘗割肉以餚

裴蘊善候伺人主意欲罪者曲法順情銀成其罪所欲宥者附從輕典因而釋之

裴蘊善候伺人主意欲罪者曲法順情銀成其罪所欲宥者附從輕典因而釋之

裴蘊善候伺人主意欲罪者曲法順情銀成其罪所欲宥者附從輕典因而釋之

裴蘊善候伺人主意欲罪者曲法順情銀成其罪所欲宥者附從輕典因而釋之

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

唐書

寶懷貞諂詐善諂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賴者誤為之禮

趙履溫諂事安樂公主視朝服以項挽車庶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歲

閻朝隱為武后所賞后有疾令禱少室山沐浴伏身

楊再思在相位十餘年阿匿取容無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言公位尊

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

明堂火武后欲避正殿應天變姚璿曰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漢業昌彌勒成佛七

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况明堂布政之官非宗廟不宜避殿貶禮

桓彥範劾免張昌宗昌宗自訴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后悅還昌宗官左補闕戴令言賦兩

脚狐譏之

脚狐譏之

張勳曰懷貞
避后先故以
字后故乃
復名。后故
新舊國首以
決記不念宮
中合世勝亦
小思矣

中宗除夜宴近臣。謂寶懷貞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乎懷貞唯唯。俄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媼王。所謂舊國夫人。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媼婦為阿奢。懷貞嗣是謁請。自署皇后。阿奢人。或謂為國奢。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中宗宴羣臣。視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提頭。睨目左右。顧盼帝大笑。李輔國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橋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

世史叢書 卷二十七 俗侯

主

魏元忠病。僚屬省候。郭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何澤外雖直言。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五代史

薛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哲宗時請罷史學。哲宗斥為俗佞。宋史

薛昂余深林櫛。始終附會蔡京。舉家為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

蔡京與蔡京敘族屬。尊為叔。京命攸修等山見。趨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行也。建列拜之。元兵圍汴。及罷攻。亦盡合喜議入賀。召翰苑官作表。明日近侍張天任至省。令史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恥。乃若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為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金史

世史叢書 卷二十七 俗侯

主

蔡襄與蔡京敘族屬。尊為叔。京命攸修等山見。趨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行也。建列拜之。元兵圍汴。及罷攻。亦盡合喜議入賀。召翰苑官作表。明日近侍張天任至省。令史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恥。乃若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為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金史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八

錢塘張 塘石宗桐次

吳 沈 琦韓來參訂

痴頑

張塘曰瑯琊王長公謂馮道善川莊老樹李溫陵亦稱道有安養百姓功道之芥契月日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夫人之知道不如其自知之真也雖然道在險而夷遇危而安瀕亾而存豈痴頑者哉世有真痴頑者有偽痴頑者痴而頑而頑者莽卓

廿一史識餘 卷二十八 痴頑

諸人是也痴而黠頑而慧者長樂老是也此莽卓諸人所以齒冷千古而長樂老雖恐耻偷生猶獲稱于間人也輯痴頑第四十六

昭帝立霍光上官桀輔政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任立政等招陵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未得私語目祝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權結立政大言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陵墨不應就視而自循其髮

明倫彙編
事不虛傳
不虛傳人言

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長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漢書

張塘曰解
絕無可入矣

廿一史識餘 卷二十八 痴頑

王莽聞漢兵言莽鵠殺孝平帝乃召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視群臣命明學男張耶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伯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與也羣臣皆呼萬歲

府真邪邪耶
正新是等語
此臣

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憂懣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為郎報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恐逃于臺後人因名逃青臺

寶曆元年下
成興元年
節信于來

劉伯升破尤茂軍。遂進圍宛。莽大震懼。使長安中官
署及天下鄉亭省。盡伯升像於壁。且起射之。後漢書

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
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中郎將牛輔。恒怯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鎖鎖致
其旁。欲以自強。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
又筮吉。凶。然後見之。

弘農舊俗。謗官長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劉頽在

郡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問之

世史錄餘 卷二十八 嘉祿

不能自改。

頽愷之以珍。盡一屬。糊題其前。寄桓玄。玄發其屬。後

竊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盡盡失。直云妙

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晉書

神異曰。玄言
愷之以此克
全千壽。多
忌之。世無
相半

頽愷之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
每過贊之。愷之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
覺有異。申旦方止。

頽愷之信小術。桓玄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蟬葉取
以自蔽。則人不見。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

小者曰。玄之
以葉乃其千
一

信其不見已也。甚珍之。

幸靈守稻草牛食之。見而不覺。牛去。往理其殘。亂者

父母見怒之。靈曰。萬物生天地間。各欲得食。牛方食
奈何。驅之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理壞者何爲。靈曰。

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犯之。靈何可以不救。

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父爲太上皇。

兄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戮於
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兄弟所在。始曰。太上皇帝。蒙塵

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

世史錄餘 卷二十八 嘉祿

怒曰。正坐此口。以至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
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鏤築之。仰視

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宋書

梁簡文帝元
世祖聖德
漢昭帝此
人

劉韞人才凡鄙。特爲明帝所寵。在湘雍。使善畫者圖

其出行。南簿羽儀。常自披氎。後以圖示恭。恭與宗

陽若不解。指韞形問曰。此何人。而在。恭上韞曰。正是

我。宋書

義宣潰奔江陵。帟塹無復神守。携息及愛妾五人。皆
著男子服。相隨。冀北入虜。竺超民遣車載送。刺姦妻

宋書卷一百一
謝靈運傳

謝靈運傳
謝靈運傳

世說新語

卷二十八

五

五

五

世說新語

卷二十八

六

六

宣坐獄戶歎曰。臧質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

蕭衍圍城。東昏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為城防。東昏曰。擬作殿竟不與。

胡諧之為給事中。驍騎將軍齊武欲獎以貴族盛姻。謂諧之家人語。僕音不正。遣宮內四五人往教子女。

三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言正否。諧之答曰。官人少。

世說新語

卷二十八

五

五

五

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官人頓成僕語。

傳承年踰八十。諱言老。自稱六十九。

廬陵王薨。子應嗣。不慧。至內庫間珍物。見金銀。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並持乞汝。

壽陽陷沒。韓鳳與穆提婆聞告。極槩不報。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臨陽臨河築城。戌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因愁為。

君臣應和如此。

荀仲舉與尉粲劇飲。醬粲指至骨。或問其故。答云。我

荀仲舉與尉粲劇飲。醬粲指至骨。或問其故。答云。我

荀仲舉與尉粲劇飲。醬粲指至骨。或問其故。答云。我

荀仲舉與尉粲劇飲。醬粲指至骨。或問其故。答云。我

那知許當是正疑是塵尾耳。

安德王與周師戰敗。為所虜。後主遣募人。重加官賞。而竟不出物。廣寧王請出珍寶。欲賜將士。至不悅。斛

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處分。兩王操辭。且曰。宜慷慨

流涕。感激人心。主既出臨眾。辭不復記。所受言遂大

笑。左右群咤。將士莫不解體。

劉臻脫悅經史。終日覃思。恍惚多所遺忘。有劉訥者

亦任儀同。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嘗欲尋訥

命從者往劉儀同家。從者誤謂臻欲還家。引之而去。

世說新語

卷二十八

六

六

既扣門。臻尚未悟。據案大呼。劉儀同。其子迎門。臻驚

曰。汝亦來耶。子答曰。此是吾家。願勝久之。乃悟。

王皓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不復識。自言失

馬。虞候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

云。我馬尚在。

崔暹食暴安忍。人庶患之。出獵。至北村。有汲水

婦人。退令飲馬。因問崔。流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

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史退。默然而去。

王昕雅好清言。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

張翥曰：此言作史者絕無一毫私意。

服。斯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以為笑樂。

董昌偽立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為天子？唐書

或誑熊安生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謙判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

世史識餘 卷二十八 痴頑

七

馮道相唐晉滅唐道即事晉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請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五代史

吳虔裕聞右金吾王彥超告老，語人曰：我縱僇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致仕。宋史

張翥曰：子才華的百里，作史者方得遇主七十致政。

猜險

張翥曰：山險曰太行，水險曰吕梁。人心亦有吕梁。太行泰以載鬼負豕之疑，則平陸風濤陷人倒卓。若日用飲食事矣。余性坦直，無城府，冀聘君華茂，以為言。余曰：否。辟矣。意渡海者必以衣御從喻峻嶺者必以簪展從。及見孔道夷如，則棄御委簪，掉臂過矣。疑人者為人所提防，人者為人所防，不見玄鳥之與黃雀乎？矧刑恕惕畏之，好世不恒有。而司馬君實蘇子由至今為人所愛慕，何益哉？輯猜

世史識餘 卷二十八 猜險

八

險第四十七

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璲書，種見書，稱病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越王賜種劍曰：子救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史記

張翥曰：子才華的百里，作史者方得遇主七十致政。

有司治彭越反形已具，請論如法。高帝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

禮敬而陰識不來者發怒中傷之

劉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恩禮綢繆晚節墮落遂唐隱
轢朝廷文帝意雖內輕而接遇不改謂所親曰劉班

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
日早晚慮其不去宋書

王華性尚物不欲在已前司馬張邵性豪每行引夾
轂華乘牽車二三從者以矯之逢於城內華陽不知

謂鹵簿甚盛必殿下出行下車立道側邵至乃驚邵
白服登城為華所糾被徵華代為司馬

世史識餘 卷二十八 隋書

十一

王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
休為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

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
確來別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

袁象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
金柄刀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

此物世祖愕然問所以晏曰袁象為臣說之上衛怒
良久南齊書

王敬則子仲雄善騎射當時新絕江左有蔡邕焦尾

為顧世旦
字陶中之
不若此伊
之祿也

琴在王衣庫明帝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於御前鼓
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耶今果行許帝愈猜
愧

王晏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高宗雖
以事際須晏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
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愈猜薄之始安王暹光勸
誅晏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默然變色
遂有誅晏之意

世史識餘 卷二十八 隋書

十二

宗初許事克用為揚州及授南徐州憲曰見炊飯熟
推以與人上察知謀言後宴華林園留謀晚出遣莫

智明數謀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一門二州兄
弟三封朝廷相報豈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

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謀謂智明日天去人亦
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

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智明死見謀為崇
江藩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惟藩及王

規與抗禮勉因藩門客翟景為兒求藩女婚藩不答

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帝衍謂勉云江
舊資歷應居選部勉對口舊有眼疾又不悉人物帝
乃止

張恩昏曰尚
聘宋之蘭桂
澹那起格畏
和詐反義肺

世史識餘
卷二十八

腸胃同機
若一

顯祖怒臨漳令嵇晔及舍人李文師以晔賜薛農洛

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謂王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

啓顯祖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

高頰夫人卒。獨孤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

人何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嬪。嬪流涕謝曰。臣已老退。朝後唯齋居讀佛經。雖陛下垂哀之深。納室非臣所願。後嬪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

當復信高類邪。類心存愛妻。面欺陛下。其詐已見。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類。

楊帝奪宗之計張衡所建也甚見親重後欲大汾陽
官衡進諫帝甚不平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
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復幸汾
陽官衡督役因謁帝帝惡衡不損廩以爲不念答曰
公甚肥澤宜且還郡竟以怨望謫賜盡于家臨死
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
令殺之

重東議餘
卷五十八
清餘

李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禍忌著于

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

號人貓。唐書。

宋之間媚張易之至爲奉瀾器及敗貶瀧州逃歸洛

陽。匿張仲之家。會仲之與王同校。謀殺武三思。安王

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雲上惡變丐贖罪擢鴻臚主

薄諂事太平公主。遷考功員外郎。及安樂公主權盛。

復往詣結。太平深嫉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

發其印。貢舉時。球翰展簪。墨卞州長史。後審宗以其

倫險。盈惡詔流之欽州。賜死。

李林甫善刺上意。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奏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逐張九齡。李適之。誅楊慎矜等。緣坐數百人。數典大獄。衣冠為累。息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欲排擠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其家碎矣。

令狐岍在吏部。楊炎為侍郎。至分闕。以惡關與炎。後

世史叢錄 卷二十八 猜險 十五

炎執政。不為憾。炎出。故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岍。岍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岍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岍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德宗詰炎。炎具道所以。帝怒曰。此姦人。欲殺之矣。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

崔湜初在襄州。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

幽求。張說。護免。及為宰相。陪幽求。敬表。帝諷廣州都

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猜毒詭險。舊地不若。

徐汧曰。湜為
延秀等用
以使武三思
相。陷劉遂
人。其義賊也。

陽城疏裴延齡。既具奏。以李紫親厚。使之書。紫錄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德宗曰。城以疏示於朝。即撻其條。以自訴。解城奏入。帝怒不省。

李適之與李林甫不協。林甫陰賊。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它日道之。玄宗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愛已。而薄適之。安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

世史叢錄 卷二十八 猜險 十六

全賴人主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上言。重誨怨望。重誨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五代史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信。及入相。太宗言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宋史

蘇紳與梁適同在禁中。人以為險詖。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

邢恕險詐反覆。為司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

裴光日序
若使奸惡之
亦自可憐

張勳曰是章
安石厚結
恐得罪可為
光因極稱其
盛德光卒即
識其不知道
故政事大盡
述在元祐心
在熙寧畏為
淳二語自解
反復可稱其

惟與三蔡為腹心則之死弗替

常安民與章惇同僚惇深刻奸詐借謁府帥輒毀素

厚善者安民退詰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

也惇曰心實惡之姑面交爾安民謂其惡怨以李林

甫目之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

呂大防劉摯為相俱與楊畏善畏助大防攻擊後摯

罷蘇頌相復攻罷頌而欲相蘇轍極附轍知轍不相

即上疏詆之大防為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肯大防薦

章惇呂惠卿可大任惇入相畏陰結之及李清臣安

意與惇不合畏又陰附安李天下目為楊三變

李光以作私史遠竄曹泳告光子孟堅猶能省記光

史泳得驟用鄭璋遂許其鄉人吳元美家有潛光亭

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

事秦故槍尤惡之

皇統中風雷壞寢殿熙宗欲下詔罪已張鈞視草其

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乎

等語蕭肄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

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

人託文 字以晉主上也竟以是見殺 金史

世宗紀 卷二十八 十八

貪穢

張蒲曰謝吳郡自附清流而賦卯牧責恒靈寶號時俱亦以蒲博恣其貪彼儀彪饒鷹輩流毀康京時犯刑趨利又何望焉西南有獸曰鷩食性狠惡好息積財善奪穀物諸人果其後才即嗚呼七尺之軀危于風燭五官之欲深若露囑以身名徇財貝以財貝博唾笑財貝不知轉徙何處而唾笑獨至今存也輯貪穢第四十八

高陽劉頴嘉平中爲弘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

世史藏餘 卷二十八 貪穢

十九

市里皆有孔穴三國志注

鄧颺好貨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京師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

韓王參有錢人

桓玄性貪鄙珠玉不離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難於逼奪皆蒲博取之遺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謂譽逆忤讒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

王衍妻郭性貪鄙每令婢路上擔糞王澄以爲不可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

小郎因捉澄衣裾將杖之澄踰窓而走

謝朓爲吳郡以驛卯賦人收雞數千後遁節不終爲清談所少

王鎮惡階長安收飲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劉裕以其功大不同時有言鎮惡藏姚泓僞璽有異志裕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盤金銀棄于垣側乃安

王玄象守下邳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每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棺尚全有金蠶銅人百數剖棺見一女子

世史藏餘 卷二十八 貪穢

二十

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女復死事聞玄象坐免郡

靈后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爲賜多者二百匹少者百餘匹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脚時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魏書右衛將軍元暉與侍中盧景昭孝文朝俱被寵賜納賄用官皆有定價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饒鷹侍中

從學曰家所
及所不擇也

高間疆果敢諫。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朝廷廣衆中談
論鋒起。人莫能敵。然貪福矜慢。在中書好習辱諸博
士。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
元慶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
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
王瓊道遇廣平王。據鞍抗禮。自言馬瘦。王卽以馬并
乘具與之。領軍元叉使奴道之馬。瓊并留奴。
文襄遇害。陳元康被傷創重。倩祖珽作書屬家累事。
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不通此書。私問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八 貪穢 主
祖喜得金二十五錠。唯與喜二錠。餘自盡入。又盜元
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告元康二弟。以語楊情。情
頻肩答曰。恐不益亡者。北齊書
祖珽與陳元康等爲聲色之游。諸人就珽宿。出山東
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擲博。賭
之。參軍元景獻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博陵長公主所
生。珽忽迎赴席。與諸人遊。疾
和士開見人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卽命諷諭責
其珍寶。謂之贖命物。

李通曰有此
俗

元誕在齊州。貪暴大爲人患。有沙門採藥還。誕問外
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
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北史
王任爲順帝藥。寵通天下。賂謝日月不闕。爲巨匪。我
寮以受珍使。不可出夜。則寢其上。唐書
陳少游權桂管觀察使。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
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候歸沐入謁。因語秀曰。七郎
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
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爲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八 貪穢 主
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
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
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
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內外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
南漢閩楚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高季興
從諂邀留使者。掠取其物。諸道以書責請。或發兵加
討。卽復還之。南漢閩蜀後稱帝。從諂所壽稱臣。利其
賜。子諸國目爲高賴子。五代史
趙在禮歷諸鎮。所至邸店羅列。積貨巨萬。其在宋州

人尤苦之。已罷去。宋人喜曰。眼中釘今拔矣。尋詔原職。乃籍其部內口率錢一千號。拔釘錢。

慕容彥超鎮兗州。置庫積錢。有奸民爲偽銀。質者久之。乃覺。彥超教主吏夜穴庫。而以盜告。勝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自言。已而待質。偽銀者實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正宜益。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人 介職 壬子
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李煜既歸朝。貧甚。張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類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宋史

董儼不學無操行。令吏製朱衣。每夕納儼第。潛以輕帛製衣易之。

石揚休初在鄉里。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貴還。昔同貧窶者。皆曰。昌言來必賜我。及至不報一金。反徧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陳自強倚韓侂胄甚盛。行四方致書。必題其緘云。

某物并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聞。

張孝傑久在相位。貪黷無厭。每與親戚合飲。輒曰。無百萬兩黃金。何爲宰相。遼史

徒單恭爲太原尹。使工繪一佛像。自稱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盡入其家。百姓號爲金總管。金史

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徽主西南。受攻最甚。樓櫓垂就。輒摧傳令。取竹爲護簾。所司馳索不得。白徽欲斬之。員外郎張袞附所司耳語曰。胡不卽平章府。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人 介職 壬子
求之。金多則濟矣。所司懷三百金往賂其家。僅果得之。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九

錢塘張 瘡石宗摘次

番禺器送球美周審訂

殘忍

張塘曰虎狼盡斷道夜發屋求人而殺猶有避得免者王公貴人乘勢作威恣喜愾快戲笑操法今求人而殺萬無一免也人不當其時罹其刳割比于羊豕不可得哀哉殺人有何可嗜天性殘忍者垂涎呀吻津津榮願一日無此則慄然不歡樂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九 殘忍

所集

此何人哉雖好還不夷殃及于世君子猶謂降罰之輕有餘憾已輯殘忍第四十九

王溫舒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連坐千餘家大者族小者死家盡沒入償滅血流十餘里自九月至十二月盡郡中毋解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聞渠來會春溫舒頓足數日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史記

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徙義縱為太守縱至掩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

二百餘人經一捕鞠日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

江都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踏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風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板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官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斃鉗以鉗杵春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或閉不食令餓死又從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強令官人藏而四條與燕羊及狗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九 殘忍

二

承始元更間長安奸猾浸多閭閻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橫尤為彈得赤九者所武吏得黑者所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幕塵起劫劫行者死傷橫道炮鼓不絕尹賞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大石覆口名虎穴令掾吏亭長雜果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內服被鎧持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分行收捕見十置一餘以次盡內虎穴中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枕藉死便

張璠曰楊翁
葬已升虎
得喪臨身
爲萬公孫
之改作焉
不世此

西起元日歲
世方國錄
王此運作
周之篇

與出葬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
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欷歔

王吉年二十餘爲沛相專選劇悍吏擊斷非法若有
生子不養卽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殺人皆磔屍車
上隨其罪月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
徧一郡乃止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後漢書

任永鴻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
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不言見子入井
恐而不救信待婢亦對信打逼及聞述誅皆盥洗更

世史識餘 卷二十九 虞忍

視曰世適平目卽清淫者自殺

楊州刺史歐陽參太守成公浮賊罪遣部薛安收
倉曹係載就於錢塘縣獄幽囚拷掠五毒慘至就獄
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銀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
卒可熱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止飯食不肯下肉焦
毀墮地者撮而食之王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
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
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
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王者以狀白

安安呼就曰太守罪穢復新受命考實何試以
肉拒杆邪就拒地答言卿銜命同宜申臨寬事奈何
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
駭恒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羣鬼殺汝
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
美談表其言詞解釋郡事

和意鄂后臨朝權在外戚杜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
事乃與同時郎上書極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
以縲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

世史識餘 卷二十九 虞忍

四

人使不加倍力既而載出城外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
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
保

梁冀行多不軌崔琦數引古今成敗戒之又作外戚
戒白鵲賦以風冀街琦遣歸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
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傾而詠之客哀其志以
實告琦令琦脫走冀後竟捕殺之

董卓至郿行塢公卿祖道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
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斷手

足大其罪。以資煮之。才及。將軍。在案。開。令。者。戰。保。亡。失。七。箸。卓。飲。食。自。若。

董卓獲山東兵。以緒膏塗布十餘匹。縛其身。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從。事。李。延。煮。殺。之。

荀彧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號曰屠伯。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王敦與導在王愷坐。有女伎吹笛。小失音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致。神。色。自。若。他。日。又。遇。愷。愷。使。美。人。

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史。記。餘。卷。二十九。宋。書。

人悲懼失色。故愷然不視。導素不能飲。勉強盡觴。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今。終。也。

苻生有目疾。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廢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苻。生。者。不。勝。紀。使。太。醫。令。程。延。令。安。

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可。用。生。以。為。護。其。目。黎。廷。出。日。然。後。斬。之。

苻生酒。無復晝夜。臨朝。惟行殺戮。或言陛下聖明。生。曰。媚。我。也。斬。之。或。言。刑。罰。微。過。曰。謗。我。也。亦。斬。之。

所幸妻妾。小有忤。苻。便殺。如阿房。遇。兄。妹。俱。行。遇。

非禮不從殺之。譙。羣。臣。于。咸。陽。故。城。後。至。者。皆。苦。赫。連。勃。勃。肉。暴。好。殺。置。弓。劍。于。信。有。所。嫌。公。手。自。之。羣。臣。忤。視。者。殺。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

先殺其舌。而後斬之。夷。夏。皆。然。人。無。生。賴。苻。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饑。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聞。

後廢帝。是。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鍊。金。銀。裁。作。衣。朝。莫。不。精。絕。未。嘗。吹。簫。執。管。便。約。天。性。好。殺。以。此。為。懽。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宋。書。

王玄謨。嚴。刻。少。恩。而。將。軍。宗。越。更。苛。酷。軍。士。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陳。書。

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謀。欲。廢。立。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腹。胃。挑。取。眼。睛。塞。清。之。以。為。目。珠。南。齊。書。

元鑑。官。冀。州。入。為。僕。射。世。宗。問。開。公。在。州。殺。戮。枉。濫。又。大。將。進。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亦。不。

何多帝曰一吻不得其所若納諸墜坑殺道人二百
而言不多北魏書

鄭偉性吃少時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
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殺之北齊書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聚蠅於皿
器置其中觀之極樂後主即夜索蠅一斗比曉得

三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呼宛轉與綽臨
觀喜噓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蚤馳驛奏聞

平秦王有七百里馬爾朱文略敵以好婢賭而取之

世史識餘卷二十九虞忍

明日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
馬肉遺之

安德王延宗於樓上大便使人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
脂糝和人糞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

南陽王綽愛波斯狗裸人使踞爲獸狀縱犬噬食之
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狗婦人號

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王文同見沙門齊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求
長老爲佛舍者數百人以爲結聚惑衆盡殺之又悉

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盡殺諸
郡驚駭奏聞其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隋書

貝州刺史庫狄士文政尚嚴酷韋焜爲司馬趙達令
清河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利政

司馬螻蛇與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隋帝聞而嘆
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

魚俱羅弟贊因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鐵刺瞎
其眼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煬帝謂近臣曰弟既

如此兄亦可知北史

世史識餘卷二十九虞忍

齊文宣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
中以概貫其下窾入腸楊愔雖爲宰輔使進厨箚以

其體肥呼爲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決袍

趙仲卿法令嚴猛吏人纖介失無所寬捨鞭笞輒至
二百後總屯田徵有不理仲卿召至掌撻胸背或解

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於菟

燕榮後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箠取以試人人自陳
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

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耶榜捶

如舊

侯思止按魏元忠。讓曰。亟承自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元忠不承。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銘我之無押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自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就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

王弘義移徽州縣。所至震懼。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每呼葛矣。

世史議餘 卷二十九 虞忍

九

朱粲軍中。聲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噉之。日食之。美者寧過於人。但令他國有人。我郎無儲哉。唐書

朱粲敗于淮源。請降高祖。令段確勞之。確醉侮粲曰。

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噉酒人。正似糟藏猪肉。確

怒。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

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饗之而奔。

賈執嚴酷。見者皆股慄。初以甥為腹心。夜出呼不至。

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既而悔曰。

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特。

決執并斬之。

王旭與李嵩李全交。皆嚴酷慘毒。京師號嵩為赤豹。全交為白豹。旭為黑豹。里間至相詛曰。若進教值三豹。

武后時。推劫之吏。皆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榮頭。招脅簞爪。縣髮焦鼻。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閉絕食飲。晝夜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來俊臣與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有條貫。支佈布置。事狀由緒。

世史議餘 卷二十九 虞忍

十

俊臣作大枷。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卽承。五失寬。騰六實同反。七反足實。八死猪愁。九求卽死。十求破家。

趙思綰被圍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

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五代史

劉信所至。賄貨好行殺戮。軍士犯法者。召其妻子對。

之。剗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

如。

陳子青曰
有延處
能公加期

劉冀竊掠南海爲刀鋸支解剝剔之刑視殺人輒津津喜不覺鼻頰垂涎呀吻

皇甫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魏州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嘗破國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

劉錫用法慘酷民有過者問其年若干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杖

蘇逢吉貪詐無行喜爲殺戮石敬瑭以生日遣逢吉疏埋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

重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

劉守光爲鐵籠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佗境

德光從弟麻答守鎮州多略中國人剝而抉日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膈手足言笑自若

太宗權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戶數十車

王彥章防禦原州西人犯漢法者不加刑召僚屬飲

宴引所犯以手梓斷其耳大嚼巨酒下之其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嚼者數百人西人畏之不敢犯塞宋史

張勳殘忍好殺攻破城邑但揚言曰且斬頗有橫暴鋒刃者將赴衡州州民皆涕泣相謂曰張且斬至矣吾輩何以安

都統王夔殘悍恃功所至劫掠得富家穴其加頸四面然箕謂之纂飯月以弓弦繫鼻高懸之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毒虐非一脇取

金帛不遂卽死其手

太學生虞蕃訟學官蔡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

洞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餌舉投其中以杓洞撓分飼如犬豕故久繫不問事而得問卽無一事不承

雷淵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雷半千金史

鄭建元畜獒犬十數奴僕有罪既笞已復喚犬嚙之

骨肉都盡

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號半截劍言其短小鋒利也馮內翰壁號馮劍

北史雜傳 卷二十九

十三

鄒暗

張塘曰王侯卿相所謂窮貴溢富者非邪日鮮掛

字胸無貯書一事一言動輒傳笑於天下後世使

其人摘戲阻巷儕于農工則誰為傳之笑之擁貴

富于生前貽嘲謔于身後其矣王侯卿相之誤人

也王侯卿相何可不折節向學哉輯鄒暗第五

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

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

僂贅者則自稱于無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眼三國志注

北史雜傳 卷二十九

十四

柳津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

章驅鬼安用此鬼名晉書

自苻生立猛獸及狼豕斷道夜發屋一年殺七百餘

人百姓遂廢農桑內外兒懼群臣請禳生日野獸饑

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後太白犯東井

有司奏當有暴兵起京師生日星入井者必將渴耳

何所怪乎

義恭封管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曰陸士衡

詩云管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義恭曰下官初

北史雜傳 卷二十九

不識士衡何忍見苦宋書

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阮佃夫曰元正慶合月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耶

世祖御座賦詩王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那得今日南齊書

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殺婢敬則極殺路氏氏家為訟冤敬則入朝世祖謂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什法但見背後有

廿一史劄記 卷二十九 鄧肅 十五
節便言應得殺人

張敬見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見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也

張敬見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讀孝經論語初徵護軍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視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南史

胡僧佑性好讀書不解緝綴每在公安必強賦詩

辭鄙俚多被嘲謔僧佑怡然自若謂已實工於伐愈甚

始興王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

周彥與焦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役之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誰明而恒呼明何也

焦度欲求竟陵郡不知置辭或受百餘言習誦數日

皆得上口及至帝前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蕭道成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

王偉請侯景立七廟景問何為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敬

是

貞陽侯明為豫州刺史百姓請闕拜表言其德政請樹碑州門內及碑匠採石明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胡自率領牽至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劉述有總慘。或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懣。大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

袁淑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郭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話見向。

張景仁用胡人巷伯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妻姓竒。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爲其慚悚。

北齊書 卷二十九 鄒昭

十七

章武郡王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雖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知書。北齊書。

薛榮宗自云能使鬼。後主信之。經古冢。問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郭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捧馬轡。問臣我阿貞來否。

呂道貴頑駭鄙陋。自鄉里徵入。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連呼高祖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妙。

上恥之。令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出守濟南。與人言自稱皇舅。北史。

陽俊之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傳名爲陽五。伴侶寫實。不絕俊之過。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資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放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源師攝祠部。孟夏以龍見。請零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龍星初見。依禮當零祭郊壇。非真龍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

北齊書 卷二十九 鄒昭

十八

見多事。強知星宿。賈思伯與弟思同。師北海陰風。業竟無資。酬之。風負其衣物。時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

北齊書 卷二十九 鄒昭

李子珣爲御史。有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口臣聞東帶立於朝。舉朝大噱。唐書。

荊州有河東寺。本蕭管爲兄。河東王所建。蘇良嗣在州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

閻巨源以材力進。無它知能。初不知書。而好文。其言

輟。平。候。時。人。多。撫。其。談。說。以。爲。戲。

竟。進。受。詔。迎。京。師。聞。里。有。首。禽。獸。者。見。必。縱。之。馮。曰。買。肉。不。將。供。父。母。反。以。飼。禽。獸。太。宗。嘗。令。親。吏。臂。鷹。雛。于。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

汝。謹。養。視。

宋史

竟。進。本。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曰。吾。欲。從。吾。便。耳。

田。景。威。在。卅。州。使。者。王。班。至。景。威。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云。是。使。者。姓。名。景。威。悟。曰。我。意。王。班。是。官。爾。何。不。早。論。我。

世。史。議。餘

卷。十。九

十九

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馮。道。罷。節。度。使。拜。司。空。有。

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宰。相。羅。文。紀。獨。以。爲。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平。章。馬。胤。孫。皆。不。能。夾。

五代史

劉。昫。在。相。位。不。習。典。故。明。宗。崩。太。嘗。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醉。以。祖。諱。戲。馮。道。改。居。儉。祕。書。監。中。書。誥。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恥。且。格。居。儉。

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問。者。傳。以。爲。笑。

平。章。馬。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

開。口。論。議。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

康。福。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引。顧。爲。戲。曰。錦。衾。爛。方。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

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張。君。臣。正。言。素。不。能。文。又。爲。兵。刃。所。迫。汗。浹。不。能。下。筆。彥。怒。排。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問。誰。可。草。奏。者。吏。言。司。空。顏。羅。王。時。書。記。馳。騎。召。之。顏。爲。亂。兵。劫。其。衣。以。焚。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其。淺。鄙。彥。以。

世。史。議。餘

卷。十。九

十九

其。易。曉。甚。喜。

張。延。朗。充。鹽。鐵。轉。運。兼。判。度。支。號。有。心。計。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

宣。宗。責。丞。相。僕。故。七。斤。近。來。朝。廷。綱。紀。安。在。七。斤。不。能。對。退。爲。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

金史

元。兵。圍。汴。司。諫。陳。崑。屢。上。封。事。言。得。失。亦。遂。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果。如。子。言。

能當大敵。我嘗世世與若爲奴。蓋不識肯字。至分爲
附聞者無不竊笑。

世說新語

卷二十九

七

世一史識餘卷三十

錢塘張 塘石宗摘次

仁和徐如珩楚白參訂

玄跡

張塘嘗與友人夜話神仙之事。既而憮然曰。靜居
青障。曾聞扣角之歌。高臥白雲。共醉雷賓之酒。座
世原連仙界。浮名易喪。天真尋抱。積以空歸。叔夜
猶驚凝石。跡新安而屢訪。青蓮亦懷窺庭。每感昔
人因傷今者。炊梁枕次。總屬單身。袁石海中。倘來

世說新語

卷三十

玄跡

一

雙燕。嬰兒蓋女。轉成神禹之丹。金母木公。召錫達
宮之宴。謝時人而舉手。分靈藥以駐顏。乘飛駕浮
恣翱翔于黃碧。入水蹈火。永出離乎死生。斯勞我
後之風心。真苦趣中之劇樂也。惜乎誤持書卷。久
困名場。既倦莽而欲還。亦忸怩以自憊。將割棄塵
累。放浪乎形骸。更刊落辭華。顛蒙其心志。一池荷
葉。風正緊而堪裁。數畝黃精。日高春而得飽。澹厥
嗜好。覓彼津梁。匪冀登真。聊爲習懶。第處胎性暴
者。窺煙液以無從。又恐功名迫之。營雲樓而未計。

日十祀
者歲胎
六十載十八
和御師金多
身有銀七日
前誕神聖之
生何與凡胎
迥別如此

服五芝吞六氣言在息壤凌三島五洲期寬少
日爾精玄跡第五十一

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道還李樹下割左腋而生老聃

史記

老子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學也考教衆理達成理學
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關令尹喜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
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
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

世史叢書 卷三十 玄勝

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所終

安期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
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
山下

倭伶楓里樸藥父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服能行速
走馬

陵陽子明釣旋溪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
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

太原真人茅盈曾祖蒙於華山中乘雲駕龍白日

有聖真龍
一一切符
身言之無量
氣也

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道者茅初成駕龍升天
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子而往在我盈帝若學
之願嘉平始皇聞而問其故父老其對此山人之謠
歌勸帝求長生之術始皇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收臘
日嘉平

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嘗有
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含飢盡白金
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
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去終莫能至云漢書

世史叢書 卷三十 玄勝

三

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土教神農能入火自燒
至崑山上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
之亦得仙俱去漢書注

陵陽子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歛出紅黃之氣也夏
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爲六
氣

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鬚然白首石城金室
穴居其中三足青鳥爲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

封君達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來山服水銀百餘

此類曰來學
仙骨弱能
居符之不

第五編目錄
卷三十
仙骨弱能
居符之不

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放號青牛道士
方回練食雲母隱於五柱山後爲人所訪閉之室中
從之求道回化而去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
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
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緹氏山頭果乘白鶴駐
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
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大通九月七日迎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 五

汝於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

山圖隴西人好騎馬馬蹶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
膏歸羌活玄參二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

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便不死山圖追
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歸行母服於冢間期年復去

莫知所之

容成公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化其要各神不死守
生養氣者也

魯女生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少壯色如松

花日能行百里走及摩鹿

句曲山有神芝五種一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
爲太極仙卿二參成芝赤色有光枝葉如金石之音
折而續之卽復如故服之爲太極大人三燕胎芝色
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微服一株拜太清龍
虎仙君四夜光芝色青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
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爲太清仙官五玉芝餌食拜三
官正員御史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 五

渤海東之大壑中有五山曰岱輿曰員嶠曰方壺曰
瀛洲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訴於帝
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
山始不動

許邁採藥桓山餌朮三年時欲斷穀以山近人四面
藩之欲相見者登樓與語常服氣一氣千餘息移入
臨安眇爾自得乃改名玄宇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
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

吳猛授神方於丁義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
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南嶽居士曰
梁帝衍合丹帝不敢服起五級樓貯之神仙親夫人
白日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終紫羅綺襪襦年
皆十七八許色艷桃花語良久謂曰君有仙分故來
尋當相候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鼓翼鳴
舞移晷方去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
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前史
顧歡以佛道二家互相非毀乃著華夷論其略曰佛

史記卷三十

卷三十

玄琳

六

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
定則合但無生之教除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謀
弱除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
龜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寔而抑
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
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老子出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曰淨妙晝寢老
子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剖右腋
而生墜地即行七步

南嶽居士曰
梁帝衍合丹帝不敢服起五級樓貯之神仙親夫人
白日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終紫羅綺襪襪年
皆十七八許色艷桃花語良久謂曰君有仙分故來
尋當相候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鼓翼鳴
舞移晷方去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
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前史
顧歡以佛道二家互相非毀乃著華夷論其略曰佛

顧歡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
氣自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鷗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
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組
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冠死日擇塋時卒於剡山
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尸解

顧歡華夷論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袁粲駁之謂老
莊周孔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賊歡
答曰道著西周佛始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
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
王莽之漢也

史記卷三十

卷三十

玄琳

七

陶弘景辟穀四十年年逾八十有壯容仙書云服方
者壽千歲弘景末年服一時方
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道全其生守生者
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
莊立言本理
張果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武后遣
使召之即死後復見恒州山中玄宗今通事舍人裴
晤往迎見晤氣絕仆久乃蘇晤不敢逼帝更以璽

南嶽居士曰
梁帝衍合丹帝不敢服起五級樓貯之神仙親夫人
白日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終紫羅綺襪襪年
皆十七八許色艷桃花語良久謂曰君有仙分故來
尋當相候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鼓翼鳴
舞移晷方去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
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前史
顧歡以佛道二家互相非毀乃著華夷論其略曰佛

書邀至果善息氣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光
丙子歲位侍中時有邢和璞善知人天壽師夜光善
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情然莫知其端召果容坐
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
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
酒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鏡如意擊墮藏帝中
更出藥傅其齦良久齒生燦然駢紫唐書

唐宗召司馬承禎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損之尚不能已

廿一史劄記 卷三十 玄勝 人

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
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
私焉則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
帔還之

張薦明通老子莊周之說石敬瑭召見問道家可以
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
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敬瑭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
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
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者鼓也夫

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敬瑭善之賜
號通玄先生五代史

徽宗大觀四年停僧牒政和四年置道階三十六等
宣和元年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
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女冠爲女道尼
爲女德宋史

廿一史劄記 卷三十 玄勝 九

梵塵

張璠曰。西來垂教。醇以第一義。示人直指心源。不立語言文字。後世語言文字日盛。不無一塵翳天。然精理微義。於是乎寄。士大夫淡薄儒門。不耐收拾。亦此語言文字爲之招也。史官載言。義嚴距開。故乾竺之旨。多略不傳。間有傳者。寥寥塵糠耳。吾家子韶曰。塵卽疑。疑卽塵。塵銷則覺淨。于聖不傳。向上一路。示有津梁。舟子招招。叩否乎。抑泝之也。

輯梵塵第五十二

世說新語 卷三十 梵塵

佛上切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卽刻牛頭栴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史記注

小孤石上有石室。佛坐其中。天帝釋以二十四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山上四望。見福田驪畔。因製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是也。

釋迦菩薩在兜率。隨天爲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觀見宜於南閼浮提。

張璠曰。釋迦生兜率。觀見宜於南閼浮提。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觀見宜於南閼浮提。

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爲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毘羅城。白淨王摩耶夫人可爲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卽誹謗我是幻術也。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爲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後漢書注

世說新語 卷三十 梵塵

必死。慈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遇此難者。萬無一全。

阿闍王令醉衆。賜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爲五獅子。醉衆惶懼而退。

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剗其兩目。棄入坑中。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隨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天竺有神名沙律。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

藝五錄曰符
子言老子師
名釋迦文老
子西昇經云
吾師化游天
竺善入泥垣
老釋是一是
二為弟高印
應自有神

李長科曰五
針洗藏開奇

淫之端不免
為外道所勝

浮屠所載臨蒲塞系門伯聞疏問白疏間北丘晨門
皆弟子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
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
合有二十九三國志注

浮屠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
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
母左脇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

姚興以妓女過羅什令受之別立解舍諸僧多效焉
什取針盈鉢引諸僧謂曰若能食此乃可畜室因舉

世史叢書卷三十梵塵十二

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晉書

佛圖澄腹旁有一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夜絮出
光照于一室齋時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
洗之還納腹中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歎曰吾若著筆作大
乘阿毘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寡將何所論惟
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來之若神

曇霍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
之可以得道每謂禿髮儁檀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

下可定祚胤克昌如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偃檀不能
從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
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
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

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
時闕場寺多禪僧京師語曰闕場禪師宿東安談議
林宋書

蕭惠開家素事佛居喪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岡禪

世史叢書卷三十梵塵十三

寺曲阿舊鄉宅名鄉禪寺京口墓亭名禪亭寺所封

封陽縣名禪封寺

慧琳秦人姓劉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
學者均善論或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劉裕見論
賞之

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
窮民

周顒著論難二宗智林道人曰貧道捉麈尾來四十
餘年此塗黑白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

來入耳。

王固崇信佛法。聘西魏安樂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觀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網罟。固以佛法咒之一鱗不獲。

佛髮青紺色。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齋形案。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官沐頭。以尺量法。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齋文。梁書

江杯父舊患眼。杯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往訪智者。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荷因表拾牛也。里舍爲寺。乞賜名。初答云。慧眼五眼之一。可以慧眼名。及泄故井清冽異常。泉取以洗眼。藥遂差。

范鎮曰。竭財赴僧。破產趨佛。而不恤親戚。憐窮困者。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主操涉貧友。悵情動於顏色。千鐘委富僧。歡意專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餘之期。友無遺標之報。又茫昧之徒。懼以阿鼻。忻以堯率。故捨達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棄親

愛人。絕嗣續。致使兵挫行間。吏空官府。粟罄府貯。貨殫泥木。

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而范鎮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有貧賤。鎮曰。人之生辟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開籬墜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之上者。殿下是也。落溷糞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

商弘景曾夢佛授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

虔說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說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數年。晝寢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蕭主銜。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身代當。王子大球。年七歲。聞而驚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

大球代受

江總言。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戴非尚榮塵勞。以此負愧。陳書

傳釋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明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高法師。著無諍論。詆之。辨為明道論。用釋其難。

四史字目此

姚察讀一藏經。並已究竟。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

廿二史劄記

十六

為精密。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

四史字目此

武帝感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法。乃作覺意詩五百字。賜革。又手

勅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南史

劉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徙居之後。荆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又有香氣及符牒。

張孝秀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告之。多能改過。

方志目此

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以老釋未始常分。迷者分而未合。

范縝著神滅論云。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形神不相異也。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廿二史劄記

十七

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談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越人以爲鬼。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周顒難之曰。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一耳驅馳。佛道未免二。

周顒與何徽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所重。無逾性命。性命於彼。極切滋味。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

此法謂日子季
食必方丈增
與時食下
滋味後食
其者故
若口運為
動

飛增日變化
其形事則偶
然如云轉輪
然已不問
轉之復復為
應手

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一往一來。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恐駒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多愧。亂木年遂絕血味。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何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趙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呼為衆造寺。惠始自習禪。至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寢卧。時履泥塵。初不污足。色愈鮮白。世號白脚師。魏書

顧祖田鷹。獲鷺。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惕然問。飛鳴者。為雌雄。左右對以雌。帝問何以知。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歎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貪識性情。竟何異。故下詔。禁不得畜鷺鳥。有客不信。佛家報應義。李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故鮫為黃熊。杜宇為鵲。鸛衰為龍。牛哀為猛獸。君子為鵠。小人為鵩。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福。宣武為龍。鄧艾為牛。

陳子升曰
晉人語
之義對人百
之義

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那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楊柳。士謙曰。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

元太興患疾。請沙門作散生齋。齋畢僧散。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惟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醉出酒肉。俱在。亟追之。無所見。

杜弼使魏。魏帝問佛性法性。為一為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得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帝悅。稱善。北齊書

陸法和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

見至上應有報至。故來援耳。今既被疑。是審定不可改也。

邢邵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杜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知。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瑗。時辯論往復。邵終不能屈。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崔暹唯寄求佛經。梁主衍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頌。送至館。暹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已名。傳諸江表。

世史叢書 卷三十 梵書 三

前漢書曰
大觀論云
巧邪下時
幻術空傳
點人之說
本

太宗問傅奕。何拒佛法。奕曰。佛西胡燕人。爾欺詠夷。狄以自神。中國嫌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宮國家無補百姓也。唐書

太子承乾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張士復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爾如貪憒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倘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殃禍至矣。

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時中國乏錢。詔天下悉毀銅像以鑄。曰。吾聞佛說以

類說曰
世宗必心折
范泰於正
龜可如何

家道日敗
公卿與可已
得不來讀書
諸道出僧長
古者獲十
世界天下
兄當知滅
矣

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惡。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羣臣皆不敢言。五代史

崔公度與文同同館職。見同南京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為壽。明日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宋史

耶律奚隱謝絕人事。卜居林古山。屏遠聲氣。潛心佛書。人問所得。曰。惟覺六鑿不相換。餘無知者。遼史

世史叢書 卷三十 梵書 三

道宗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祝髮三千。

或勸耶律制心奉佛。答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一日沐浴更衣而卧。家人聞絲竹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

磁州僧法寶欲去。朝官留之。海陵聞而責曰。佛本小國王子。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聞老嫗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為宰輔。乃復效此。召法寶謂曰。汝既為僧。去住在

已何乃使人知法實戰懼不知所為海陵曰汝為
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杖之朝堂二百金史

李純甫晚年喜佛力撰與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
開佛老二家者號內禁應物文字為外禁

上問輔臣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

孔子廟何最減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

僧道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

豈多起人施利白多所以為觀美也

廿一史叢餘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廿一史叢餘卷三十一

錢塘張 瘡石宗摘次

餘千葉應震方雷叅訂

異域

張璠曰異域來賓往叛非可以盟好結威武紂也

故司馬子長要歸于擇任將相將相得則制馭之

策得矣劉昺曰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惟漢無策晚

世踵無策之策叛則竭人力征之糜血肉肝腦于

沙草服則罄人力養之傾府藏金縢于遐飯賓不

足利而叛更為害歷代患苦此久矣原夫種落各

異情嗜絕殊盛衰興滅不啻而驚悍勇敢喜於鬪

戰中行說之流又從而導焉中國所以時中其患

也諸史所載惟種落情嗜而制馭之策不傳果得

司馬入相范蠡在軍悉其種落與情嗜以威信制

馭之重譯獻琛何莫不由此耶輯異域第五十八

大宛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皆決正史記

單于姓學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謂天為

撐犁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漢書

樂漢曰太宗
解兵馬城恐
所樂不償所
忍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異域

龜茲王與夫人來朝。留一年。樂漢衣服制度。歸國。太治官室。作徹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一如漢儀。外國胡人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麗也。龜茲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餅。餲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南史

太宗討龜茲。破大小城七百餘。西域震懼。勒石紀功。帝大喜。謂群臣曰。夫樂有幾。朕嘗言之。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飾金翠羅綺。婦人樂也。買選有無。商賈樂也。

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徧賜之。唐書

屬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頭。烏弋山離國錢。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安息國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漢書

挹婁氣極寒。穴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不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後漢夜郎有女子。浣於邏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中有號聲。剖之。得一男兒。歸養之。長有武才。自立爲夜郎。

侯以竹爲姓

辰韓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以石。

烏桓貴少。賤老。其性悍塞。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警報故也。

敝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以爲宜。弟味旨。則以遺君。君喜而賞其父。

高辛氏有犬戎之冠。征伐不克。募得犬戎吳將軍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樂。下今後。樂擊街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計樂擊不可妻。又無封爵之道。未知所宜。女爲不可違。信請行。帝不得已。以女配樂。擊擊女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女解去衣裳。爲僕妾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不得進。三年生六男六女。樂擊死後。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白帝。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堅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蠻夷。後漢書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異域

三

前漢元日
北齊東漢之
狼亦甚焉

大秦國王所居城邑周回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有言事者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其王無常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不怨

脩耳南方夷生則鑲其頰皮連耳匡分為數枝狀為雞腸繫繫下垂至肩後漢書注

位官曾祖名官生能開日視國人惡之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日視人句麗

東夷傳卷三十一 異域

呼相似為位似其祖故名位官三國志

倭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汗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

倭國遣使詣關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言其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踞坐日出便停隋書

理務云委我弟隋書 燕離國王出行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

張籍曰米食為大餘所迫遇水無樂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願離浮海來得度當即一事

子來下我因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河中豬以噉噉之徙至馬關馬以氣噉之不死王令收畜名曰東明長而善射王恐其奪國復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驚浮為橋東明得度遂王夫餘之地注馬韓築城郭諸少年皆鑿脊皮大繩貫之又挿大木通日嗶呼作力不為痛既以勤作且以為健

北丁今有馬歷國人聲似馬驚騰以上身頭人也騰下生毛馬歷馬蹄不騎而走疾於馬

東夷傳卷三十一 異域

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并築之又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入便斬鎧匠以是器物莫不精銳晉書

葉延父為羌酋美聰所害每旦縛草象聰射之中則號泣不中則嘆日大呼其母日諸將已屠膾聰矣延泣日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誓以申罔極之志耳

第五城日射草人歌阿干殊有悲節之風

吐谷渾慕容廆庶兄也二部馬關廆怒吐谷渾去之廆悔遣人追還吐谷渾日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我當隨去樓馮以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日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

謂兄爲阿干。虜追思之作阿干之歌。

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病革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利延卽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附書

赫連勃勃曰。古人氏族無常。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與天爲子。是爲赫。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支庶非正統者。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晉書

廿一史劄記 卷三十一 異域

木

阿羅單國。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鑲赤鸚鵡鳥。十年王毗沙跋摩奉表稱。嘗勝天子陛下。十三年又上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姪怒痴哀感群生。想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升。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莊嚴國土城闕高峻如乾他山。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最勝。今遣昆紉問訊大家。宋書

新羅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咏評。外曰邑勒。國有六咏評。五十二邑勒。其官名有子賁早支。壹早支。

齊早支。謁早支。壹吉支。奇貝早支。冠曰遣子禮。儒曰尉解。袴曰柄半。靴曰洗。果書

新羅張保舉。鄭年皆善戰。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里不啻角勇健。保舉不及也。保舉以齒年以藝不相下。來爲武寧軍小將。後保舉歸謁王曰。中國以新羅人爲奴。解願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王與保舉萬人守之。年饑寒客澁冰。一日謂戊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於保舉。元規曰。若與保舉所負何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死。死故鄉邪。至

廿一史劄記 卷三十一 異域

七

謁保舉。飲極歡。未卒。聞臣殺王。國亂無主。保舉分兵五千與年持放。日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詔保舉爲相。以年代守清海。唐書新羅建官以親屬爲上。其族名第一骨。第二骨。以自別。兄弟女姑。姨從姊妹皆聘爲妻。王族爲第一骨。妻亦其族。生子皆得爲第一骨。不要第二骨。女雖要常爲妾。廢官有十七等。第二骨得爲之事必與衆議。號和白。一人異則罷。

林邑有金山。石皆赤色。中生金。金覆則出。鵝狀如鵝。

火。又出璚瑀貝齒吉貝沈水香。吉貝樹華如鷲毳。抽其緒紡之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沈水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不沈不浮者。曰筏香。梁書

日南西捲縣。夷帥范稚家奴文牧牛。山淵得鯉魚二頭。化爲鐵。因以鑄刀。刀成。向石咒曰。若斫石破。文當王此國。因舉刀斫石。如斷芻菜。文心異之。范稚使之賈至林邑。教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讒王諸子各奔。王死無嗣。文僞於鄰國。迂王子。置毒於

世史識餘 卷三十一 異域

八

乘殺之。遂脅國人自立。舉兵攻旁小國。皆吞滅之。

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麗。夷人謂紫磨金爲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楊邁。南史

林邑以二月爲歲首。稻歲再熟。取檳榔瀋爲酒。椰葉爲席。俗凶悍。果戰鬪。以麝塗身。日再塗再澡。呼王爲陽蒲通。王妻謂陀陽阿熊。太子爲阿長通。宰相爲婆漫地。唐書

扶南國文身披髮。不製衣裳。其王女人號柳葉。年少

壯健似男子。其南激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舶入海。填晨起詣廟。果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欲劫。取之。混填張弓射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填。填教柳葉布貫頭形。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葉爲妻。南史

張補曰。文身。國人化虎。野。之狂。則。不。介。其。國。有。事。所。服。之。藥。而。者。發。其。正。者。無。恐。如。此。

扶南無牢獄。訟者齋三日。燒斧極赤。令訟者持行七步。又以金鑊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無實者。手卽爛。有罪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鯉魚。門外圍猛獸。有罪者。輒以餵之。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

世史識餘 卷三十一 異域

九

百濟號都城曰固麻。邑曰檐魯。國有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言語服章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禪。

失韋國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魏書

豆莫婁國俗淫而惡。如婦妬者殺之。尸其國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輪牛馬乃與之。

徐種甚多。散居山谷。無氏族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魯阿段。婦人阿夷阿等。皆語

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于蘭。
療能卧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至忿怒。卽
父子不相避。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母。母得
狗。不復嫌。恨畏鬼神。尚淫祀。殺之人。美鬚者。必剝
其面皮。籠於竹。及燥。號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烏係人手。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卽不育。

悅般國。遣使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
骨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口中。令嚼咽。
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癢。世祖疑其虛。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異域

十

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
人受其術。而厚遇之。

悅般國王。與蠕蠕結好。將數千人入其國。纔百餘里。
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綰髮。不洗手。婦人舌砥器。物王
謂從人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

悅般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
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

道武帝崔宏曰。蠕蠕昔來號爲頑嚚。每來抄掠。駕牝
牛奔道。驅犍牛隨之。牝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

以健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
於不易。遂爲敵所虜。今社喻學中國立法。置戢陣。卒
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北史

阿鈞。羌國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
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爲名。

日陸眷因亂。被賣爲漁陽烏丸太庫辱官家奴。諸大
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

口中。日陸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
相盡移入我腹中。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異域

十

拓拔燾渡淮至瓜步。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路駝
負水三十斗。慮南水毒也。魏書

斛律金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雁臣。北齊
突厥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璫。隨日轉九回。每

一回。臣下皆拜。拜訖。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纔不至
絕。而釋。恐問曰。爾能作幾年可汗。其主神情昏亂。不

能詳定多少。臣下隨其所言。以驗修短。周書

楊帝幸榆林。突厥所部種落數十酋長咸萃。長孫晟
以牙中草穢。欲令染于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

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于遠嗅之曰殊不香也晨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松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于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發榆達蘭開御道三千里廣百步

林暢俗姪而妬妻外姪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既而悔必殺告者故奸姪之事終不發揚

牀鶴開皇初遣使貢獻高祖宴之使者與其徒皆起

世史叢餘 卷三十一 異域

十三

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

常作用兵意

北史

流求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

隋書

流求酋豪率數百輩碎至泉之水湧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喜鐵器及匙筋人閉戶則免但刳其門闕而去櫛以匙筋則類拾之見其鐵騎則爭刳其甲臨敵用標鎗繫十餘丈爲操縱蓋惜其鐵不忍棄也

宋史

真臘訊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絃鋸其

項或置小石沸湯中令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卽螫

隋書

婆利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窾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

女國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

葱嶺山有順天神以金銀鑠爲屋銀爲地祠者日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孔中通馬騎出入

世史叢餘 卷三十一 異域

十三

夫餘王得河伯女閉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大卵王剖之不能破母以物裹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

北史

附國俗淫穢而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敘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

沙鉢婁周千金公主文帝改封大義公主賜姓楊縹之屬籍平陳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之公主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上聞惡之

默練連欲城所都起佛老廟敕谷曰突厥衆不敵唐

洪吉符曰其
言可與月陸
春北老

百分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疆則進取。弱則退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一敗卽爲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疆術。唐書默棘連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會兎起馬。前玄宗一發斃之。頡利發奉兎。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饑欲食乎。對曰。仰觀弧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爲飽。吐蕃俗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儒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於人。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異域

十四

回紇請易名回鶻。言捷驚猶鶻。

薛延陀滅。復平北荒。諸酋來朝。太宗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著蠅。可使日千里。

點憂斯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虎年。

蝦蟇人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耳。箭於首。令人載狐立數十步。射無不中。

疏勒遣使獻名馬。後有又與朱俱波其常貢方物。太

宗謂房玄齡等曰。裝之一天下。勝四夷。惟秦皇漢武耳。朕提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輔導。毋進謬言。置朕於危亡。于闐初無桑蠶。巧隣國不肯出。其王仰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鼠可持。蚤自爲衣。女聞置。赤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蚤。女刻石約。無殺蚤。蛾飛盡得治。繭。

康者生。兄以石審。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其言持瑞。若黏云。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異域

十五

拂菻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青。

拂菻海中有珊瑚州。海人乘大船。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黃。三歲赤。枝落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船上。絞出之。失時不取。乃腐。

訶陵至上元間。國惟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齋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退。以足躡金。悉莫怒。將斬之。群臣固請。悉莫

日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群臣復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

稟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其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跪自答。

繡脚種刻。裸至腓。爲文繡面。種生踰月。涅黛於面。雕題種身。面涅黛。穿鼻種以金銀。銀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銀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頂釘貫鼻。下出長髯種。棟鋒種。皆額前爲長髯。下過臍。行以物舉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飛頭獠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又還。

廿一史識餘 卷三十一 異域

十六

太宗伐遼還。弄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表。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天子自將度遼。墮城陷陳。指日凱旋。雖雁飛于天。無是之速。天鵝猶雁也。臣謹治黃金爲鸞以獻。其高七尺。實酒可三斛許。

契丹比它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酌而咒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

五代史

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拜日。

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

契丹謂胡嘯曰。夷狄豈能勝中國。晉所以敗者。王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語漢人。使努力事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

莊宗崩。明宗遣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仰天大哭。既曰。吾聞此。見有宮婢二千。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以致於敗。我自聞其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久長。又曰。吾能漢語。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漢而怯弱也。

廿一史識餘 卷三十一 異域

十七

晉遣張暉聘契丹。契丹亦厭兵。述律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聞漢來和。誓不聞將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

張礪遷於契丹。思歸逃至境。追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等。唐英一百待礪如故。

述律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大將百餘人。曰。可

張肅曰述律
德光齊王也
何與王母同
名

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
隧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溫，材勇爲阿
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不肯
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曰：親莫
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以子幼國中
多故，未能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
腕而釋。思溫不殺。

初，德光擊晉，述律非之曰：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
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撫其尸曰：
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異域

六

述律政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
常睡。國人謂之睡王。

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鳴。其妻
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
而妻女人食，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
第十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
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

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

厚二尺。春冬水徹底，燒器銷水乃得飲。

占城國來獻猛火油。薔薇水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
香木爲函，猛火油灑物得水則火，薔薇水云得自西
域。灑衣雖敝而香不減。

夏人信機鬼，尚詛祝。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
羊胛骨求兆，名炙勃焦；二擲竹于地，若櫟者以求數，
謂之擲筭；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殺火布靜處，晨
屠羊祝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
擊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異域

九

苗祥五穀內稔。宋史

開婆國，謂真珠爲沒爹蝦羅，謂牙爲家囉，謂香爲崐
嶺，盧林謂犀爲低密。

西夏喜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於背，識之仇解。
用雞猪犬血和酒，貯罈，罈中飲之。誓曰：若復報仇，穀
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力小不能復者，集
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趨仇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
女兵不祥，輒避去，訴于官，官擇舌辯氣直之人，爲和
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罰命，償錢百二十千。遼史

太祖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

金。金史

婦人妬者。乘以驢牛。狗部中論罪。卽聚財爲更娶。元史

廿一史識餘 卷三十一 異域

廿一史識餘卷三十二

錢塘張 補石宗楠次

華亭許名胤介夫審訂

閩寺

張鼎曰。嗚呼。亡羸滅炎。覆唐敗宋。烈矣哉。閩登之爲。既乎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勳色相戒。非陳兵盛徒。卒不敢出。人主擁大寶。不自敬慎。日進亡羸滅炎。覆唐敗宋者。親愛狎昵。視若腹心。共政典兵。尋覆車之轍而不鑒。豈爲其小信可倚。小勤

廿一史識餘 卷三十二 閩寺

可使。小利益可悅。如劉鋹所謂羣臣皆有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若輩堪任委乎。果爾。則引分之良賀。公忠之呂。獨仁惻之張居翰。進規之張承業。潘守恒。清恬謙謹之藍繼宗。王繼恩者。宜不勝紀。何回天獨坐之徒。案案徧史冊哉。嗚呼。利齒樂亡。子與氏所以齋咨於自作也。輯閩寺第五十三。李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時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新聲曲。漢書

應嘉祥曰引
分諸亦類焉

清劉曰顯能
笑端

劉曰吳曰延
小字尊卿
收監

石顯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官門閉請使詔吏開門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官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群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天子以爲然而憐之

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良賀獨無所薦顯帝問故對曰臣生草茅長於官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術執因景監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後漢書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關帝

桓帝時宦官專政襄楷上書云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反處常伯之任實非天意

靈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

靈帝時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

升臺榭

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略定蘭臺漆書合其私文者李巡白桓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於石詔蔡邕等正其文字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呂強清忠奉公以例封侯不受因極言曹節等品卑人賤佞邪微寵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有趙高之禍而未報報之誅

南宮災張謐趙忠等說靈帝欽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關帝

官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先至西園請價然後得去錢不畢者或至自殺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單超等五人皆以誅梁冀封列侯地數震裂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桓帝怒逮雲送獄杜衆傷雲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并下廷尉管霸奏雲

等事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狂悖不足罪帝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顯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

添知野曰
仲文字忠
李雲等
范圖上奏

單起亡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圖天。具獨坐。
徐卧虎。唐兩壁。

何進謀捕中官。積日頗泄。張讓子婦。太后妹也。讓向
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
累世。今當遠離官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督奉太
后陛下顏色。退就溝壑。死不恨。子婦言於舞陽君。入
白太后。詔諸常侍復入直。遂謀誅進。

王寶孫年十三四。號假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極惡
見等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詔
書史錄。卷三十二。關帝。
詞天子。南史

神獸門外。有朝貴慈息所。時號解卸廳。諸閣或在內
多日。暫放歸休。所乘馬牽至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竟
走。數十爲羣。馬座必全。諸朝貴。北齊書

田敬宣好詩書。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
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
激沈吟。後至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爲周軍所獲。問
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
竟斷四體而卒。

齊國書曰。張
子天性殘暴。
爲書在士大
人中亦不多
見。

高力士權傾中外。帝時不名而呼將軍。肅宗兄事之。
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則尊曰翁。唐書

高力士於來廷坊建佛祠。典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
屋。國貨所不逮。鐘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
萬。有俊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
諸道歲進闌兒。號私白。闌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
闌爲中官樞要。

李鄭亂後。宦侍氣益盛。仇士良等。往往斥訓注以折
大臣。李石徐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
士良等。惡縮不能對。
書史錄。卷三十二。關帝。
五

文宗欲去仇士良。不果。鬱鬱不樂。謂直學士周墀。朕
與周相。漢獻執念。輝煌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
足擬。何自方二主。帝曰。報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
奴。自以不及。

李輔國能隨事。擬嚴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宰
相華臣。欲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常止銀臺門夾事。
置察事。聽見數十人。更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
州縣獄訟。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

馬唐書曰。張
子天性殘暴。
爲書在士大
人中亦不多
見。

高力士權傾中外。帝時不名而呼將軍。肅宗兄事之。
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則尊曰翁。唐書

書下輔國署已乃行

劉季述囚帝后少陽院太子即位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盡出尸十輩凡有寵于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李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衣晝服夜浣食自資進下筆紙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食續哀聞外廷

御史魏傳弓族中人輔信義欲奏其姦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周

六

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悔懷貞猶固止之

莊宗東征慮王衍有變馳詔魏王殺之詔已印盡張居翰發視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為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枉措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皆獲免五代史

石昂為臨淄令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家語其子曰

案語近日見
劉季述等前
不為厲難之
正且保全之
然則之仁未
得大體

事據龍曰魏
公生平未嘗
以嚴字許人
此等神運的
足無兩

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以我為戒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

嫉之張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請為王殺之

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言何過承業起

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

劉銀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

親近可任遂委政於宦者羣臣有欲用者皆闕然後

用

仁宗寵楊尚二美人體弊累日不食中外憂懼問文

應早暮入侍言不已仁宗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即

以遺車載二美人出美人涕泣不肯行文應罵曰官

卿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

宮楊氏別宅安置宋史

任守忠交亂兩官知諫院司馬光疏論其罪未行宰

相韓琦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

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事堂立守忠

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新州安置取

空勅填與之即日押行

藍繼宗事四朝。謙謹自持。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卽亟歸。同列或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遊魚爲樂爾。

李憲以督餉過。幾激變。李舜舉奏罷之。退詣中書。

王珪迎勞曰。邊事屬卿班。及李留後。朝廷無復西顧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

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

梁師成逢迎希寵。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

習做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辨。王輔父事之。蔡京

父子亦附焉。都人目爲隱相。其小吏諸宏諫。甲科

而執廝養役如初。

師成自言。蘇軾出。時禁誦軾文。尺牘在人間者皆

要。去師成所於徽宗曰。先臣何罪。自是軾文稍出。以

翰墨爲已任。四方僞秀名士。必招致門下。頗遭

宋用臣謚議。謂用臣爲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

久徙於外之語。豐稷言。凡稱公者。須耆宿大臣。與卿

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久徙。乃古周公事。於用臣非

所宜言。止令賜謚。論者是之。

江東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爲報。太宗允其請。命衛紹欽往督營繕。訖於庭。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朝昨日親奉德音。不煩謝。僧懽懽偃蹇。望有救者。紹欽以又抑按而焚之。

蔡京謀取青唐。以兵十萬屬王厚。專關童貫監軍。師

至湟川。禁中火。徽宗下手札。驛止貫母西。貫發視。逮

納韓中厚問故。應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

粘罕南侵。童貫氣。祿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

謂曰。金人渝盟。王方擁重兵。委之而去。是棄河東也。

河東入敵手。奈何。北何。貫怒叱曰。貫受命宣撫。非守

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何爲。孝純拊掌歎曰。平生童

太師作幾許威。今臨事乃爾。蓄縮亦何面目復見

天子。

童貫臣濁亂朝政。牟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

又寫力士脫鞵狀。爲贊刻諸石。有得石刻遺宋臣者。

宋臣大怒。持二碑泣訴。理宗爲降兩官。

宦官漸盛。豐稷餽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

徽宗曰已論稷若不問讀畢乃止

王繼恩好清談不喜權利得賜賽市書至萬卷載以自隨誦讀不倦述史

梁琬事海陵便佞迎合特見寵信海陵欲伐宋琬因

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南征將行命縣

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史

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潘守恒進櫛曰願陛

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

聞言懷惋吞嗟久之

廿一史劄記卷三十二 關寺

宣宗喜用近侍伺察百官奉御筆採訪民間號行路

御史方面委將帥又差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麻機

制變多為所牽遇敵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至

亡國

國學將釋奠勅遣李邦寧致祭文宣王殿戶方闢忽

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無

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皆伏良久風定乃成

悔累日元史

象緯

張璠曰暈適見伏羸縮之變豈虛生哉是以王者

必修德省刑結和隨所變為禳救殷翦雲來宋言

星徙理不誣也後世重黎之秘失傳耳石之偽不

作保章挈壺家經躔不盡察素錯未必辨徒恃缺

殘蠹簡仰占禳祥而李邵周群又不多見于草澤

故占候弗驗雖有禳救又以故事行之饑饉流亡

曾不惠我謂天夢夢夫天豈夢夢者乎吏以重飲

繁刑困其民故天以暈適見伏警其君困民者既

傷民而警君者聚為寇賊勢為旱澇飛為蝗蝻助

刑政之虐而徹懸滅味者猶不以實心回方情聽

卑之天雖甚仁愛亦將增厥疾威以報戲豫矣災

變尚可言哉太史公世掌天官故星術諸占並有

經緯班史習志倣焉范書惟詳占驗史或或有或

亡有者沿襲不足采以上采者又缺略不能徧猶

是坐井之闕無當于占候修禳之數者也輯象緯

第五十三而事驗附之

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晉書

舊唐書

九天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史記

九天一為中天。二為美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

昨天。六為廓天。七為滅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

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宋書

天開見光。流血滂滂。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鳴有聲。

至尊憂且驚。隋書

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

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彙編 十二

日為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熾竭。百川歸注。

足以補復。故早不為減。浸不為益。宋書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

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遇。相遇同道而食。

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

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

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史記

至德之朝。日月如連璧。君臣有道。則日食王字。君亮

天上。則日備五色。有聖人起。則日再中。

常關門制得
可成取如
與解日

月者陰之精。形圓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

不照。則為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晝

觀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

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察剛氣以處災祲。

曆斗之位。以定填星之位。察日行以處位太白。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史記

北斗七星。杓。摘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

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彙編 十三

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於中央。

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

繫于斗。

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

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杓為

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音。開陽為律。搖光

為星。晉書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

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彗。斥小疏弱。史記

卷之三
在星

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提。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屬
十丑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中四星實則四多。虛則
關山。天一。槍。格。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房為府。曰。天。明。其
陰。右。驂。旁。有。兩。星。曰。於。北。一。星。曰。率。大。角。者。天。王。帝
廷。其。旁。各。有。三。星。門。足。句。之。曰。攝。提。亢。為。疏。廟。主。疾
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氏。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
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曰。口。舌。

東宮蒼龍。心三星。中為天子正位。房四星。主開閉。
卷三十一 象緯 十四

為蒼龍之所。大角一星。亢四星。日月中道。氏四星。
日月五星。中道。天子路寢也。尾九星。占為使宮。敘
而多子。箕四星。上二為踵。下二為舌。敖。調。弄。也。箕
以。箕。揚。調。弄。為。象。又。受。物。去。去。來。來。客。之。象。也。

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
大。關。門。為。關。梁。與。鬼。鬼。祠。事。中。白。者。為。旗。柳。為。鳥。注
主。草。木。七。星。頭。為。員。官。主。急。事。張。素。為。厨。主。觴。客。翼
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
星。

後為大之
北日星為天
之兩

南宮朱鳥。井八星。主水衡。與四星。東北星。主積馬。
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帛。西北星。主積金玉。
中一星。為積屍。一名。積。至。喪。屍。鬼。五。星。柳。一。星。星
一。星。頭。朱。鳥。頭。也。貝。官。嚙。噬。也。物。在。嚙。終。不。久。留。
故。至。惡。事。張。六。星。素。索。也。鳥。受。飲。食。處。與。二十。星。
軫四星。

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眾。胃為天蒼。昂曰。昂頭。胡
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王。弼。參。為。白。虎。
三星。直。者。是。為。衛。石。下。有。三。星。兌。曰。謂。為。斬。艾。事。其
卷三十二 象緯 十五

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背。鵠。為。虎。首。主
旅。旅。事。

西宮咸池。奎十六星。西南大星。為天豕目。婁三星。
一。為。苑。牧。養。犧。牲。以。共。郊。祀。胃。三。星。昂。七。星。亦。為。獸
事。畢。八。星。參。三。星。葆。守。也。旅。亦。軍。旅。也。言。佐。參。代
以。除。凶。害。

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
軍。西。為。鼎。或。曰。鉞。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閭。道。南。斗。為
廟。牽。牛。為。犧。牲。其。河。北。鼓。葵。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

後為大之
北日星為天
之兩

孫也。

北宮玄武危三星。上一星高旁兩星附下。似乎屋蓋。主天子所居宮室之官。虛二星。營室十星。營室為定。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為正。斗六星。北宮宿也。以夏秋間見南方。故曰南斗。女四星。主布帛裁製嫁娶。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漢書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象緯

七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

熒惑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幾為兵。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

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四星皆失。填星過為之助。

後星紀又云
白帝行德天
街為之圖星
所之圖為天

五星蚤出者為贏。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史記

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為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為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晉書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圓。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文記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象緯

七

凡五星色皆闕白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青為憂。為水。黑為疾。為多死。黃為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聲。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太階。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與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圯。史記注

直很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

貫索九星。夜候之一星不見有小喜。二星不見則賜祿。三星不見則人主德令且赦。遠十七日。近十六日。若有客星出。大有大赦。小亦如之。

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象也。陰陽交感。雷激為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霧。凝為霜。散為露。聚為雲。氣立為虹。霓為非。瑞分為抱。珥二十四變。軒轅主之。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象緯

太

少微四星。在太微南。第一處士。第二議士。第三博士。第四大夫。占以明大黃潤則賢士眾。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出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

按星經云精明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

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二丈無常。孛彗多為除舊布新。大災。長星多為兵事。

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賦。江河決。賊處處起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象緯

主

鈞鈴二星。在房北。房之鈴鍵。天之管籥。王者至孝則明。又曰明而近房。天下同心。

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稼穡者。又主先農。

農正官星。明歲豐。暗則民失業。移徙歲饑。

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主壽考。悼老矜寡。以哀窮人。

星亡人臣不得自通。子二星在丈人東。主侍丈人側。

不見為災。孫二星在子星東。以天孫在丈人側。相扶。

而居以孝慈。不見為災。居常為无咎。

星者金之散氣。本日火。星眾國古少。則凶。漢亦金之。

五星分主
千八百
五星分主
千八百

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史記

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問星月同體俱光日耀月蝕星不必亡同稟異虧何也。日月為陰主以當陽位體敵勢交自招盈損。星雖同類精景隔狹小毀皆亡無變蝕之地纖光可滿亦不與弦望同形。宋書

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

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金華陰山涼州雍州

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漢書注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象緯 主

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與鬼柳七星張翼

軫。鎮星主東井太白金華胃昂畢觜參。辰星主斗

牛女虛危室壁。

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

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

冀州觜參益州東井與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

軫荆州。

泰之彊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彊候在熒惑。占

於烏衡。燕齊之彊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彊候

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彊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

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

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瑯

邪。戊子為彭城。庚子為下邳。壬子為廣陵。凡五郡。

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為漢中。丁亥

為永昌。己亥為巴郡。蜀郡。梓潼。辛亥為廣陵。癸亥為

犍為。凡七郡。

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為魏郡。勃海

丙戌為安平。戊戌為鉅鹿。河間。庚戌為清河。趙國。壬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象緯 主

戌為恒山。凡八郡。

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為南陽。己卯

為零陵。辛卯為杜陽。癸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五

郡。

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郡。陳留

丙辰為濟北。戊辰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陰。壬辰為

東平。任成。凡八郡。

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豫章。辛巳

為丹陽。己巳為廬江。丁巳為吳郡。會稽。癸巳為九江。

黃曆曰丑寅
中三辰不用
之曰候何也

凡六郡

第七星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州壬午爲梁國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凡五

郡

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玄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爲廣陽戊寅爲涿郡凡八郡

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鴈門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

申爲上黨凡八郡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象緯

圭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民房心尾箕斗內宮官內東蕃十一星南一日宋二日南海三日燕四日東海五日徐六日吳越七日齊八日中山九日九河十日趙十一日魏西蕃十一星南一日韓二日楚三日梁四日巳五日蜀六日秦七日周八日鄭九日晉十日河間十一日河中象天王在上諸侯朝王王出畢門大朝會西方諸侯在應門左東方諸侯在應門右其率諸侯幸都市也亦然 宋史

黃曆曰何庚
亦無所至

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 漢書

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于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辛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祿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戊丑主之

風雲天之客氣發見亦有大運與政事相俯仰最近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象緯

圭

大人之符

八風東北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囀是謂卿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者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火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車 晉書 機雲如牛槍雲如馬

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漢書注

十輝。一曰靛。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二曰象。雲氣

成形象。三曰鑄。日傍氣刺日。四曰監。雲氣臨日上。五

日闇。謂蝕及日光脫。六曰昏。不光明。七曰耀。白虹貫

日。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及冠珥。背瑞重疊次

序在于日旁。九曰躋。謂暈及虹也。十曰想。五色有形

想。宋史

一珥在日西。則西軍勝。在東。則東軍勝。南北亦然。無

史記餘卷三十二 象緯

主

兵亦有拜將而珥氣圓而小。在日左右。王民壽考。三

珥色黃白。女主喜。純白為喪。赤為兵。青為疾。黑為水。

四珥主立侯王。有子孫喜。

黃氣環在日左右為抱。氣居日上為戴。氣為冠。氣居

日下為承。氣為履。氣居日下左右為紐。氣為纓。

日有黃芒。君福昌。多黃輝。王政太平。

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

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

氣皆白。史記

接續作

北夷之氣。如羣畜穿間。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

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

太歲在寅。日攝提格。在卯。日單闕。在辰。日執徐。在巳

日大荒落。在午。日敦牂。在未。日協洽。在申。日涒灘。在

酉。日作洛。在戌。日掩茂。在亥。日大淵獻。在子。日困敦。在

丑。日赤奮若。

按格。起也。萬物承陽起也。畢盡。闕止。陽氣推萬物

起也。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敦盛。牂壯

也。萬物壯盛也。協和。洽合也。陽氣欲化萬物也。涒

灘。吐秀。傾垂貌。作鄂。物芒枝起貌。闕茂。蔽冒也。淵

一深也。大獻。萬物于深。謂蓋藏於外也。困敦。言萬物

初萌。混沌于黃泉之下也。言陽氣奮迅若順也。

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

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

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

且至。食為麥。食至。日昃為稷。昃至。鋪為黍。鋪至。下鋪

為菽。下鋪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

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

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

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山泉出躍。

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奉會。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象緯

主六

甲乙海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巳中州河濟。

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乙東夷。丙

楚丁南夷。戊魏已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子

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已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

魯戌吳越。亥燕代。

肝性靜。靜行仁。甲巳至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至之。

脾性力。力行信。戊癸至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至之。

腎性智。智行敬。丁壬至之。

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祿。於唐虞義和有夏昆吾股。

壬癸橫日三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象緯
主六

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於宋子偉鄭則禪龜。在齊其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史記。以下占驗

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

葉。止於帝上。有花萼之象。故因作華蓋。史記注

樊噲守心。心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章曰。可移

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

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章

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樊噲宜有動。候之。果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二 象緯

主七

徙三度。史記

周騰爲侍御史。桓帝嘗爲郊平明。應出。騰仰觀日。官

中星。及策馬星不動。上明日必不出。至四更。皇太子

卒遂止。後漢書

張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廣西人裴優。亦能爲

三里霧。

和帝分遣使者。徵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

二人到益部。投李邵侯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

日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

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

鄭弘採薪。得一遺箭。項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風。至今呼爲鄭公風。後漢書注

桓帝時。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旭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間。其鋒不可當。至是曹操破袁紹。天下莫敢。三國志

周群庭中作小樓。多奇奴。令更直樓上。以視天災。纔見一氣。卽白群。上樓視之。不避晨夜。氣候無不見者。

是以所言多中。
杜瓊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問其意。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視。

黃初二年。日蝕。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眚。勿復劾三公。晉書

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溢。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徵。宋書

建武世。太史奏事。明帝不欲使天變外傳。並祕而不出。

月犯右執法。太白犯正將。或勸劉劭解職。劭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災眚之來。避豈得免。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井。宋書注

崔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置金銀銅銑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銑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書

廿一史識餘卷三十三

錢塘張 塘石宗楠次

合肥李 遠二則參訂

形勝 附游覽

張塘曰高山大川。雖因地勢。非有隨刊疏播之力。亦宇宙間。巉然頑物。浩浩橫流矣。故嶽雖尊。不得告登不貴。海雖大。不因朝宗不靈。何況一丘一壑哉。是以蠟屐之臨涉。藻思之發揮。賢達之流連。幽逸之嘯傲。皆能弘益山水。遠方刊播。猶烈焚之於

廿一史識餘 卷三十三 形勝

後集

機樵也不察者。謂山水自靈奇。豈需人力。則樵父漁子。何地無之。水不增深。山不益峻。凡庚名雋品。目者。嵐翠溪芳。皆分海嶽之色。故先形勢。而以游覽繼之。輯形勝第五十四。

函谷道形如函。其水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
史記注

叩柝山。故叩人符人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凝水。從九折西南行。至嵩州山多雨。少晴。俗呼為漏天。

王元甲曰三
秦記曰嵩山
嵩山縣志云

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而九井以玉為楹。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

瀚海羣鳥委羽。伏乳於此。因名。

陳蒼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

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為兩。今腳跡在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今呼仙掌。河流二山之間。

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廻三千里。多芝草玉石。

廿一史識餘 卷三十三 形勝

二

長津甘泉。仙人室。又有地獄六。曰鬼神之府。從西上。下有洞天。周廻三千里。鬼神考議之府。

魯南山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

韓愈曰于
寶三日記云
顏氏生孔子
空桑之地今
名空桑舊名
空桑山

土地各以類生人。山氣多勇。澤氣多瘠。風氣多聾。林氣多蹇。木氣多偃。石氣多力。險阻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廟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足。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重。中土多聖。

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遠。人跡罕及。東西隅石室。蓋太

公所居。水次磐石釣處。卽垂釣之所。其投竿踞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磯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三十里。注于渭。

湯谷在黑齒北。上有扶桑木。水中十月所落。

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漢書注

益州郡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

上史記卷之三十三 形勝

三

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豐池。

田魚之饒。金銀畜產之富。後漢書

李熊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

用。

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

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

度。若還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

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乃止。

太華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五十里。鳥獸莫居。後漢書注

菊水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

卽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天爲

臨卽有火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

投井中。卽滅。絕不復然。

龍丘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遠望盡如蓮華。龍

丘長隱居於此。因以爲名。其峰際復有巖穴。外如窓

牖。中有石林。巖前有一桃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

上史記卷之三十三 形勝

四

莫知誰植。

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治水還望衡山。如障雲。沿湘

千里。九向九背。迺不復見。

鈴縣有長谷石。時坪中有石。猪子母數千頭。長老傳

言。夷昔收猪於此。一朝豬化爲石。迄今夷不敢往。

弔鳥山。衆鳥千百羣共會。嗚呼啁嘶。歲七八月。瞻望

至集。六日則止。歲凡六至。雄雀來弔。特悲。其方人夜

然火伺取。無喙不食者。以爲義鳥。則不取也。俗言鳳

凰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

龍坂九廻。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龍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顧瞻莫不悲思。故歌曰。龍頭流水分難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度泝龍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

白山冬夏有雪。故名。何奴謂之天山。過皆下馬拜。

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

十丈餘。卷三十三 形勝

五

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其毛織作布用之。若污以火燒之則紫。武山高可萬仞。山半有紫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紫瓠行跡。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俗相傳云。是紫瓠象。

慧遠廬山記畧曰。山在潯陽南。有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際。隱居其下。受道於仙人。而托室巖岫。時人感其所止。爲仙人之廬而名焉。其山大嶺凡七重。圓基

周廻垂五百里。風雨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穿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連響動谷。羣竊設奏。其聲駭人。南嶺臨宮亭湖下。七嶺會同於東。共成峰嶸。其巖窮絕。莫升之者。東南有香爐山。孤峰秀起。游氣籠其上。氛氲若香烟。白雲映其外。炳然與衆峰殊別。西南中石門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

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出。長三丈所。泰觀者。望見

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

六

虞仲翔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顯孝子連閭。三國志注。

賈充問夏統會稽土風。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晉書。許遠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

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在焉。

許道築精舍。餘枕懸雷山。而時往來茅嶺之洞室。謂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所常遊處。

蘇峻平。宗廟官室並灰燼。溫嶠議遷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

以豐儉移都。苟弘術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久。鎮之以靜群情。

自安。

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

陶弘景止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鳥鼠山。俗呼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豆慮助治。渭有惠政。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

北史

卷三十三 形勝

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

維州古西戎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于石紐山是也。

李義表使天竺。經泥婆羅國。王延義表同觀阿耨婆滿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烟。釜其上。少選可熟。

龍門山。石壁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徵外諸河及沙漠潦水。皆於此趣海。雨則俄頃水踰千仞。晴則清淺可涉。

長興有金沙泉。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司具儀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宋末屢浚。治泉不出。元帝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有司以聞。賜名瑞應泉。

元史

司馬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振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

龍門山。石壁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徵外諸河及沙漠潦水。皆於此趣海。雨則俄頃水踰千仞。晴則清淺可涉。

長興有金沙泉。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司具儀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宋末屢浚。治泉不出。元帝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有司以聞。賜名瑞應泉。

元史

族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史記。以下游覽附。

禹東巡登衡。夢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于黃帝之嶽。禹登宛委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史記注。

習鑿齒罷榮陽歸。與桓秘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累無懽情。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城。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

廿一史叢書 卷三十三 形勝 九

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限幣。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瓊璫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晉書。

謝安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瀑布。悠然歎曰。此亦與伯夷何遠。

陶侃少漁雷澤。網得一織梭。挂之壁。頃雷雨作。化為龍飛去。

嵇康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樵蘇者遇之。

張翥曰。泗水所深。竟何故。夜石鐘之聲。

咸謂神。

劉驥之好遊山澤。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洞。水。水南有二石。因一。因開一。因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洞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驥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

張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校書祭酒索商極諫。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阮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

廿一史叢書 卷三十三 形勝 一

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劉慧斐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北山構園。號離垢。梁書。

會稽郡有雲門天柱山。王籍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

外獨絕。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板樹石。此室獨存。衡陽王命鍾嶸作瑞室頌。旌表之。

陽王命鍾嶸作瑞室頌。旌表之。

正光中曰
費之與家

悉皆有游侶
一飲可老
則非也

劉峻遊東陽紫微山。築室居焉。為山樓志。文甚美。
孔珪家園列桐柳。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
下處朱門。遊紫閣。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
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南史
陶弘景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剎谷。必坐卧其間。
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宅。雖識
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難止。恒
欲就之。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三 形勝

十一

劉凝之好山水。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
嶺。絕人跡。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爾朱榮父與之遊池上。忽聞簫
鼓之音。父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
年衰暮。當為汝耳。魏書

王暕在并州。雖戎馬填間。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
景。嘯咏遊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方外
司馬。北史

馮亮雅愛山水。結架巖林。其得棲游之適。宣武給其
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

勝之處。造閣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
之妙。

原本謂曰
流托于摩訶
一經始得
不尋常

白居易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
峰下。見雲木泉石。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
數株。修竹千餘竿。青羅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
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與藥滿
明。勝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為人外交。相携遊詠。
形骸武經。時不歸。武逾月而返。唐書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三 形勝

十二

原本謂曰
所獲不通
高和諸人之
則生色最多

白居易罷杭州。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罷蘇州。得太
湖石五。白道折屐。菱青板舫。罷刑部侍郎。有栗千斛。
膏一車。泊歐獲之習。管罄絃歌者。先是頴川陳孝先
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暉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
發授秋思。聲甚濤。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
可坐。卧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
唳之夕。拂拂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翫然自適。酒
酣琴罷。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
武凝武散。悠揚竹烟。波月之際。曲未竟而樂天陶然

石上矣。

孟郊尉溧陽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今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

元德秀愛陸渾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扇鎗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輒為酣飲。

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別作墅於午橋。具輿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度野服蕭

林石生色

鄭清日介
文章安更

散其間。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交把酒窮晝夜。相

驩不問人事。

太宗幸景龍門外觀水碓。謂侍臣曰。此水出山源。清

冷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豈非餘潤所及乎。宋琪曰。

實因地脈潛通而然。亦循人之善惡以染習成也。宋史

沈遼徙池州。得九華秋浦。玩其林泉。遂築室齊山上。

名曰雲集。日杜門。隱几塵埃。積筆硯。

張愈居青城山。白雲谿。六召不應。喜奕碁。樂山水。遇

人九疑。買石載鵝以歸。

王若虛微服北歸。東遊泰山。懸黃峴峰。謂同遊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金史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三 形勝

古

草木

張璠曰。草木之名。備載爾雅。既續且廣。殆無遺種矣。蒐自史冊者。寥寥無幾。不過撮寸柯于楸楠。拾一葉于離芷已耳。一柯一葉。安能盡草木哉。然蘇拱把而千百其圓。自天喬而億萬其數。皆此柯葉。昉也。特以槩三雅。當無不可矣。輯草木第五十六。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榮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樹漆。齊魯千樹桑。麻渭川千樹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三 草木

田若千畝。厄苗千畦。菰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卓氏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乃求遠遷。致之臨邛。

故秦東陵侯召平。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修謂東陵瓜。

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始種苜蓿蒲萄。

豫今之枕木。章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

別史記注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一病人夜往山中。聞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樹斷中一青牛走出。入豐水中。

孝父與日逐走。日入。渴欲得飲。飲於渭河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漢武帝幸雍。得奇木。其枝傍出復合。上異之。終軍曰。衆枝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削左袪。要衣裳而變化者。黃書。

王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婦取棗喫。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康完。去婦復還。

大官園種冬生慈菹菜茹。覆以屋簷。晝夜無燄火。待溫氣乃生。召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供奉養。

韓五餅曰三
則亦可入矣
秋中然與
所食半出

伍福隆曰紅
鹿一騎作

車何九子
玉其
方本日亮
三差是一是

秦地有鄂社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為九州青

女貞樹冬夏常清未常凋落若有節操故名

定昌羌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以記歲時

哀牢夷有梧桐花織以為布幅廣五尺純白不受垢

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

樊重欲作器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積以歲月皆得其

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

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

死者繼路臨武長唐羌縣接南海上書陳狀帝勅太

官勿復受獻

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而復

先王合東南角簾上有桑樹高五丈餘遙望見童

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先王少時與宗中

諸小兒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曰勿

妄言滅吾門也三國志

孫皓時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綠桑樹長丈餘

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賣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

厚三分如枇杷形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

葉綠色東觀漢記目作芝草黃菜作平慮草遂以

有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

李衡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於武陵龍陽汎洲

上作宅種甘橘千枝橘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

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

絹亦可足用耳後其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果殷足

石勒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

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晉書

蕭懷有樹名雜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其木生皮可

衣土無鹽燒木作灰灑取汁而食之

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彭城王義康而以次者進御

文帝啖柑數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座曰今年柑殊有

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宋書

萑甫一名倚扇狀如蓬大枝葉小根根如絲轉而成

風殺蠅堯時生於厨

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官室因名蒿室

王寔為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

新華日報
子才曰是有
松柏使身化
為松樹相花
成樹惜不令
子才聞之

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不能終南齊書

韓靈敏母亡家貧無以營葬與兄靈珍種瓜半畝朝採瓜子暮已復生遂辦葬事

王敬則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其種楊柳今各大小長曜曰房中以爲甘棠

何遜作楊州法曹解舍有梅花一株遜吟咏其下後居洛思之再請其任抵楊州花方盛開遜對步彷徨終日不能去梁書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三 草木 十七

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實如梨而赤國人食之積其皮爲布爲綿亦以爲紙

阮孝緒母疾須生人發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有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

解叔謙母疾夜稽首祈福於庭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書及本草注皆無識者訪至宜都郡遇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之答曰此丁公藤瘡

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

梁世亮曰
實記云遜朝

與之并示浸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侯法爲酒母病即差南史

扶南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便成酒

安德王納妃妃母薦二石榴於文宣前莫知其意魏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母欲王子孫衆多帝悅

北齊 高昌氣候溫煖穀麥再熟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周趙執東鄰有桑甚落其家遣人拾還其主誠諸子曰

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杆之物不願侵人隋書

白居易在郡爲水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

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若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水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爲黃心樹經冬

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瑩膩皆同房獨藥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追謝僅

日不
磨至暴之利
而惡其害何
不罪其官之
暴乎

二十日。

摩揭它獻波斯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楊州上諸蔗。作藩如稻。色味愈西域遠甚。唐書

大食國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

契丹南掠。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微。輒出自其身。豈

容汝活耶。東薪於木而焚之。五代史

契丹泉澤有息雞草。味美而大。馬食不過一本而

飽。

辛仲甫以右補闕出知彭州。州故少樹。暑無所休。仲

甫史記餘卷三十三 草木

甫課民栽柳以陰行道。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宋史

錢昆與沙門贊寧談竹事。各就所記。昆得百餘條。因

集竹譜三卷。

范純仁以著作郎知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

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

作林。

廿一史識餘卷三十四

錢塘張 塘石宗摘大

貴陽潘 馴韻人參訂

鳥獸

張塘曰。鳥獸之狎人耳目者。可名呼指計也。其性

情嗜欲。聲音智力仁暴。亦無不可類別也。故聖異

者所不貴。惟形殊名詭。產自荒遠。耳未嘗聞。目不

經視者。則侈言之。厥種無稽。其麗不億。王人錄斯

著瑞。詞客用以充篇。而史氏不必盡紀。獨沈約宋

廿一史識餘卷三十四 鳥獸

書紀甚悉。豈卯金之興。果符隆準。故游官集椒。若

是其盛乎。夫兔鼠白者。世詫其祥。虞泉安重。諱獨

謂非然。則亦隨人爲污隆矣。雲間遺駿。麟殿集鶴。

皆雅事。鍾山養鼠。西昌呼魚。皆幻事。襲邑之穴。語

符秦之市。呼江夏之牛。犬尤怪事。博物所遐覽。必

以此已輯鳥獸第五十五。

天。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史記

能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

者。謂之能。史記注

類事錄曰解
見圖解不
直者好惡正
反通奇及

窮奇狀如牛而蝟毛音如鳴狗食人

蜚蜮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

解牙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

梟羊似人長唇反踵被髮食人

翡翠通黑唯胸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身通青黃唯

六翮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翡翠翠翠因以為

名

犀毛如豕曉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

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本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鳥獸

連末則為通天犀

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

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為駭雞

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顱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

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

鸕鷀能沒深水取魚食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

胎而又吐生多者八九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

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

鵪鶉似鴨而大長頸赤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

澗中雖者生子善開江東呼為燭玉

熊犬身人足黑色黑大於熊黃白色皆能攀松上高

樹冬至入穴而蟄

八名龜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

日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日九州八曰玉得者財物

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

鵲似雉雞關死不却

鵲似鳬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

秦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恐獸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鳥獸

所食築牆繞之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

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羣

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焰如

火網而取之割其血塗足可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

溺

崇丘之山有鳥如鳬一翼一目相得乃飛

梟鳥食母破鏡獸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

用之破鏡如狸而虎眼

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羹賜百官以惡鳥故食

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

鼓
如一二斛甕。吞人鼃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以冒
鼓似蛇而四脚小。細頭有白嬰。大者數十圓卵。生子

鯖出華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爲龍。

魑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爲人

寄

首陽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鵲鼠名麋如人家鼠

卷三十四

而短尾。鷄以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

鳥在外。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達

二童子子曰此名爲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卽欲殺

之拍垂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

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

崑崙西有獸如犬長毛四尺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

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性有腹無五臟有

腹直短食徑過人有德而往無角有凶德而行依憑

之名渾沌。

西北有獸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

人聞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

輒殺獸住饋之名曰窮奇

西方荒中有獸如虎而犬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

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梅机。

西南有人身多毛上頭戴豕性狠惡好息積財而不

用善奪人殺物强者畏羣而卑名譽發。

御史府中列柏樹。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

廿二史劄記

號朝夕烏漢書

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

猶如磨善登木性多疑慮聞有聲卽恐人來害之豫

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漢書注

狐性多疑。渡水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稱狐疑。

飛廉身如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

犀狀如水牛。頭似豬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

鼻上又有小角。

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

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

陸樓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

朱子說曰本
以堅之大入
行誠而大
不以誠而
誠偽也

語犬曰汝能齋青取消息不大搖尾作聲機爲書以
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至家得報還洛其後因
以爲常晉書

荀晞見政亂懼禍得珍物卽馳胎都下親貴兖州去
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道

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中出語曰王周南爾以
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入穴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

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前
日且中鼠出入數語如前王卒不應日且中鼠曰周

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鼠自頰蹶死卽失衣冠取

視之常鼠耳
郭文見猛獸張口相向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

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室前

趙王倫於殿下得異鳥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
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與鳥閉置牢室

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

苻堅有敕令獨與王猛議於密室左右悉屏惟一大
蒼蠅忽入隔間鳴聲甚異集於筆端驅之復來俄長

安市人相傳官且大赦有司以聞堅謂禁中無耳
之異使人之
之異使人之
化爲常路
則其下年
依之順

安市人相傳官且大赦有司以聞堅謂禁中無耳
爲事何從推游推之咸言有一小人爲無衣大呼於
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憮然曰其向者蒼蠅乎
聲狀非常吾聞之

慕容廆駿馬曰精白有奇相連力石季龍伐棘城就
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踴躍人莫能近號曰此馬見

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
止季龍尋退號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駿遂不虧

傷比之鮑氏聽命鑄劍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鑄勒其
傍置之蕭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孔愉行經餘不亭見籠龜買而放之溪中流左顧
者數四及愉討華軼以功封餘不亭侯鑄侯印龜在

顧三鑄如初工以告愉愉悟遂佩焉

麒麟吐曰麒麟不刺胎剖卵則至屠身而牛尾
狼項而一角黃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中律目步

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汚池不
入坑穽不行羅網明王動靜有儀則見在鳴曰遊

化鳴曰歸和春鳴曰扶躬夏鳴曰養
樂國曰麒麟亦不食生蟲與此此

十

鳴聲九哀一作音

劉日果曰末
耆修言瑞應
不必皆實亦
可資閱

餘者幽隱之獸。明王在位。則來爲時辟除災害。

太安中江夏張聘所乘牛言曰天下方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蚤也

范雲進見值有獻白鳥者道成問此為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道成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南齊書

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兄並積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鳥呂文顯折角江羅雲白鼻

河南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

書史卷三十四 鳥獸

廷臣作賦

何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

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則來遣去即去

盧度有道術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魚次第而來取食而去

晉平郡舊出髯蛇膽可為藥有餉虞愿蛇者愿不忍

劉劭客門誌
孫休嘗亦足
自來

終清日報
晉恭懷有傳
皆皆有名
呼之至即至
呼鳥更奇

麟五靈曰白
鳳白是世以
為瑞應也
始知此
物為奇也

何則曰鹿
之跡鹿
時亦至之鳥
鹿皆養
王子雖見其
二矣

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澤以下復送四十里外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

紀僧真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南史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魏書

後主御馬藉以擅屬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牽餽而親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追還郡君交霄郡君關難亦號開府北齊書

書史卷三十四 鳥獸

裴章王綜奔魏衆軍不得還者甚衆任煥有驢馬乘之退走煥脚為抄所傷人馬俱斃歇於橋下抄復至

煥脚痛不復得上向馬泣曰驢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脚煥乃得上遂免難南史

鰐魚長三丈餘狀似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食魚得摩鹿及人亦噉之

高昌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為行旅患風之欲至唯老驢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以為候亦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更過盡若不

防必至危。○周書

真臘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如鯢。背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隋書

李惠廳事有鶯爭巢。闕已累日。惠令掩蔭。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以弱竹。彈兩鶯。既而一去一留。惠笑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同心。琴下服其深察。北史

蕭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鳥來集。各據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四 鳥獸

十

一樹為巢。自午以前。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以人則之。未嘗有闕。

玄宗友愛諸王。時有鵲鴿千數。集麟德殿。廷樹朔樓。漢日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唐書

王毛仲初監馬二十四萬。後至四十三萬。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為一隊。相間如錯錦。

柳仲郢遷秩。必為集升平第。庭樹戟架俱滿。五日乃散。

僖宗冲駿喜鬪。為數幸六王宅。與慶池。與諸王鬪。為

一。○至五十萬錢。

崔信明生於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崔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占曰。崔五色而鳴。此子將以文顯。然崔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章官止秦川令。

有獲異鼠者。豹首虎廳。大如拳。辛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虛若虛曰。非也。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諸無量墓側松柏。有鹿犯之。無量泣曰。山中眾草不少。何忍犯吾墓樹。因通夕守護。自是羣鹿馴狎。不復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四 鳥獸

十五

侵害。無量終身不食其肉。

侯斤因使者獻馬。文帝取其異者。號十驥。曰騰霜白。曰皎雪驥。曰凝露驥。曰懸光驥。曰夾波驥。曰飛霜驥。曰發電赤。曰流金驥。曰翔麟紫。曰奔虹赤。

波斯獻活毒蛇。狀類鼠而色正青。長九寸。能捕鼠。高昌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屬云出拂菻。中國

之有拂菻。自此始。

青海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水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常得波斯馬牧海上。生駒駒日步千里。

張謂曰化工以五方色爲萬物鈞理所有色在食氣

五方色目其名爲五色然不若五色

世稱青海驢

貞觀時林邑獻五色驢。白驢。數訴。有詔還之。

唐書

宿州進白兔。安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却而不

白。五代史

內苑畜珍禽奇獸。江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

對徽宗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驢畜之久。終不肯去。

帝以柱杖逐驢。驢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

其諫。宋史

李士衡傳 卷三十四 鳥獸

帝問岳飛。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喚勿豆數

斗。飲泉一斛。非精潔即不食。余而馳。初不甚疾。比行

百里始奮迅。自中至西。猶可二百里。視鞍甲而不患

不汗。若無事然。此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

遠之材也。不幸相繼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祇

不擇粟。飲不擇泉。視善未安。驅踴疾驅。甫百里力竭

汗喘。殆欲斃然。此寡取。盡好逞。易窮。驂鈍之材也。

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過。

陳洪進在泉州。有蒼鶴翔集內齋。引吭相向。洪進視

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魚猶活。鶴咽齋中數日

後去。

宋鑄使交趾。其國主一日。令數人扛一大蛇。長數丈。

饋之。且曰。若能食此。當治爲候。以獻。又賜送二虎。以

備縱觀。

活羅漢語。慈鳥也。北方有之。狀如大雞。善啄物。見牛

馬。橐駝。脊間有瘡。啄其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饑不

得食。雖砂石亦食之。金史

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臺上。其羽五色。爛

然。文多赤黃。赭冠。雞項。尾潤而修。狀若鯉魚尾。長高

可逾人。九子侍傍。差小。亦高四五尺。禽鳥從者萬數。

形容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皆正向

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

動。牧者驅牛擊牂。驚之。俄有大鳥如鴈鴨者。怒來搏

擊之。皆不動。留二日。西北去。按示其處。養路數頃。其

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

餘。魚骨蔽地。金史

太祖至東印度。駐錢門關。有一角獸。鹿形而馬尾。色

緣作人言。謂侍衛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

史元

孫堅西華失利。被創墮馬。卧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踏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還營。補三國志注。

狄飛督王。饒獻鳴鳥。穆帝怒。鞭之三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補晉書。

廿一史識餘

卷三十五

六

揚州送黃鶴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石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

關婆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卽出。或投以果實。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補宋書。

廿一史識餘卷三十五

錢塘張 塘石宗楠次

歙 黃願仕際明榮訂

補遺上

張翥曰。或言倒海探珠。傾崑取琰。天下之至快也。子讀史殆類是乎。余曰。否。余直排沙揀金者耳。諸史晉宋以下。浮冗猥雜。卽有珠璣玉氣。悉爲土石砂礫所掩。矧余借史而讀。良苦更僕。日以隻手兩眸從事。砂土中雖陶汰不遺餘力。失出與入。未必

廿一史識餘

卷三十五

上

能免梓匠。復見數十則零落塵筭中。友人黃際明氏請補之。謂此猶明佈一室。光搖十乘也。余笑曰。狐裘不足。將補以黃狗之皮乎。淳于生聞此。當更絕纓矣。顧韞美割愛終弗安。益采數十則。不復類分。壹從史書後先爲序。以補之。次補遺第五十九。

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有母弟。可立。不卽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稱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爲季氏憂。

何謂曰人衆
二語亦老于
之所未言

何謂曰此
不圖道者

何謂曰此
不圖道者

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薨三易衰史記

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薄飲食忍嗜欲
節衣服與用事儉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
法是也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
子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

田文承問問其父嬰曰子之爲何曰爲孫孫之孫
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
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

金門下不見一賢者後宮躡綺縠而士不得褐僕妾

餘梁肉而士不厭精練君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
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
文使主家待賓客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
梁下毋吳中有大縣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
法部勸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隨何說英布歸漢至高帝力賜牀洗召布入見布甚
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

郭解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誅死解少
時陰賊以軀借交報仇及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
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不敢乘車入縣廷
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
意然後敢嘗酒食諸公以故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
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替更使舜漆廬舜告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女衣裳
鳥工往舜登廬得免去又使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

曰去汝裳衣裳龍工往入往井替更與象下土實井舜

從他井出去史記

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悉脫
其衣冠有農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

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細次得鯉刺
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武
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
矣

第五歲日支
侯師子思而
禮于木案人
不敢加兵用
齊何有于國
修已背圻而生
禹簡狄曾剖而
生契
章史議餘
卷三十五
補遺
四

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遇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樓提三尺。舳舻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魏文侯以客禮待段干木。過其閭而軾。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修已背圻而生禹簡狄曾剖而生契。

伍子胥亡楚如吳時。遇專諸於途。專諸方與人鬪。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知其勇士。

周勃木彊敦厚。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

周目彊力敢直言。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威。目還走帝。逐得騎。目項上問曰。我何如。王曰。目曰。陛下卽桀紂也。於是上笑。然尤憚目。

黃歷在日在
昔已然于全
乃

那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文翁見蜀郡有蠻夷風。欲誘進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

龔遂爲昌邑郎中令。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寒寒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規人。

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北方人採取其花。

染緋黃。授取其上英。辭者作胭脂。婦人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胭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胭脂。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東海大明之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析城山甚高峻。上平坦。有二水。東澗。西清。左右不生草木。

龍門水懸船而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

梓潼志曰
有杜康可以
解憂此酒為
老病之藥

本傳曰同光
有太守國之
漸遷又奇

隆慮公主子。醉殺主傅。廷尉請論。武帝歎息良久。可
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奉觴再拜上萬
歲壽。上起入省中。少時召讓朔。朔免冠頓首曰。臣聞
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
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
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漢書
上官桀遷未央殿令。武帝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
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
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
以爲忠。由是親近。
世史錄餘 卷三十五 補遺 木

梓潼志曰
而貴用之者
是因其以清
與民同患之

曰。羗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象。數相攻擊。孰不一
也。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
豫爲備。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
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
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純
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
而授老子。
世史錄餘 卷三十五 補遺 木
揚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
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
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適作書。往
往離騷文而反之。自崦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
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詞。
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王莽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風單于上書。言
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
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王莽博募奇技術。待以不次。言便宜者萬數。或言能

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

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鄧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後漢書

楚王英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顯宗詔天下死

事史記餘卷三十五補遺

人

罪皆入緣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緣白紵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緣帛以贖愆辜。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諱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候。

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後暴至巨富。與馬僕隸比於邦君。

王符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待無外家。為鄉人所賤。又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

升進。志意蘊憤。著書三十餘篇。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號潛夫論。

鮑永討彭豐等不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掾令曰。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眾修鄉射禮。請豐等共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水。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

洪吉臣曰。一。所重今人則。素如七其也。

鄒融備禮謁廉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託病求去。融大恨之。范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見替。亂邪。融出困病。范隨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塋畢乃去。

世史記餘卷三十五補遺

九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託樹。樹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寃為大都士之淵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不

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不

悅樹到縣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冀深怨之
第五倫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
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冀除而去陌上
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統貪放第五種
欲收舉未知所使聞從事衛羽素抗厲具告之對曰
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吏親客
四十餘人六七月中糾發其藏五六十萬種卽奏匡
并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收繫客具得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五 補遺

情狀州內震慄

單超積恨第五種坐徙朔方超外孫單據爲朔方太
守稽怒以待種據孫斌聞超謀謂其友人閭子直騷
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投爵上而超外屬爲彼郡守可
爲寒心吾今追使君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行矣
是吾心也斌將俠客追種及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
以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夜行四百餘里歸匿於閭
騷氏數年會赦出

羌豪威張奐恩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銀八

第廿四日錄全

枚與並受之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醉地曰使馬如
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公孫述借號於蜀連聘譙玄不詣述便賜以赤藥太
守齋鹽書自至玄廬玄仰天歎曰保志全高死亦奚
恨遂受藥玄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贖父死
太守爲請許之

梁鴻與妻共入霸陵山中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
娛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東出
關過京師作五噫歌肅宗求鴻乃易姓逕期名耀字
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五 補遺

手亦欲相聯

宋徽宗賜光
趙鼎即名與

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孔詡修夫子車身
入廟拭几席劍履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問
孔詡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發之得
素書文曰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
稽鍾離意 後漢書注

先主東征還永安見馬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
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

郗正著論論姜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

樂五體曰伯
約亦禮武儀
不惟時制
亦長科目不
受則制樂亦
便自舉

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衰。後庭無聲
樂之娛。衣服取供。與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
賞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
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三國志

郗正在內職。與官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不為
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
憂患。假文見意。號曰釋議曰。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

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舉。蘇梁託弦以流聲。齊
隸柑。謂以濟文。楚客潛冠以保荆。雍門援琴而快說。

世史議餘 卷三十五 補遺

十二

韓哀乘轡而馳名。盧汝翔翔乎玄闕。若士煉身於雲
清。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龐統好人倫。勤於長養。勿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之。
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

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
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可以崇

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曹操救劉延于白馬。荀攸從董策斬顏良。還追轡重
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諸將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

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曰。攸而笑。遂以轡重餌賊。賊
競奔之。陣亂。縱擊斬文醜。

曹操討呂布。襲破濮陽。別屯布救兵至。身自搏戰。相
持惡。典韋應募陷陣。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

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
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

無不應手倒者。布眾退。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管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
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大吉不為怪也。君夜在

世史議餘 卷三十五 補遺

十三

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
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笑曰。實如

君言。輅曰。遷官之徵。其應行至。頃之為江夏太守。
劉曄七歲。母臨終戒曄。以父之侍人有詭害性。身死

後懼必亂家。汝長能除之。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
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父

怒。遣人追曄。曄還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
行之。罰父心異之。遂不責。

孫權任宣城。山賊數千卒至。權始上馬。而賊鋒已交。

孫權中曰
此手藝父
丁注子編

於左右。周泰奮激衝權。膽氣倍人。賊既解散。身被十
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後泰赴學。濡須
拜平虜將軍。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權特為
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酬樂。權行酒到泰前。命泰
解衣。權手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闕處以
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

常林少卑貧。非手力不取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
帶經耕鉏。妻自餽餽。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樂安任顯世為著姓。夙智早成。鄉人語曰。蔣氏翁在。

氏童。
方以智曰。此
明云孝直是
必能致主上
頭行即此可
知見其才力

先主與曹操爭。勢有不便。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
者。矢下如雨。法正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
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

俱去。遂退。
三國志注

趙雲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
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
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
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

曹操聞何進謀誅宦官。召董卓。卓欲有太后。笑曰。閹豎
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
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
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殺。
曹操諸將皆魏官號。夏侯惇獨漢官。自陳不當不臣
之禮。操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
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
將軍。

曹丕曰。穎川鄒儉能辟穀餌茯苓。甘陵甘始善行氣。

廣江左慈知補導術。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
郎李暉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濟利殆至。預命

後始來。眾人無不鵠視。很願呼吸吐納。軍謀祭酒董
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

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關豎真無事於斯
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

虞雙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王岐難之。雙書
與族子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于丘園。索良才于
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

舉肅上代周瑜呂蒙曰兄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對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性頗自負好凌人當有以待之密為肅陳三策秘而不宣

關羽與徐晃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見下馬宜令得開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鍾會至漢城將曉已奉命與其子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警諸草木吾氣

志未盡餘卷三十五 補遺 十六

鍾也桑梓之教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慕大君公侯墓當置掃墳塋奉祀致敬願告其所在

鍾會善放人書於劍閣要郭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旨忤傲多自矜伐又毀懿報書手作以疑之

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軍中號惇為盲更侯惇惡之每照鏡悉怒輒撲鏡於地

司馬懿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書書過兩不覺起從家惟有一婢見之后恐事泄致禍手殺以滅口而

親自執喪懿由是重之晉書

王導謂顧和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

尚書梅陶言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

文立師事譙周門人以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立為顏回

何劭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夾下婢子品王詮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易弱粲

乃止史記 卷三十五 補遺 十七

何機為鄒平令性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為

惡何美為離孤令既驕且各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讐

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某年方妙嘗以草章答庾亮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曰吾昔有伯英草草十

紙過江顧損遂乃亡失常數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伍增壽曰此
飲與王謝齊
時而三

陳桂林曰是
武亦以此術
得壯水師

紀瞻性靜然少交游好讀書或手自抄寫所著述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

桓玄曾於殷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劉邁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使邁下都避之玄果令追僅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社與邁爲三故不知死玄甚喜以爲刑獄參軍殷仲堪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孝武曰卿去有日使人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五 補遺

大

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

徐道覆欲裝舟艦使人伐松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郡賤賣價減數倍居人貪而市之如是數四船版大積百姓弗疑及舉兵按賣券取之無得匿者旬日而艦辦

張茂築靈釣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口何故勞百姓而築臺姑臧令以曾妖妄請誅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公之

命何謂妖乎命止役

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蜀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惟劉聰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

劉曜亡之朝鮮變姓名爲縣卒朝鮮令崔岳見而異之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尚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詔捕勢能相濟縱有大惡不過解印綬俱去耳丈夫處身鳥獸投人要欲濟之况君子乎給資甚厚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五 補遺

大

姚興以禿髮僭檀外敗內亂遣尙書郎章宗觀曇摩檀與宗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還言於興謂羣臣無得檀匹未可圖也

張嘉言子
姚興明子

雷惡捕猛殺清肅嶺北諸豪皆敬憚之潰降姚萇謂人曰吾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摧屈分也

萬曆事曰劉仲之誤到字之類非引者之正

姚萇命姚當城於營處一欄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間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聞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尅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

慕容德譙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

廿一史叢餘卷三十五 補遺

二千

慕容超政出權嬖軌憲日頽封乎屢畫匡救不納後臨軒謂孚曰朕于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超大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麴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抗厲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

慕容超使韓範聘於姚興曰燕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

廿一史叢餘卷三十六

錢塘張璠石宗摘次

靖安舒春陽管生恭訂

補遺中

劉裕與何無忌檀憑之等共建大謀相者相裕及無忌等並大貴推憑之無相裕密謂無忌曰既爲同舟理無偏異吾徒成富貴檀不應獨殊及憑之戰死裕知其事必捷宋書

孔子作春秋制宰經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啓折而立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而拜告備於天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

廿一史叢餘卷三十六 補遺

一

廢帝失德太后勗嘗始猶見從後轉甚漸不悅五日賜帝玉柄毛扇帝嫌其不華欲加醜害已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後猶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胡恒曰廢帝殺母阮嗣宗所謂貪暴不如

王鎮惡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祖猛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孺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

張融奉勅聽講。總明觀入榻。私索酒飲。已問難畢。忽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御史中丞。勅免。

王微言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清無味。

徐美之等乘權。構孔賓子於太祖。賓子嘗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賓子命去之曰。此獄君不可泊也。

王華閒居。詠常。謂王粲登樓賦曰。真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徐美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

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為太祖所任。與王華相埒。華謂

世史識餘 卷三十六 補遺

世五臣十補 亦同允員

已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顧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觀之禁不能止。

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資。定思貧薄。亦不

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

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出文券一

大廚與觀之。觀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

須還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

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候之。

集說曰。唐王 詩云。仍王謝 並風貌。阮何

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候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既至。問復不見。候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

宋德既衰。蕭道成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王延之

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三

王持平。不送不迎。道成以此善之。南齊書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

韜何偁為一雙。

蕭道成踐阼。召劉瓛入華林園談語。謂瓛曰。吾應天

書史識餘 卷三十六 補遺

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對曰。陛下誠前軌之失。加之

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既出道

成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

崔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恐

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

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

蕭道成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張緒言

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

謝朓遷吏部尚書。三上表讓。或謂朓官未及讓。沈約

張曰：此書之類千載必同。

問：此書之類千載必同。

曰：孫綽孔頴達記室。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稱謙之美。本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

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改元光熹。詔以珪諫。後改

元昭寧。董卓輔政。改元永漢。一歲。四號。皆惠帝太安

二年。長沙王又事敗。成都王頔改元永安。頔自鄴率

河間王頥。復改元永興。一歲。三號。海陵王隆昌延興

建武亦三改年號。

梁帝衍六藝備閑。基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

錄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梁書

卷三十六補遺

隨王叔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華堅執不可。元起恨

之大。軍既至京師。華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

迎華。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

厚遺之。

張弘策從帝衍星下。語時事。衍曰：漢北有失地。氣漸

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明年都邑有

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

英雄。與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為已富貴。為在草茅。衍

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請定君臣之分。

許書曰：此書之類千載必同。

帝衍命呂僧珍。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為止舍。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為樓艦。葺之以茅。並立辦。將發爭櫓。僧珍出所具者。船付二張。

太宗頔於玄圃。自講老莊。何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

晉代喪亂。頔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

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疾景難作。

柳惔少子。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

卷三十六補遺

曰：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

陸雲公善奕棋。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帝衍笑謂曰：

燭燒卿貂。帝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

武陵王紀。僭號於蜀。改年天正。永豐侯稱謂所親曰：

昔桓玄年號大平。識者謂之二月了。玄之敗實在仲

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乎。

後主置酒。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主喜不懌。欲諫而

後主已醉。喜升階伴仆。移出省中。後主醒。謂江總曰：

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慙其耳。陳書

顧孝婦曰
中興脫故行
匡光明

戴顒父善琴。與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
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制長
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携客造之。勃等方進
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南史
戴勃疾。鹽藥不給。顒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
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乃求海虞令。
事垂行而勃卒。乃止。

武帝禁畜識緯。阮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
劉德重淮南秘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

世史讀餘
卷三十一 補遺

木

知。此言美矣。客有求者。答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
人。乃焚之。

陶弘景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許
之。賜以束帛。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
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
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

顧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
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勿春。晉時操行人。七世同財。家
人無怨色。

晉書曰
卷三十一 補遺
之訓子

阮孝緒一鹿林爲精舍。以樹環繞。御史中丞任昉尋
其兄。欲造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通。其人甚遠。殷芸
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

裴子野與徐勉言。阮孝緒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
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
采章似皇甫謐。

齊王道成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手迹。下名報答書。
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

陸驗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

世史讀餘
卷三十一 補遺

七

謂驗爲生犀。

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巢尚之應聲曰。宜名天
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蔡蒼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攜謂江敬曰。古人稱安貧
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
夷白乎。

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

齊帝道成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基累
局不倦。覆嘗抑帝手。不許易行。

劉毅之荆州表求東還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遇拜恩
帝裕出倪塘會毅胡藩請毅之裕曰卿謂何如對曰
夫裕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
固以此服公至涉獵記傳一詠一點自許以雄豪相
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裕曰吾
與毅俱有尅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

項堅固曰
心跡身始不
隨疾風而散

黃顯化曰小
兒懷德者有
意致動之亦
足自樂

劉毅之荆州表求東還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遇拜恩
帝裕出倪塘會毅胡藩請毅之裕曰卿謂何如對曰
夫裕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
固以此服公至涉獵記傳一詠一點自許以雄豪相
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裕曰吾
與毅俱有尅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
齊王道成造褚思莊與王抗交賂自食時至暮一局
始竟帝倦還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
旦不寐

卷三十六 補遺

事出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
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
欲奮臂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閉門靜處併日而
食本免於患
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
彪子僧虔果十二傳基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緯探
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敷
曰僧達俊爽當不滅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

必至公僧緯嘗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探蠟珠爲鳳
皇弘稱其長者云

垣榮祖登西樓見翔鶴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
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

謝晦將之荊州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
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
人二昆而以之北所以古推今自免爲難

孫敬玉通蔡與宗侍兒被禽反接與宗命與杖敬玉
了無作容與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

卷三十六 補遺

札因以侍兒賜之
蔡樽奏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其不取參軍
通署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樽正色俯
身拾牒起曰衆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
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樽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
目因捧牒直出
謝潘何點陸慧曉孔珪至張融弟鐵之舍點曰今日
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
見王思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

六謂融弟實積

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唐杜道鞠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

張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覺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陰衣來者賞之衆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正緣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

標取帛

卷三十六補遺

武陵王暉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崇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王敬則與既陽縣吏閻謂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背吏唾曰汝得既陽我亦得司徒公矣敬則後補既陽令昔日閻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

范曄曰陽化
原是其言
對其言
則其言
不其言
矣

徐君蒨辨於薛令湘東王出軍有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

范雲幸於竟陵王子良江祐求雲女婚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婢雲笑受之及祐貴雲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出剪還之祐亦更姻他族後祐販妻子流離每相經理

卷三十六補遺

十一

任昉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謂其父暉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王儉領丹陽尹引任昉爲主簿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

陳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牀之以刀命作賦仍限晷刻暄援筆卽成不以爲病

李遠自莊侯
異也祭酒人
言兩失

王克遠曰
亦具相基

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籍紳皆嚮慕焉。陳暄以
王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躁。靴至膝。不陳魯里。
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
若。竟無作容。作書謫陵。陵甚病之。

明山賓薦朱异云。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間有對賓之
色。金山萬丈。綠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
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
唯十室所稱。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

庾道愍在祿禪。生母流漂交州。及長。求為廣州綏寧
府佐。去交尚遠。負擔冒險。僅得達。尋求經年。日夜悲
泣。暮雨止。一村家有嫗。負薪還道。愍心動。訪之。乃母
也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庾道愍精相板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明帝。託以
已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
多愁忤。休祐以禱。參同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
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
解。

武陵王紀宴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廣絲竹之聽。沈

僧昭在坐。咒厭十許。鳴便息。日晚。王曰。吾欲其復鳴。
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蛙復喧然。

杜坦從宋武還。南朝常以荒僮遇之。為清途所隔。嘗
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
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口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
出於今世。養馬不暇。豈辯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
廷之薄也。坦曰。臣本中華高族。因亂播遷。而度不早
便。以荒僮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超入內侍。齒列
名賢。聖朝雖復拔才。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王僧孺與樂安任昉。通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
出為錢唐令。昉贈詩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誰其執
轡。吾為子御。

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蕭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
達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畧同。又經情款。自以
負彙權屈。慮興宗不能諳。已戒部下蔡會稽若問。慎
不得答。興宗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惠開素嚴。部下
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答者。

劉湛等誅。義康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沙門慧琳

陳子備曰食
陳判史絕不
願長考功法
當由特有水

山

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後徒安成郡。義康讀漢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前代有此，我得罪宜也。

出帝汎舟天淵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元忠著繡領紅羅襦，錦緣碧袖袴，帝謂曰：衣冠應有常式，何物著百戲衣？忠曰：臣情存綺羅，衣歌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魏書

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得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暮詣封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爲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

十一史議餘
卷三十六補遺
十四

何事？爲便。回答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而鬪治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

孝昌後，天下多務，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宋遵道以公斷見知，時與邢昕嘲諷，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圖於江南。

世祖將北征，發民驢運糧，使公孫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強弱，輔脊自

壯象共嚙之。

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遇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執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

枹老壽與洛州刺史石崇易妻而姦，滕榮布朝野，御史中尉王顯奏言：榮前在洛，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同敝笱之在梁，若其原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禽獸之不若，請免

十一史議餘
卷三十六補遺
十五

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

劉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呵言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瞽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於御，聽高祖，優假之不以怪。

李琰之善經史百家，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

平恒忿子不事父業，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

尚書曰五
年不與分知
在唐非缺

別構精廬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酒食亦不與妻子
同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嗽之

魏子建在洛開暇與李韶兄弟頗奕碁時人謂其耽
好子建曰碁於機權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
時用博奕可也及臨邊事經五年未曾對局

獻武宴集西門豹祠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

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
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
謂我不知

廿一史劄記 卷三十六 補遺

十六

文宣荆元韶魏晉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
以彭城爲嬪御北齊書

文宣命邢邵制廢帝名名殷字正道帝曰殷家弟及
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文宣不許曰
天也

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高孝珩吹
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
下嗚咽武帝乃止

段孝言贖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

汲冢曰經
不遠

葛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草萊之士祖開
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貧賤者亦時有乞道
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
楊子雲周旋

高祖每與李元忠宴席論敘舊事撫掌欣笑曰此人
逼我起兵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
義處高祖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
耳元忠日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持高祖鬚大
笑

廿一史劄記 卷三十六 補遺

十七

崔暹從官日宴乃歸侵曉與兄弟同母起居暮則嘗
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

博陵崔巖魏收外兄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
答曰頗巖腹瘦是誰所生羊願狗頰頭圓鼻平飯房
寒籠着孔嘲訂

宣帝自稱爲天不欲令人同已後官與皇后等列坐
用宗廟禮器錫羹桂漿之屬飲食不聽人有高大之
稱諸姓高者改爲姜稱高祖爲長祖曾祖爲次長祖
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又禁天下婦人不得施

周書

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

寒瘧曰瘧疾
而痛

書一史識餘

卷三十六 補遺

丈

來白王
山中安得兼
久待非時露
也

前席語遂達曙。

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分其地界盜發不獲以故

新羣盜屏息

古今事考

卷三十六 補遺

十

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

古人齊天統中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

古人齊天統中於賓

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高祖甚悅。曰。善。心於座始知。卽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

薛道衡遇李文博於東都。奏爲從事。房玄齡謂之曰。公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揚多少。文博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

秦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李文博家屢空。人謂其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人王妃生

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

楊玄感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

楊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暗鳴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

文宣善自晦迹。退朝還第。輒閉門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祖眺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爲爾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北史

韓子熙除國子祭酒。遷都。百司竝給兵力。以祭酒開務止給二人。或令其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裴宜明二子景鸞。景鴻。竝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明恒曰有見有現方臺古上之有英人

吳遵世少入恒山。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將卽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

廿二史劄錄卷三十六補遺
王
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

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闔而墮焉。子信曰。不善。何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樹拂堂。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教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且云。敕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

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曰。

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示威名當以卿應之昔慶慈懼而退

燕榮總管幽州性嚴酷范陽盧氏世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徵自若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文帝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豈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慶得一糠一秕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

主
卷三十六 補遺

田式專以立威為務每放書到州式未服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

田式以刻暴除名懸志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陰市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為儀同流涕曰大人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此見公卿放辱者旋復升用大人何乃至此式歎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文帝以式罪已之深復其官爵

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庚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

啟者曰一當波瀾

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猶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竊哀之周文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

魏德深遷貴鄉長政清靜不嚴而肅尋轉館陶長赴任傾城送之道路泣聲不絕父老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以貴鄉為詐請郡訟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至兩縣請使訟之斷從貴鄉貴鄉史人歌呼稱慶館陶合境悲泣從者數百家

裴俠仕周為河北郡守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疾竟瘳宇文護聞之曰裴俠病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而疾愈豈非天祐其勤恪

主
卷三十六 補遺

裴俠仕周士先世通顯何至學于草屨裴俠名傳於世亦何且知此

高閭早孤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為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請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問本名驢浩乃改為閭而字焉由是知名

張文詡遊太學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遣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嘗從

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蓋原憲。
明帝素能食。尤好逐火。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
袖前齊書。

卷三十六 補遺

主

肅臣曰。婦口
化鳴爲人所
料。

廿一史識餘卷三十七

錢塘張 壩石宗摘次

休寧吳 充德符參訂

補遺下

神堯擊龍門賊母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飲其尸以築京觀。盡得其箭於其尸。
高祖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陸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誠辯。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

廿一史識餘 卷三十七 補遺

翠微官成。張昌齡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太宗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滯岳。矜已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

楊素營仁壽宮。封倫爲工監。規構鴻侈。文帝怒曰。素碑百姓力。爲吾搭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母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
李勣料敵。應變皆契事機。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

梁肅曰：龜池一派孝子耶。前錄後光，與此。

帛盡散士卒無私財。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皆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輔公祏反，詔河間王孝恭討之。將發，大饗士，栝水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問罪，栝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盡飲罷，衆心爲安。

上元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高宗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郝處俊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七 補遺

曰：禮示童子無誼，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倂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議誦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

武后求王羲之書，王方慶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番，太祖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詢、八世祖鼻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審、高祖規、曾祖衷，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

涼州獻新曲，玄宗御便坐，召諸王觀之。讓皇憲曰：曲雖佳，然官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早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

讓皇憲從玄宗按舞萬歲樓，兄衛士已食，棄其餘實。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復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餐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七 補遺

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發居，政和公主棄三子，奪柳潭馬，載寧國身與潭步。日百里，潭躬水薪，主躬糞以奉寧國。初潭兄澄之妻楊貴妃姊也，勢幸傾朝，主未嘗干以私及死，撫其子如所生。

羅道琮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歲餘放歸。霖潦積水，失其殯處，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

樂世光曰書
簡乃爾康保

王紹宗少貧狹嗜學工草隸寫書取府自給凡三十
年庸足給一月卽止不取贏人雖厚價輒拒不受嘗
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
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以余比虞君
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竇抗集諸生講論劉執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
業是日悉至蓋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
坐厭歎抗奇之問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
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水生於水而寒於水其

謂此邪

張塘曰滿山
公子乃有此
笑可稱

洛陽饑徐文遠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備弟子禮
拜之入東都見王世充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
下王公何邪答曰密君子能受鄭生之掛世充小人
無容故人義相時可也

張五續曰雖
賢能相樂聖
仙林

柳渾爲張延賞所擠罷政事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
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輪皆以舊相
闕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
白居易以詩自名而推禹錫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

應有神物呵護

李晟與馬燧宴樂恩賜相望於道兩家日出鉦鐘鼓
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

德宗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
同時欲以三月名節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
中和節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
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間釀宜春酒以祭
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重本帝悅乃著令
與上已九日爲三令節

裴均稱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不忘功蓋一世而上
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

袁客師亦傳父術爲廩犧令高宗置一鼠于廕令術
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
之鼠生三子

杜生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持錢五百伺
於道見進鷄使者可市其十必得奴使至其人以情
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而得亡奴
戚近爭爲奢詡漢陽公主獨儉常用鐵簪畫壁記田

其真意曰可
以針黹之

租所入。文宗因主人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官。所服皆當時賜。未常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狃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官人視主衣製廣狹。徧諭諸主。且勅京兆尹。禁切浮靡。主嘗誨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

朗州接夜郎諸夷。俗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儻偉。劉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楚人以

章宋職餘

卷三十七

補遺

木

送迎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於是武陵夷悉歌之。

武后徙趙瓊壽州。越王貞將舉兵。遺瓊書假道安定。公主進使者曰。爲我謝王。丈夫不應淹久。至是我聞楊氏篡周。尉遲迥乃周出。猶能連突厥。使天下響應。況諸王國懿親。宗社所託。不捨生取義。尚何須邪人臣同國患。爲忠不同。爲逆王等勉之。

太平公主。天后所生。愛傾諸女。榮國夫人死。后丐主爲道士。以幸冥福。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乃

李長孫曰唐
聖書書列是
汗下

真華官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

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或勸許胤宗著書貽後世。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

廿二史職餘

卷三十七

補遺

七

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術。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方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于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

憲宗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錢徽。懲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朱敬則修國史。韋安石閱其稿。歎曰。世人不知史官

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穆宗詔蕭儼撰王承宗先銘。儼言承宗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

突厥畔。李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太宗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

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張廣曰世間無此奇女子
從賊軍時
以爲安
賊人爲之畏懼也

李希烈入汴。聞戶曹參軍實良女美。逼取之。女顧曰。憤無威。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祕謀。能轉移之。嘗稱陳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實姓。願如姻娼。以固其夫。

希烈許諾。乘間謂仙奇妻。賊終必敗。實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誅諸將自立。有獻合桃者。實請分遣仙奇妻。因蟻帛。九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率兵謀而入。子出拜斬之。函希烈并妻子首獻天子。

王鐸貢舉。得蕭遠。及遠與鐸並位。鐸入對。殿中遠

被起之。僖宗曰。遠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遠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

鄭相如師事鄭虔。虔未之禮。間問所業。相如曰。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卽日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汗偽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衡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相如果死矣。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廿一史劄記 卷三十七 補遺

九

國史曰鄭本之孫遠

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事誅。二女沒入宮。觀養言宗姓不育。寵幸爲累。文宗卽出孝本女。詔曰。備選掃于內。非曰聲妓。惟宗女之幼。不爲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暮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

元行冲。遠李元愷。問經義畢。贈衣服。許曰。吾軀不可服新麗。唯不稱以速咎。行冲垢纈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以所盤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

岐陽公主貴震當世。所賜奴僕僊寒。皆上選。巧直。自市。皆爲涇州刺史。主偕從者不二十。婢乘驢。不肉食。

州縣供其拒不受。

杜甫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節度使嚴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兄之。或時不市。

李白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居徂徠。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張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七 補遺

十

鄭善果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兄封侯開國。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答曰。秩俸乃天子報爾先人之殉命也。須散贈六姻。爲先君之惠。奈何。妻子獨擅其利哉。絲枲紡績。婦人之務。墮業者是爲。屬遺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李克用在韃靼。懼其圖已。時時從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服以爲神。

劉智遠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欲飲於民。李氏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

張唐曰。善果母自紡績。不奪民財。惟勸。

非救民意也。後官所有。請悉出之。雖不足士。亦不以爲怨。智遠改容謝之。

晉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未帝召王彥章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鑄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公河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七 補遺

十一

王景仁擊趙周德威。距于柏鄉。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餽其外中。不足懼也。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

契丹犯塞。過祁州。刺史沈斌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廷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廷壽曰。公父子謀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効公所爲。

世宗曰。晉初。今以。

王克通曰。以。

也。城陷城自盡。

韓建初不知書使人題其所服器皿床榻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學書史。

周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陳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陳章者號陳野叉乘白馬被朱甲出入陳中求周陽五李克用戒德威曰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部兵見白馬朱甲者伴走避之德威微服雜卒伍中章出挑戰兵始交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過揮鐵槌擊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史弘肇會飲王章第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能為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救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為讓已大怒醜垢逢吉逢吉先出弘肇索劍欲追之。

莊宗遣李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充後官蜀法嚴禁奇貨出劍門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

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巾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

王沔聰察敏辯上前言事能委曲敷釋每對御讀所試進士辭賦音吐明暢經讀者多中高第宋史

潘慎修掌李煜記室張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疎之煜子仲寓好蒲博洎切諫仲寓謝過後人言仲寓蒲博如故洎與之絕仲寓死洎不赴吊與張

泌議事不協遂為警隙始以從父禮事泌既而不拜

史記餘卷三十七補遺 十三

素與徐鉉厚善議事相忤遂絕交。

太祖嘗召刑部郎中楊克讓命坐與語且諭以將大用侯陟素忌克讓偵知之因奏事上問識楊克讓否陟曰臣與克讓甚善知其才識朝廷佳士也近聞其自言上許以大用多市白金作飲器自奉臣頗怪之上怒出克讓與郡。

張藏英舉族為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問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

楊建初曰原手貴人經手取好故能之

劉繼元曰原人不交結則

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携鐵櫬匿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齧其耳。噉之。遂禽。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轡其肉三日。剜心以祭。卽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日爲報讐張孝子。

梁廻外務矯飾。初若嚴毅不可犯。奉使江南。雖饋食亦不受。江南人頗憚之。既奉貨直數萬緡。廻大喜。過望。發舟縱酒。繼日戀戀不發。

節帥出鎮及來朝。便殿宴勞。翰林學士皆預坐。梁廻

事史記餘卷三十七 補遺

十四

性蠱率。尤不喜文士。開寶中。爲開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竊將帥。文用此輩預坐。罷之。至淳化中。蘇易簡白於太宗。始復故事。

周仁美過祇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負錢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因賜之。

王賓監亳州軍。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所。賓妻妬悍。賓不能制。擅至亳。賓具白上。太宗召其妻。俾衛士梓之。杖百。以妻忠靖卒一夕死。

事史記餘卷三十七 補遺

丁謂機敏有智。儉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難解者。一言判之。善談笑。尤喜爲詩。圖書博奕。音律無不洞曉。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

下請在貶所家寓洛陽。嘗爲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卽以聞。帝見感惻。遂徙雷州。

馮伸已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伸已

事史記餘卷三十七 補遺

十五

日汲自供。終無恙。旁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開卽瘴起。人不敢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

張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詠顯。求霖三十年。不得。及知陳州。霖來謁。闕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傳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翼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

張詠曰志厚
別自使人疑
隱憂消

張詠曰。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

張詠驟果下急。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

王欽若最善陳從易。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過汴水旱涸。告

謂曰。從易願使湖外。非獨爲貧。亦以王公在宋。欲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大

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知我。聽汴通乃行。
世史叢書 卷三十七 補遺 十六

黃德和誣劉平降虜。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文彥博置獄於河中。鞠治得實。德和謀翻獄。遣他御史來。彥

博拒不納曰。朝廷處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允。彥博執其咎。

仁宗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文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

禁闕。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謀宿殿廡。志聰

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

文彥博在洛。邵雍程顥兄弟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

范仲淹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

范純粹論賣官之濫。以爲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常世恩。富民得商損錢

千萬。即可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
世史叢書 卷三十七 補遺 十七

文彥博欲貶蔡確於嶺南。范純仁爲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

楊慤負米養母。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故既曉未曉。皆不出戶。

蘇軾與巢谷同鄉。軾轍在朝。未嘗一來見。請嶺海親舊無相聞者。谷慨然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笑其狂。谷

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轍驚喜，既見，握手相泣，而道平生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之，曰：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死，公無止我。閱其橐，無數千錢，轍方困乏，強資遣之。舟行，轍隸竊其裝，谷從至新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志也。

石介在太學，何羣自蜀至，介因館羣於家。羣喜激揚論議，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爲白衣御史。羣

廿一史叢書

卷三十七 備道

十八

上言：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不可。羣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絀出太學。羣徑歸。

徐積中年有賸疾，屏處窮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疎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歎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

韓億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卽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

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謂副使失辭，而億更以爲恩意。

包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

劉日景曰：不持威嚴正是德。

錢景謨居許，聞王安石得政，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臥於地，一最親者和坐其側，顧其謹服脫帽未及他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謨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

廿一史叢書

卷三十七 備道

十九

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蘇軾叙歐陽修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吳太清曰：我人情者，遠近人情，尤明顯口。

王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滌，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

王陶徵時，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一日大雪，舍陶奉母寒餒，刻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孺子凍餒，

炊烟愚解錦裘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喪明自衛州往謁意必念舊陶但出尊酒對之邈然

杜常折節學問無戚里氣習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覺觸桑木而墜額爲之傷

司馬光謂河南郡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傳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

陸佃報聘遠歸半道聞遠主喪送伴者赴臨而返請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卷三十七 補遺

二十

佃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弔唁之儀何也佃徐應曰始意君匍匐哭踊相見卽行吊禮今偃然如常時尚何所吊伴者不能答

呂陶同蔣堂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之斷行闕句以示陶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爲我作足之陶書以獻不繆一字

西將高永年死於羌徽宗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勅侯蒙遠治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弟以實對

明之夢曰其
孟明自應救
但恐未能
功難遂也

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繼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

高永年戰沒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鄭僅下令非彊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
賈易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卷三十七 補遺

三十

李熙靖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

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韓世忠獨攬秦檜怒又詆排和議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拆外未嘗與談

韓世忠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杜門謝客澹然自如口不言兵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善釋老自號清涼居士

又據曰韓
人不忍更

士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韓世忠得疾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

楊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守卒急炎即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王景奔晉石敬瑭待之厚問景所欲對曰臣受恩隆

史記卷三十七 補遺

王

厚誠無所欲固問之景再拜曰臣昔爲卒嘗負胡牀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爲妻足矣敬瑭大笑即以小師賜景景甚寵嬖之後累封楚國夫人侯氏嘗盜景金數百兩私遺舊人景知而不責

祈廷訓形質魁岸無才畧臨事多規避時人目爲祈

宗馳

章頴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叅政某雖去人

之韓曰
無俱下

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頴曰相公人才即叅政人才也使果賢叅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繼相善類多所全佑頴之助云

德佑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文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豪傑皆應有衆萬人其友止之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誠義士聞風而起義勝者

史記卷三十七 補遺

王

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

梁成大心術險巇凡可賊忠害良者率多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

王昭素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

使外國者皆假服紫孔維自高麗還會東使至維自恥衣緋因求見說言高麗使問臣獲何罪降服臣無以對因泣下太宗憐之即賜以金紫

韓侂胄設僞學之禁沈繼祖等疏詆朱熹併及蔡元

第五編目定
之五氏

張增日見敬
以得之五氏

定州縣捕甚急。元定間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僦別蕭寺中。坐客與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同子沉行二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

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懼。舊有義社以備寇。衆請陸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此間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七 補遺

主四

范冲之修神宗實錄也。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証錄。

胡寅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實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

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蓋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而睡醒乃後解。不然則殺人。

高麗求醫。詔使二醫往留二年歸。王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伐遼。遠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直狠虎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歸奏其言。已無及矣。

阿保機生時才墮地。體卽如三歲兒。能匍匐。三月能行。遼史。

有司鞠逆黨。凡三百餘人。獄具。太祖以人命至重。死不復生。爲賜宴一日。隨其生平之好。使爲之酒。酣或歌舞。或戲射角。無各極其意。明日乃以輕重論法。臨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七 補遺

主五

決歎曰。此曹塗炭生靈。民間昔有萬馬。今皆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有。誅之豈曰得已。

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日。由君所賜。海陵喜言君賜者。詔授五品官。其人暴疾竟不。及授。金史。

褚承亮鄉試擢第。金破真定。搜境內進士赴試。承亮與焉。策上皇無道。少帝失信。時皆承風旨。丞亮獨曰。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忍言。徑長揖出。

金章宗時。有司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曰。養出一

范文正公所債顧不多與。元史

順帝覽宋徽宗書，歎賞不已。嬖孽曰：「徽宗洵多能，惟

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耳。」帝爲容。改

趙孟頫才氣英爽，世祖一見甚喜，有旨令出入宮門。

無禁，一日行東御牆外道，險馬蹶墮。河帝爲移御牆。

稍西二丈許。

廿一史識餘三十七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張墉撰。墉字石宗，錢塘人。是編一名竹香齋類

書，摘錄二十一史佳事，僞語分類排纂，共五十七

門。末又附補遺一門，略仿世說之體，而每條下皆

注原史之名，其發凡譏何氏語林濫及稗官，然世

說新語古來本列小說家，實稗官之流，而責其濫

及稗官，是猶責弓人不當爲弓，矢人不當爲矢也。

且所重乎正史者，在於叙興亡明勸戒核典章耳。

去其大端而責其瑣事，其去稗官亦僅矣。

史異編十七卷

〔明〕俞文龍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七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異編十

七卷》提要

史異編序

史異者紀異也何異乎紀天地日星山川人物之變常也於變常何紀乎常者治徵變者亂徵也稱史異者皆正史之所載也裨官野史獨不記異乎以國史不書或妄誕而難信也史載矣而又集為一書者欲人君知恐懼脩省也作之者誰吾鄉水部余君也

史異編

序

一

君以變異散在各史則反常者以常者掩集而成書則一披覽而千古興亡得失之徵得寓目焉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日月星辰山川人物之精與人君之行事每相感召故或先事而告警或後事而著應無示也無不示也惟聖人能轉異以為常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位

於上於是有和風甘雨景星慶雲而彗孛冰雹之異息矣地位於下於是有海晏河清坤寧艮止而山崩地震之變絕矣萬物育於中於是含齒戴髮飛走動植之倫各適其常而物怪人妖不書于冊矣自古雖極治之世不能無異惟脩德用人以禳之則雖有其異而無其應故洪水滔天

而竟不以其故貶聖雉升鼎
耳而高宗不以其故損賢夫
人君者德則其祥不德則其
妖也妖由人興不由天降故
變古易常橫徵暴斂是君之

彗孛冰雹也窮治土木妄興
師旅是世之山崩地震也女
寵內豎貪夫邪臣招權納賄
結黨蠹政是世之物怪人妖
也有一於斯雖無變異亦禍

人國可不慎乎

聖明御宇垂五十年海內雍熙
視唐開元宋慶曆不啻過之
而邇年海內異常之事時皆
報聞若牛妖豕異猶其小者

近者陪京鼠渡江矣日相摩
矣天狗墜地矣又有京師河
赤陵寢地震白氣貫天彗星
掃斗經月方散見者寒心果
氣數適值陰陽錯亂有不知

其然而然者耶抑用人行政
壅滯鬱結有上拂天意者耶
何上天示儆其仁愛之無已
也余觀春秋所書若星孛于
太辰于北斗星隕如雨梁山
沙鹿崩大水大雨雹之類蓋
詳哉其言之然二百四十年
間惟此數事未有一年之內
而變異迭出視春秋時尤有
甚焉亦可畏矣哉余君之為

此書蓋徵事於既往而寓意
於方來忠愛之心藹然可想
然篇中所載皆前世不祥之
事何可使
人主聞之耶噫責不專在
人主也十月之詩言日食電震
百川沸騰山冢萃崩所以警
其君者至矣而後章繼之曰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
侯莫肯朝夕然則覽是書者

凡百有位各思恐懼脩職以
弭天變始稱畏天始稱敬君
我是為序

溫陵黃克纘撰



自序

予不語怪力亂神余獨錄異者何興必
有禎乂必有孽此常理也有所
惕則瞿無所傲則媿此常情也
理之不能不常而異情之不能

不異而常此又一定之數而不
可易也夫異者異矣而常者未
始異故脩而祥萃灾弭否而祥
謝灾乘常也脩而灾不為灾否
而祥不為祥常也脩而反重之

實愈生省惕否而反驕之祥益肆怡謠亦異而常也故曰天定勝人人定勝天則大異之摠歸於大常耳文龍性素嗜史往來於廿一代之間上下乎千帝百

史異

自序

二

王之述嘗試刪輯史嚮綴布宇內業已膾炙人口茲不自揣復採異徵一帙錄其尤者分門別彙序次合流予以補前刻之未備且以醒同志之倦眼一披閱

間古今得失之林感應桴鼓之捷襍稷輯瑞之方庶幾少裨幸勿以余生為好異也者而嗔歟之

萬曆己未仲春之吉晉安中拙

史異

自序

三

余文龍書於金陵公署之拙
我齋



史異編序

災祥之說其來自尚書春秋
蓋天地人物皆有之災亦謂
之祥或謂爲變或謂爲孽爲
禍爲疴爲恠爲沴爲戾前代
諸史析爲五行天文志馬貴
與通考總之曰物異而日月
星辰風雨則屬象緯凡物悉
天所覆地所載天地之氣失
常感於物而異生焉二之非

史異編

李序

一

也鄭夾漈通志以洪範五行

爲巫瞽之學人間禍福冥不

可知一草一木繩以五行牽

合附會此其論甚辨而可喜

然亦後人談災祥求事應之

過而未可謂書春秋盡誣也

余中拙工部取諸史中所載

天地人物非常者爲史異編

其理本尚書其法本春秋其

事本各史志而取義于馬貴

史異編

李序

二

與蓋人情耳目所習見聞了
不爲異非所習見聞必錯愕
疑惑因以恐懼脩省聖賢帝
王盛德大業于是乎資

今天子御宇久四方災祥之奏

史異編

李序

三

歲無虛月而視爲故然曾不
知其異中拙旣爲此編又取
天元玉曆關象緯者繪之成
圖蓋曰人無所不至唯天不
容僞相臣之調燮儒臣之啓

沃爭臣之匡救得是編而陳
之于以警動

上心知天之示異爲仁愛爲告
誠懲旣往戒將來詭禍爲福
久安長治豈曰小補之哉非

史異編

李序

四

夫稗官小說若劉敬叔異苑
任昉述異記陶穀清異錄之
類可同日語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史異編目錄

日月

星經

雲氣虹蜺

風雨雷雹電雪

鼓震 鼓凡有聲者是震凡動徙者是

五行五事五色祥肯

旱荒

人病

史異

目錄

服飾

六畜 馬牛羊雞犬豕之屬

草木 凡花果皆是

鱗介 魚龍龜蛇之屬

羽蟲 鳳鶴鴉雀之屬

毛蟲 虎狐獬廌之屬

羸蟲 蝗與之屬

謠諷 凡狂皆是

雜說 凡一十七卷

一凡屬夢兆者不錄

一先錄入史書者不重錄

歷代帝王紀年

史記 同馬遷撰

五帝

黃帝 一百一十年 帝顓頊 七十八年 帝嚳 七十年

唐堯 九十八年 虞舜 三十九年

夏

禹 十年 啓 十年 太康 失國

史異

目錄

中康 帝相 少康

帝子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扁

帝厘 帝孔甲 帝皐

帝發 帝履癸 是為桀

凡十七主計歲四百七十一年

殷

湯 三十三年 外丙 三年 仲任 四年

太甲 稱太宗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巳	太戊	稱中宗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稱高宗 祖庚	帝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帝辛	是爲紂		
凡三十一世計歲六百二十九年又云二十					
史異					
目錄					
三					
九主四百九十六年					
周					
文王	三分有二 武王	六年	成王	三十年	
康王	十二年	昭王	穆王	五十五年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奔于虢 周召 公行政號共和			
宣王	四十六年	幽王	三年	平王	五十二年
桓王	二十三年	莊王	十五年	釐王	五年
惠王	二十五年	襄王	三十二年	頃王	六年

匡王	六年	定王	二十一年	簡王	十四年
靈王	二十七年	景王	二十年	敬王	四十二年
元王	八年	定王	定常爲貞哀王 三月		
思王	五月	考王	十五年	威烈王	二十四年
安王	二十六年	烈王	十年	顯王	四十四年
慎靚王	六年	赧王	五十九年		
凡三十七主計歲八百二十七年					
秦					
始皇帝	三十七年	胡亥	三年		
史異 目錄 四					
凡二世計歲四十年					
西漢 班固撰					
高祖	十二年	惠帝	六年	高后	八年
文帝	前十六年 後七年	景帝	前七年 中六年 後三年		
武帝					
建元	六年	元光	六年	元朔	六年
元狩	六年	元鼎	六年	元封	六年
太初	四年	天漢	四年	太始	四年
征和	四年	後元	二年		

昭帝	始元 六年	元鳳 六年	元平 一年
宣帝	本始 四年	地節 四年	元康 四年
	神爵 四年	五鳳 四年	甘露 四年
	黃龍 一年		
元帝	初元 五年	永光 五年	建昭 五年
	竟寧 一年		
史異	目錄		
成帝	建始 四年	河平 四年	陽朔 四年
	鴻嘉 四年	永始 四年	元延 四年
	綏和 二年		
哀帝	建平 四年	元壽 二年	
平帝	元始 五年		
凡十二主計歲二百一十年			

新莽	居攝 三年	建國 八年	天鳳 六年
	地皇 四年		
更始 二年	東漢 范曄撰 梁劉昭補十志		
光武帝	建武 三十一年	中元 二年	
明帝	永平 十八年		
史異	目錄		
章帝	建初 八年	元和 三年	章和 二年
	和帝	永光 十六年	元興 一年
殤帝	延平 一年		
安帝	永初 七年	元初 六年	永寧 一年
	建光 一年	延光 四年	

順帝	永建六年	陽嘉四年	永和六年
漢安二年	建康一年		
冲帝	永嘉一年		
質帝	本初一年		
桓帝	建和三年	和平一年	元嘉二年
史異	永興二年	永壽三年	延熹九年
靈帝	建寧四年	熹平六年	光和六年
中平六年			
獻帝	初平四年	興平二年	建安二十五年
凡十二主計歲一百九十六年			
前後兩漢共二十四主共計歲四百零六年			

魏太祖武帝	仍建安號
文帝	黃初七年初號延康後改今元
明帝	太和六年
齊王芳	正始九年
高貴卿公	嘉平六年
史異	正元二年
陳留王	即元帝
景元五年	咸熙二年
凡六主計歲四十八年	
蜀先主昭烈帝	章武三年
後主	建興十五年
延熙二十年	景耀六年
凡二主計歲四十四年	

廢帝東昏侯	永元二年	和帝	中興二年	凡七主計歲二十七年	梁武帝	天監十八年	普通七年	大通二年	中大通六年	大同十一年	中大通一年	太清三年	史異	簡文帝	大寶二年	元帝	承聖三年	敬帝	紹泰一年	太平二年	凡四主計歲五十六年	陳武帝	永定三年
目錄																							
十三																							

文帝	天嘉六年	天康一年	廢帝	光大二年	宣帝	太建十四年	後主	至德四年	禎明三年	凡五主計歲三十三年	史異	北朝 李延壽撰	西魏道武帝	登國十年	皇始二年	天興六年	天賜六年	明元帝	永興五年	神瑞二年	泰常八年	太武帝	始光四年	神鼎四年	延和三年	太平真君十一年	正平二年
目錄																											
十四																											

文成帝	興安二年	興光一年	大安五年
和平六年	獻文帝	天安一年	皇興五年
孝文帝	延興五年	承明一年	太和二十三年
宣武帝	景明四年	正始四年	永平四年
史纂	延昌四年	目錄	十五
孝明帝	熙平二年	神龜二年	正光五年
孝昌三年	武泰一年	孝莊帝	永安三年
元暉建明一年附	節閔帝	普泰二年	

廢帝朗	中興二年	孝武帝	永熙二年 初號太昌次改永興十二月又改令元
文帝	大統十七年	廢帝欽	三年無號
恭帝	三年遜于周	東魏孝靜帝	
史纂	天平四年	元象一年	興和四年
武定八年遜于齊	共十七主計歲一百九十七年	齊神武文襄	尚未建號不錄
文宣帝	天保十年	廢帝殷	乾明一年
孝昭帝			

永淳	一年	弘道	一年
則天武后			
光宅	正月改嗣聖又 改文明共一年	垂拱	四年
永昌	一年	天授	二年初 改載初
延載	一年	天冊萬歲	一年初 改證聖
萬歲通天	一年	神功	一年
久視	一年	長安	五年初 改大足
中宗		聖曆	二年
神龍	二年	景龍	四年
史興		目錄	十九
睿宗			
景雲	二年內 重茂號唐隆後改今元		
先天	二年初 號延和後改今元		
玄宗			
開元	二十九年	天寶	十五年自二年以前 稱年三年以後稱載
肅宗			
至德	二載	乾元	三年
寶應	一年	上元	二年
代宗			

廣德	二年	永泰	一年
德宗		大曆	十四年
建中	四年	興元	一年
順宗		貞元	二十一年
永貞	一年		
憲宗			
元和	十四年		
穆宗			
長慶	四年		
史興		目錄	千
敬宗			
寶曆	二年		
文宗			
太和	九年	開成	五年
武宗			
會昌	六年		
宣宗			
大中	十三年		
懿宗			

咸通	十四年	僖宗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昭宗	光啓三年	文德二年	龍紀一年	大順二年	景福二年	乾寧四年	光化三年	天復三年	哀帝	天祐四年	史異	目錄	主	凡二十一主計歲二百九十五年	五代	歐陽修撰	梁太祖	開平四年	乾化二年	末帝	乾化二年	鳳曆末帝黜之仍稱乾化	貞明六年	龍德三年	凡二主計歲一十七年	唐莊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光	四年	明宗	天成四年	長興四年	愍帝	應順一年	廢帝	清泰三年	凡四主計歲一十六年	晉高祖	史異	目錄	主	天福七年	出帝	仍稱天福	爲八年	開運三年	凡二主計歲一十一年	漢高祖	接稱天福	一年	稱爲	乾祐一年	隱帝	仍稱乾祐	二年	并前三年	故	史有三年之稱	凡二主計歲四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太祖	廣順三年	世宗	顯德六年 <small>內太祖於顯德元年正月崩故太祖不載</small>	恭帝	接稱顯德七年 <small>實只一年禪於宋</small>	凡三主計歲十年	宋脫脫撰	太祖	史異	目錄	建隆四年	乾德五年	開寶九年	太平興國八年 雍熙四年	淳化五年	至道三年	真宗	咸平六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五年	乾興一年	仁宗	天聖九年	明道二年	景祐四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寶元二年	康定一年	慶曆八年	皇佑五年	至和二年	嘉祐八年	英宗	治平四年	神宗	熙寧十年	元豐八年	哲宗	元祐八年	紹聖四年	元符三年	徽宗	史異	目錄	建中靖國一年	崇寧五年	大觀四年	政和七年	重和一年	宣和七年	欽宗	靖康二年	高宗	建炎四年	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	隆興二年	乾道九年	淳熙十六年	光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祖	收國二年	天輔七年
太宗	天會十三年	
熙宗	天眷三年	皇統九年
廢帝海陵	天德四年	貞元三年
世宗		正隆六年
史異	目錄	三
章宗	大定二十九年	
明昌六年	承安五年	泰和八年
衛紹王	大安三年	崇慶一年
宣宗		至寧一年
貞祐四年	興定五年	元光二年
哀宗		
正大八年	天興三年	初號開興後改今元

元	宋濂撰	凡九主計歲一百二十二年
太祖	享國二十二年無號即位于金泰和之六年	
太宗	享國十三年無號內第六年金亡	
六皇后	稱制四年無號	
定宗	享國三年無號	
已酉庚戌二年無君		
憲宗	享國九年	
世祖		
史果	目錄	三
中統	四年	至元三十一年
成宗		
元貞	二年	大德十一年
武宗		
至大	四年	
仁宗		
皇慶	二年	延祐七年
英宗		
至治	三年	

泰定帝

四年

致和 一年

明宗

即位二月無號

文宗

天曆 二年

至順 三年

寧宗

即位二月無號

順帝

元統 二年

至元 六年詔仍世祖之舊號

至正

二十八年

史異

目錄

壬元

凡十五主計歲一百六十三年距金亡實一

百三十四年

異編目

史異編卷之一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日月

春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

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

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

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二月魯季孫宿

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如其可常

史異

卷之一

乎常可以此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歲時日月民心

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

曰或宴宴居息或盡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

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

相承晨見東方京房易傳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

征凶言君弱而婦彊爲陰所乘則月竝出晦而月

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厯仄厯則

侯王其肅肅則侯王其舒

肅疾也仄厯遲也

漢靈帝中平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

數月乃銷

漢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占曰事天不謹則日月亦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數矣

晉武帝太康元年正月己丑五色氣貫日月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爲牛牛主吳越是時孫皓淫暴四月降

晉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銷

史異

卷之一

二

王隱以爲愍懷廢死之徵

晉懷帝永嘉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貫日青黃暈五重

占曰近臣爲亂或諸侯有反者後劉聰破京都帝

蒙塵于冠庭

永嘉五年三月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飛燕者

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三日並照虹蜺彌天日有重暈左右兩珥占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

諸侯爭爲帝日重暈天下有立王暈而珥天下有

立侯三月而江東改元爲建武劉聰李雄亦跨曹

劉彊宇三分天下

如日者似而非也

晉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

晉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涼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鳥形見分明五日乃止

晉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日生齒占曰天子有賊臣桓玄篡位之徵也

史異

卷之一

三

安帝義熙十三年春正月朔日食秦朝會前殿君臣相泣是歲秦亡

南宋文帝元嘉六年十一月朔日食星晝見秦地震一日三變大異也綱目特書之

南宋後廢帝元徽二年五月月犯右執法太白犯正將或勸劉劭解職劭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災眚之來避何可免於是果于石頭戰敗死

南梁武帝太清元年春正月朔日食正旦不盡如鉤是侯景反叛梁國滅亡之兆也

太清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鈎見于西方
南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見于東方

北周宣帝大象元年二月癸未日出將入時其中並
有烏色大如雞卵經四日乃滅

唐太宗貞觀初突厥有五日常照

貞觀初突厥有三月並見

唐高宗咸亨元年二月癸丑四方濛濛日有濁氣色
赤如赭

唐玄宗天寶三載正月庚戌月有紅氣如垂帶

史異

卷之一

四

唐代宗大曆二年七月丙寅日傍有青赤氣長四丈
餘三年正月丁巳日有黃冠青赤珥凡氣長而立
者爲直橫者爲格立於日上者爲冠直爲有自立
者格爲戰闕又曰赤氣在日上君有佞臣黃爲土
功青赤爲憂

大曆十年九月戊申月暈憂感畢昇參東及五車堂
中有黑氣乍合乍散十二月丙子月出東方上有
白氣十餘道如匹練貫五車及畢觜參東井與
鬼柳軒轅中夜散去占曰女主凶白氣爲兵喪五

車主庫兵軒轅爲後宮其宿則晉及京師也

唐憲宗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傍有黑氣如人形跪
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

唐文宗太和二年十二月癸亥有黑殺與日如闕

唐武宗會昌六年二月丁亥月出無光化焚惑于太
微頃之乃稍有光遂犯左執法

唐僖宗乾符六年十一月丙辰朔有兩日並出而闕
三日乃不見闕者離而復合也

僖宗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無光日不可以

史異

卷之一

五

二虹百殃之本也

唐昭宗天復二年十二月甲申夜月有三暈裏白中
赤黃外綠

唐哀帝天祐二年正月乙酉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
赤背暈中生白虹漸東長百餘丈

天祐二年二月己巳日有黃白暈半環有蒼黑雲夾
日各長六尺餘旣而雲變狀如人如馬乃消舊占
半暈者相有謀蒼黑殺祥也夾日者賊臣制君之
象變而如人者爲叛臣如馬者爲兵

五代周恭帝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
一日相掩黑光摩盪者久之苗訓指謂楚昭輔曰
此天命也旋有陳橋之變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二影如三日狀

真宗天禧四年四月乙酉西南方兩月重光

宋徽宗政和二年四月辛卯日中有黑子乍二年三
如粟大

宋高宗紹興二年二月丙子月未嘗闕而闕體如食
色黃白

史異

卷之一

六

宋瀛國公德祐元年六月庚子朔日食既天地晦冥

咫尺不辨人雞鶩歸棲自己至中其明始復

德祐二年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如鵝卵相盪

金章宗泰和三年十月戊戌日將暮赤如赭甲辰申

酉間天大赤夜將旦亦如之

金宣宗興定三年十一月癸丑白虹二夾月尋復貫

之

金哀宗正大四年十一月乙未未時日上有二白虹

貫之

正大八年三月庚戌酉正日忽白而失色乍明乍暗
左右有氣似日而無光與日相凌而日光四出搖
盪至沒

蒙宗天興三年正月己酉日大赤無光京索之間兩
血十餘里是日蔡城陷金亡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有物
漸侵入日中不能既日體如金環然左右有珥上

有抱氣

元順帝仍改至元三年正月丁巳日有交暈左右珥

史異

卷之一

七

上有白虹貫之

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三月壬戌日有暈內赤外青白

虹如連環貫之二十六年二月丁卯日有暈左珥

上有背氣一道

史異編卷之二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星彙

五星者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

凡五星早出爲羸羸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五星羸縮必有天應見杓

中宮天極星東宮蒼龍南宮朱雀西宮咸池北宮玄

史異

卷之二

武

張衡曰東南有三星名曰盜星出則天下有大盜西南有三大星名曰種陵出則天下穀貴十倍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天狗出則人相食大凶東北有三大星名曰女帛見則有大喪

秦始皇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

漢高祖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乍北乍南過期乃入辰星出四孟占曰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辰星出四孟易王之表也後二年漢滅楚

漢武帝元封元年秋有星弗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弗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飢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史異

卷之二

二

而西行乙酉祥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占曰大星大臣之象天文以西行爲逆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臣運柄祥雲爲亂君四月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昌邑王賀

漢宣帝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良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間至紫宮十二月宮車晏駕漢元帝初元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後二歲餘西羌

反

漢成帝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蛇形有頃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畱一刻所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是時帝舅王鳳舅子王商皆貴重任政

成帝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

史巢

卷之十一

三

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與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與鬼十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將柯太守立捕殺歆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釋釋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紀綱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

成帝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晡時天暝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占爲王者失勢諸侯起伯之異也其後王莽顓國遂行篡逆

成帝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繫者其年十一月定陵侯淳于長坐執左道下獄死

漢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

史巢

卷之十一

四

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爲其事大也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哀帝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于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二年十月高安侯董賢免大司馬位歸第自殺

新王莽地皇四年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圍昆陽城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壓所謂營頭之星也怪星書行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

覆軍流血三千里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擊敗之尋邑俱誅死泄水爲之不流

地皇四年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

漢光武建武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出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放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流星爲貴使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

建武十二年正月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

史異

卷之二

五

正北或東北二夜止是小民流移之象也

漢明帝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流星爲外兵西南行爲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大半皆滅陵斬首傳詣雒陽

永平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眞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光烈皇后崩

永平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

刺天船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水

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爲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三年帝果崩

漢順帝永和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丁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八月乙卯閏月乙卯太白俱晝見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爲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

史異

卷之三

六

熒惑與太白相犯爲兵喪流星爲使聲隆隆怒之象也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

漢靈帝熹平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焰垣墻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主大臣不利

靈帝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兵喪靈帝中平五年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

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明年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於省中進亦被殺

漢獻帝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有兵

獻帝興平二年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禁戲又逆行守北河太史令王立謂宗正劉艾曰此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又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

史異

卷之二

七

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惟委任曹姓而已曹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獻帝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三國魏明帝景初二年遣司馬宣王征公孫淵淵屯襄平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旋而宣王當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初淵家

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三國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

三國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帥大衆伐魏屯於渭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

史異

卷之二

八

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墮軍中者皆喪敗之徵也九月亮卒於軍焚營而退羣帥交怨多相誅殘

晉武帝太康八年九月星孛於南斗長數十丈十餘日滅占曰斗主爵祿國有大憂

晉海西公太和元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中六年海西公廢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彗星出于箕尾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

箕尾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箕尾而掃東井十
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氏
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
聽

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七月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
星帝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
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後卒有貴人張氏之
禍

晉安帝_{義熙}十一年八月熒惑不見八十餘日魏太
史異

卷之二

九

史秦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
亡之國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
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
主秦辛爲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
東井畱守鉤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間一
歲而秦亡

_{鉤已曲}

後趙石勒如鄴時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
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
里又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

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
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
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旋而勒以疾死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
爲彗入文昌貫五車埽畢拂天節經天苑牽冬乃
滅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有司
請禳之帝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
惠政災若在我禳之何益

史異

卷之二

十

南齊廢帝永元三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司
徒右長史王濤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
兵濤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

_{濤字思寂}

南梁武帝普通元年九月乙卯有星晨見東方光爛
如火

武帝太清三年春正月戊辰有流星長三十丈墮武
庫李遷仕及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青溪東爲賊
所破文皎死之

南梁武陵王紀將僭逆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

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爲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天道亦微哉

南梁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帥軍據三坡以討余孝勸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焉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爲豫章內史熊曇朗所害

南梁承聖初侯景兵屯郢城有大星如車輪墜營中

史異

卷之二

十一

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白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開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被禽

南梁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庚子夜有流星墜城中帝援蒼筤之卦成取龜試驗之因抵于地曰吾若死此下莫非命乎因裂帛爲書催王僧辨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辛亥魏軍大攻梁師敗績帝見執

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癸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畱止

六旬梁武帝以諺云癸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北齊武成帝河清四年三月彗星見有物墮于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白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于唇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

北齊後主天統元年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

史異

卷之二

十二

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

隋文帝開皇五年八月戊申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文帝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月中數日而退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

隋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景子長星竟天出於東壁二旬而止二月己丑彗星見於東井文昌歷大陵五車北河入太微掃帝座前後百餘日而止

大業中元進據吳郡稱爲天子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

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元進爲世充所殺

大業十一年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其衝車

大業十二年八月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壞墻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

大業十三年五月辛卯夜有流星如甕墜於江都七

史異

卷之二

十一

月壬子熒惑守積屍十一月辛酉熒惑犯太微

唐高祖武德九年二月壬午有星孛于胃昴間丁亥

孛于卷舌字與彗皆非常惡氣所生而災甚于彗

唐太宗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言

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爲酒令各言小字左武侯

中郎將封武連縣公李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

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因出爲華州刺史

尋因事誅之後應在武后專國

貞觀十九年七月壬午太白入太微是夜月掩南斗

太白遂犯左執法光芒相及箕斗間

貞觀二十年七月丁未歲星守東壁占曰五穀以水傷

唐高宗上元三年七月丁亥有彗星于東井指北河長三丈餘東北行光芒益盛長三丈掃中台指文昌九月乙酉不見東井京師分中台文昌將相位兩河天闕也

高宗開耀元年九月丙申有彗星于天市中長五丈

漸小東行至河鼓癸丑不見市者貨食之所聚以

史異

卷之二

十四

衣食生民者一日帝將遷都河鼓將軍象

唐則天久視元年十二月甲戌晦熒惑犯軒轅自乾

封二年後月及熒惑太白辰星凌犯軒轅者六

則天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渾儀監尙獻甫奏臣

受命在金五諸侯太史之位火尅金臣將死矣武

后曰朕爲卿禳之以獻甫爲水衡都尉水生金又

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是歲獻甫卒

唐中宗景龍二年二月癸未有大星隕於西南聲如

雷野雉皆雊

唐玄宗開元二年五月乙卯朔晦有星西北流或如
纓或如斗貫北極小者不可勝數天星盡搖至曙
乃止占曰星民象流者失其所也漢書曰星搖者
民勞

開元二十六年三月丙子有星孛于紫微垣歷北斗
魁旬餘因雲陰不見

玄宗天寶十三載五月熒惑守心五旬餘占曰主去
其宮十四載十二月月食歲星在東井占曰其國
亡東井京師分也

史異

卷之二

十五

唐肅宗至德二載十一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斗東北
流長數丈蛇行屈曲有碎光迸出占曰是謂枉矢
肅宗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于東方在婁胃間
色白長四尺東方疾行歷昴畢觜參東井輿鬼
柳軒轅至右執法西凡五旬餘不見

唐代宗大曆二年九月乙丑晝有星如一斗器色黃
有尾長六丈餘出南方沒于東北東北于中國則
幽州分也

大曆六年九月甲辰有星西流大如一斗器光燭地

有尾迸光如珠長五丈出婺女入天市南垣滅

大曆自六年至十三年十二月止月入太微者十有
二入羽林者八熒惑三入東井再入羽林三入壘
壁月太白歲星皆入南斗魁中

唐德宗建中二年六月熒惑太白闕于東井京師分
也金火罰星闕者戰象也

德宗貞元十九年三月熒惑入南斗色如血斗吳越
分色如血者旱祥也

唐憲宗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

史異

卷之二

十六

如一斛器墜於兗鄆間聲震數百里野雉皆雊所
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時占者
以爲日在戌魯分也不及十年其野王殺而地分
元和十二年九月己亥甲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囊
尾如二百斛船長十餘丈聲如羣鴨飛明若火炬
過月下西流須臾有聲礧礧墜地有大聲如壞屋
者三在陳蔡間

唐穆宗長慶元年正月丙辰有大星出狼星北色赤
有尾迹長三丈餘光燭地東北流至七星南滅八

月辛巳東北方有大星自雲中出色白光燭地前銳後大長二丈餘西北流入雲中滅

長慶三年八月丁酉夜有大流星如數斗器起西北經奎婁東南流去月甚近迸光散落墜地有聲

長慶四年三月庚午太白犯東井北轅遂入井中晝見經天七日而出因犯輿鬼京師分也

唐文宗太和四年六月辛未自昏至戊夜流星或大或小觀者不能數占曰民失其所王者失道綱紀廢則然

史異

卷之二

十七

太和八年六月辛巳夜中有流星出河鼓赤色有尾迹光燭地迸如散珠北行近天棓滅有聲如雷河鼓爲將軍天棓者帝之武備

文宗開成二年二月彗星於危長七尺餘西指南斗戊申在危西南芒耀愈盛癸丑在虛辛酉長丈餘西行稍南指壬戌在婺女長二丈餘廣三尺癸亥愈長且濶三月甲子在南斗乙丑長五丈其末兩岐一指抵一掩房丙寅長六丈無岐北指在亢七度丁卯西北行東指已巳長八丈餘在張癸未長

三尺在軒轅右不見凡彗星晨出則西指夕出則東指乃常也未有遍指四方凌犯如此之甚者

開成二年九月丁酉有星大如斗長五丈自室壁西北流入大角下沒狀類枉矢中天有聲小星數百隨之

開成五年春木當王而歲星小闇無光占曰有大喪唐懿宗咸通中癸惑鎮星太白辰星聚于畢昴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咸通九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亘空化爲雲

史異

卷之二

十八

而沒在楚分是謂長庚見則兵起

咸通十三年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乃隕

唐僖宗光啓三年六月天暴雨雷電有星大如碗起西南墜于東北色如鶴練聲如羣鴻飛占爲姦謀唐昭宗景福元年五月蚩尤旗見初出有白彗形如髮長二尺許經數日乃從中天下如匹布至地如蛇六月孫儒攻楊行密於宣州有黑雲如山漸下墜於儒營上狀如破屋占曰營頭星也

景福二年三月天久陰至四月乙酉夜雲稍開有彗星于上台長十餘丈東行入太微掃大角入天市經三旬有七日益長至二十餘丈因雲陰不見昭宗乾寧三年十月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虛間乍合乍離相隨東行狀如闕經三日而二小星沒其大星後沒虛危齊分也

唐昭宗天復元年五月有三赤星各有鋒芒在南方既而西方北方東方亦如之頃之又各增一星凡十六星少時先從北滅占曰濛星也見則諸侯兵

史異

卷之二

九

相攻

天復元年五月自丁酉至于己亥太白晝見經天在井度十月大角五色散搖煌煌如火占曰王者惡之

天復二年五月夕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炎上衝人初以爲燒火也高丈餘乃隕占曰機星也下有亂天復二年十月甲戌太白夕見在斗去地一丈而隕占曰兵聚其下

天復三年十一月丙戌太白在南斗去地五尺許色

小而黃至明年正月乃高十丈光芒甚大是冬焚惑徘徊於東井間久而不去京師分也

唐哀帝天祐元年二月辛卯太白夕見昴西色赤炎燄如火壬辰有三角如花而動搖占曰有反城有火炎胡兵起

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在北斗下紫微中占曰天衝也天衝抱極泣帝前血濁霧下天下冤後三日而黑風晦暝

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夜雨晦暝有星長二十丈出

史異

卷之二

十

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枉矢也一曰長星

天祐二年三月乙丑夜中有大星出中天如五斗器流至西北去地十丈許而止上有星芒炎如火赤而黃長丈五許而蛇行小星皆動而東南其隕如雨少頃沒後有蒼白氣如竹叢上衝方中色蒼蒼占曰枉矢也

天祐三年十二月昏東方有星如太白自地徐上行極緩至中天如上弦月乃曲行頃之分爲二占曰有大孽

五代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庚寅衆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九月丁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五代晉張希崇高祖入立拜靈武節度使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

宋太宗淳化元年十二月壬午流星出天關南行歷東井卽位攝提至大角東北墜於地光芒四射聲如墮墻

宋真宗咸平五年八月丙申有星流出東方西南行

史異

卷之二

五

大如斗有聲若牛吼小星數十隨之而墮

咸平六年十二月乙酉威虜軍有星歷城西北尾跡長數里光照地落蕃帳有聲如雷者三

真宗景德三年四月戊寅周伯星見出氏南騎官酉

一度狀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鑒物歷庫樓

東

此景星也

宋陳堯咨字嘉謨官拜武信軍節度使忽一日所居

棟摧大星實于庭散爲白氣已而卒

真宗朝

宋仁宗天聖六年四月甲申夜漏欲盡有星大如斗

器自北方至於西南光照地有聲如雷曳尾跡長數丈久之散爲蒼白雲

仁宗明道二年二月戊戌含譽星見東北方其色黃白光芒長二尺許

宋英宗治平三年三月辛巳夕彗星見西南北有星無芒彗益東方別有白氣一闕三尺許貫紫微極星并房宿首尾入濁益東行歷文昌北斗貫尾至壬午星復有芒彗長丈餘闕三尺餘東北指歷五車白氣爲岐橫天貫北河五諸侯軒轅太微五帝

史異

卷之二

五

坐內五諸侯及角亢氏房宿癸未彗長丈五尺星有彗氣如一升器歷營宿至張凡一十四舍積六十七日星氣字皆滅

宋神宗熙寧二年六月辛酉晝有流星夕有星透雲出織女西南急行入濁沒赤黃有尾跡

宋哲宗紹聖四年八月巳酉彗出氏度中如填有光色白氣長三丈斜指天市左星

宋徽宗崇寧五年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如杯口大光芒散出如碎星長六丈闊三尺斜指東北自奎宿

貫婁胃昴畢後入濁不見

宋高宗紹興十七年正月乙亥妖星出東北方女宿

內小如歲星光芒長五丈二月丙寅始消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五月有星出濁際大如日與月

相摩盪而入

宋理宗端平二年春天狗墜懷安金堂縣聲如雷三

州之人皆聞之化爲碎石其色紅

理宗景定五年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

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方斂退行與鬼歷井

史異

卷之二

五

參凡四月乃滅臺諫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

怨所致賈似道力辨且乞罷政帝勉畱之

宋度宗咸淳十年九月壬寅有星見西方曲如蚓

宋瀛國公德祐元年二月丁亥有星二闕于中天頃

之一星墜

遼穆宗應曆十一年二月丙辰蕭思溫奏老人星見

乞行赦宥十三年二月乙巳老人星又見

遼道宗咸雍元年十一月壬戌有星如斗逆行隱隱

有聲

金海陵正隆三年正月丁亥有流星如杯長二丈餘其光燭地出太微沒於梗河之北

金章宗太和六年八月己未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

日前其夜五更熒惑與輿鬼積尸氣相犯在七寸

內庚申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口後其夜五更初

熒惑在輿鬼積尸氣中

泰和六年十一月庚子日斜有流星二光芒如炬幾

及一丈起東北沒東南

金衛紹王大安元年正月辛丑有飛星如火起天市

史異

卷之二

五

垣尾跡如赤龍之狀移刻散

大安二年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

碧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沒於濁中至地復起

光散如火移刻滅二月客星入紫微垣光散爲赤

龍

衛紹王至寧元年春三月正午日月太白皆相去咫

尺

金宣宗貞祐三年秋七月戊午有星如太白色青白

有尾出紫微垣北極入貫索中

貞祐四年正月乙卯夜中天有流星大如日色赤長丈餘墜於西南其聲如雷

宣宗興定二年八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杯尾長丈餘其光燭地自東北至西南而墜其光如塔狀先有聲如風後若雷者三牕紙皆裂

興定三年七月壬寅初昏有星自西南來其光燭地狀如月而稍不圓色青白有小星千百環之若迸火然墜於東北少頃有聲如鼓

興定五年正月辛丑太白晝見於斗牛二百三十有

史異

卷之二

十五

二日乃伏司天夾谷德王等奏以爲臣強之象請致祭以禳之宣帝曰斗牛吳分蓋宋境也他國有災吾禳之可乎

金哀宗天興元年九月己酉彗星見東方色白長丈餘彎曲如象牙出角軫南行至十二日長二丈十六日月燭不見二十七日五更復出東南約長四丈餘至十月一日始滅凡四十有八日司天奏其咎在北哀宗曰我亦北人今日之事我當滅也何乃不先不後適丁此乎

元世祖至元元年七月甲戌彗星出與鬼昏出西北貫上台掃紫微文昌及北斗旦見東北凡四十餘日

至元十年三月癸酉客星青白如粉絮起畢度五車北復自文昌貫斗杓歷梗河至左攝提凡二十一日

元成宗大德三年九月壬辰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于牽牛之西有聲如雷

大德七年十二月庚戌彗星見約盈尺指東南色白

史異

卷之二

十六

側在室十一度漸長尺餘復指西北掃騰蛇人紫微垣至八年三月乙丑乃滅凡七十四日

元武宗至大元年七月庚申流星起自勾陳南至於大角房尾跡約三尺化爲白氣聚於七公南行圓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滅

元仁宗延祐二年十月丙子朔客星見太微垣十一月丙午變爲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五宿明年二月庚寅乃滅

元英宗至治元年正月甲辰辰星犯外屏西第一星

辰星太白熒惑填星聚於奎宿

元順帝至正十年十一月冬至夜陝西耀州有星墜於西原光耀燭地聲如雷鳴者三化爲石形如斧一面如鐵一面如錫削之有屑擊之有聲

至正十六年冬十一月大名縣有星如火自東南流尾如曳簋墜入於池化爲石青黑光瑩狀如狗頭其斷處類新割者有司以進太史驗視云天狗也命藏於庫

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戊寅太白生黑芒環繞太白乍

史異

卷之二

七

東乍西乍動乍靜癸未太白生黑芒忽明忽暗乍

東乍西

至正十九年正月癸丑流星如酒盃大色赤尾跡約長五尺餘起自南河沒於騰蛇其星將沒迸散隨落處有聲如雷

至正二十年閏五月乙亥流星如桃大色赤尾跡約長丈餘起自房宿之側緩緩西行沒於近濁

至正二十二年三月戊申彗星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形曲竟天西指掃天角

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庚子孛星見於紫微垣北斗權

星之側色如粉絮約斗大往東南行過犯天棓星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戊子熒惑犯太微東垣上相太白犯鍵閉已丑流星如酒杯大分爲三星緊相隨前一星色青明後二星色赤尾跡約長二丈餘起自東北後緩往西南行沒於近濁

史異編卷之二終

史異

卷之二

示

史異編卷之三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雲氣虹霓

瑞氣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亦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史異

卷之三

一

妖氣一曰虹霓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誅后妃顛妻不一二曰特雲如狗赤色長尾爲亂君爲喪

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火煙之狀或白如粉沸

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旌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氣黃白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氣如覆缶雲如牽牛或有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

史異

卷之三

二

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敵欲求和退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羣羊羣猪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卷席如匹布亂穰者皆爲敗徵氣如繫牛如人卧如雙蛇如飛鳥如决隄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雞相向此皆爲敗軍之氣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又手低首又云如人又

手相向或氣如黑山以黃爲緣者皆欲降伏之象也

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屋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或青雲黃雲臨城皆有大喜慶或氣青色如牛頭觸人或城上氣如煙火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雲分爲兩彗狀者皆不可攻

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氣如敗車或有赤黑氣如狸皮斑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營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氣如淮雉臨城

史異

卷之三

其下必有降者

凡伏兵有黑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起如樓狀或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或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色赤所臨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臥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

漢昭帝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炎風亂鬚音舜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占曰有雲如衆風是謂風師法有大兵其後兵起烏孫

史異

卷之三

四

五將征匈奴

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占曰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以此知四方欲動者又一日有兩氣同時起並見明年十二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山陽鐵官亡徒蘇今等俱同月謀反

漢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一刻而止名

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則有大禍詩妖後民間果與訛言

建平二年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病

漢和帝永元十二年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明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

漢順帝陽嘉元年十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

史異

卷之三

五

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郎顗以爲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且歲星出右年穀不登宜審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按房心天帝明堂布政之宮也

陽嘉元年閏十月己丑夜有白氣廣二尺長五丈從西方天苑超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郎顗上言以爲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責躬豫備以消妖氣漢桓帝延熹八年五月焚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

耀裏楷上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令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

漢靈帝熹平二年四月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大戰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迅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蜺也後皇后

史異

卷之三

六

何氏攝政二兄秉權卒起兵革之禍

光和元年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三國魏清河王經去官還家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經懷中殷殷有聲隨解衣彷彿招呼婦人覓索不見以問管輅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徵爲江夏太守

三國蜀先主章武二年六月有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先主有猱亭之賤三國吳孫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

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兄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毋懷妊堅夢腸出繞吳閭門寤而懼之以告隣母隣母曰安知非吉徵也果生堅歷策權據有吳國尊諡爲武烈皇帝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白虹貫日權發詔戒懼

吳諸葛恪一日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往東與有白虹見其船還拜將陵白虹復繞其車尋爲孫竣所殺

史異

卷之三

七

晉惠帝永康元年十一月壬寅夜亦氣竟天隱隱有聲

晉懷帝永嘉三年十二月乙亥夜有白氣如帶自地升天南北各二丈

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着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近黑祥也四年帝降劉曜

晉安帝義熙七年七月五虹見東方占曰天子黜其後劉裕代晉

後趙石韜居西宮爲恭公時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

光殿梁長十丈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實當之是夜韜譏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今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然流涕左右莫不獻欬因舍于佛精舍爲兄宜刺客楊杯等所殺

史異

卷之三

八

後秦姚興時白氣出于北方東西竟天太史令任倚言於興曰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赫連勃勃乞伏乾歸果作亂

南宋孝武帝初爲都督江州刺史文帝遣伐緣江蠻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斑白自稱少從高祖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有紫雲二蔭于牙上

南齊武帝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

武帝大悅用爲永陽郡

南齊高昭劉皇后智容生時有紫光滿室后寢卧見有羽蓋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藹如似雲氣及殂歸葬泰安陵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插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

南梁武帝初爲齊雍州刺史時所住齋常有氣五色回轉狀若盤龍季秋出九日臺忽暴風起煙塵四合帝所居獨白曰清朗其上紫雲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

史異

卷之三

九

武帝中大通五年春正月庚寅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滅

武帝大同十年春正月庚子帝謁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乃散帝望陵流涕所霑草皆變色陵傍有枯泉至是而流水香潔

南陳武帝永定二年夏四月戊辰重雲殿東鵠尾有紫煙屬天

南陳宣帝泰建五年二月乙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宮

南陳後主禎明三年春正月乙丑朝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後主昏睡至脯時乃罷

北魏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西周文謂蔣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木地主土土王四季泰分今六軍旣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擒之

史異

卷之三

十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益之一夜盆自破帝殺樂陵王百年以厭之

北周庾季才字叔奕大定元年正月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宜應天受命隋文帝從之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雍閭牙內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賁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

隋開皇中楊素華陰冢上有白氣屬天蕭吉密言於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家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隋獻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

隋文帝仁壽元年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

史異

卷之三

十一

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冬三月常霧起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占曰有破國

唐肅宗至德二載正月丙子南陽夜有白虹四上亘百餘丈

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壬午日沒有赤氣五出於黑雲中亘天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有白虹闊五尺東

西亘天

唐文宗太和七年十月西方有白氣如柱者三

唐懿宗咸通六年正月白虹貫日中有黑氣如雞卵

唐僖宗光啓二年四月有白氣頭黑如髮自東南入

于楊州滅

唐昭宗景福二年十一月有白氣如環貫月穿北斗

連太微

昭宗光化三年冬日有虹蜺背瑤淵旬日有赤氣自

東北至于東南

史異

卷之三

十一

光化四年冬帝在東門武德門內煙霧四塞門外日色皎然

昭宗天復元年八月西方有白雲如履底中出白氣如匹練長五丈上衝天分爲三彗頭下垂占曰天

下有兵

五代晉出帝天福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

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

卽開運元年

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己卯夜西方起蒼白氣長五

十丈貫天船五車亘井宿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四月己巳夜
北斗

宋太宗至道二年二月丙子夜西方
八道如彗帝稍經天漢參錯如交
方主兵勝

宋真宗咸平三年十月辛亥黑氣貫
午黑氣長三丈餘貫心宿入天市
散

真宗景德元年七月辛亥黃氣出壁
史異

卷之三

正月丙寅黃白氣貫月黑氣環之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五月有氣出紫
燭地

宋仁宗康定元年八月庚辰夜東方
許在星宿度中至十日長丈餘衝
宋神宗熙寧二年七月甲申日下有
每夕有赤色見西方隅如火至人
宋哲宗元祐三年九月己酉夜赤氣
氣數道

見政和元年以後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髣髴如龜金眼行動磴磴有聲黑氣蒙之見人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爲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寢少而亂遂作

宋欽宗靖康二年正月己亥天氣昏曉狂風迅發竟日夜西北陰雲中如有火光長二丈餘闊數尺民

史異

卷之三

十五

時時見之

宋高宗建炎三年二月甲寅日初出兩黑氣如人形夾日旁至巳時乃散

建炎四年五月壬子赤氣亘天中有白氣十餘道貫之如練起於紫微犯北斗及文昌由東南而散

高宗紹興三年七月劉豫毀明堂天地晦冥者累日宋孝宗淳熙元年十月戊寅東北方生曲虹

淳熙十年正月戊子西南有白氣如天漢而明南北

廣六丈東西亘天

遼太祖天顯元年正月己未白氣貫日

遼道宗壽隆七年正月壬戌朔夜白氣如練自天而降黑雲起於西北疾飛有聲北有青赤黑白氣相雜而落甲戌上崩

金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庚子上在江寧州進師攻遼有火光正則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

金海陵天德二年十二月乙卯慶雲見狀如鸞鳳五彩

史異

卷之三

十六

大德三年四月丁丑朔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乃霽

海陵正隆六年六月世宗居貞懿皇后憂在遼陽一日方寢有紅光照其室及黃龍見於室上又夜有

大星流入其邸八月復有雲氣自西來黃龍見其中人皆見之是時臨潢府聞室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杳靄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語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南征

金世宗大定七年閏七月己卯午刻慶雲環日

大定二十九年正月乙卯巳初日有暈左右有珥上有背氣兩重其色青白而厚復有白虹貫之亘天其東有戟氣長四尺餘五刻而散

金章宗泰和五年九月戊子戌時西北方黑雲間有赤氣如火次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中有白氣貫徹乍隱乍見既而爲雨隨作風至二更初黑雲間赤氣復起於西北方及正西正東東北往來遊曳內有白氣數道時復出沒其赤氣又滿中天四更皆散

史異

卷之三

七

泰和六年正月龍山縣西兄有雲結成牛車行帳之狀或如前後摧損之勢輔時乃散

泰和六年九月乙酉將五鼓北方有赤白氣數道起於王良之下行至北斗關陽搖光之東

金衛紹王大安三年三月辛酉辰刻北方有黑氣如堤內有白氣三似龍虎之狀十月巳卯東北西北每至初更加月將出之狀明至夜半而滅經月乃已

金宣宗貞祐初白氣貫紫微司天李棟奏曰主京師

兵亂幸不貫徹得不成禍既而高琪殺胡沙虎

金哀宗正大三年三月庚午省前有氣微黃自東北亘西南其狀如虹中有白物十餘往來飛翔又有光條見如二星移時乃滅

元文宗至順三年五月丁酉白虹並日出長竟天元順帝至正十四年十二月辛卯絳州有虹氣起自北方蔽天幾半移時方散

至正十八年三月辛丑夜大同路有黑氣蔽于西方聲如雷然俄頃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以物觸地輒有火起至夜半空中如有兵戈相擊之聲

史異

卷之三

八

至正二十二年京師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五百丈掃太微

至正二十三年六月絳州日暮有紅光見于北方如火中有黑氣相雜又有白虹二直衝北斗逾時方散晉寧路北方日暮天赤中有白氣如虹者三一貫北斗一貫太極一貫天潢至夜分方滅

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經

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煅鐵初出于鑪頂上有
光燄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
先是河北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
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七月分酉京師赤氣滿天
如火照人自寅至辰氣燄方息

至正二十八年七月乙亥京師黑霧昏冥不辨人物
自旦近午始消如是者旬有五日

至正二十八年閏七月乙丑冀寧文水縣有白虹貫
日自東北直繞西南雲影中似日非日如鏡者三

史異

卷之三

十九

色青白踰時方沒

史異編卷之四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風雨雷雹電雪

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九月陳畱雨穀形如稗實

漢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

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

萬三千餘所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

史異

卷之四

十一

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王莽擅朝

誅死者衆

漢安帝永初二年雨雹大如雞子三年雨雹大如雁

子

永初三年五月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

六年四月沛國渤海大風拔樹二萬餘枚

永初四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杆杯殺六畜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

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冀專權枉殺故太尉李固

杜喬天下究之其後梁氏誅滅

漢靈帝建寧二年四月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

漢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此雹最大故天下潰亂

三國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南門

飛落明年權薨

晉武帝太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史異

卷之四

二

晉惠帝元康三年六月弘農湖城華陰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專恣陰氣盛也

元康九年六月颶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

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南地震雨肉

晉永和三年趙王虎築華林園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

有司虞調之以駕芝蓋命太子宣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戍卒十八萬出自金門

虎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

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時士卒凍死萬餘人所過郡縣儲糧無復子遺後趙建元十三年

南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春正月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爲瑞帝悅

南宋明帝太始四年正月丙辰朔雨草于宮

宋竟陵王誕初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

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間坐有赤光照

史異

卷之四

五

室見者莫不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稍脫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

甚怪懼

南齊武帝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大風吳興偏甚樹葉

皆赤

永明六年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如煙入人眼鼻二日乃止

永明八年六月丙申大雷雨有黃光竟天照地狀如金乙酉都下大風發屋

南梁武帝天監六年春三月庚申隕霜殺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鄴

武帝大同元年冬十月雨黃塵如雪二年十一月亦如之攬之盈掬辛亥都下地震生白毛長二尺三年春正月壬寅雨灰黃色

侯景矯詔受禪大風拔木旂蓋盡僞文物並失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共吹唇唱吼而上及

史異

卷之四

四

升御牀牀脚自陷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尅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痛則低至石頭之敗瘤隱陷肉中

南梁王僧辯與陳武同討侯景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

南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丁巳天雨黃沙

南梁元帝徐妃昭佩初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作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廳事兩柱俱碎帝以爲不祥後果不終婦道

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甲申幸津陽門講武置南北兩城主帝親觀閱風雨總集部分未交旗幟颺亂帝趣駕而回無復次序風雨隨息衆竊驚焉

南陳武帝永定三年春正月丁酉夜大雪及旦太極

史異

卷之四

五

殿前有龍跡見

南陳文帝天嘉六年七月癸未有大風自西南至廣百餘步激壞靈臺候樓甲申儀賢堂無故自壞

南陳宣帝太建七年閏九月甘露頻降樂遊苑丁未與駕幸苑採甘露宴羣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亭

太建十年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刹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內槐樹及鴻臚府門八月戊寅隕霜殺稻菽

北魏王早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嘗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卽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舟而來卽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京州未拔故許彥騰之也

北齊武成帝清河二年十二月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

史異

卷之四

六

隋文帝開皇六年七月乙丑京師雨毛如馬尾長者

二尺餘短者有六七寸

文帝元壽元年二月壬辰驟雨震雷大風拔木宜君

湫水移於始平

隋煬帝大業十年十一月有事于南郊帝不齋于次

詰朝備法駕至卽行禮是日大風一獻禮畢御馬

疾驅而歸

前趙劉曜時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

歛手之狀亦有兩脚着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旣而巴氏反叛

後趙石勒時襄國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任汪等監營鄴宮時又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電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數萬

史異

卷之四

七

唐高祖武德初突厥國中雨血三日

唐高宗總章二年六月冀州大雨水平地深一丈壞

民居萬家

唐則天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

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

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休應名曰慶

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非慶宜側身脩德以答天

譴后怒流于嶺南

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占曰天雨

草木多死

唐睿宗延和元年六月河南偃師縣李材村有震電入民家地震裂潤丈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所裂處并厠相通或衝冢墓樞出平地無損李國姓也震電刑威之象地陰類也

唐玄宗天寶十一載六月虢州閿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乾元二年肅宗六月乙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千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占曰塚墓自

史異

卷之四

八

移天下破

天寶十三載汝州葉縣南有土塊闕中有血出數日不止

唐德宗貞元四年正月雨水于陳畱十里計大如指長寸餘中空所下者立如植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蹂躪聲有日者占曰不及五日茲地當殺戮

元和十二年正月乙酉星見而雨占曰無雲而雨是

謂天泣

唐文宗開成五年六月濮州雨雹如拳殺人三十六牛馬甚衆

唐懿宗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水沸于火則可以傷物近火沴水也雨者自上而降鳥雀民象

唐僖宗廣明元年四月朔東都有雲起西北大風隨之長夏門內表道古槐樹自拔者十五六宮殿鴟尾皆落雨雹大如杯鳥獸殞於川澤

史異

卷之四

九

唐昭宗天復元年帝在鳳翔爲梁軍所圍逾年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糞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遂與梁和

天復三年二月雨土天地昏霾
天復三年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其氣如燿其味苦

宋太祖建隆四年四月癸巳夜半雷走于京師開封縣署役夫劉延嗣萬進震死頃之復蘇有燿焰自牖入室因駭仆徧體焦灼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甘露降河東縣解叢竹凡三日

太宗端拱二年八月興化軍民劉政震死有文在臂曰大不孝

太宗淳化二年十二月資州解及延壽觀德純寺甘露降松栢凡六日

史異

卷之四

十

宋仁宗慶曆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天雄軍德博州天降紅雪盡血雨

宋英宗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大雨地上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日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多溺死官爲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

宋神宗熙寧元年荆襄間天雨白鼈如馬尾長者尺餘彌漫山谷三月潭州雨毛

神宗熙寧元年三月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爲龍腦價爲之賤至京師一兩纔直錢一千四百熙寧二年建州民楊緯言元年三月大雷雨所居之西有黃龍見下獲一木如龍而形未具七月大雷雨復有龍飛其下及霽木龍尾翼足皆具歸合舊木宛然一體圖象以進

熙寧八年五月雨黃毛

神宗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七月南賓縣雨豆

元豐三年六月饒州長山雨木子數畝狀類山芋朱

史異

卷之四

十一

香而辛土人以爲桂子又曰菩提子是歲大稔宋徽宗政和三年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平地八尺餘冰滑人馬不能行詔百官乘轎入朝飛鳥多死

徽宗宣和元年五月大雨水驟高十餘丈犯都城自西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數日城中井皆渾宣和殿後井水溢益水信也至是詔都水使者決西城索河堤殺其勢人汴由五丈河下通梁山漵半月乃平

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爲北京留守天雨紙錢于營中厚盈寸明日與金人戰城下敗績紙白祥也

高宗紹興六年四月中京大雪雷震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可救者才二三

紹興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張宗元出撫淮西軍寓建康槃冰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相敷日易以水變態奇出春暄乃止

紹興二十年十一月建昌軍新城縣永安村大風雪夜半若數百千人行聲語笑歌哭雜擾忽遽而凝史異

卷之四

十三

寒陰黑咫尺莫辨明旦雪中有人畜鳥獸蹄迹流血汗染十餘里入山乃絕

宋孝宗乾道四年春舒州雨黑米堅如鐵破之米心通黑

孝宗淳熙初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芙蓉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釋

淳熙三年九月久雨十月癸酉孝宗出手詔決獄援筆而風起開霽

淳熙十一年二月臨安府新城縣深浦大雨黑水終

夕

淳熙十四年六月甲申昧爽禱雨太乙宮乘輿未駕有大聲自內發及和寧門人馬辟易相踐有失巾屨者

宋光宗紹熙二年三月癸酉大風雨雹大如桃李實平地盈尺壞廬舍五千餘家禾麻蔬果皆損

宋理宗端平三年七月天雨血

理宗寶祐二年蜀雨血

卷之四

十三

遼聖宗開泰七年五月品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鼻澠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颺四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墮數里外勃魯里幸獲免一酒壺在地乃不移

遼道宗咸雍四年六月壬子西北路雨穀方三十里道宗太康九年夏四月丙午朔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

金熙宗天眷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寢殿鴟尾壞有火入帝寢燒帷幔上懼徙別殿丁丑有龍闕于利州榆林河上大風壞民居官舍十六七

木瓦人畜皆飄揚十餘里死傷者數百同知州事
石抹里壓死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六月戊申西南路招討司必里
海水之地雨雹三十餘里小者如雞卵其一最大
廣三尺長丈餘四五日始消

大定十六年三月戊申雨豆於臨潢之境其形上銳
而赤食之味頗苦

金章宗明昌六年八月風雨大作雷電震擊龍起渾
儀鰲雲水跌下臺忽中裂兩摧渾儀仆落臺下旋

史異

卷之四

十四

命有司營葺之復置臺上貞祐南渡以渾儀銘鏐
成物不忍毀折若全體以運則艱於輦載遂委而
去

金衛紹王崇慶元年七月辛未未時有風從東來吹
帛一段高數十丈宛轉如龍墜於拱辰門內

金宣宗興定三年四月陝右黑風晝起有聲如雷頃
之地大震平涼鎮戎德順尤甚廬舍傾壓死者以
萬計雜畜倍之

興定四年正月戊辰二更天鳴有聲四月丁丑大風

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戶案門鑰開文牘飄散不
知所在

金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戊午上初視朝尊太后爲仁
聖宮皇太后大元妃爲慈聖宮皇太后是日大風
飄端門瓦昏靈不見日黃氣塞天仁聖又夢乞丐
萬數踵其後心惡之占者曰后爲天下母百姓貧
寔將誰訴焉遂勅京城設粥與冰藥以應之人以
爲壬辰癸巳之兆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七月龍慶路雨雹大如雞卵平

史異

卷之四

十五

地深三尺餘

元順帝元統二年正月庚申朔河南省雨血是日衆
官晨集忽聞燔柴煙氣旣而黑霧四塞咫尺不辨
腥穢逼人逾時方息及行禮畢日過午驟雨隨至
雪灑聖壇及裳衣皆赤

元統二年六月彰德雨白毛俗呼云老君髯民謠曰
天雨龍事不齊

順帝仍改至元三年三月彰德雨毛如線而綠俗呼
云菩薩線民謠曰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仍改至元三年六月衛輝淫雨至七月丹沁二河泛漲與城西御河通流深二丈餘漂沒人民房舍田禾甚衆民皆棲於樹木郡守僧家奴以舟載飯食之移老弱居城頭日給糧餉月餘水方退

仍改至元四年四月辛未京師雨紅沙晝晦

仍改至元四年四月癸巳清州八里塘雨雹大過於拳其狀有如龜者有如小兒形者有如獅象者有如環玦者或橢如卵或圓如彈玲瓏瑩徹色白而堅長老云大者固常見之未有奇狀若此

史異

卷之四

十六

仍改至元五年四月鎮江丹陽縣雨紅霧草木葉及行人裳衣皆濡成紅色

仍改至元五年六月庚戌汀州長汀縣山蛟出大雨驟至平地湧水深三丈餘漂沒民居八百餘家壞田二百餘頃

順帝至正三年秋興國路永興縣雷擊死糧房貼書尹章于縣治時方大旱有朱書在其背云有旱却言無旱無災却道有災未庸殲厥渠魁且擊庭前小吏

至正六年二月辛未興國雨雹大者如馬首小者如雞子斃禽畜甚衆

至正六年九月彰德雨雪結成琉璃

至正十一年四月乙丑彰德雨雹大者如斧時麥未刈頃刻亡去田疇堅如築塲無稽粒遺畱者地廣三十里長百有餘里樹木皆如斧所劈傷行人斃禽畜甚衆

至正十一年十月衢州東北雨米如黍十一月建寧浦城縣雨黑子如稗實邵武大雨震電雨黑黍如

史異

卷之四

十七

蘆採信州雨黑黍鄱陽縣雨菽荳郡邑多有民皆取而食之

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庚戌京師無雲而雷少頃有火墜于東南懷慶路河內縣及河南府天鼓鳴于西北是日脩武襄垣皆無雲而雷聲震天地

至正十七年正月己丑杭州降黑雨河池水皆至正二十一年正月癸酉石州大風拔木六畜皆鳴人持鎗矛忽生火燄林之卽無搖之卽有至正二十五年二月辛亥汴梁雨水冰狀如樓閣人

物冠帶鳥獸花卉百態具備羽幢珠葆彌望不絕

凡五日始解

至正二十五年六月戊申京師大雨有魚隨雨而落

長尺許人取而食之

至正二十七年二月乙丑永州城中晝晦雞棲于墻人舉燈而食既而大雨雹逾時方明

史異卷之四

中集

卷之四

史異編卷之五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鼓震

鼓凡有聲者是震凡動搖者是

春秋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妖也人君聽不聰之應

春秋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譟動於民則有

史異

卷之五

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譟並興莫信其性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漢惠帝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

漢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徇徇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

旁駐孟以爲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

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爲天子者孟坐伏誅

漢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

如雷聲又如鼓音二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

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

與征和二年同象占曰鐵飛屬金不從革

漢成帝鴻嘉三年五月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

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埜雞皆鳴石長

丈三尺廣厚略等旁着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

史異

卷之五

二

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篡

死罪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

山君黨與寢廣明年冬廼伏誅

漢哀帝建平二年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

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

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息夫躬孫寵等告

言逮下獄雲自殺謁棄市

哀帝元壽元年秋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

漢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

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漢獻帝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

如牛响聲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掠吏民

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

元康四年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十四丈水

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

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惠帝永安二年八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者三此

君道虧而臣下專僭之象也

史異

卷之五

三

晉愍帝建興五年石言於平陽俄而帝爲逆胡所弑

晉元帝太興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斤

晉穆帝永和十年正月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响

晉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己卯夜天中裂廣三四丈有

聲如雷野雉皆鳴

晉哀帝隆和元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有

盤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

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蘇竣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竣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南宋順帝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涌如浪其地又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丈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簡文堅白字色乃黃瑞應圖云浪井不鑿自成王者

南齊廢帝東昏侯永元元年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

史異

卷之五

四

如血自此地震至來歲晝夜不止小屋多壞

南梁武帝天監五年十一月甲子都下地震生白毛

武帝普通二年八月丁亥始平郡石鼓村地自開成

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武帝大同十一年春正月震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

帝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

武帝中大同元年六月辛巳竟天有聲如風水相薄

武帝太清二年六月天裂于西北長十丈闊二丈光

出如電其聲若雷

南梁衡山縣侯恭字敬範簡文帝時除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德政碑是夜

間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

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

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

聞而惡焉後侯景亂卒於城中

南陳宣帝太建十二年九月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

風水相激三夜乃止

太建十四年八月癸未天有聲如風水相激乙酉夜

史異

卷之五

五

又如之九月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

北

南陳後主至德元年十二月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

東南其內有青黃雜色隆隆若雷聲

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

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酬之經三四年乃

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

頭

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八月恒肆二州地震山鳴踰

年不已民復壓死傷甚衆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四月乙亥天有聲如寫水自南而北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

前趙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於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項之見於隕肉史異

卷之五

六

之旁是時聰納劉殷三女並爲后天戒若曰聰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肯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矣

後趙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跌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季龍死

石季龍時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

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時妖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聖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

後秦姚泓時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仇池公楊盛逼秦州姚嵩將出追盛

史異

卷之五

七

羣寮固諫止之嵩曰君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行至竹嶺戰死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

唐則天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岸大山晝日忽風昏有聲隱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擁赤水壓張村民三十餘家山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餘丈坡上草木宛然金滕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佞人執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二月秦州地震西北隱隱有

聲拆而復合經時不止壞廬舍殆盡壓死四千餘

人

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己巳龍池聖德頌石自鳴其

音清遠如鐘磬近石言也

玄宗天寶三載六月大同殿前鐘自鳴占曰庶雄爲

亂

唐代宗大曆十二年東鹿寧晉地裂數丈沙石隨水

流出平地壞廬舍壓死者數百人

唐德宗貞元十年京師地震侍中渾瑊第有樹湧出

史異

卷之五

八

樹枝皆載蚯蚓

唐憲宗元和九年三月嵩州地震晝夜八十壓死百

餘人地陷者三十里

唐穆宗長慶中河北用兵翰林院有夜鈴輒自鳴其

緩急聲與軍中息耗相應又資州有石方丈走行

數畝

唐文宗太和三年南蠻圍城都毀玉晨殿爲礪有吼

聲三乃止

太和三年秦宗權在蔡州州中地忽裂有石出高五

六尺廣袤丈餘正如大龜

唐僖宗廣明元年華岳廟玄宗御製碑隱隱有聲聞

數里間浹旬乃止

唐昭宗光化三年冬武德殿前鐘聲急嘶嘎至天復

元年九月聲又變小

五代周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

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爲曉鼓皆伐鼓以應之即太祖崩也

也

宋太宗雍熙三年階州福津縣常峽山圯塞白江水

史異

卷之五

九

逆流高十丈許壞民田數百畝

太宗端拱元年九月瀘州鹽井竭遣劉晚入視忽有

聲如雷火焰突出晚被傷

宋真宗咸平四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宮鐘自鳴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己未河中府寶鼎縣漢泉

有光如燭焰四五炬其聲如雷

真宗天禧五年襄州鳳林鎮道側地涌起高三尺闊

八尺知州夏竦以聞

天禧五年九月丙寅華州少華山前阜頭峰越八關

嶺及谷摧陷於石子坡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
墳裂湧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居民六
社凡數百戶林木廬舍亦無存者並山之民言數
年以來峰上常有雲每遇風雨卽隱隱有聲是夜
初昏略無風雨山上忽霧起有聲漸大地遂震動
不及食頃而山摧

宋仁宗景祐四年十二月甲申忻代并三州地震壞
廬舍覆壓吏民忻州死者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
傷者五千六百五十五人畜擾死者五萬餘代州

史異

卷之五

十

死者七百五十九人并州死者千八百九十人

仁宗慶曆六年三月庚寅登州地震距嶠山摧自是

震不已每震則海底有聲如雷

仁宗嘉祐二年雄州北界幽州地大震大壞城郭覆

壓數萬人

宋孝宗乾道二年三月丙午夜福清縣石竹山大石

自移聲如雷石方可九丈所過成蹊才四尺而山
之木石如故

宋寧宗慶元元年夏建昌軍民居木柱有聲如牛鳴

者三日乃止

慶元二年六月台州黃巖縣大雨水有山自徙五十
餘里其聲如雷草木塚墓皆不動而故址潰爲淵
潭

宋度宗咸淳元年丞相賈似道起復之日在越上私
第方拜家廟忽聞內有裂帛聲衆賓愕然密詢左
右知家廟棟裂皆遂巡而退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八月丁丑策試進士於憫忠寺
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於宮考官完顏

史異

卷之五

十一

蒲耜等以爲文運始開得賢之兆

金哀宗正大五年八月御座上聞若有言者曰不放
捨則何索之不見

元成宗大德七年八月辛卯夕地震太原平陽懷官

民廬舍十萬計趙城縣范宣義邸堡徙十餘里徐

蒲祁縣平遙介休西河孝義等縣地震成渠泉涌

黑沙汾州北城陷長一里東城陷七十餘步

大德九年四月己酉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廬舍

五千八百壓死一千四百餘人懷仁縣地震二所

涌水盡黑其一廣十八步深十五丈其一廣六十
六步深一丈

大德十一年三月道州營道縣暴雨山裂百三十餘
處

元仁宗皇慶二年五月乙丑慈州成紀縣北山移至
外川河明日再移平地突如土阜高者二三丈陷
沒民居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八月天全道山崩飛石擊人中
者輒死

史異

卷之五

十一

元順帝元統二年八月辛未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
爲池方百里人死者衆

順帝至正六年九月戊午邵武地震翌日地中有聲
如鼓夜復如之

至正九年龍興靖安縣山石迸裂湧水人多死者

至正十年三月慶元奉化州南山石突開其碎而大

者有山川人物禽鳥草木之文

至正十二年閏三月莊浪定西靜寧會州地震移山
湮谷陷沒廬舍有不見其跡者會州公廨墻圯得

弩五百餘張長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開挽

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庚午華州之蒲城縣洛水和
順崖崩其崖戴石有巖穴可居是日歷死辟亂者
七十餘人

至正二十七年正月乙未夜晉寧路絳州天鼓鳴空
中如聞戰鬪之聲

史異

卷之五

十三

史異編卷之五

史異編卷之六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五行五事五色祥青

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
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
作肅從作艾明作慈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
雨若艾時暘若慈時與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
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舒恒與若急恒寒若霧

史異

卷之六

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
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
體生上之疔時則有青青祥惟金沴木言之不
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
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
疔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
慈厥咎舒厥罰恒與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
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疔時則有赤青

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
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
禍時則有耳疔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木思心
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審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
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
有心腹之疔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
沴土

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蟲多之
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

史異

卷之六

二

及人謂之疔疔病病貌言寢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
青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
臨泄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
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

歲干甲曰焉逢乙曰端蒙一作端蒙丙曰游兆一作柔兆

丁曰彊梧語音戊曰徒維己曰祝犁一作祝犁庚曰商橫

上章一作辛辛曰昭陽一作重光壬曰橫艾一作玄默癸曰尚章一作

昭陽

歲支子曰困敦混沌也言萬物萌混丑曰赤奮若陽

奮迅萬物而起寅曰攝提格起也言萬物卯曰單

闕陽氣推萬物而起辰曰執徐舒而出故云巳

曰大荒落盛而大出言萬物皆熾午曰敦牂敦盛也

壯盛也未曰協洽化生萬物和合申曰涖灘一作

淹茂一作閼言萬物皆茂亥曰大淵獻深也萬物於

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蒼帝東方靈威赤帝行德天

半爲之空赤帝南方赤熒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

史異卷之六三

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白帝西方白招

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黑帝北方協光紀之天行

德天子更立年天北極紫微官也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

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三能即三台也

春秋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闔伯比送之還謂其

馭曰莫囂官名即屈瑕也必敗舉止高心不固矣遽見楚

子以告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囂行遂無次且

不設備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囂縊死

春秋釐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情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

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

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二十一年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春秋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

祝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

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

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

觀其容而知其心矣日以處誼足以步日晉侯視

史異卷之六四

遠而足高日不在體而足不步日其心必異矣目

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殺厲公此貌不

恭之咎也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

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然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

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

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朝不及夕將焉用

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

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昭公元年冬趙孟卒此所謂言之不從也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裯是為昭公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必為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後昭公聽譏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

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間將毀王宮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穀不墮山不防

史異

卷之六

六

川不實澤今吾執政母乃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母乃不可乎懼及于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靈王崩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卻成子會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則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將鑄無射鐘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天子省風以作樂大者不窺小者不櫛櫛則不容心是以感實生疾今鐘櫛矣王心弗戒古卑字其能久乎明年王以心疾崩此思不睿之應也

春秋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贛觀焉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虜取之朝祀喪戎於是虜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虜是年五月定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也

史異

卷之六

六

史記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子贛曰君其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邾遂死于越春秋終于

京公之十四年
後皆稱史記

史記秦繆公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載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漢高帝立爲漢王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

史異

卷之六

七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

高后四年秋河南大水伊洛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

高后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汚水流萬餘家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

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幸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冉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收元令天下大酺後

以詐誅

文帝時河決於瓠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今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天子悼功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肝肝兮問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拍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蓄桑

史異

卷之六

八

浮地名今淮泗滿久不反今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

激潺湲北渡迂回字兮浚離難舉長菱兮沉美玉河

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

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槌石菑時用淇園之竹以爲槌也宣房塞

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官

漢武帝元鼎四年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脮

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拾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

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更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

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

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
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
請尊寶鼎制曰可

漢宣帝甘露元年夏新豐建章未央宮鐘簷皆生毛
長一寸所時以爲美祥

漢光武初爲大司馬在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光武南
馳至下曲陽庠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
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
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
史異

卷之六

九

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
護度水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
濟事殆天瑞也

漢光武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
子爲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
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
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按劔怒曰小兒戲
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惟音爲關
內侯以壽終所謂犯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

罰恒雨厥極惡者也

漢光武中元元年六月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
皆愈惟眇寒者不瘳

漢安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占曰好
任殘賊殺戮不辜延及親戚

漢桓帝延熹九年三月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有
火光轉行人相驚譟

漢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始置
圍園署以宦者爲令冬東海東萊琅邪井水厚尺

史異

卷之六

十

餘大有年

漢公孫度中平初爲遼東太守時襄平社生大石丈
餘下有二小石爲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
也當有土地度以爲已瑞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
後曹操表封永寧鄉侯遂據遼土

三國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
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
足此親之不肅略謂之鬼躁卒誅

魏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亦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爲魏所誅

三國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後孫休見立

吳孫皓建陽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

孫皓元璽元年印發後卒而禍而吳亡晉武帝咸寧二年閏月荊州郡國五人大水流四千餘

史異

卷之六

十一

家去年承擇良家子女露而入殿帝親簡閱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指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武帝大康五年四月魯國池水變赤如血太康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頃皆赤祥也後四載

而帝崩于室遂亂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

若連理其後徐馥作亂清河王暉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

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爲惠帝太子爲司馬越所

殺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股漢高祖

斬白蛇劍及二百人萬器械一時蕩盡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保身之飲對弄婢妾

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俗世之士恥不與焉蓋史異

卷之六

十一

貌之不恭其後遂有二胡之亂元康六年三月彭城呂縣有血流東西百餘步

元康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趙王倫篡位廢帝於此城按漢志咸寧時亦有此妖後王莽僭逆

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後數四被廢此火孽也

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穎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先變

也成都王不悟終以敗亡

晉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
于寶以爲貴人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俄而道子見
廢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
金可採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颺起

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景宣丞相府斬督運令史
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亦祥也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
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尋爲敦所襲遂夷滅一

史異

卷之六

七

晉明帝太寧元年周延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
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
木也明年錢鳳謀亂遂族滅延而湖熟尋亦爲墟
矣

晉成帝咸和元年祖約鎮譙日府內地忽赤如血戴
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九九當有下犯上
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
果攻城

晉成帝咸康二年庾亮鎮武昌城東家夜半望見城

內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
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戴洋聞而歎曰喪必東行不
過數年必應

晉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
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

升平五年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鐘一有文四字
晉海西公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

滿中錢錢皆輪文大行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
官夜遣防守其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

史異

卷之六

七

其狀悉有錢處
晉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
被誅

義熙四年冬南燕汝水渴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燕
主慕容超惡之問于李宣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
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是年南燕亡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
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秋七月齊興太守劉元寶於郡

城塹得錢三十七萬皆輪厚徑一寸半以獻上以爲瑞班賜公卿

永明中始興王鑑于益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螭蛇形者數十又以朱砂爲臯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史異

卷之六

十五

南齊廬陵王子卿字雲長隆昌元年爲司徒所居屋梁柱隙血出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南齊明帝永泰元年齊主殂太子寶卷卽位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逾月每當哭輒云
中大大夫羊開入臨無髮俯仰憤脫寶卷輟哭大笑謂曰禿鷲啼來乎

南齊東昏侯永元二年秋八月後宮火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于上曰栢梁旣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

麝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永元三年七月梁武帝兵圍郢城已未夜城內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城降

南梁武帝天監十五年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十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原築堰材官將軍祖暉坐下獄說者謂刺史張

史異

卷之六

十六

豹子不修堰之過也

武帝中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解講是夕寺中災帝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起十二層
成值侯景亂乃止按同泰寺卽梁主捨身處寺前有甌石四各高丈餘俗呼爲三品石宋王安石詩草沒苔侵乘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自謂當年不與謀

南梁元帝承聖二年春正月己卯江夏宮門箭舂飛南梁河東王褒字重孫累遷湘州刺史爲王僧辯所

圍壻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噉其臍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往在壻甚惡之俄而城陷見殺

南梁庾子興事親極孝父域出守巴西病卒子興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丈許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興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幘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

史異

卷之六

十七

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

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爲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歿梁太清末江楊之閭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簡文帝卽位承聖末其洲與大洋相通惟九十九云

南陳宣帝太建十四年七月自建鄴至荊州江水色赤如血

南陳後主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建陽門地生黑白毛

禎明二年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升自天墜鎔所聲隆隆如雷鐵飛出墻燒人家

禎明二年上於郭內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

北魏李崇字繼長延昌初爲揚州刺史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于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千女墻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城保北

山崇守死不去時州人裴綯等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

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北齊平鑒遷懷州刺史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防

西軍尋而魏將楊標來攻城中乏水南門內有大

井隨汲卽竭鑿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
蓋有異於常合城取足竟敗魏軍 大業輔政時

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有池水變爲血

隋煬帝大業七年夏四月山東河大水漂沒三十餘

郡十月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

大業十二年夏四月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爲盜起驚

走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

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煬帝自大業十三年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卮不離口

史異

卷之六

十九

然兄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偏歷

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

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又

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

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此所謂言之不從

也

唐高祖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祏宴師于舟

中孝恭以金盃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爲血孝恭曰

盃中之血公祏授首之祥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晝則

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則焚歷年乃止火失其性

而殄金也

唐高宗永隆元年八月河南北大水壞民居十餘萬

家

唐則天垂拱元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長者

尺餘遍居人床下揚州尤其大如馬鬣焚之臭如

燎毛占曰兵起民不安

垂拱三年七月魏州地出鐵如船數十丈廣州雨金

史異

卷之六

二十

金位曰移爲刑爲兵占曰人君多殺無辜一年兵

災于朝

則天長壽中東都天宮寺泥像皆流汗寐寐

則天時來俊臣家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夜有吁嗟歎

惋聲俊臣以木棧之木忽自投十步外

唐中宗神龍二年二月壬子洛陽城東七里地色如

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長安

街中往往見水影昔符堅之將死也長安嘗有是

祥

神龍中東都白馬寺鐵象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

中宗時中郎將東夷人毛婆羅炊飯一夕化爲血

唐玄宗開元八年六月庚寅夜穀洛溢入西上陽宮

內人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田稼廬舍蕩盡掌開

衛兵溺死千餘人京師興道坊一夕陷爲池居民

五百餘家皆沒不見是年鄧州三鴉口大水塞谷

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一蛇大十圍張口仰

天人或所射之俄而暴雷漂溺數千家

玄宗天寶五載四月宰相李適之常列鼎具膳羞中

史異

卷之六

三

夜鼎躍出相闔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天寶六載少陵原楊慎矜父墓封域內草木皆流血

今浮屠史敬忠懷之敬忠使慎矜退朝裸而桎梏

於叢棘間如是數旬流血不止尋爲李林甫王鉷

作飛牒誣告謀反戮籍

浮屠泓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

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

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

懼將子之泓曰客上無氣與地脉不連臂身瘡瘡

補宅肉無益也說子皆汗賊死斥云

天寶十二載李林甫第東北隅每夜火光起或有如

小兒持火出入者近亦祥也

唐肅宗至德二載昭陵石馬汗出昔周武帝克晉州

齊有石像流汗濕地此其類也

肅宗乾元二年七月乙亥晝渾天儀有液如汗下流

乾元二年七月嵐州合河關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

日而變

肅宗寶應元年九月秦州至陝州二百餘里河清澄

史異

卷之六

三

澈見底

唐代宗廣德元年十二月辛卯夜鄂州大風火發江

中焚舟三千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餘家死者數

千人

代宗大曆十三年二月大僕寺有泥像左背上有黑

汗滴下以紙承之血也

大曆本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

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唐德宗建中四年五月滑州濮州河清十四年閏五

月滑州河清

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朗州熊武五溪水闕占曰方伯力政厥異水闕

唐穆宗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

唐文宗太和五年浙西觀察使王璠治潤州城隍中得方石有刻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卽休

唐僖宗中和三年秋汴水入于淮水闕壞船數艘

唐昭宗大順二年七月癸丑甲夜汴州相國寺佛閣

史異

卷之六

三

災是日暮微雨震電或見有赤鬼轉門譙藤綱中周而火作頃之赤鬼北飛轉佛閣藤綱中亦周而火作既而大雨暴至平地水深數尺火益甚延及民居三日不滅

昭宗景福中滄州城甕中冰有文如畫大樹華葉芬敷者時人以爲其地常有兵

五代漢隱帝乾祐中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扁鑰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以啓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卽歇及宋太祖建

隆中從誨孫繼冲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宋太祖建隆二年七月晉州神山縣北谷中有鐵隨水流出方二丈三尺其重七千觔

太祖乾德五年十一月許州開元觀老君像自動知州宋俛以聞

乾德六年正月簡州普通院毗盧佛像自動

太祖開寶二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墜于城北有物如龍

開寶七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墜于城北門樓有物

史異

卷之六

三

抱東柱龍形金色足三尺許其氣甚腥旦視之壁上有烟痕爪跡三十六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夾山縣民王誼得黑石

二皆丹文其一云君王萬歲其二云趙二十帝緘其石來獻

太宗端拱元年二月澶州河清二百餘里

太宗至道二年二月桂陽監鎔銀自湧成山峯狀

宋真宗咸平元年五月撫州王義之墨池水色變黑如雲

真宗景德元年二月保順軍城壕水陷起文爲桃李花雜樹人物之狀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二月醴泉出蔡州汝陽鳳原鄉有疾者飲之皆愈八年十一月汝山下亦然

大中祥符五年八月東池水自成鹽僅半池潔白成塊晶瑩異常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馳獻凡四千七百斤分賜近臣及諸列校

宋仁宗天聖元年三月涪陵縣相思寺夜有光出阿育王塔之舊趾發之得金銅像三百二十七

史異

卷之六

手畫

仁宗慶曆四年五月金谿縣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兩

仁宗嘉祐七年三月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麵五月鍾離縣地生麵占曰民將饑

宋神宗元豐元年邕州佛像動搖初動夏人入寇又動而州大火其後儂智高叛復動於是知州錢師孟投其像於江中

宋徽宗政和二年玄圭始出晉州上一石綠色方三丈餘當中有文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太而端楷類

手畫者堯字居右天正字綴行於左都堂驗視磨石三分而字畫愈明又於堯字之下隱約出一瑞字位置始均蓋曰天正堯瑞云或謂晉陽堯都也方玄圭出乃有此瑞

政和四年府畿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變爲瑪瑙尚方取爲寶帶器玩甚富

徽宗重和元年九月掖庭大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焚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史異

卷之六

手畫

徽宗宣和四年後御府所藏往往復變爲石而色類白骨此與周寶圭占略同

宋欽宗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子夜尚書省火延燒禮祠工刑吏部折尚書省牌擲火中禳之乃息

宋高宗建炎元年南京留守朱勝非夜防城見南門外火光燭地掘之得銅印有文曰朱勝私印火鑠金金所畏也後拜相有明受之變卒坐敗

建炎三年吉州脩城役夫得髑髏棄水中俄浮一鐘有銘五十六字大略云唐興元年吾子沒瘞廬陵

西壘後當火德五九之際世衰道敗新梁相繼喪
亂章貢康昌之日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復使
吾子同河伯聽命水官郡守命錄其辭錄畢而鐘
自碎

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有
文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
言言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亦石怪也
高宗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迭前
迭卻若僵而就人者數日旣而郡有火火氣盛金
史異

卷之六

失其性而爲變怪也七月天雨錢或從石甃中涌
出有輪郭肉好不分明穿之碎若沙土二月温州
戒福寺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經日不少停
數日火作寺焚

紹興十四年樂平縣河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
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
而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
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闕於杉墩且前且卻約
十刻乃解各復故

紹興二十六年郾縣地出銅馬高三尺軀作精好風
雨夜嘶

紹興三十二年建昌軍新城縣有巨室篋中時有火
光燔衣帛過半而篋不焚近火燄也

宋孝宗淳熙八年五月壬辰嚴州大水漂浸民居萬
九千五百四十餘家壘舍六百八十餘區紹興府

大水五縣漂浸民居八萬三千餘家田稼盡腐
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

淳熙十三年行都民家有血白地中出濺染汗人衣
史異

卷之六

天

宋寧宗慶元二年正月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
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日爭輝病熱者對之心骨
生寒後爲雷震而碎

慶元二年十二月吳縣金鵝鄉銅錢百萬自飛

寧宗嘉定元年三月戊寅行都大火至于四月辛巳
燔御史臺司農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御輦院
大使局軍頭皇城司法物庫御厨班直諸軍壘延
燒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五
十有九人踐死者不可計城中廬舍丸毀其七百

官多就舟以居火作於寶蓮山御史臺齊楊浩家
諫議大夫程松請戮浩以謝都民疏再上始黜配
萬安軍猶免決自是民訛言相驚亡賴因縱火爲
姦利

宋度宗咸淳九年江南平地產白毛臨安尤多

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
年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
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
者靜當靜者動則如之何其爲災異明矣且傳曰

史異

卷之六

二十九

黃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
河清諸侯爲天子正當戒懼以消災變而復誇示
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爲妖言議誅之慮絕言路
卽詔大興府鎖還本管

大安二年十一月京師民周修武宅前渠內火出高
二尺焚其板橋又旬日大悲閣幡竿下石隙中火
出高二三尺人近之卽滅凡十餘日自是都城連
夜幡蕪二三十處

大安三年二月乙亥夜大風從西北來發屋折木吹

清夷門關折三月戊午大悲閣災延燒萬餘家火
五日不絕山東河北河東諸路大旱是歲有男子
郝贊詣省言上卽位之後天變屢見火焚萬家風
折門關非小異也宜退位讓有德有司問爾狂疾
乎贊大言曰我不狂疾但爲社稷計宰相皆非其
言每日省前大呼凡半月上怒誅之隱處

金宣宗貞祐二年冬黃河自陝州界至衛州八柳樹
清十餘日纖鱗皆見

金哀宗正大三年三月乙丑有火自史部中出大如

尺異

卷之六

三十

舳流行展轉人皆驚避踰時而滅

正大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
舊衛州城狀寺塔宛然數日乃滅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九月湖州長興縣金沙泉自唐
宋以來用以造茶其泉不常有今漠然涌出溉田
可數百頃有司以聞錫名瑞應泉

至元十五年十二月河水清自孟津東栢谷至汜水
縣蓼子谷上下八十餘里澄瑩見底數月始如故

元成宗元貞元年閏四月蘭州上下三百餘里河清

三日

成宗大德五年七月江水暴風大溢高四五丈連崇
明通泰真州定江之地漂沒廬舍被災者三萬四
千八百餘戶

元泰定帝致和元年三月鹽官州海隄崩遣使禱祀
造浮圖二百十六用西僧法厭之

元文宗至順元年閏七月平江嘉興湖州松江三路
一州大水壞民田三萬六千六百餘頃被災者四
十萬五千五百餘戶

史異

卷之六

三十一

至順二年十月吳江州太湖水溢漂民居一千
九百七十餘家

元順帝仍改至元五年五月汀州路長汀縣大水平
地深三丈許損民居八百家壞民田二百頃溺死
者八千餘人

順帝至正元年四月乙未杭州火燔官舍民居公廨
寺觀凡一萬五千七百餘間死者七十有四人

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河南孟縣至絳州垣曲縣二
百里河清七日新安縣亦如之十二月冀寧路石

州河水清至明年春冰泮始如故

至正二十三年正月乙卯夜廣西貴州火同知州事
韓帖木不花判官高萬章及家人九口俱死焉居
民死者三百餘人牛五十頭馬九匹公署倉庫案
牘焚燒皆盡

至正二十八年六月甲寅大都大聖壽萬安寺災是
日未時雷雨中有火自空而下其殿齋東鰲魚口
火燄出佛身上亦火起帝聞之泣下亟命百官救
護惟世祖裕宗東西二影堂神主及寶玩器物得

史異

卷之六

三十二

免餘皆焚燬

楊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巳為角乙庚為商丙辛
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也律
生於辰謂子為黃鐘丑
為大呂之屬也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
相協而八音生官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
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夫陰陽
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
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
鐘律權土灰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灰除是故樂
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

則樂均濁景短極甦通土灰重而極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占

元仰儀附

仰儀之製以銅爲之形若釜置於甕臺曰畫周天度曆列十二辰位蓋俯視驗天者也其銘辭云不可解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信也兼深廣倍潔釜兌也環繫爲沼準以溉也辨方正位曰子封也衡縮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

史異

卷之六

三

極平釜鍬也小大必周入地量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竿本午對也首旋璣板竅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鍬會也視日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敏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鑿生殺也以避赫曦爭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五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載也夏永冬短猶少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寒也黃道浸平冬晝晦也夏朔不沒永短

最也安渾宜夏折穹蓋也六天之數言殊話也一儀一桴執善桴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聞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曆不億輩也非讓不爲思不逮也將窺大朕造化愛也其有俊明昭聖代也泰山礪乎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勿銘壞也

元大明殿燈漏

燈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爲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

史異

卷之六

三

飾以龍首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俛仰又可察準水之均調凡此皆非徒設也燈毯雜以金寶爲之內外四層上蒙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週次爲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躍鑼鳴以應於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拈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鈺鑼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鈺四鑼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於櫃中以水激之

六卷

史異卷之七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荒旱

漢武帝元封元年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漢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冤囚帝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冤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官對

史異

卷之七

雨降

漢獻帝興平元年大旱自四月至七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親御座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遂讓有司杖侯汶五十

三國吳孫策欲渡江襲許昌于吉偕行時大旱所在焦厲策怒吉惑衆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

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僕而雲氣上

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忽至溪澗盈溢將士

喜悅以爲吉必見原策竟殺之將士共藏其尸天

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出搜神記

晉安帝元興元年四月三吳大饑戶口減半臨安承

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餓死

南梁武帝天監四年冬大有年米斛三十錢

天監六年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

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

史異

卷之七

二

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官殿皆自振動

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帝備法駕修謁是時魏

軍攻鍾離蔣帝神報勅必圍許扶助既而無雨淮

水暴長六七尺曹景宗督師大挫敵人凱旋之後

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

武帝普通中南浦侯推字智進歷淮南晉陵吳郡太

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

南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三月江南連年旱蝗江楊尤

甚百姓流亡草木根葉食之皆盡富室或衣羅綺

懷金玉而死白骨成丘

北魏文帝太和二十年七月魏主以久旱不食三日羣臣請見魏主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沾洽獨京都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魏主使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史異

卷之七

三

北魏南安王肅爲相州刺史太和二十年五月鄴城旱禱祈雨于羣神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禱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唐高宗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其狀怪異詩曰旱魃爲虐如憐如焚是歲秋不雨至于明年正月

唐德宗貞元元年春大饑東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錢死者相枕

唐宣宗大中六年夏淮南饑海陵高郵民於官河中漉得異米號聖米

唐僖宗光啓二年二月荆襄大饑米斗三千錢人相食三年揚州大饑米斗萬錢

宋神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暄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枲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繪流民圖以獻曰旱由安石

史異

卷之七

四

所致去安石天必雨坐竄嶺南

宋高宗建炎元年汴京大饑米升錢三百一鼠直數百錢人食水藻椿葉道殣骸無餘齒

建炎三年山東郡國大饑人相食時金人陷京東渚郡民聚爲盜至重載乾尸爲糧

高宗紹興三年四月旱至于七月帝蔬食露禱乃雨紹興五年五月大燠四十餘日草木焦稿山石灼人暍死者甚衆

宋孝宗乾道四年夏六月旱帝將撤蓋視禱於太乙

官而雨

宋光宗紹熙三年冬潼川路不再氣燠如仲夏日月皆亦

宋寧宗嘉泰四年春撫袁州隆興府臨江軍大饑殍死者不可勝瘞有舉家二十七人同赴水死者寧宗嘉定二年春兩淮荆襄建康府大饑米斗錢數千人食草木淮民刳道殣食盡發瘞齒繼之人相撻噬流于揚州者數千家度江者聚建康殍死日八九十人

史異

卷之七

五

嘉定八年夏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行都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暘死者甚衆

遼穆宗應曆十六年五月甲申歲旱上泛舟于池禱雨不雨捨舟立水中而禱俄頃乃雨

元順帝仍改至元二年四月黃州蘄州等路大旱黃岡縣周氏婦產一男狗頭人身卽死咸以爲旱魃云

順帝至正十九年正月至五月京師大饑銀一錠得米僅八升死者無算通州民劉五殺其子而食之

保定路卒死盈道軍士掠孱弱以爲食

史異卷之七終

史異

卷之七

六

史異編卷之八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人病

夏后氏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莫吉卜請其禱_也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禱在乃墮去之_也其後夏亡傳墮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禱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羸而譟之禱

史異

卷之八

化爲玄龜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女童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僇之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問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褒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中侯與緡西畎戎共攻殺幽王詩曰赫赫周宗褒姒滅之

春秋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

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素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譏太子座而殺之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

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

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肩見

於軾其後三國皆有篡弑之禍_{長狄防風之後漆姑國驪邠}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

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始皇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史異

卷之八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

子先未生二月兒嘔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

日人過聞嘔聲母掘收養

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

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歛

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

不當死太守譚以聞六月長安女子有生男兩頭

異顙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尻上有目長二寸

所

漢安帝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太守劉祗問唐檀變異之應檀以爲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陰王爲天子果如所占漢桓帝時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白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後武至靈帝朝爲大將軍封開喜侯爲曹節王甫

史異

卷之八

三

所誅盡夷其族

漢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龜入于深澗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

獻帝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光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初故以其家杉木樁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聞其塚中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

發出遂活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曲庶士起

三國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

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

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元帝即陳留王

三國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

冢出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宜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

史異

卷之八

四

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龜入坎

遊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

入於遠潭遂不復還此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

吳亡之兆也

晉武帝太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

晉惠帝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

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

母逼強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女所

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

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也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史異

卷之八

五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計婢生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永嘉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楊州性亦淫京房曰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又尚書郎謝平妻生女墮地渾

渾有聲額更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有口齒都連爲一胸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晉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僞居豎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微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爲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終衣詣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命可爲天下母奏聞卽伏

史異

卷之八

六

誅并下晉陵誅可

晉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都誼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晉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失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髯鬚蔚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後趙石勒時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

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以爲二儀諧暢和氣所

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

南宋文帝元嘉二年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

問羣臣傳權對曰西南之木雌雄化雄猶有王莽

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燕果一紀

而亡

南宋明帝泰豫元年春正月丁巳巨人跡見西池冰

史異

卷之八

七

上四月帝崩

南梁呂僧珍初事武帝起兵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

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天監十年疫病僧

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

主上見諸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

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前政同必不復起竟如

言卒

南梁孫謙字長遜天監中爲光祿大夫歷官廉潔居

身儉素牀施蓬蔕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

帳而夜卧未嘗有蚤蚋人多與焉末年頭生二肉

角各長一寸卒年九十二

南漢劉鋹梁大寶九年南海氏妻生子兩首四臂

北齊趙郡王叡嘗奏後主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因出

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欲留百口叡正色不許其

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

一臂歷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嘆曰大丈夫運

命一朝至此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不聽至殿

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

史異

卷之八

八

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批之彌固出至永巷

被送華林園於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大霧

三日朝野冤惜

隋文帝仁壽四年六月有長人見於雁門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衛州人劉道安頭生肉角隱見

不常因以惑衆伏誅角兵象肉不可以觸者

貞觀中薛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中妻

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

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

者懼却走遂失之後果敗此山下

唐高宗顯慶二年普州有人化為虎

高宗儀鳳三年初鵠縣衛士胡萬年妻吳生一男一女其臂相連餘各異體乃析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歲以獻于朝

唐則天神功元年來俊臣婢產肉塊如二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為蜂螫人而去

則天久視二年正月成州有大人跡見長安中郴州佐史因病化為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雖未全

史異

卷之八

九

化而虎毛生矣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家有嬰兒兩

頭異頸四手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是歲民皇甫

及年十四暴長七尺餘長啜大嚼三倍於初歲餘

死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冀州獻長人李家寵八

尺有五寸

唐僖宗乾符六年秋蜀郡婦人尹生子首如豕目在

唯下占曰君失道

僖宗光啓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且半見

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唐昭宗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痛痛甚折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如杯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楊子民妻生男毛被體半寸餘面長頂高烏眉毛竊密近髮際有毛兩道

軟長眉紫唇紅耳厚鼻大頰兩城僧至三歲畫圖以獻

史異

卷之八

十

太宗淳化元年八月汾州悉達院僧智嚴頭生角三

寸

宋仁宗天禧四年七月耒陽縣民張中妻產三男其

額有白誌方寸餘上生白髮

宋徽宗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尋

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豐樂樓酒保朱

氏子之妻可四十餘楚州人忽生髭長僅六七寸

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

自天聖迄治平婦人生四男者二生三男者四十四

生二男一女者一熙寧元年距元豐七年生三男者八十四男者一二男一女者一元豐八年至元符二年生三男者十八男者二三男一女者一元符三年至靖康生三男者十九男者一前志以爲人民蕃息之驗

宋高宗紹興三年建康府桐林灣婦產子肉角有齒是歲人多產鱗毛

宋孝宗乾道五年潮州城西婦孕過期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蠕蠕能動

史異

卷之八

十一

孝宗淳熙十年鄱陽南鄉婦產子肘各有二臂及長闊則六臂並運

淳熙十三年十一月鄧家巷婦產肉塊三其一直目而橫口

淳熙十四年六月臨安府浦頭婦產子生而能盲四目暴長四尺

宋光宗紹熙元年三月崑山縣工采石而山壓至三年六月它工采石隣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有風肌膚如髮

俄頃聲微噤不語化爲石人貌如生

宋寧宗慶元元年樂平縣民婦產子有尾永州民產子首有角腋有肉翅二年七月進賢縣婦產子亦如之而面有三目

寧宗嘉定四年四月鎮江府後軍妻生子一身二首而四臂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正月尚書省奏宛平張孝善有

子曰合得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是本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

史異

卷之八

十二

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竄亂人倫止付孝善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二月高州張丑妻李氏一產四

子三男一女四月固安州王得林妻張氏懷孕五月生一男四手四足圓頭三耳一耳附腦後生而

卽死具狀有司上之

元順帝仍改至元元年正月汴梁祥符縣市中二乞丐婦人忽生髭鬚

順帝至正九年四月萊陽縣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長四尺許容貌異常顴腹擁腫見人輒嬉笑如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史異

卷之八

十三

史異編卷之九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服飾

男兆胤伯景校

春秋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月十二也閼其事也衣之龙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

史異

卷之九

之時以閼之龙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于社有常服矣弗獲而龙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龙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賀被廢以鼻死不

得置後大禍無尾之效亦服妖也

漢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襦髡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細而啼粧薄拭目

處墮馬髻作一折要步體下顰齒笑不欣欣

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都翕然諸夏皆放倣此近服妖也後舉族誅夷

史異

卷之九

二

漢靈帝好胡服胡床胡帳胡坐胡飯胡笙篳篥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

三國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士古皮弁裁緣帛爲白帢以易舊服于寶以爲白縞素凶喪之象也哈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發銅鑪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占者謂亡國之器蓋服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統半袖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耶帝默然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此妖服也

晉武帝初何曾薄大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僂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等亦淪喪僭踰

史異

卷之九

三

之咎也

武帝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智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在手而反覆之危事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晉惠帝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

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後果有江夏張昌之亂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相謂曰頗類轎車尋而玄敗

晉海西公嗣位忘設豹尾後果不終

晉孝武帝大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髮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旣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辨白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未幾武帝晏駕天下騷動刑戮無數至于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史異。卷之九 四

頭之應云

南齊永元時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人意若曰元首方爲猥賤乎東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東昏宮裏又作散髮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後果天下散放東昏又與刀敕之徒別立帽審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裙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麗皆服妖也

北齊後主緯時婦人皆翦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

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刀皆挾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此其兆云北周宣帝大象二年三月詔天臺侍衛皆着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

唐大尉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氍帽人多效之

史異

卷之九

五

趙公渾脫近服妖也

唐高宗嘗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礫七事歌舞於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爲武官何爲此裝束

唐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爲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仍爲象牀犀簾

唐安樂公主使尙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俯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爲鸞面

韋后則集鳥毛爲之皆具鳥獸狀工費巨萬公主
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鏤絲爲花鳥細如
絲髮大如黍米眼鼻觜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
韋后妹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
宜男

楊貴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時人爲之語
曰黃拋河裏黃裙逐水流

唐僖宗五年內臣有刻木象頭以裹幞頭百官
效之工門如市又木斫之曰此何尚書頭此斫將

史異

卷之十

六

軍頭此斫軍容頭

唐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成都婦人效之時謂爲囚
髻又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
家髻又世俗以琉璃爲釵釧拋家流離皆播遷之
兆

前蜀王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人以大帽識
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
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鬢
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蜀人富而

喜邀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
帽衍以爲不祥禁之

宋太祖建隆初蜀孟昶末年婦女競治髮爲髻號朝
天髻未幾昶入朝京師

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十庶家競以胎鹿皮製婦人
冠山民採捕胎鹿無遺時去宣和未遠婦人服飾
猶集翠羽爲之近服妖也

紹興二十七年交趾貢翠羽數百命焚之通衢立法
以禁後婦人以琉璃爲首飾焉

史異

卷之九

七

宋理宗朝宮妃繫前後掩裙而長牽地名趕上裙梳
高髻於頂曰不走落束足纖直名快上馬粉點眼
角名淚粧刺削童髮必畱大錢許於頂左右偏頂
或畱之頂前束以絲繪宛若博焦之狀或曰角
宋度宗咸淳五年都人以碾玉爲首飾有詩云京師
禁珠翠天下盡琉璃

史異編卷之九

史異編卷之十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六畜 馬牛羊雞犬豕之屬

春秋釐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自射之豕人立而嘯公懼墜車傷足喪屨近豕禍也

春秋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羊地上之物幽於土中暗昧不明之象也

史異

卷之十

一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

史記秦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

史記秦孝文王五年旂胸衍地名有獻五足牛者劉向以爲近牛禍也京房易傳曰興絲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漢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

生角猶吳不當舉兵鄉上也吳王濞果以反誅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承巷中豕出困壞都窻街其古字六枚置殿前後燕王以謀逆伏辜

漢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新莽居攝三年翟義起義計莽兄宣居長安家數有怪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

史異

卷之十

二

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義字素倣儻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爲棄去宣家者以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義敗夷滅三族

漢靈帝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天意亦以在位者皆如狗云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

三國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欲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大禍也

魏時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

三國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大衛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

史異

卷之十

三

大遂升車入而被害

吳成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喜謀北叛閩門被誅

晉武帝太康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後王敦果亂政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牛頭語

太康九年幽州有大鼻行地三百餘步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間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窖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

史異

卷之十

四

惠帝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達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達爲楊州刺史曹武所殺

晉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晉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此異妖也

晉元帝大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齊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爲沈充所害安帝隆安初輔國將軍孫無終家與此事同又廬江潯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

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雌一雄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大禍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不勝任之象也

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假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

史異

卷之十

五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帝旋崩是年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張重華隨誅

晉孝武帝太元三年冬十月大宛獻汗血馬于秦泰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爲人用千里馬何爲命羣臣作止馬詩而反之前秦建元十四年

太元中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

父驅青牛形色瑰異玄卽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後玄敗被誅

後趙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衍者

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南梁普通六年豫章王綜鎮彭城爲魏軍所圍湘州

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退走煥脚爲抄所傷人馬俱斃煥于橋下歇抄至煥脚痛不復得上

史異

卷之十

六

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免難綜爲魏軍所禽

南陳宣帝泰建五年三月西衛州獻馬生角

泰建七年四月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

之

北魏文成帝興光元年九月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閉都門大索三日獲姦人亡命數百人

北周陸逞字季明天和四年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豬逐乳養之諸豚賴之

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唐高祖義寧二年三月太原獻殺羊無頭而不死

義寧二年五月有馬生角長二寸末有肉角者兵象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六月司農寺豕生子一首八足

自頸分爲二足多者下不一也

唐高宗永隆二年監牧馬大死凡十八萬匹馬者國

之武備天去其備國將危亡

唐則天文明初咸陽牝馬生石大如升上微有綠毛

武后初酷吏丘神勣家狗生子皆無首當項有孔如

史異

卷之十

七

口晝夜鳴吠俄失所在

則天神功元年安國獻兩首犬首多者上不一也

則天長安中有牛膊上生數足蹄甲皆具

唐睿宗先天初洛陽市有牛左脇有人手長一尺或

牽之以乞丐

唐玄宗開元十二年五月太原獻異馬駒兩肋各十

六肉尾無毛

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鬣鱗臄

斷不絕馬日行三百里

玄宗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

之中有物如鼠躍于地卽便爲狗壯大雄目張牙

視林甫林甫射之中殺然有聲隨箭沒

唐德宗貞元四年二月京師民家有豕生兩首四足

首多者上不一也是歲宣州大雨震電有物墮地

如豬手足各兩指執赤班蛇食之頃之雲合不復

見近豕禍也

唐憲宗元和八年四月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

足自尾分爲二

史異

卷之十

八

唐文宗太和九年八月易定馬飲水因吐珠一以獻

唐懿宗咸通七年徐州蕭縣民家牡豕多將鄰里羣

豕而行復自相噬齧

咸通十一年沁州綿上及和州牡馬生子皆死京房

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

唐僖宗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墮地

如殺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

雨工也占曰當旱

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

乾符六年越州山陰民家有豕入室內壞器用銜按
缶置於水次

僖宗廣明元年絳州稷山縣民家豕生如人狀無眉
目耳髮占爲邑有亂

僖宗中和元年九月長安馬生人京房易傳曰諸侯
相伐厥妖馬生人一日人流亡

僖宗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殺而食之
光啓二年四月僖宗在鳳翔馬尾皆陀蓬如篲

僖宗文德元年李克用獻馬二肘膝皆有鬣長五寸
史異 卷之十 九

許蹄大如七寸甌

五代周恭帝爲琅邪王好奇戲嘗闌一馬於門內令
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諫曰馬國姓也今射之
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射妖也俄
而禪位於宋焉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龔丘縣民李起牛生四犢判
州王欽若圖以獻

宋徽宗大觀元年間州達州言牛生二犢帝謂起居
舍人宇文粹中曰牛產二犢亦載之起居注中豈

若野蠶成蠶之類民賴其利乃爲瑞邪自是史官
不復盡書

徽宗宣和二年十月歙縣民鮑珙家三年五月梁縣
民邢喜家俱牛生麒麟

宣和五年馬生兩角長三寸四足皆生距主用兵
宋高宗紹興元年紹興府有牛戴刃突入城市觸馬
裂腹出腸時衛卒多犯禁屠牛牛受刃而逸近牛
禍也

紹興初陳州民家雞忽人言松陽縣民家雞生三足
史異 卷之十 十

又有雞伏卵生殼外

紹興八年廣西海壩有海獸如馬蹄鬣皆丹夜入民
舍聚衆殺之明日海溢環村百餘家皆溺死近馬
禍也

紹興十六年靜江府城北二十里有犝犢以角觸人
于壁傷出牛狂走兩日不可執卒以射死

宋孝宗 八年西安縣官塘有物雞首人身高尺
餘畫見于野

孝宗淳熙十二年仁和縣良渚有牛生二首七日而

死

宋光宗紹熙四年饒州民家二小鼠食牛角三徙牛牢不免角穿肉膚以斃

宋寧宗慶元二年撫州有犬若人坐于郡守之坐未幾郡守林廷彥卒

慶元三年四月餘干縣民家豕生八豚其二爲鹿古田豕食嬰兒

慶元三年饒州軍營雞卵出蛇

慶元三年樂平縣田家牛生犢如馬一角麟身肉尾

史異

卷之十

十一

農以不祥殺之或惜其爲廐同縣萬山牛生犢人首

宋瀛國公德佑元年五月楊州禁軍民毋得蓄犬城

中殺犬數萬輪皮納官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四月益都樂安縣朱五十家牛

生犢犢兩頭四耳三尾其色黃旣生卽死

元武宗至大四年大同宣寧縣民滅的家牛生一犢

其質有鱗無毛其色青黃類若麟者以其鄰上之

元泰定帝泰定三年九月和州長興州民王俊家牛

生一獸麟身牛尾口目皆赤墮地卽大鳴母不乳

之具圖以上不知何獸或曰此瑞也宜俾史臣紀錄

元順帝至正三年秋建寧浦城縣民家豕生豚二尾八足

至正九年三月陳州楊家庄上牛生黃犢火光滿室麻頂綠角間生綠毛不食乳二日而死

至正十年秋襄陽軍城民家牛生犢五足前三後二

至正二十四年正月保德州民家豕生豚一首二身

史異

卷之十

十二

八蹄二尾至正二十六年春汴梁祥符縣牛生犢雙首不及二

日死

至正二十八年五月東昌聊城縣錢鎮撫家牛生黃

犢六足前二後四

史異編卷之十 終

史異編卷之十一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草木 凡花果皆是

殷帝太戊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

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

太戊從之而桑穀枯死伊陟贊言于咸王咸王股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

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

史異

卷之十一

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睦孟以為木陰類下民象

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霍

光以孟妖言誅之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

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為

宣帝帝本名病已

漢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榜樹生枝如人頭

眉目鬚皆具亡髮耳

漢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丈

七尺民斷其木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

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連讀也妃

后有顓專龍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天辟天子也惡之

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鄉桂仆地生支如人形

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

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

漢光武中元元年六月有赤草生於水崖赤草朱草

也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漢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以為

嘉瓜其實草妖也

史異

卷之十一

漢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榜樹皆高四尺

許其一株宿夕暴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

鬚鬚髮備具後董卓擁胡兵催汜作亂鮮卑之徒

踐藉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靈帝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

狐縣界有草生其莖靡疊腫大如手指狀如鳩雀

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

且近草妖也

三國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

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年崩蒼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三國吳孫皓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曰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窠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黃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黃葉作平慮遂以考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來穢塞是時一夕

史異

卷之十一

三

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大赦改元無幾吳亡而九服爲一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葉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謚誅而韓族殲焉

元康九年六月有桑生于東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後愍懷太子果爲賈后所廢

晉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葉如蓮葉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於周易爲枯楊生葉亦華孽也後敦果以逆命戮尸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止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反立

南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丙寅芳香琴堂東西有雙橘連理景陽樓上層西南梁棋間有紫氣清暑殿西甍鴟尾中央生嘉禾一株五莖改景陽樓爲

史異

卷之十一

四

慶雲樓清暑殿爲嘉禾殿芳香琴堂爲連理堂南宋太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人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葉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惠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至齊武帝永明二年以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勝惠反語爲始興碩言于此乃驗按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

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南齊高帝幼時宅在武進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木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爲汝生也

高帝建元元年十月己丑荊州天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

南齊武帝初仕宋爲贛令江州刺史王子助反上率部曲百餘人起義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山中有清聲傳漏響又於山累石爲佛圖其側忽生

史異

卷之十一

五

一樹狀若華蓋青翠扶疎有殊羣木上將討戴凱之大饗士卒是日大熱上各令折荆枝自蔽言未終而有雲垂蔭正當會所會罷乃散

南齊永明中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

南齊建武初雁門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叔謙夜於

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卽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頓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卽差

南齊徐伯珍字文楚有隱德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栢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

史異

卷之十一

六

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然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

南梁天監中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乃截耳置盤中爲誓手爲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竝枝妾心能感木頽城何足奇南梁武帝中大通三年秋吳興生野稻饑者賴焉南梁武陵王紀將僭號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

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妖花非佳事也果敗

侯景僭位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栢樹獨饒茂及景脩南郊路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萌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于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後侯景果被殺于胡豆洲

史異

卷之十一

七

南陳武帝永定二年七月詔構太極殿初侯景之平也太極殿被焚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是月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故有是命

南陳後主禎明二年有大風拔朱雀門臨平湖草舊塞忽然自通後主又夢黃衣圍城乃盡去繞城橘樹又采木湘州擬造正寢楫至牛渚磯盡沒水中旣而漁人見楫浮于海

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秋七月有芝生於太極殿侍

中崔光上表以爲生非其地宜側躬聳意維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北齊時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栢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栢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出唐則天長壽二年十月萬象神宮側柳杉皆變爲栢象小人居君子之位也

史異

卷之十一

八

唐玄宗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

唐德宗興元元年春亳州真源縣有李樹植已十四年其長尺有八寸至是枝忽上聳高六尺周圍如蓋九尺餘李國姓也占曰木生枝聳國有寇盜

唐文宗太和九年冬鄭注金帶菌生近草妖也唐僖宗光啓元年七月河中解永樂生草葉自相膠結如旌旗之狀時人以爲棋子草占曰其野有兵李全忠仕爲棣州司馬有菌生其室一尺三節怪之

以問別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光啓元年拜節度使傳子匡威匡籌而亡

南漢劉鋹大寶四年芝園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并刳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瑞安縣民張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

宋太宗至道六年十一月襄州民劉士家生木有文

史異

卷之十一

九

如魚龍鳳麟之狀

至道七年五月撫州脩天慶觀解木有文如墨畫雲氣峯巒人物衣冠之狀七月彰明縣崇仙觀柱有文爲道士形及北斗七星象

宋真宗咸平元年七月百丈縣民李文寶禾生一莖二十七穗六年七月涉縣民連罕田隔四隴同穎咸平六年五月導江縣民潘矩田生芝三層黃紫色高五寸許九月相州牧龍坊生芝一莖色紫黃長尺餘分七枝枝如手五指狀其最上枝類鳳者知

州張鑑以獻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辛未以東封遣經度制置使王欽若祭文宣王廟於孔林得芝五株色黃紫如雲色及人戴冠冕之狀詔內侍楊懷玉祭謝復得芝四本輕黃如雲氣之狀八月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有貫草木附石連理及飾爲寶山者九月趙安仁來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一十一本十月欽若等又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五十本有並五連三連理者五色重疊如寶蓋下

史異

卷之十一

十

相連帶凡草小五穀如寶山靈禽瑞獸之象者六百四十二詔令封禪日列天書輦前又送諸路名山勝景及賜宰相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八月淳化縣民賀行滿田禾隔四隴相去四尺許合爲一穗四年三月金水縣民田禾一莖三十六穗

大中祥符六年七月己未召近臣觀嘉禾於後苑有七穗至四十八穗繪以示百官

大中祥符六年十月丁謂來朝獻芝草三萬七千一

百八本飾以仙人寶禽異獸之狀十一月又獻九萬五千一百本自後言祥瑞者歲無虛日

大中祥符七年遼州平城民田禾隔二隴合穗有三本或二十一本合爲一者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彰明縣民家竹一根上分二本十三節又開元寺桃竹一莖上分十八節皆相對十一月武崗縣民何文化園竹生兩株同本上分四莖

眞宗乾興元年六月蘇秀二州湖田生聖米居民取史異

卷之十一

十一

以食興州竹有實如大麥民取以食占曰大饑宋仁宗慶曆三年六月無爲軍獻芝草凡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豐年爲上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之

慶曆三年十二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

仁宗皇佑三年五月彭山縣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本帝曰朕嘗禁四方獻瑞今得西川麥秀圖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束帛以勸之

仁宗至和二年六月應天府貢大麥一本七十穗小

麥一本二百穗

仁宗嘉祐三年七月泰山上瑞麥凡五本五百一穗宋英宗治平四年六月汀州進桐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

宋神宗熙寧元年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賁至京師信米也但色黑如炭

熙寧八年三月地產物如珠可食水產菜如菌可爲菹饑民賴之

熙寧八年安喜縣禾二本間五隴合穗

史異

卷之十一

十一

神宗元豐四年徐州麥一本百七十二穗

元豐五年青州安肅軍憲州禾皆異畝同穎

熙寧十年八月乙巳惠州柚木有文曰王帝萬年天下太平

神宗元豐四年十月鄴縣天慶觀生瑞竹一本自第九節分莖雙起

宋哲宗元符二年二月瀘州生芝草一本同根駢幹至葢復合爲一

宋徽宗建中靖國五年淮西路民田旣割復生實

徽宗大觀四年蔡州麥一莖兩歧至七八歧者九十畝

徽宗政和二年知定州梁士野奏嘉禾合穗一科相隔五隴計六尺三寸生爲一穗並中間隴內一科三莖上生粟三穗

政和三年十月武義縣木根有萬宋年歲四字

政和三年十一月越州承天寺瑞竹一竿七枝幹相似其葉圓細生花結實詔送秘書省仍拜表賀

政和四年八月建州境內竹生米數千萬石

史異

卷之十一

十三

政和四年十二月元氏縣民王冥屋柱槐木再生枝葉高四十餘尺

政和中吉水李壽與弟衡葬母廬于墓左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人以爲瑞

徽宗宣和二年四月永州民劉思析薪有天下太平字

宋高宗建炎二年九月權知密州杜彥獻芝草五葉如人指掌色赤而澤宰臣黃潛善奏色符火德形

象股肱之瑞高宗不啓視却之

高宗紹興元年七月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以枯枯生穗奏瑞高宗曰朕在潛邸梁間生芝草官僚皆欲上聞朕手碎之不欲寶此奇怪乃却之

紹興十四年四月虔州民毀歆屋折柱木裏有文曰天下太平時守臣薛弼上之方大亂近木妖也時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之妖以爲瑞

紹興二十一年民家竈鼎生金色蓮花

高宗紹興間漢陽軍有挿榴枝於石罅秀茂成陰歲

史異

卷之十一

十四

有花實者初郡獄有誣服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屬行刑者挿髻上花於石隙曰生則可以驗吾寃行刑者如其言後果生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民折薪中有木字曰紹熙五年如是者二是時紹熙猶未改元其後果止五年光宗年號

宋瀛國公德祐二年正月寶應縣民折薪中有天天下趙四字獻之制置使李庭芝賞之以錢五千金衛紹王至寧元年宣宗彰德故園竹開白花如鸞

鸞藤紫雲覆城上數日俄而入繼大統是歲八月
癸巳衛紹王遇弒海水不潮寶坻鹽司懼其虧課
致禱無應九月丙午宣宗卽位乃潮初衛王卽位
改元大安四年改曰崇慶既而又改曰至寧有人
謂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變

金宣宗興定四年華州渭南縣民裴德寧家伐樹破
其中有赤色大字表裏脰合有司言與唐大曆中
成都瑞木有文天下太平者其事頗同蓋太平之
兆也乞付史館

史異

卷之十一

十五

元成宗元貞元年太平路蕪湖縣進榆木有文曰天
下太平年

元順帝仍改至元元年十二月芝草生于荆門州當
陽縣覆船山一本五榦高尺有二寸一本二榦高
五寸有半榦皆兩岐二本相依附扶疎瑰奇如珊
瑚枝其高者結爲華蓋慶雲之狀

順帝至正三年夏上都桑果葉皆有黃色龍文
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葦葉順次倚疊而生自編
成若旗幟上尖葉聚粘如槍民謠云葦生成旗民

皆流離葦生成槍殺伐遭殃又有黍自生成文紅
楷黑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
至正十六年七月彰德李樹結實如小黃瓜民謠云
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至正二十一年明州松樹結實其大有盈尺者八月
汴梁祥符縣邑中樹木一夕皆有濕泥塗之

史異

卷之十一

十六

史異編卷之十二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鱗介 魚龍龜蛇之屬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史異

卷之十二

一

周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

魄安定意也白者服尚赤乃周祥也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其形鄉人有婦爲魅所病候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上者輒死鳥過者必墜候復

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

漢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襄楷以爲喪滅之象

三國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

康中事與此類

魏嘉平中前趙左賢王劉豹與妻呼延氏祈子於龍

史異

卷之十二

二

門俄而有一魚頂有二角軒髻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籍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二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魏安平太守王基家數有怪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須臾去之又鳥來入室中與燕共鬪燕死鳥去

以問管輅輅曰直客舍久遠魍魎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直老鈴下耳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三國吳孫亮永安六年青龍見於白沙白燕見於慈胡赤雀見於豫章

吳孫皓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曰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皓降晉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鳳凰六青龍三白龍二麒麟各一見于郡國二年鳳凰六青龍十黃龍九麒麟各一見于郡國

史異

卷之十二

三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三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

僚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

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

武帝太康五年二月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

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虩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脩未有以

應受嘉祥遂不賀後二胡僭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爲有證矣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抱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見帝竟淪沒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

史異

卷之十二

四

晉穆帝永和元年前燕十二年有黑白二龍見于燕之龍山交首

遊戲解角而去燕王慕容皝祀以太牢命所居新宮曰和龍

晉孔愉字敬康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建興初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晉毛寶字碩真初鎮武昌有軍人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

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

晉安帝時涼後主李歆字士業初出兵伐蒙遜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袷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後戰于蓼泉果爲蒙遜所害桐椎士業小字也

後涼呂光字世明苻堅拜爲驃騎將軍都督西討諸

史異

卷之十二

五

軍事龜茲王純昂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夜外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溥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進攻果敗龜茲

南宋文帝初封宜都郡王位荊州刺史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爲帝王之符其年少帝廢百官迎而立之車駕在道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至都隨卽大位

宋徐羨之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

史異

卷之十二

六

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鵠尾鳴喚竟以凶終蓋元嘉二年也

南齊武帝永明五年始興王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

南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隆昌元年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

南齊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役以爲嘉福殿

南梁始興王憺字僧達天監初拜都督荊州刺史有政績四年荊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

南梁武帝普通五年夏六月乙酉龍闕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樹木倒折開數十丈

武帝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闕隧中其一被傷奔走青蟲食陵樹葉略盡

南梁邵陵王綸大寶元年歷郢州刺史假黃鉞都督史異

卷之十二

七

中外諸軍事置百官改聽事爲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帳帳無何風起飄沒于江後果敗爲魏將楊忠所執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廻數步獨不霑灑葬之日黃雪雰糝惟冢壙所獨不下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

南梁元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

出建康准西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遭禍

承聖三年三月主衣庫見黑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玄洲苑復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遶之竝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卽日取錢數千萬鎮於蛇處以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振窮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墮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夾肘前金龍頭上見人走去逐之不及城壕中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於陸道龍處爲窟若數百斛圖舊大城上常有紫氣至時稍復銷歇六月癸未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

元帝時有安城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遂謀作亂遠近響應爲王僧辯所禽

史異

卷之十二

八

南梁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言人吉凶頗有應驗中年爲山陰縣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

南陳武宣章皇后嬰兒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

史異

卷之十二

九

龜所在

南陳後主禎明二年青龍出建陽門井涌霧赤又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飲忽變爲血有血露階至于坐床頭而火起有狐入上床下捕之不見帝以爲妖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禳之

北魏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先葬終寧陵遷兆長陵西北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電視既還還置蛇舊處

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七月山東大水蝦蟆鳴于壤

上

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六月乙巳齊州上言濟河水口見八龍昇天

北齊陸法和有道術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又嘗書其所居室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

史異

卷之十二

十

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北齊武平末遼陽山中有人家女曾以手持一麥穗卽見一赤物長二寸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卽覺手臂疼痛腫月餘日漸及半月臍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馬嗣明卽爲療之旋平復北齊琅瑯王儼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

敗後主令劉松枝
殺之於永巷

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夏榮陽汴水北有龍闕初見白
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
丈有黑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作離自午至
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

大象二年二月榮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鬪於汴水側
黑龍死

唐太宗貞觀八年七月汾州青龍見吐物在空中光
明如火墮地陷掘之得玄金廣尺長七寸

史異

卷之十二

十一

唐則天大足初虔州獲龜六眼一夕而失

唐中宗神龍中渭水有蝦蟆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
而失是歲大水

唐睿宗先天二年六月京師朝堂墻下有大蛇出長
丈餘有大蝦蟆如盤目赤如火相與鬪俄而蛇入
于大樹蝦蟆入于草皆陰孽也

唐玄宗開元四年六月郴州馬嶺山下有白蛇與黑
蛇鬪白蛇長六七尺吞黑蛇至腹口眼血流黑蛇
長丈餘頭穿白蛇腹出俱死

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蛇首尾橫出兩岸
經日而腐寸寸自斷數日江魚盡死蔽江而下十
十五五相附著江水臭

玄宗天寶中洛陽有巨蛇高丈餘長百尺出芒山下
胡僧無畏見之曰此欲決水瀦洛城即以天竺法
呪之數日蛇死

鄧景山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有鼃集城
門鄧班語景山曰鼃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
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史異

卷之十二

十二

唐德宗建中二年夏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棠樹甚
茂民祠之爲神有蛇數百千自東西來趨北岸者
聚棠樹下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有徑寸龜
三繞行積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野人以告蛇腹
皆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其事奉三龜來
獻

德宗貞元三年潤州魚鼈蔽江而下皆無首

貞元十年四月江西溪澗魚頭皆戴蚯蚓

貞元末資州得龍丈餘西川節度使韋臯匣而獻之

百姓縱觀三日爲煙所薰而死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長尺餘墜于鄆州市良久乃死魚失水而墜于市敗滅象也

韓愈字退之憲宗朝爲刑部侍郎以上佛骨表忤旨貶潮州刺史潮之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

唐文宗太和三年成都門外有龍與牛鬪

史異

卷之十二

十三

文宗開成二年三月壬申有大魚長六丈自海入淮至濠州招義民殺之

五代梁王處直字允明太祖封爲北平王初有黃蛇見于碑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爲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爲養子劉都所殺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二月鑿金明池既掘地有龜

出殆逾萬數

宋陶弼字商翁少儻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魚戲溪水上弼矜觀之傷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闢君宜函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兩岸圯木拔又出大雲倉卒遇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是異之官西上閤門使

宋仁宗至和元年二月信州貢綠毛龜

宋徽宗大觀元年閏十月都水使者趙霆行河得兩首龜以爲瑞蔡京信之曰此齊小白所爲象罔見

史異

卷之十一

十四

之而霸者也鄭居中曰首豈容有二而京主之意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

徽宗政和四年瑞州進六目龜

政和五年博州進白龜

政和七年夏中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屋上

徽宗宣和元年夏雨晝夜凡數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中有異物如犬太蹲踞臥榻下細視之身僅六七尺色蒼黑其首類驢兩頰作魚頰而色正綠頂有角生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聲如牛鳴與世所

繪龍無異茶肆近軍器作坊兵卒來觀共殺食之

已而東城大水訛言龍復警云

宣和四年北方用兵雄州地大震玄武見於州之正寢有龍大如錢蛇若硃漆筋相逐而行宜撫使焚香再拜以銀奩貯二物俄俱死

宋高宗紹興初朱勝非出守江州過梁山龍入其舟纔長數寸赤背綠腹白尾黑爪甲目有光行都塚橋旌忠廟三蛇出沒庭廡大者盈尺方鱗金色首脊有金錢遇霧或變化數百十蕉井間廟徙而蛇

史異

卷之十二

五

孽亦絕

紹興八年五月汴京太康縣大雷雨下冰龜數十里隨大小皆龜形具手足卦文

紹興十一年四月衡山縣淨居巖有蛇長二丈身圍數尺黑色而方文震死山水大至先是山氣遇夜輒昏昧蛇斃始明

紹興十八年漳浦縣崇照鹽場海岸連有巨魚高數丈剖其肉數百車剗目乃覺轉輾而傷艦皆覆又漁人獲魚長一丈餘重數千斤剖之腹藏人髀膚

髮如生

紹興二十四年四月海鹽縣洋海有巨鯢羣鯢從之聲若謳歌抵岸偃沙上猶揚鬣撥刺其高齊縣門紹興二十五年六月湖口縣赤龍橫水中如山寒風怒濤覆舟數百艘士卒溺者數千人

宋孝宗乾道五年七月乙亥武寧縣龍闕于復塘村大雷雨二龍奔逃珠墜大如車輪牧童得之自是連歲有水災

乾道六年行都北闕有鮎魚色黑腹中出人手於兩史異

卷之十二

六

傍各具五指

乾道七年十一月丁亥洞庭湖巨龜走沙擁舟身廣長皆丈餘升舟以首足壓重艦沒水

遼太祖天顯元年七月甲戌上次扶餘府是夕大星隕于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是日上崩

金熙宗天眷元年夏有龍見于熙州野水凡三月初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沒次日見金龍一爪承

一嬰兒見爲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

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

凡三時乃沒郡人競往觀之

元順宗至正十七年六月癸酉溫州有龍鬬于樂清

江中颶風大作所至有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至正二十三年正月甲辰廣西貴州江中有物登岸

蛇首四足而青色長四尺許軍民聚觀而殺之

至正二十七年六月丁巳皇太子寢殿新甃井成有

龍自井而出光焰燦人宮人震懾仆地又宮牆外

史異

卷之十二

十七

長慶寺所掌成宗幹耳朶內大槐樹有龍纏繞其

上良久飛去樹皮皆剝七月益都臨朐縣有龍見

于龍山巨石重千斤浮空而起

至正二十八年十一月大同路懷仁縣河岸崩有蛇

大小相綰結可載數車

史異編卷之十二終

史異編卷之十三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羽蟲 鳳鶴鳴雀之屬

殷高宗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

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

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其命民有不

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柰何嗚呼

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母禮于棄道武丁修政

史異

卷之十三

一

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春秋昭公十七年鄒子來朝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

故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

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

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

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

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楮矢貫之石弩長尺

有咫陳閔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昔

武王克商通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楮矢石磐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毋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劉向以爲準近黑祥貪暴類也死於廷國亡表也後二十四年爲楚所滅斧鏃也

漢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嘗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鸚不祥鳥也誼自傷悼廼爲賦以自廣

漢宣帝神爵二年正月鳳凰集殺羽於所集處得玉

史異

卷之十三

二

寶起步壽宮其冬鳳凰集上林廼作鳳凰殿以答嘉瑞改元五鳳

漢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

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見巢燕

古然字

盡墮地中有三戴鵲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

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

後號咷其後趙飛燕姊妹專寵殺皇子并其母美

人曹偉能事覺趙后亦坐誅此其應也

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裏有燕生爵哺食至大

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漢明帝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賈逵逵對曰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漢安帝朝楊震明經博學教授於湖二十餘年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官終太尉

史異

卷之十三

三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

漢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

漢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於新城衆鳥隨之時皆以爲鳳凰或以爲皆羽孽時也按樂叶圖說

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一曰鸛鵲鳩喙

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旱役之感也

屬西方二曰發明鳥喙大頸大翼大腔身仁戴智

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屬東方三曰焦明

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屬南方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頸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屬北方中央曰鳳凰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鸞鳴岐

三國魏文帝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魏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管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携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思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

史異

卷之十三

四

射雉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三國蜀後主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死於渭南諸將分爭頗喪徒旅是其象也此與漢時楚國烏闕墮泗水相類矣

三國吳孫亮神鳳二年十一月有五色大鳥五見於春申吳人以爲鳳凰改元五鳳此與桓帝同事

晉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閭闔門此止非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晉惠帝元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

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時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惠帝太安中周圯家雌雞逃承雷中六上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卒爲玘所滅

史異

卷之十三

五

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張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晉懷帝永嘉元年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鷲出其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處士董養聞而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鷲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晉安帝隆安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此兵起

不終之妖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衡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羽蟲之孽亦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

晉王機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着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鮑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

後趙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凰二頭飛入漳

史異

卷之十三

六

河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春正月鳳凰二見于都下衆烏隨之改其地曰鳳凰里

南宋晉安王子助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卽僞位於尋陽城取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鷄集其櫂又有禿鷲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綬爲司徒因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鷗尾墮地又有鷗集其帳上後子助被執斬于桑尾牙下南宋明帝太始七年巴陵王休若嘗衆賓滿坐有一

異鳥集席隅哀鳴墮地死又聽事上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哈哈有聲休若甚惡之旋徵入朝僞授江州刺史賜死

南齊高帝建元初有獻白鳥帝問范雲何瑞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平雲字彥龍

南梁武帝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花生皆震動三日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

史異

卷之十三

七

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席觀其圖狀則鷺鳥也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于西南縣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于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旣流遁益甚境內化之遂至喪亡云

侯景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叱咄者又處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所居殿屋常有鵠鷺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

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敗衄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卧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果至于敗

南陳後主禎明二年蔣山衆鳥鼓兩翼以附膺曰柰何帝柰何帝

北魏太武帝延和中有白燕集于盛樂舊都玄鳥千數隨之

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

史異

卷之十三

八

翼雞詔問崔光光曰翅足衆多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帝禮光逾重

北齊高昂字曹敖神武以爲軍司大都督與西魏戰

敗于芒陰爲追兵所斬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

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巢處其故吏東方

老爲南兖州刺史追慕其恩爲立祠廟靈像既成

頭上折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

北齊張子信善易策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

對座有鵲鳴庭樹闌而墜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難作

北齊蕭放字希逸居父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

史異

卷之十三

九

之未嘗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武平中累遷散騎常侍

北周宣帝大象二年二月洛陽有禿鶯鳥集新太極

殿前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二月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鵬飛

入大業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

大業十二年二月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

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

去無可得驗于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

物百段

大業十三年十一月上起宮丹陽將遜于江左有鳥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又有石自江浮入于楊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惡之後爲宇文化及所弑蓋義寧二年三月也

劉武周母嘗夜坐廷中見若雄雞光燭地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大業十三年突厥以狼頭纛立武周爲定楊可汗僭稱帝

夏王竇建德時冬至大會僚吏有五大鳥集其宮羣史異

卷之十三

十

鳥從之又宗城人獻玄圭一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天以是授禹今瑞與之侔國宜稱夏建德然之改元五鳳

隋末

崔信明生於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鵲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子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貞觀中官至秦川令

唐高宗調露元年鳴鵲羣飛入塞相繼蔽野至二年正月還復北飛至靈夏北悉墮地而死視之皆無首

唐玄宗友愛諸王時有鵲鴿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四月濮州兩鳥兩鵲兩鸛鵒同巢

唐代宗大曆八年九月武功獲大鳥肉翅狐首四足史異

卷之十三

十

有爪長四尺餘毛赤如蝙蝠羣鳥隨而噪之唐德宗貞元四年夏鄭汴境內鳥皆羣飛集魏博田緒淄青李納境內衡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緒納惡而焚之信宿又然鳥口皆流血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色青類鳩鵲見于宋州郊外所止之處羣鳥翼衛朝夕噪稻梁以哺之睢陽人適野聚觀者旬日十八年鳥集徐州之滕縣噪柴爲城中有白鳥一碧鳥一

唐宣宗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潤

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紺爪觜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占曰有鳥非常來宿于邑中國有兵人相食

唐懿宗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占與前同

咸通十四年七月宋州襄邑有獵者得雉五足三足出背上五者衆也出于背者下干上之象也

唐僖宗光啓元年十二月陝州平陸集津山有雉二首向背而連頭者棲集津倉廡後數月羣雉數百

史異

卷之十三

十一

來關殺之

光啓二年七月中條山鵲焚其巢三年七月鵲復焚巢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

唐昭宗天復三年宣州有鳥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集於戟門明日大火曹局皆盡惟兵械存

宋太祖建隆三年七月南唐李景獻鳳卵

宋太宗至道元年九月京師自旦至酉羣鳥百餘萬飛翔有聲識者云突厥雀

陳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鶴翔集內齋前引吭向

洪進洪進視之有魚鯁其喉卽以手探取之魚猶活鶴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後官封岐

國公太宗六年

宋真宗景德元年五月庚寅午時白州有三鳳自東

來入城中衆禽圍繞至萬歲寺棲百尺木上身長

九尺高五尺文五色冠如金杯申時北向而去畫

圖以聞

宋仁宗時有鳥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爲瑞審刑詳議官梁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

史異

卷之十三

十一

瑞之云適字仲賢

宋徽宗政和後禁苑多爲村居野店又聚珍禽野獸麋鹿駕鵝禽鳥數百實其中至宣和間每秋風夜

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

徽宗宣和末南郊禮畢御郊宮端拱殿天未明百辟

方稱賀忽有鷄止鳴於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和聞者駭之時已報女真背盟未踰月內禪明年有

陷城之難

宋高宗建炎三年帝在楊州二月辛亥早朝有禽翠羽飛鳴行殿三匝一再止于宰臣汪伯彥朝冠是月金人入楊州有倉卒渡江之變未幾伯彥能相尋坐貶

建炎四年正月丁巳金人圍陝州有鳶鴉數萬飛噪城上與戰聲相亂金將婁宿曰城當陷急攻之遂失守近羽孽也

高宗紹興七年梟鳴於劉豫後苑又羣鳥鳴于內庭如曰休也豫惡之募人獲一梟者予錢五千是歲

史異

卷之十三

十四

偽齊亡

劉豫時齊地數見怪異有龍撼宣德門滅去宣德二字又星隕于平原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

紹興二十七年饒州番陽縣有妖鳥身雞尾長喙方足赤目止於民屋數日彈射不能中

宋孝宗乾道六年邵武軍泰寧縣有雀飛鳴立死於瑞寧佛刹香爐先是紹興初是邑有雀立死於丹霞佛刹香爐皆孽也而浮屠氏因謂之雀化

金太宗天會九年七月丙申上御西樓聽政聞咸州所貢白鵲音忽異常上起視之見東樓外光明中有像巍然高五丈許下有紅雲承之若世所謂佛者乃擎蹠脩虔久之而沒

金章宗泰和二年八月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於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赭冠雞項尾闊而脩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

史異

卷之十三

十五

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卽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爲動俄有大鳥如鵬鶚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爲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糞迹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金宣宗元光二年正月辛酉日午有鶴千餘翔于殿庭移刻乃去十一月有狐狼鬼夜哭于輦路鳥鵲夜驚飛鳴蔽天十二月宣宗崩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廣西慶遠府有異禽雙飛見于
述昆鄉飛鳥千百隨之其一飛去其一留止者爲
撞人射死首長尺許毛羽五色有藏之以獻于帥
府者久而其色鮮明如生蓋鳳凰云五月興國有
大鳥百餘飛至郡西白朗山巔狀如人立去而復
至者數次

至正二十七年三月丁丑朔萊州招遠縣大社里黑
風大起有大鳥自南飛至其色蒼白展翅如鷹狀
類鶴俄頃飛去遺下粟黍稻麥黃黑豆蕎麥于張

史異

卷之十三

十六

家屋上約數升許是歲大稔

史異編卷之十四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毛蟲 虎狐貓鼠之屬

男兆胤伯景校

春秋成公七年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
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
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黃祥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死
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

史異

卷之十四

一

妖鼠舞門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栢葉
上民冢栢及榆樹上爲巢桐栢尤多巢中無子皆
有乾鼠矢數十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蓋其
象云一曰王莽竊位之象

漢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蔡
邕封事曰殘有奇暴則虎狼食人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
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駟以爲

駒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亂長安

漢童恢字漢宗除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史異 卷之十四 二 三國魏齊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

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須臾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三國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逆物之性

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及蠡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爲災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顯獲以獻後王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蓋角爲兵象云

晉高平劉柔夜臥鼠嚙其左手中指以問淳于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

史異 卷之十四 三

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

後趙石勒嘗備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徬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後果然

南梁元帝承聖元年十二月天門山獲野人出山三日而死淮南有野象數百壞人室廬宣城郡猛獸暴食人

南陳後主禎明二年夏四月戊申有羣鼠無數自蔡

洲岸入石頭淮至于清塘兩岸數日自死隨流入江

北魏高祐字子集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鰕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史異

卷之十四

四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二月羣鼠浮河竟有西奔之變

北齊張華原字國滿神武時爲兗州刺史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蒞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駁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

北齊斛律光字明月以女皇后封咸陽王遷太傅武平中天狗西流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先是三日鼠常晝見光寢至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如黑猪從地走出其穴膩滑大蛇屢

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果爲祖珽誣告謀反令劉桃枝於涼風堂拉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

北周高祖武帝建德二年三月周太子獲白鹿以獻帝曰在德不在瑞

建德六年秋八月鄭州獲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使五品時序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

史異

卷之十四

五

隋文帝開皇中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蕭吉禳邪氣於寅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

隋齊王暕字世拙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甚

惡之俄而宇文化及作亂陳與二千俱遇害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李密王世充隔洛水相距密營中鼠一夕渡水盡去占曰鼠無故皆夜去邑有兵也

唐高宗永徽四年永州人蔡道基舍傍有跌高丈餘頭類羊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占曰鳥如畜形者有大兵

高宗調露元年十一月秦州神亭治北霧開如日初耀有白鹿白狼見近白祥也

史舉

卷之十四

木

高宗永淳中嵐勝州免害稼千萬為羣食苗盡免亦不復見

高宗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為猫所嚙數百鼠反嚙猫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皆去

唐中宗神龍中有羣狐入御史大夫李承嘉第其堂無故壞又秉筆而管直裂易之又裂

唐睿宗景雲中有蛇鼠關於右威衛管東街槐樹蛇為鼠所傷此兵象也

唐代宗時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詔示宰相常

袞袞率羣臣賀吏部侍郎崔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猫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彊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微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為害帝異其言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正月汾州孝義縣民家鼠多銜

史舉

卷之十四

七

蒿芻巢樹上鼠穴屈去穴登木賤人將貴之象

宋真宗咸平二年十二月黃州長析村二虎夜闢一死食之殆半占云守臣災明年知州王禹偁卒

宋仁宗嘉祐三年六月丁卯交趾貢異獸二初本國稱貢麒麟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然後食既至而樞密使田況辨其非麟詔止稱異獸

宋徽宗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嶽直入禁中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南康縣雷雨羣狐震死于巖穴中巖石皆爲碎

紹興十六年清遠翁源真陽三縣鼠食稼千萬爲羣時廣東久旱凡羽鱗皆化爲鼠有獲鼠於田者腹猶蛇文漁者夜設網且視皆鼠自夏徂秋爲患數月方息

紹興二十二年劉彭老家猫產數子皆三足

宋孝宗乾道七年潮州野象數百食稼農設阱田間象不得食率其羣圍行道車馬斂穀食之乃去

史異

卷之十四

八

孝宗淳熙五年八月江陵府郭外羣鼠塞路其色黑白青黃各異爲車馬踐死者不可勝計逾三月乃息

淳熙十年滁州有熊虎同入樵民舍夜自相搏死

宋光宗紹熙元年三月臨安府民家猫生子一有八足二尾

宋寧宗慶元元年六月鄱陽縣民家一猫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者民殺猫而鼠舐其血鼠象盜猫職捕而反相與同處司盜廢職之象

也

宋理宗淳祐中包恢知隆興府有妖妓惑人恢沈之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

金宣宗貞祐三年六月京城夜妄相驚逐狼月餘方息

元順帝至正十年彰德境內狼狽爲害夜如人形入人家哭就人懷抱中取小兒食之

史異

卷之十四

九

史異編卷之十四

終

史異編卷之十五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羸蟲 蝗螟之屬

秦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

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漢成帝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

中朝者坐

晉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州司冀至于秦雍

史異 卷之十五

草木牛馬毛胤皆盡

晉咸康四年北趙冀州八郡蝗司隸請坐守宰趙王

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

耶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可白

衣領職 後趙建武四年

晉太元七年秦劉蘭討蝗不能滅有司請徵下廷尉

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

政蘭何罪乎是歲大熟蝗不食麻豆 前秦建元十

八年

死

南梁武帝太清二年九月益州市有飛蜂萬羣螫人

南梁宜豐侯脩字世和徙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

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項將

遇秋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或勸捕之脩曰此

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羣

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臺

使以聞帝璽書勞問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一夕

忽有狗據脩所卧牀而卧脩曰此其戎乎因大脩

史異 卷之十五

城壘承聖元年果爲魏所攻力屈乃降

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六月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

郡丞崔叔瓚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爲災今

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

毆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

天保八年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三州畿內

八郡大蝗飛至鄴蔽日聲如風雨詔遭蝗處免租

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八月所在蝗羣聞各四五尺死

者十八九

唐太宗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花中擬蝗
祝之曰人以穀爲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蝕
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爲諫帝
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
災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貝州蝗有白鳥數千萬羣飛
食之一夕而盡禾稼不傷

唐文宗太和九年鄭注篋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注
始以藥術進化爲蠅者敗死之象近青肯也

史異

卷之十五

三

文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濶五尺至
一丈厚五寸至一尺者

唐僖宗光啓二年淮南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
城入楊州府署竹樹幢節一夕如剪幡幟畫像皆
齧去其首撲不能止旬日自相食盡

宋仁宗景祐四年五月滑州靈河縣民黃慶家蠶自
成被長二丈五尺闊四丈

宋哲宗元符元年九月深澤縣野蠶成蠶織維成萬
匹

宋孝宗淳熙九年七月淮甸大蝗真楊泰州嘗撲蝗
五千斛餘郡或日捕數十車羣飛絕江墮鎮江府
皆害稼

宋寧宗嘉定二年浙西諸縣大蝗自丹陽入武進若
煙霧蔽日其墮亘十餘里常之三縣捕八千餘石
湖之長興捕數百石

金章宗承安元年六月平晉縣民利通家蠶自成綿
段長七尺一寸五分闊四尺九寸

元成宗元貞二年五月隨州野蠶成蠶亘數百里民

史異

卷之十五

四

取爲纊

元文宗至順二年三月晉冀深蠶等州縣蠶夜食桑
晝匿土中人莫捕之

元順帝至正十年七月同州蟲食稼郡守石亨祖禱
于玄妙觀寒雨三日蟲盡死

至正十九年大都霸州通州真定河間山東大同晉
寧汴梁諸路皆蝗食禾稼草木俱盡所至蔽日礙
人馬不能行填坑塹皆盈饑民捕蝗以爲食或曝
乾而積之又罄則人相食 史異卷之十五終

史異編卷之十六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謠識凡說狂皆是

春秋釐公五年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童謠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昀服振振取號之旂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日在尾月在策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滅號

史異

卷之十六

一

文成之世童謠曰鸛之鶴之公出外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踈踈公在乾侯徵寨與孺鸛鶴之巢遠哉搖搖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鶴鸛鶴往歌來哭至昭公時有鸛鶴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宋

子定公

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

燕之鄉持天下之攻時有嬰兒主卻行車嬰兒主

言霍光特政擅權遣帝令如卻行車使不前也光係黃帝後故傳謠云然

漢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光澤貌張公子時相見

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

帝常與富平侯出遊見飛燕於河陽主家而幸之

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

成帝時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

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

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蓋巢其

顛云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

史異

卷之十六

二

帶劔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

維組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

業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大誰官名生病問非常之人

狂易變也、自知入官狀下獄死

漢汝南舊有鴻郤郤、寺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

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

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

威方進字也、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後當復至建

武中太守鄧晨署許楊為都水掾使脩復之百姓

得其便累歲大稔豪右有譖楊受賂賂者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漢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橐或振麻幹一枚

傳相付與曰行詔警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

髮徒踐或夜折關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致驛

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

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

史異

卷之十六

三

書曰母告曰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

下當有白髮至秋止

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

河北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

漢光武受命河圖亦伏符曰劉季發兵捕不道四夷

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

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愼克用何益于承誠善用之

姦僞不萌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宜封禪泰

山詔書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

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汗七十二代之編錄恒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漢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

封侯是時太尉李固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

胡廣司徒趙戒司空袁湯皆以附梁冀封侯云

漢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

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學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

諸君鼓隳胡明語也

史異

卷之十六

四

桓帝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連公爲吏子爲徒

一徙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婉女工數錢

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

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人主好聚斂爲貪政也

桓帝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言羣賢衆多

法度四方纖纖不可整言姦惡大熾囓復囓言小

宴飲言今但禁鋼後陳歌呼言被誅天下大壞

漢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

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

斷絕至中平元年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蒼天
是其應也

靈帝光和元年五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
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相賢等呼門吏僕
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
姓名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
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
也

史異

卷之十六

五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
北芒後獻帝與陳留王爲中常侍段珪等所劫董
卓率衆迎帝于北芒阪下還宮

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
不得生言董卓暴盛而旋破亡也

三國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兒鈴子其唱曰其奈汝
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
呼維令反并寄當歸以警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

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魏明帝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
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後宣帝果自遼東渡河
而歸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
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
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
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
上有王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鹿

史異

卷之十六

六

在西嶽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
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假
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
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字
畫之象詔頒天下以爲嘉瑞任令于綽以問鉅鹿
張珣珣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
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
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出魏氏春秋又氏
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作蒼

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珎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赤如玉焉

出藏晉春秋按搜神記所載與此二說不同

魏齊王芳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封白馬兖州刺史

史異

卷之十六

七

史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三國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三國吳孫亮初公安有白鸛鳴童謠曰白鸛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明年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鸛到金印龜服之而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蔑鈎絡

於何相求常子闇常子闇者反語石子闇也鈎絡鈎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蘆葦裹身蔑束其要投之石子闇

吳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吳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鈎司馬如又曰我非人樊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後三國一統於晉是其驗也

吳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遊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知加王濬龍驤將

史異

卷之十六

八

軍果平吳

晉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按橫目者四字後元帝興於江東去吳亡幾四十年皆如謠言

晉楊駿字文長以后父超居重位受遺輔政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離行戟還自傷駿居內府常以戟爲衛東安公繇

等率殿中兵圍駿府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言果驗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峨千歲憫懷生牙齒又曰城東馬子莫龍吟比至來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白首行也沙門太子小名魯賈謚國也言后將與謚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囂咀囂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郭日時童謠曰屠蘇郭日

史果

卷之十六

九

覆兩耳當見惡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

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又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間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卽甲子旬也

惠帝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押收執之于寶以爲禁庭尊

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
下人踰上之妖也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
空焉

惠帝永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惟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後苟晞搆難破汲桑

晉王竣字彭祖懷帝以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將

史果

卷之十六

十

僭號恣行殺戮時童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後石勒詐降於竣執而殺之

晉張寔字安遜建興初授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蘭池長趙爽上軍士張永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羣僚稱賀寔曰孤常忿袁本初癡想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忽一日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後爲帳下閭沙等所殺

晉建興二年王浚謀僭稱尊號矜豪日甚不親政事

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北州謠曰
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

晉張駿字公庭襲父寔職西平公其初立也姑臧謠
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
鳳凰鳴至建興十二年果收復河南之地

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
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期焉

晉成帝之末童謠曰噉噉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
而崩

史異 卷之十六 上

晉建元元年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
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朱彤趙
整固請誅諸鮮卑不聽前秦建元九年

晉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都得久桓
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哀帝尋崩升平五月穆帝
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晉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曰鳳凰生一雛天下莫
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是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
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

巳子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
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海西公尋廢三子並以
馬韁縊死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
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
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果敗

晉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
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

史異 卷之十六 上

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前秦苻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
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秦問姓名弗
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

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
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
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前秦苻生時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
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

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誅其侍中太師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尋爲苻堅苻法所殺

牛無一目故曰瞎兒

前秦苻堅時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垣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垣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後慕容泓竟叛堅姚萇與慕容冲縊堅于新平佛寺中先是童

史果

卷之十六

十三

謠云河水平復清苻堅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後二年縊死謠言驗矣

後燕慕容熙既僭尊位遂爲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熙遊於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後爲慕容雲所殺初童謠曰一束柴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

燕釐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原姓高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謠言果驗

南燕慕容德時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後果殺寶卽尊號

南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竟陵王誕鎮廣陵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有人于輿楊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

史異

卷之十六

十四

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強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首士忽狂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殺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且屬城內

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南宋昇明末縣人兒襲祖行獵忽

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黃石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風也河洛識曰歷年七十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鱗舉又曰肅肅草成道德盡備案宋水德也晉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又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岡梧樹生鳳鳥戢翼翮且鳴南斗吳分野草屋者居上蕭字象也

史異

卷之十六

十五

王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穀中精細者稻也卽道也熟猶成也高帝生鱗文徧體此其應云

益州有山古老相傳曰齊后山宋昇明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有沙門玄暢者於此山立精舍其日齊高帝登尊位其月二十四日榮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

史蕭赤斧以獻

南齊武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爲兩翅又著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有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於所住堂內得璽一枚文曰皇帝行璽又得異錢文爲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劍焉

武帝永明十一年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齊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下

史異

卷之十六

十六

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炙至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密以還鄉邑人楊道隆虛疾二十年依法灸卽差七月上崩

南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夏六月都下訛言有根根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于甲辰三十八尅建鄴之年也遇災歲丙

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火起浮屠蓋其應云

武帝時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門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昭明太子統果以疾薨嫡孫歡止封豫章王歡前爲南徐州刺史所謂歸去來也

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歡字孟孫

南梁武陵王紀字世詢大寶二年四月乙丑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後梁與子圓照並爲元

史異

卷之十六

七

帝所禽

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識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故湘州賊陸納等拜李洪雅爲大將軍尊事爲主入長沙城以應符識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狀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卒爲元帝所平

侯景篡位改元爲太始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

童謠曰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屨荆州天子挺應著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卽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

南陳後主禎明二年上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冠來無際畔

史異

卷之十六

八

後主初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背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其家屬館于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開也其言皆驗

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早築相料理及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

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旱筴之義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殺羊角爲旱筴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六月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

太延中涼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忽然不見其書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慎對曰昔號之將亡神降于莘願陛下

史異

卷之十六

十九

崇德脩政以享二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又於震電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大沮渠牧犍征南人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滅

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夏四月戊子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傍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北魏文成帝興安二年八月於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詔百姓大酺三日降殊死已下囚北魏孝明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歲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

北魏莊帝永安中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楊灰簾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普泰時爾朱彥伯及世隆竝爲張勸等所斬縣首於斛斯椿門樹

史異

卷之十六

二十

北魏咸陽王禧以逆謀賜死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絃管奏之莫不灑泣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六月壬申齊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文曰六王三川

北齊初有讖云羊飲盟津角柱天至文宣時陽平郡界回星驛旁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按文宣名洋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

也角柱天大位也文宣果受禪登祚改年爲天保
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
過十乎竟以十年卒

北齊昭帝皇建時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
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
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
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鐘言將被擊也後果
殺濟南王而立武成濟南王廢帝也

北齊武成帝太寧時童謠云周里跋求伽豹祠嫁石

史異

卷之十六

三

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綬靴時武明太后病
內史皆令呼爲石婆徐之才曰跋求伽胡言去已
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勿令合葬自
斬冢惟得紫綬靴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綬者熟當
在四月之中靴者革徬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
后果崩

武成帝河清三年六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
銅鐵以捍之

北齊後主天統元年四月武成傳位於皇太子始將

傳政使內參乘子尙乘驛送詔書于鄴子尙出晉
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尙未至鄴而其言已布
矣

北齊河間王孝琬天統中累遷尙書令與祖珽和士
問有隙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
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
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後因事而被殺

隋文帝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慈近河得青石圖一紫
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楊堅字下云八方天心永

史異

卷之十六

三

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
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安邑掘地得古
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賁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
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

王世充字行滿欲僭偽號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
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云楊
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爲
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言當應
符命爲天子世充大悅卽拜受之僭卽皇帝位建

元開明國號鄭旋降于唐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六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有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唐高宗永淳元年七月東都大雨人多殍殍先是童謠曰新禾不入箱新麥不入場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墻

唐武后時安樂公主于洛州造安樂寺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景龍中又謠曰可憐聖善

史異

卷之十六

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

唐玄宗天寶中有術士李遐周于玄都觀院廡間爲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人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人皆不悟近詩妖也

安祿山未反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氍毹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

唐代宗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筒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三十字欲

以獻上字言一事卽不中以筒貯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宰相元載其言圍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唐德宗時或爲詩曰此水連涇水雙眸血滿川青牛逐朱虎方號太平年朱泚未敗前兩月有童謠曰一隻筋兩頭朱五六月化爲胆

史異

卷之十六

十四

唐僖宗乾符中童謠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又謠曰八月無霜寒草青將軍騎馬出空城漢家天下西巡狩猶向江東更索兵

董昌僖宗朝拜檢校太尉隴西郡王有山陰老人獻僞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方士朱思遠詭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不可識昌曰識言免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卽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秘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和時鳥兄吳越四月

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民祀以禳難今大王署
名文與鳥類卽圖以示昌昌大喜乾寧二年卽僞
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鑄銀印方四寸文
曰順天治國之印先是州寢有赤光長十餘丈咫
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明光殿亭曰黃
龍殿以自神後竟爲全武所滅

武錢錄前也

五代唐應順元年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其
言吉凶無不中廢帝起於鳳翔客將房岳使濛問
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

史異

卷之十六

五

庚午中興戊巳午嵩不曉其義問濛濛曰神言如
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後帝卽位之日受冊明宗
極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
回顧嵩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

神魏崔浩也

宋以周顯德七年庚申得天下圖識謂過唐不及漢
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更頭之謠故更
漏有六更按漢四百二十餘年唐二百八十九年
開慶元年宋祚過唐十一年滿五庚申之數至德
祐二年正月降附得三百二十七年而見六庚申

如宮漏之數

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丈廣八寸中
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是銘
背有引曰寶公嘗爲此偈大字書于板帛竊之人
欲讀之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卽竊之是時名士
陸陞王鈞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
百年後至卒乃歸其銘合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
江南自有馮乘雞登寶位跨大出金陵子建司南
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與其字皆

史異

卷之十六

五

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鉉韓熙載皆不能解及李
煌歸宋好事者云以丁酉年生辛酉年襲位卽乘
雞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大也當王師
圍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潘美營其北
是安仁秉夜燈也其後太平興國三年淮海王錢
俶舉國入覲卽東鄰也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遇
戊寅年也

南漢劉鋹時廣州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識者
以羊是未之神天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果以辛

末年二月四日爲太祖所禽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朝之兆也

宋太祖建隆中西川孟昶自命筆題桃符正旦置寢門左右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昶以其年正月降卽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宋仁宗皇祐五年正月戊午狄青敗儂智高于歸仁鋪初謠言農家種羅家收至是果驗

宋徽宗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開封尹設次以彈壓

史異

卷之十六

十七

於觀下帝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解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黑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於觀下帝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筆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鑿血肉根籍帝大不悅爲罷一夕之歡竟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近狂咎也

宣和七年八月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出詈罵語且曰太祖皇

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尙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中盡之

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高宗在楊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鑪携絳囊拜于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爲官家兒書于囊紙刻于右臂皆是語鞫之不得姓名高宗以其狂釋不問明年二月金人犯維揚三月有明受之變

高宗紹興元年四月庚寅閬州有狂僧袞袞哭于郡

史異

卷之十六

十八

譙門曰今日佛下世且言且哭實隆祐太后上仙日云閬距行都萬里踰月而遺詔至

紹興十四年都城市井歌曰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後其事應于兩宮

宋寧宗慶元六年簽書樞密院事林存爲似道所擯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結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德祐元年似道謫死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殮

宋理宗紹定十年都城市井作歌詞末句皆曰東君去後花無主朝廷惡而禁之未幾太子詢薨

金章宗泰和八年有童謠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成畱至貞祐中舉國遷汴

金衛紹王崇慶元年二月放進士榜有狂僧公言殺天子求之不知所在

金宣宗貞祐元年十二月乙卯雨木冰時衛州有童謠曰團團冬傍半年寒食節沒人燂明年正月元

史異

卷之十六

三十九

兵破衛遂丘墟矣

宣宗興定五年有童謠云青山轉轉山青耽誤盡少年人蓋言是時人皆爲兵轉關山谷戰伐不休當至老也

金哀宗正大元年有人衣麻衣望承天門大笑者三大哭者三有司拘而問之其人曰我先笑者笑許大天下將相無人後哭者哭祖宗國家破蕩至此也有司以爲妖言處之重典上曰近詔草澤之士並許直言雖涉譏訕亦不治罪況此人言亦有理

止不應笑哭闕下耳乃杖之

哀宗天興初南京未破一二年間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來持一布囊貯棗日散與市人無窮所在兒童百十從之又有一人拾街中破瓦復以石擊碎之人皆以爲狂不曉其理後乃知之其意蓋欲使人早散國家將瓦解矣

元順帝仍改至元五年八月京師童謠云白雁望南飛馬札望北跳

順帝至正五年淮楚間童謠云富漢莫起樓窮漢莫

史異

卷之十六

四十

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

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搖動黃河天下反

至正十年春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門尉以白留守達于都堂上聞有旨令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問其姓名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惟妄言禍福而已乃以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

至正十五年京師童謠云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

里無人家回頭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馬此皆詩妖也

史異編卷之十六終

史異

卷之十六

三

史異編卷之十七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雜說

男兆胤伯景校

樂資春秋後傳使者鄭客入函谷關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瀉池君子之咸陽過瀉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宮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始皇聞而逃之竟死於

史異

卷之十七

沙丘

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

奄蔡黎軒國

即大秦

城郭皆青水晶及五色水精爲壁

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壁水精爲礎舄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中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

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
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
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
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
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
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
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輪迹樹是
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

出淨居經

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

史異

卷之十七

二

危絕道路不可準記行人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
糞爲標驗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
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
死亡蓋魑魅魍魎也

出西域記

新莽地皇四年七月殿中鉤盾土山僊人掌傍有白
頭公青衣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八衍功侯喜素
善卦莽使筮之曰夏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
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是年敗死
漢明帝夢見金人身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

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
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圖畫形像以歸楚王英
始信其術中國頗有奉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
老子其道遂盛

吳孫峻欲廢太子和立魯王朱主不聽遂殺之埋於
石子岡後欲改葬冢墓相亞不可識別乃使兩巫
各住一處以伺察之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子年
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
石子岡半岡而以手抑膝太息小住須臾進一
史異

卷之十七

三

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於是開冢衣服如
之

條枝國有大雀鳥頸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
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
見按西玄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
不能載也輿地圖云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
鳥爲王母取食也

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
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

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
槃瓠遂銜人頭至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
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
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
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之槃瓠
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
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
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
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

史異

卷之十七

四

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
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
斑斕語言休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
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
是也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
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爲
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
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

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
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
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
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俵錢贖死盟曰
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
之

西夜國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傳箭鏃所中
卽死

莎車國將君得遺鎮于真君時暴虐百姓患之漢明

史異

卷之十七

五

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
乃言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卽與兄
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
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

馬脰國其人音聲似雁驚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
下生毛馬脰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人勇健敢

戰

短人國在康居西北萬餘里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
多

晉咸寧三年賈充代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
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
入一運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視所夢之道
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
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
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
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吾寇當平汝方未斬張華汝
之黠慧皆此類也若不悛悔當旦夕加罪充因叩
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見衛

史異

卷之十七

木

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簏之間大子斃於
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苟勗亦宜同然其
先德小濃故在汝後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
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
後謚果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
大杖終皆如所言

後蜀李特爲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
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三所其一赤如丹一黑
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

黑穴者凡四姓曰驛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
皆爭爲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爲廩
君巴氏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彫畫
之而浮水中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
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
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
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
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
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曰青昏廩君欲殺之

史異

卷之十七

七

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
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
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
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
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
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
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乘廩
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
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

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錢爲賓因謂之賓人焉數傳至特運勢凡六世僭偽位而滅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平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此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呪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許之老父欣然字之曰紇于紇丁者夏言依倚也年十

史異

卷之十七

八

歲驍勇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威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數傳至國仁乾歸熾磐幕末俱僭偽位四世而滅

晉成帝咸和中丹陽尹高惺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狀惺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惺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至寺惺因畱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

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跌浮出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像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狀始具初高惺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惺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惺所得惺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嘔歔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

史異

卷之十七

九

宇又瓦官寺慧遠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遠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遠便懇拜請其夜像卽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摸之像跌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

晉成帝咸康三年林邑國范逸死奴文纂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師范幼家奴嘗牧牛於山澗得鯉魚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異之范

幼嘗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讓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逐王子毒殺之遂脅國人自立

晉義熙中師子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始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南宋元嘉中有慧嚴慧議道人遊住東安寺學行精

史異

卷之十七

整爲道俗所推時闕場寺多禪僧都下爲之語曰闕場禪師窟東安禪義林

南宋孝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

南梁武帝天監六年有晉安人度海爲風所漂至一島岸岸有人居止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有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南梁武帝大同三年八月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

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螽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螽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南宋徐羨之字宗文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六厄宜以錢

史異

卷之十七

十一

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傳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惟羨之在外復全南宋徐熙官濮陽太守好黃老隱于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畱一瓠瓢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振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

曰云何厝法鬼請爲編八按孔穴封之秋夫如言
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
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後子孫果顯

南宋何承天博見古今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
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
威士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
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
承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
之墓故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

史異

卷之十七

十三

南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冢冢者相傳云是楚
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
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
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南梁羊侃字祖忻旅力絕人嘗於兖州堯廟踞壁直
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數十石人長八尺大
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南梁羊鼎字超盛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
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

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
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
毗睨國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
王神聖知人善惡及將來事人無敢欺南方號曰
長頸王其子孫生死如常人

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
酒

諸溥國東有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
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中與焦麻無異而色

史異

卷之十七

十三

微青黑若小垢汚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
用之不知盡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
上有鳥獸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
此山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
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
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
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
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
並以永示來世至齊王芳正始元年二月西域重

獻是布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曾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芣蒿。葉香。味鹹。

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

史異

卷之十七

十四

倭國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

北魏爾朱世隆字榮宗。節閔帝以爲儀同三司。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設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未幾果

爲斛斯椿所誅

北魏夏侯爽字元延。歷南兖州大中正。性好酒。初與南人辛謙。廋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倘或有知庶共歡饗。及爽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爽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爽在坐。衣服形容不易。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夫家客雜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

史異

卷之十七

十五

若被毆。夫從兄欣定云。今是節。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

北魏顏惡頭。妙於易筮。嘗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爲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爲天子。擢張用之。龜茲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數里入地。狀如餽餉。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癩人

服之皆愈周情間遣使朝獻

真臘國海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如鮐紫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卽以白豬白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疾疫

且末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惟老駝預知之卽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輿擁蔽鼻口其風

史異

卷之十七

十六

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伏盧尼國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案駝馬者皆有異常居水中出水便死

波知國有三池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烏菟國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

龜國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丈周三百步卽謂舍離佛圖也

曹國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闢人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驢五頭馬十疋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大業中遣使來貢

漕國慈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鑠爲屋以銀爲地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長人國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尾殺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以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十里有峽固以鐵闔羅闢門新羅帝屯弩士數千守

史異

卷之十七

十七

之

東女國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歲豐否卽有災名曰鳥卜

高昌國唐武德五年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生拂林名拂林狗

天竺國有五分東西南北中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或口壽五百歲牛壽如之

東天竺有所謂畔茶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入手入輒潤以橐駝橐駝轉注瓠中

大勃律國北有頗黎山其神穴中有神馬國人遊牧牝于側生駒輒汗血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橐駝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俗謂駝鳥又獻瑪瑙鐙樹高三尺

拂菻國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直物旁名鬼市有獸名寶大如狗獮獮而力北也有羊生土中臍屬

史異

卷之十七

地割必死俗介馬而走擊鼓以驚之羔臍絕卽逐水草不能羣

訶陵國最富有穴自湧鹽以柳花柳子爲酒飲之輒醉宿昔壞有文字知星曆食無匕飭有毒女與接輒苦瘡人死尸不腐

飛頭僚者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頃忽亡比旦還

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

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

省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飭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飭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慕充先冬至

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鹿舉弓而射卽中之鹿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

史異

卷之十七

十九

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跡便獻歎無辭崔卽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正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鬻白養敕外嚴車浮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

改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
冢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
以懷慟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轎車乍
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
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
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
與金盃別并贈詩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
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
是汝父兒還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

史異

卷之十七

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
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充得盃之由還報其大
家即女姨也追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
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
盃甚似得盃本本可得聞否充以事對即詣充家
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
同產父曰春煥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
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
石著績其後生直爲漢尚書掾子毓爲魏司空

蓋相承至今也

汜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

以爲河圖而還於淵

澹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

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

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

慘意

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滄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

有犬狸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首陽

史異

卷之十七

之神有犬狸身狐尾其名曰者飲酒得福則微之

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

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

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

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

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壘之夫而箕踞

於前使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

令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

石聞待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

心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
山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秦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爲相
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
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
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
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

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來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
瞭然視授弓將射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

史異

卷之十七

三

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兄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祛衣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
之神有倫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豈山之
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祛衣示前有水右祛衣示
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
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陸濟桓公拜曰仲
公坐此寡人之私罪也久矣

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
以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紫雲沓起甘雨

人爲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
特苦精符感應沍沱下雨

王爲葉令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
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民推排終不搖動
喬曰天帝獨欲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

王子喬者上世之真人不知興何代也有墓暨于永
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上有哭聲其音

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察焉時天鴻雪
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爲神其

史異

卷之十七

三

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直家前呼採薪孺子
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
不見

永平中鍾離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

曹孔訴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劒履男子張伯
涂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

孔訴問何等寶也對曰夫子寢堂牀前有懸囊意
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寶欲以懸示後賢

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
一拭吾履發吾箚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
奇召問伯果服焉

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
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
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
久有兩牛鬪於江岸傍有閒冰還流汗謂官屬曰
吾鬪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腹中正白者我綬也主
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

史異

卷之十七

四

者因名冰兒

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
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
不見

石水東與禁水合水自永昌縣而北逕其郡西水左
甚饒西象山有鈎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
淵中以尾鈎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傷瘴氣時
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
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

運之無不害人

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爲母給江督水天爲出
六上江督中今猶謂之孝子石

華北縣西北十里有吊鳥山山多大蛇名曰髡蛇長
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過便低頭繞之
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
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箴箴蛇頭至尾殺而
食之以爲珍異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上岸鬪角
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

史異

卷之十七

廣州記曰鰈魚長二丈大數圍皮皆鱗物生子子小
隨母覓食驚則還入母腹吳錄地理志曰鰈魚子
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從臍入旦由口出
腹裏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腸容二子兩則四焉

始興縣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盤石上列羅十瓮中悉
銀餅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問晉太元初民
之家僕竊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死
九柳縣人少孤養母至孝嘗語虛無時人謂之癡
衆兒共牧牛更直爲帥錄牛無散每至就爲

輒徘徊左右不遂自還眾見曰汝直牛何道

走邪號曰非汝曹所知即而辭母云受性應僊

春第泗又曰年將大疫死者略半穿二井

水可得無恙如有哭聲甚哀後見就乘白馬

還此山中百姓為立壇祠民安歲登民因名為馬

嶺山

驚縣出然石石色黃白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以鼎

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則冷灌之則熱如此無窮

元康中雷孔章入洛質石以示張公張公曰此謂

史異

卷之一七

然石於是乃知其名

張公直為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

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

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

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

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

世也復下已女於水中將渡逕見二女於

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山主簿敬君之義悉還

「遠望山的狀」

山西有石室名為

九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分一鼠之準的明則米

則米貴故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

千

烏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

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餘似鵲而黃黑色鼠如

家鼠而短鼠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安國曰

共為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

大乃止張晏言不相牝牡故因以名山

史異

卷之十七

西海郡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澗打之

不已澗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

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

即冀縣山有石鼓於星為河鼓星動則石鼓鳴石鼓

鳴則秦土有殃鳴淺殃萬物鳴深則殃君王

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以歸龜

上遊不量時為君所得擔者怪之載出欲上

天王夜宿越里纜船於大石中樹忽呼龜曰

笑事爾也龜

今方見烹雖盡南

一樵不能置我於

遜識性淵長必致

困今求如我之徒計將

寬曰子明無多辭

上業權將焚之燒柴萬車龜猶如故諸葛恪

然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言權使伐桑取資

之即爛故野人呼龜曰元緒

史異

卷之十七

史異編卷之十七終

史異編十七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俞文龍撰文龍晉江人其書以諸史所載災祥

神怪彙爲一編既非占驗之書又無與學問之事

徒見其好怪而已

讀史蒙拾一卷

〔清〕王士禛輯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蒙拾

一卷》提要

讀史蒙拾

新城王士禛子辰纂

斷案

蕭承之始高帝之父。攻氏梁泰二州刺史趙溫氏帥
楊難當遣息和援溫相拒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
箭不能傷。承之命軍中斷繫長數尺。以大斧撻其後。
賊不能當。乃焚營退。

編校析竹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達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崎
道入三吳。明帝家達太祖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
討。太祖軍容寡闕。乃編椹皮為馬具。裝析竹為寄。並
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三齊射手

太祖禦桂陽王休範於新亭。短兵接戰。自己至千步。眾
皆失色。楊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引運命中。故賊
不得逼。

織女度

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帝若微行際夕乃還仁壽殿東
阿氈屋中寢語左右楊王夫同織女度報我時故宮
無常人懷危懼遂與其黨同謀於氈屋中取千牛刀
害帝

龍驤赤

太祖常所乘赤馬踐阼後蹄為龍驤將軍世謂為龍
驤赤

肉中詎有血

若括廢劉秉出集議於路逢弟提祖開車迎問秉曰
今日之事固當歸兄也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祖矣祖
提冒曰君肉中詎有血

鹿行錦

宋大明泰始以來奢侈成俗太祖上表禁民間不得
作鹿行錦及局跡控柏床凡十七條

玉介導紫皮履

太祖清儉即位後身不御精緻之物勅中書舍人程

景真曰主衣中似有五介乎此制始自大明末後泰
始尤增其麗當此置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
碎又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履八則高帝此

商廳館

五年九月己丑詔曰九日出商廳館登高宴群臣幸
外車駕幸商廳館館上所立在孫陵崗世呼為九日
臺者也武帝此

甘艸杖

鬱林晉世祖御物甘艸杖宮人寸斷用之鬱林王妃

珠覆蒙

帝以馬乘具用錦繡處為患雨所沾濕織雜珠為
覆蒙備諸雕巧

青樓紫閣

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帝於開武堂
起芳樂苑跨池水立紫閣

白鷺綾

帝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綾

女兒子

王珍國張稷率兵入殿廢帝是夜帝在含德殿叱筌歌作女兒子四則東昏侯紀

決疑注

晉司空荀勗撰晉禮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續續此製未及成功今

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

舊學新學

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於是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

茗榘

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尉四時祭薦宣帝起餅鴨饌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炙炙昭

皇后茗榘炙魚皆所嗜也按字書榘音蔬也

百草燈

魏武帝鄴正會文昌殿設百草燈

卧騎

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卧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亦角抵雜戲之流也五則禮志

九言詩

明堂歌辭祀五帝漢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謝莊造辭莊依

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建

元初詔黃門郎謝起宗造明堂夕牲等辭並採用莊辭建武二

年孝明堂謝朓造辭一依謝莊明堂歌辭白帝歌云百川若

鏡天地爽且明雲冲氣舉威德在素精庶類收成成功行敬寧

決地春淫蒼宇承帝靈孝舞歌辭其歌白帝云帝悅于元凱矩

圓司歲百川收潦積景愿祖商嘉樹離披榆閭命賓雋夜月如

霜秋風方媚嫩商陰肅殺萬寶成亦通芳哉望歲功莫可收

楊用修曰九言詩但舉僧冰梅之作並未詳考也

白鳩辭

薛敬云白符或云白符鳩辭出江南兵人所造其辭意言惠孫
歸唐政慕政化也其詩本云平平白符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
白者金行符合也鳩亦合也符鳩雖異其義則同

白然辭

周處風土記云吳黃龍中童謡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
羅征公孫淵浮海東船白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然馬

角抵像形雜伎

角抵像形雜伎歷代相承其增損源起不可詳大畧漢世張
衡西京賦是其始也魏世則事見陳思王樂府宴樂篇晉世則
見傅玄元正篇朝會賦江左咸和中罷繁麗政行薏苡菜蔬齊
泰永統倒五素等伎中朝所無見起居注蓋莫之所由也泰元
中符堅敗後得關中禮禮胡伎進太樂今或有存亡素此則可
知矣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霧開朗見石橋梁都從來所罕觀也
山道士朱僧標以聞上遣主書董仲民素視以為神瑞太樂今
鄭義泰素孫興公賦造天台山伎作基告石橋道士胡翠屏之

西子

交會舊衛日蝕不從東始以月從其西東行及日子交中交從
外入內者先會後交虧西南角先交後會虧西北角又從內出
者也先會後交虧西北角先交後會虧西南角日正在交中者
則虧於西數不當飲東也若日中有虧名為西子不名為蝕也
天文志

鬱州

齊州宋泰始初淮北沒虜六年始治鬱州上鬱州在海中週迴

二青牛

數百里為出船底上有田疇魚鹽之利劉善明為刺史以海中
島固不岷城雖乃累石為之可八九尺復為齊郡
越州鎮臨障郡本合浦北界夷獠素居隱伏嚴障寇盜不賓畧
無編戶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此地見二青牛驚走入
草使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地常有奇祥每立為越州元
徽二年以伯紹為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為城門威服徂獠
黃鶴磯

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來。其物遺此上也。三則州解志

筆

輿服志云。輦車具金銀丹青。朱纓雕畫。蒲陶之文。乘人以行。信陽侯陰就見井。丹左右人進輦。夫為臣下。亦得乘之。晉武帝給安平獻王孚雲。母輦。晉中朝又有香衣輦。

天衣

裴衣漢世出陳留裴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是武中明帝以織成重乃采畫為之。加飾金銀。世謂為天衣。

白紙天子

裴與傳聞。裴蓋也。晉中原亂。渡胡江左。初無之。北方呼晉家為白紙天子。

紫荷

百官執子版。尚書令僕尚書子板頭。復有白紫。以紫皮裹之。名曰紫。其肩上紫。松葉名曰紫。世呼為紫荷。又云三台五省。一則又紫。中書白紫。王公五等及武官。不關明侍乃得。今人師以師文為紫。曰紫。古未深考。四則紫。紫。

天子路

熊泉云上。以舊卿有大道相傳云。秦始皇所經呼為天子路。後遂為卿馬。

季子廟木簡

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廷陵令戴景度稱所領季子廟。舊有蒲井二所。廟祝列云。舊井北。忽聞金石聲。即掘深三尺。得沸泉。其東忽有聲。聲。人掘得泉。沸湧如浪。泉中得一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隱起文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語起居簡木堅白。而字已故。按瑞應圖。泉井不聲。自滅。王若清靜則仙人主之。孔氏

世錄云。叶精帝道。孔書明巧。當在張陵。宋均注云。張陵佐封禪。一云陵仙人也。

龜腹字 樹中字

永明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日龜一頭。腹下有萬數字。并有卦兆。六月。建城縣。昌城。田復。四。日龜一頭。腹下有萬數字。九。年五月。長山縣。獲神龜一頭。腹下有卦兆。九年。秋。陵縣。關。場。里。去。明。寺。有古樹。農僧改茶屋宇。伐以為薪。剝樹木。皮。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明王君

永明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善孫於石頭北廟將堂見地有異光照城堞往獲玉璽一鈕方七分文曰明王君十年蘭陵氏蔣伯生於六合山獲金璽一鈕文曰年十主

水中出錦

建元元年鄆州監利縣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錦百姓採以為珠佛

珠佛

永明七年越州獻白珠有然作思惟佛像長三寸上起禪室字

置剎下。六則梓陽志

栢化石

永明六年石子栢栢木長二尺四寸廣四寸半化為石

白銅蹄

元徽中童謡曰襄陽白銅蹄郎殺荊州兒後沈攸之反荊州刺

史張敬兒襄江陵殺攸之子元琰等

慈和碑

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報云慈和碑後果有和帝禪位

赤火入殿

永明中唐中童謡云黑水流北赤火入殿尋而京師人家忽生火亦於常火熱小微貴賤爭取以治病後果以火德興

白鶯鼓吹

舊顯陽昭陽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嬪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鶯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鼓吹兩廂皆宴樂處也

婦人呼公

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世用為宮中職倖世祖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少識

楚塚古

襄陽有楚塚古塚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衣玉屏風竹簡青絲繩簡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蓋以紀火自燃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

所闢文也

游牖

文惠太子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望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處上宮望見乃倚門列修竹內施高障遠游牖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頃新殿頃火成立若應欲觀應于速他文惠太子傳

勸學從事

豫章王巖為荆湘二州時於南蠻國時領南蠻東南開館立學校尉也

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

二人行釋蔡禮集事王巖傳

通行緩步

諸淵美儀執事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嘆曰諸淵能通行緩步使持此傳乎仙矣

諸淵琵琶

淵涉獵談議著彈琵琶世祖在東宮賜淵金銀柄銀琵琶

又王儉傳太祖曲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諸淵彈琵琶王儉度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儉則抑張又沈文季傳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并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

白虹貫日

淵早歸心太祖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

此言為宋氏亡徵也三則諸淵傳

七志

王儉為秘書丞上表求校讀籍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元歲四部書印

解散髻

儉為國子祭酒十一日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火儀容甚威作解散髻侍婢憤解朝野慕之同與故知二則王儉傳

柳公雙環

柳世隆字才緒少立功名晚事以談義自著善彈琴世稱柳公
卿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稱第一清談第一彈琴第一

龜經

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善龜經秘要一卷二則柳世隆傳

張敬兒

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陰浹碑於其處
主臺觀網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遽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
識也後徵為護軍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通乃於殿室中

學柳敬兒對空俯仰如此意曰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崩遺詔加
開府儀同三司府拜其妹去曰我外從兄卿為國固口卿為
此勢敬兒傳

此月相

王敬則母為女巫王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
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衣長數寸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
景和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樓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

落此奴度內

敬則以武功顯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敢為此奴度內
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如今史耳那得
今日二則王敬則傳

快牛

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兄并騎車牛虎服飾當世
快牛稱陳世子者王三郎也呂文顯折節江左墨白鼻陳顯達傳
五豎賊

李安民大明中除殿中將軍領軍漢川五豎賊李安民傳

拉席

宋武帝儉過人張妃房帷碧錦蚊帳三齊拉席五盞盤桃花米
飯

雞黃經

崔文仲為徐州刺史在政為百姓所憐嘗獻太祖雞黃經上為
納受二則崔祖思傳

續命酒

劉善明平原人元嘉末青州饑善明家有積粟新食餽謝開倉

以彼御... 不負飲食

垣榮祖少學騎射... 榮祖答曰... 無不折翼而下

阿杜

周盤龍立功壽春... 二十枚... 手教曰

武原將

周山圖與虜戰於武原... 後更結陣死戰... 周山圖傳

桓原

桓原隨世祖起義... 南人畏之以其名... 桓原傳

曹虎

曹虎晚節好貨賄... 十枚五令

十枚五令

荀伯玉為上所親信... 五令不如荀伯玉命

張氏五龍

張氏字景山... 弟辨俱知名

靜翳

張鏡少與顧延之鄰居... 彼有人焉... 二則張氏傳

名德不昌

褚炫字季緒... 名德不昌... 遂有卿卿之譽

四友

炫并明初... 江數入股付文義... 號為四友

則猶地傳

小諸公

何武美客儀動止與諸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諸公

蟬雀扇

宋武帝賜戴蟬雀扇書方願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書嘆其巧絕二則何載傳

不送不迎

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

所士就時人為之語曰二王持手不送不迎王延之傳

為衣諸郎坐處

王僧虔遠御史中丞甲族由來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為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為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

耳

蟬腹龜腸

僧虔為吏部尚書為平陸注罷沅南令僧虔以為征北版行參詳新僧虔求錄不得與僧虔書云九流既平自不宜獨苦一

物蟬腹龜腸為時人戲居能使人通其時低脚不為非為

家難

僧虔論書云庾征西翼書小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戲家難皆學逸少書

羊欣之影

又云蕭思話言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四則王僧虔傳

不解作諾

張緒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恥嘗與客閑語一生不解作諾時袁榮緒謝東政人有以諾言告榮緒者即出緒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張緒傳

蔡玩之履

蔡玩之字茂瑛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履造席太祖取履視之批黑絆戲其斷以並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若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辨易太祖善之

不相競

玩之好戚屬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邁使虜玩之言論不相競過儉并限之

王儉三公

孔邁與儉至交儉為宰相言謀議惟慢時呼邁及何憲為王儉三公三則處玩之傳

貴兒笑

宋明帝增婦人奴劉休妻王氏奴帝聞之賜休妻數與王氏二

十杖今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笑笑以辱之劉休

腰鼓兄弟

沈冲與兄淡湖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沈冲傳

圓棋州邑

宋明帝好圓棋置圓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圓棋州大中王謙與太子石丰沈物尚書水部郎皮珪之彭城公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諸褚思莊傳楚之為清定詰問上詰傳蕭惠基傳宋世能恭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弟

二品其應傳明帝好圓棋杜如松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

品與抗同恭依品貶戲抗安能借之曰皇帝恭臣抗不能即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

左右言

臨川王映二左右言左右射

金盤銀齒

宜都王登鎮姑熟時有盜戎晉大司徒溫女嫁得金盤銀齒二則高祖十二王傳

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問道球墜水僕射王儉嘗斗鷄跳下車起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謝起宗傳

劉祥

祥性韻劉祥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鄭曰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肅郭何蓋淵曰寒士不避祥曰不能殺劉安得免寒士於朝士多所敗怨王與為僕射祥與吳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騎驢祥曰汝好為之如汝

心 卷之四 劉祥傳

璧王出謁

劉俊強濟有世。胡為武陵內史。璧王出。信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信出謁。至是。又出謁。

鄧通鑄錢處

俊啟世祖曰。南嶺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餘步。平地掘上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二丈。并落宅處猶存。鄧通南去人漢。

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清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去二百里。此必是鄧通所鑄。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二則劉俊傳。

黃領腫

虞仲字景豫。善為滋味。和齋皆有方法。豫章王綏威饌享賓。謂豫曰。今日有羞。寧有所遺不。豫曰。恨無黃領腫何曾食。此所載也。世祖就豫求諸飲食。豫秘不肯出。上解服體不快。豫乃獻。醢。醢。酢。一。方。而。已。虞仲傳。

蕭景先故名

景先在義陽。遇疾。遣言果云。自下茶去以來。故妾已多。分張所餘。醜。醜。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故。佛。兒。王。女。美。王。上。臺。美。滿。豔。羊。來。東。宮。蕭景先傳。到攝傳。攝有愛妓陳玉。珠。明。中。遠。求。不。與。通。辱。之。

容髮足駭

劉徽字子建。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北室。徽與張融王恩。遠。言。卷。云。吾。陸。拙。人。間。不。習。仕。進。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

國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劉徽傳。

坐杖

陸澄字彥淵。宋泰始初。尚書殿中郎。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務。廉。使。罪。一。日。亦。受。下。杖。

隸事

王儉在南齊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方輿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復來。更出。諸人而不知事。復各取。儉并奪。物。將。去。

服匿

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腹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復詳視器底篆籀可識如澄所說

書厨

澄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後撰家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此則陸澄傳

四部要畧

竟陵王子良移居雞籠山西郊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畧十卷大十七王傳

白鷺羽扇

張融字思光吳人年弱冠道士同郡陸綰靜以白鷺羽扇尾扇送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求郡

融家貧顧祿與從叔征北將軍永言曰布衣華簪弱年所安但

世業清平貧民生多待後來秦傭女贊既長來帛禽為男禮已

大魁身就富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

屬外傳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俗級階級亦可不知

融政以求求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求求又與吏部

說越

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排棄退不排凡融

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楊心

融風止說越坐常危膝行則曳衣起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

行常膝不連太祖書奇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

其為異如此

融與吏部尚書何遜善住詣我談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

其為異如此

融從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融居於此

其為異如此

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來未有居如權和小時於

岸上大笑

王海

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補潤問王海融曰玉海比德海宗上
五則張融傳

周妻何肉

周顯長於佛理時何顯亦精信佛法文惠太子問顯卿精進何
如何顯曰三塗八難其所未見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
何對曰周妻何如肉

亦米白鹽 晨危夜鯉

王儉問顯卿山中何所食顯曰亦米白鹽晨危夜鯉何顯兄
點亦通節清信顯與書勸令素食畧云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
身此至於晨危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必經盜手猶為廉
小所製生性之一咎覺乃實從慈心所忍二則則顯傳

蕭亞

蕭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亞蕭坦之傳

此中唯宜飲酒

謝藩元融為吳興藩於征虜諸送別壯撫藩曰此中唯宜飲
酒藩建武之初事以長射為事謝藩傳

阿戎所見

王思遠吳之從弟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謂吳曰兄荷世祖厚恩
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煩未知兄將來何以自
主若及此引決猶可不失從名吳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
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本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議豈有今日
思遠遂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王思遠傳

吳興僕射

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延興元年沈文季建書右僕射尚書令
王晏常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卿邪執法似不出卿呼
沈文季傳

朝隱

王瓚之居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遜曰王瓚
之便是朝隱

王遠

王遠為光祿勳，宋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屈屈曲曲，從俗能從。

三吳決錄

衛軍掾孔道，著三吳決錄，三則王秀之傳。

江東裴樂

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

張陸宅間水

武陵王華守會稽，上為新造僚吏，以曉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行至吳，璉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

其宅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

無人無禮

慧曉為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復為西陽王左軍，晉熙王冠軍長史，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起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有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三則陸慧曉傳。

毛惠秀毛惠遠畫

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圖成，上置珥邪。

威射堂壁上，遊幸起觀視焉。劉繪傳：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繪弟璆，善畫婦人，世並為第一。

鄧禹笑人

王融字元長，自恃人也，三十內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嘆曰：鄧禹笑人行，達大新開，啞啞不得進，又嘆曰：車前無八驢，車何得稱為大文？二則王融傳。

孔稚珪

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

咸寧山水，憑机獨酌，情無雜事。孔稚珪傳。

二驢

劉繪字士章，為豫章王左軍主簿，隨鎮江陵，繪聽學，有文義，僚吏之中，見過莫及，琅邪王珣為功曹，以吏能自進，莫謂僚佐曰：吏能自進，莫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然閣下自有二驢也。劉繪傳。

天子作奴

元徽中，張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十萬，答梧王自領人。

叔之二夜無書

慈情閑放

張欣泰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子隆深相愛納意與謝朓相次
典籤家以微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園下面接松
山欣泰負弩射雉還情閑放二則張欣泰傳

張顧榮塚

止靈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期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願還
東張顧榮塚江南地如數十里士子風流皆知此中顧榮忽引

張俊波妨我輩靈期有餘罪

仕官不進才亦退

靈期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遂髮絕無形儀不治家業王
侯謂人曰王公仕官不進才亦退矣靈期若江左文章錄序起
大典紀元熙二則止靈期傳

高平二起

樓起字阮祖高平金鄉人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都起
為高平二起

河洛金匱

據章熊集著齊此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亮此謂之虞說則附
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為河洛金匱二則陸起傳

飲盡歡句

字彬字士蔚性飲酒以飲盡歡句為玩皮為有若帛冠十二年不
改易以大飲為大龍什物諸多玩異

十日居傳鑿室

彬自稱十日居婦為傳鑿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若何由得

彬曰卿五木子十擲執執宜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此極也

參風賦

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頗飲酒據素形骸作參風賦序畧云余
居貧布衣十年不治一袍之緇有生而託兼攝性懈懈事皮膚
深劇不謹澣沐失時故革席蓬纓之間參風賦流淫暴渭漫無
時起時脫晨屣屣復不勤於捕討疎疎怠怠三十五歲焉又目
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耒參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
指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此今僕也人

云科平唯唯。率浮閣水。維朝繼元。才俊如魁。此今史諸事也。

東治徒賦

琅邪諸葛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治。作東治徒賦。世祖見赦之。四則于彬傳。

振芳根

王智深字雲才。少從謝起宗學。屬文好飲酒。振芳根。受風儀家真。與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振芳根食之。撰宗紀三十卷。王智深傳。海岱志。

崔慰祖字悅宗。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崔慰祖傳。

几案塵黑

王遵之字宣約。傳文平素衣裘不澣。几案塵黑。王遵之傳。

諧學

賈淵字希範。世傳諧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曰。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与師兄。檢枋果然。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竟陵王子良仗淵撰見家譜。賈淵傳。

司風今史

宋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今史風起方面。報先起聞。

越王石

虞愿字士恭。為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相傳云。清庶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微無隱。愿撰令。稽記二則。虞愿傳。

明僧紹

僧紹字承烈。平原高人。隱長廣郡塔山。淮北沒虜。乃南渡江。不

應微辟。太祖謂僧紹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亮之外。朕雖不相接。有時通步。達僧紹竹根如意。孫明僧紹傳。

燃糠

顧歡字景怡。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

廢萊菔

歡隱遁不仕。於天台山開館聚徒。歡早孤。每讀詩至衣衣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萊菔。為不復讀。今人但知王僧元事。

山為菰掌

歎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焉。取食。

二隱

臧榮緒。水先言人。自號被褐先生。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為二隱。康之字伯倫。臧榮緒傳。

酒杯酒鎗

何點隱居東華門下。望之養側。豫章王命偏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松枝。夜酒。杯徐葉山。酒鎗以通意。何求傳。

連理机

庾易字幼簡。志任恬隱。不交外物。袁宏欽其風。通書致達易以連理机。机。越書格。板之。庾易傳。

宗測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世居江陵。測避。還不樂人間。水明中欲遊名山。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測甚重。自圖阮籍。過蘇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皆為妙作。

續高士傳

測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人嘗遊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則宗測傳。

養廉

水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鹿。數百頭。呼。未即。和。造。去。山。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北。京。產。傳。

織簾

沈麟士字雲祿。吳興武康人。少好學。家負織簾。誦書。口手不怠。

後隱居餘干吳山。請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沈麟士傳。

婦人巖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少孤。負書竹葉。及地學書。宅南几。其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長隱處也。山多龍。巖。棲。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在一雙。袖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

四皓

伯珍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人呼為四伯。二則徐伯珍傳

七十不冠

華寶晉陵無錫人。父豪。義熙末。成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虜豪及寶。年至七十。不冠。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華寶傳

孝江泌

江泌字士清。少貧。晝日所履。夜讀書。隨月光。挂卷外屋。母止後。以生闕供養。過鮑。不忍食。泌族人兗州治。物。泌黃門郎。愈子也。

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江泌以泌。江泌傳

貴女賤男

林邑國貴女賤男。謂師君為婆羅門。有從相姻。通婦先遣聘求婦。女嫁者。迦藍衣。橫幅合縫。如井闌。首戴花寶。婆羅門。奉婚與婦。握手相付。祝願吉利人。邑以黑為美。以邑傳

蘇位

永明二年。扶南國王僑陳如闍耶跋摩遣道人釋那伽仙為使。獻金鏤龍王坐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二雙。瑠璃

蘇。二口。瑠璃。柳。柳。一。枚。扶南傳

扶拔

建元中。尚尚主頻遣使貢獻。謂上足下自稱。吾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貢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尚尚傳

仇池

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並數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緣。而卅。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底於上平地。

立宮室。菓園倉庫。無貴賤。皆為板屋。土牆。所治處名洛谷。仇池傳

四貴 六貴 三侯

元祿中。太祖與袁粲。褚淵。劉乘。史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仇池傳
永元中。石侯射江。拓拓弟。特中祀。與衛尉劉暉。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史日。帖。狀。時呼為六貴。江拓傳

沈攸之。反。尚書符曰。攸之與許金童。泰一。等。暴亂。狂朝。並為心。背。同。功。其。體。世。號。三。侯。柳世隆傳

小字 几則

嗣將

高帝小諱嗣將高帝紀

龍兄

武帝小諱龍兄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妹屋上故字上馬武帝紀

法身

鬱林王昭業小名法身昭業少美容止進對音吐甚有令譽王侯五日一聞訖世祖常獨呼昭業至恆坐別加撫問呼為法身

鍾愛甚重鬱林王紀

玄度

明帝小諱玄度明帝紀

白澤

文惠太子長懋小字白澤文惠太子傳

白象

長沙王晃愛武飾寵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殺之江水世祖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薨於御前稽首流

涕曰是果賊不足家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見小字也高祖十二王傳

阿谷童烏

湘州刺史王融太后兄子少有膽力以父持名官不遠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龍淵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誠之曰阿谷汝滅我門戶融曰谷與童烏同聲覺與童烏為景文子絢小字答融小字也高帝紀

阿楠

劉歊有至性祖母病歷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楠使如此當知阿楠歊小字也劉歊傳

史公

袁象字偉才武陵太守親子少有風氣好屬文及至言親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繼兄基矣史公象之小字也袁象傳

查梨

張景胤小名查梨父即小名梨宗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梨景胤

谷曰：是百果之宗，查何故？及張仲傳。

同時同姓名四則：以下二條皆不能查其義，其方

兩列紀

一宋義陽王劉昶，字彭城，奉魏者。一劉懷珍之祖，亦名昶，宋武帝介齊，以為青州治中，至員外常侍，見懷珍傳。

兩王姓

一下郡人，宋明帝世為黃門郎，素輕世祖。世祖時在大牀，寢時謂豫章王曰：帳中板亦復隨人寢，與世祖銜之。建元元年為世

祖所殺。兄王玄載傳。一字思苑，琅琊臨沂人，襲封永寧侯。起

家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太尉。竟陵王子良從事中郎，入梁為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卒。高祖嘗稱明有三射：射恭、酒也。梁書有傳。惡果二人雖分見，而事實相見，復亦為同時也。

兩周盤龍

一北蘭陵蘭陵人，宋恭始初封岳安縣子，後改封沈陽縣。齊永明中，晉爵侯。十一年卒，史有傳。一徐州民，永明十一年，與建康逆華寸道人釋法智作亂，四百人攻州城，為刺史王玄邀所

檢見玄邀傳

兩王姓

一字元長，廬陵內史，道琰之子，有重名于時，為中書郎。鬱林時賜元於獄，史有傳。一雍州刺史王英子，官太子中庶子，永明末與英同謀，見英傳。二人並琅琊臨沂人。

與前從人同姓名七則

華仲舒

武帝紀：永明三年七月丁亥，以驍騎中兵參軍華仲舒為賓州

刺史。同漢

張敵

張氏傳：張氏名敵，晉度大高書。同漢

馬起

王僧虔傳：僧虔與僧虔書云：去年已據章水，為馬起所爭。同晉

徐庶

王敬則傳：有城局參軍徐庶。同魏

王闕

劉懷珍傳自豪氏王鄉又王與有子名鄉並同姓

蘇端

蘇侃傳侃父名端同唐杜集有內通蘇端誦

席謙

張冲傳初蔡太守席謙鎮西司馬席恭穆之子同唐杜集存

不見通鑑卷自注道士
席謙其人亦謙恭

讀史蒙拾一卷

剛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王士祿編士祿字子底號西樵新城人順治壬

辰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是書取諸史新

穎之語標數字為題而錄其本文於後亦洪邁經

史法語之類然書止一卷聊以寓意而已實未竟

其事曰蒙拾者取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童蒙者

拾其香草句也

史緯三百三十卷(一)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序

余嘗謂經之與史異體而同旨史之作也歸於褒姦示法戒所以翼經而明道者也孔子作春秋固魯史也出自聖人所手定遂列之於經爲萬世法經與史之非有異言明矣馬班以來作者代興得失互有言不能盡公才不能盡美互難四患之說從昔歎之然作史難讀史亦難由漢迄元爲史二十有一卷帙浩衍文辭繁費士之有志於學者或力不能致之而藏書之家苦其難竟高閣而不窺者多矣且其間是非錯出信疑相介非有淡識遠鑒亦不能逆溯千載而折其衷也豈非讀史之難與作等歟余杜門當湖之上惟探討較籍以自娛寒暑夏多疾取諸史就時榻觀之日必盡一帙始終成敗瞭然在目意欲於人才政體所關挈其大要敘陳宋呂氏十七史詳節之例稍輯而廣之勒爲一書遲延未果已幸晉江齊齋陳先生出所著史緯示余芟繁從簡開暢精核抑何其先得余心也先生於經學獨精書錄十三經注疏而衷以已意名曰經解余會爲序其簡末夫木窮經之識起而祭史權衡在心精鑒洞達是非疑信莫不揅其至當而又足以太篇籍之冗省編摩之費此書之成不特爲讀史者所宗而亦且有造於作者是可重也謹爲之序而歸之

康熙辛未仲冬治年家弟高士奇頓首撰



史緯序

二十一史之傳世久矣學者病其卷帙浩繁往往來之高閣謂不若溫公通鑑紫陽綱目之猶可以博涉而縱覽也然不讀二十一史則通鑑綱目無由悉其源委通其條貫而况通鑑綱目之所未盡者耶夫史所以紀事實垂法戒舉凡世運升降人才賢否政事得失天下國家之理亂一展卷而知視之故必有尚論千古之才而後可以成一代之史亦必有尚論千古之識而後可以閱累代之史史之難作而又難讀也如是昔江陳聲齋先生沈深好書嘗手定十三經註疏已復取二十一史芟繁就簡參互考訂勒成一書名曰史緯緯之

史緯

嚴序

為言所以佐經也綱常名教著在典籍尊之為經是非褒貶垂訓萬世列之為緯其義一而已矣先生為予言司馬遷易編年為敘事以本紀世家列傳撰述帝王統系名臣事蹟以年月表明世次以八書紀時政後之為史者咸取則焉惟班固漢書最與之類而後漢三國之書猶為近古然弗逮逮矣由晉迄隋南北撥攘史職廢置區區撫拾各自成書者取瑜不相掩唐書紀志作自歐陽修而列傳非其手製至五代史頗有馬遷之風宋史失之支蔓元史失之卑弱此歷代諸史之大凡也取古人之書校讐討論善者存之否者削之重複者併之紕繆者正之繁蕪者汰之本文闕略者以他書補之

大約纂錄可十之三而始末貫穿鉅細畢備雖古今縣殊竟如出一人之手此吾修史之大意也大而時代興亡小而名物象數快意則鼓掌擊節憤激則叱咤獻心有所得輒加標識其上前有疎漏外素所當更定者必旁搜覆按而後得之其前後詞氣不屬意義未顯所當修明潤色者必求合當時之情事本末而後出之此吾所以精思慎擇遲之又久而後成也嗟乎先生之用心若此其為功於後學者豈小補哉予嘗論近代無信史良由實錄起居所載避忌太多而傳與誌銘又不免浮夸粉飾是必需諸久遠參以野乘雜說諸家之言一切私意偏見屏除之務盡蓋所輯者一朝之紀錄

史緯

嚴序

而所存者天下萬世之公論也先生歷仕西秦東海以及江右所至訪求遺書誼咨名宿二十餘載手無停筆而史緯竟成今來幸我當湖大著廉惠聲由其胸次高邁才猷敏練達於從政固宜游亦有餘而世之留心史學者得此一編可以洞鑒古今盱衡往事亦愈知先生之學識為不可及矣予固有志焉而木之速者竊幸此書之成將梓以行世敢忘其固陋而為之序云

康熙辛未嘉平之望治年家舊寅同學弟歸安嚴允肇拜撰



史籍自序

經者經也史者緯也經史相須如經緯之相成顧經自五而六而七而九而十三止矣十三之中尚書也春秋左氏也公羊也穀梁也史已居其四矣文文山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已二十有一矣明史將成且二十二宋史之多三倍於漢唐明史若成亦不減於宋無書者不能購有書者不暇讀是以史爲度閣之具耳何也曰以其繁也馬班范陳而下作者非其中心之所欲爲與其才識之所獨擅往往應詔而成總裁無指授之能分局詳討論之實人既平庸文自膚淺卷帙浩瀚如入大海之中茫無津畔非掩卷而起卽臨几而

史籍

自序

附矣夫史之要者不可刪史之繁者不可不刪也其辭文而音述者不必修龐雜滄亂者不可不修也如史記終於武帝太初而漢書斷自高祖元年始當約之使入漢書漢末呂布二表劉表諸人爲東漢所由終卽爲蜀魏所自始當約之使入後漢其兩代互見者止存一傳此可刪者也有天下之久者莫如漢晉唐宋代止一史耳而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既各有史矣又加以南北史非若上添若乎蓋當日未及刪修爲一耳南北二史同者去之異者附入本書此可刪者也宋史宗室世系多至十餘卷不過趙氏族譜元史刑法志繁至數十帙盡抄元律一部既愧馬表復慚班志此可刪者也如一

史籍

自序

事也見於傳又見於志見於紀又見於傳存其重者而以輕者附焉此可刪者也如一人也功無足稱言無可採止書族世門閥官次此可刪者也如一傳也篇多繁詞章刺贅語反使文之氣脈不貫人之精神不出此可刪者也如此則刪者亦不少矣然有一事之長一言之合而全傳無可錄者必考其時論其世臣托於君父載於子或附於同時之人共世之事幾經躊躇而後出不敢有片舍之遺焉區區之心可質往者於九京所以僭曰刪而不顧人之罪我者也史遷所序漢事輕重堅加修更爲密綴晉宋諸史文不逮古支蔓聯塞至不知說一乎此當修者也宋祁新唐書刪減語助以爲古竄易字義以爲奇期期難澁至使人不可讀此當修者也陳壽加魏書於蜀志之上序劉焉於昭烈之前既爲有識所譏安可復仍其謬此當修者也項羽未書爲帝而入本紀呂武不過母后而入世紀後漢書皇后俱作本紀宋史雷從劾陳洪進皆及身而亡乃入世家名之不衷義則安取此當修者也元史食貨諸志至正以前爲一帙以後另爲二帙盡未合併耳此當修者也如此則修者亦不少矣夫讀史者節錄數則易合成一篇難既加刪削仍貫串拈復成二傳其後彼入此引後續前必委曲求合當時之清事語氣而後命筆焉此讀史者之苦心所以僭曰修而有待人之知我者也又如

王莽傳稍詳者以十八年之事俱在一傳也遼金史仍舊者以真仁與遼為兄弟高孝與金稱臣姪且元魏不入晉書魏吳不入蜀志也永叔五代史亦無譏焉至若明君賢臣貞婦孝子彪炳之勲業卓絕之品行奇偉之文章如奉華之長崎日月之常明以及元克大懿情狀昭著無所逃罪斯則刪之不能刪修之無可修繁蕪既去含惡彌彰合二十一史為一書合二十一史之例為一義總求成其緯之志以合乎天下之大經而已歲在辛未於南湖授梓未及告成而予以疾歸茲長男舍今中江重校續刻期使人易讀易購毋致史書束之高閣後之博學君子疏其義類釋其旨歸亦可知愚父

史纂

目錄

三

子龍勉著述之意云爾

皇清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夏五月庚申晉江臺臺陳允儒書



史緯目錄

卷一史記一本紀

三皇補

五帝

夏

殷

周

秦

卷二史記二表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侯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史緯

史記卷八

卷三史記三書

禮

樂

律

天官

卷四史記四世家

吳

齊

魯

燕

蔡

曹

卷五史記五世家

陳

衛

宋

晉

鄭	楚	卷六史記六世家	越	魏中山	卷七史記七世家	田齊	陳涉	卷八史記八列傳	伯夷叔齊	晏平仲	史記 史記目錄	莊子	韓非	孫武所	伍員	樛墨子	卷九史記九列傳	蘇秦代	陳軫	甘茂 <small>羅</small>	王翦
			韓			孔子 <small>弟子</small>	項羽		管仲	老子 <small>列子</small>		申不害	鄒陽 <small>直</small>	吳起	商鞅			張儀	公孫衍	白起	

史記 史記目錄	史記 史記目錄	卷十史記十列傳	孟子 <small>駢行</small>	孟嘗君 <small>馮璆</small>	虞卿	春申君	蔡澤	卷十一史記十一列傳	樂毅	趙奢	田單	屈原	屈原 <small>公</small>	孫政	卷十二史記十二列傳	李斯	田儋 <small>策</small>	石谷	優孟	項計然	白圭
			荀卿	平原君	信陵君	范雎			藺相如 <small>廉頗</small>	李牧	魯仲連	呂不韋	荊軻			蒙恬	史公儀休	滑澤 <small>于兒</small>	優繆	范蠡	荷頌

烏氏倮

孔氏

任氏

卓氏

刀閘

史記史記目錄終

下

史學月刊

45

史緯卷首

史記補

本紀

三皇

大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終

東洋

來來之書



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結綢昏以收佃漁故曰衾衿氏養
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
五弦之瑟木德王汪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
太皞是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十一年崩其後書當春秋
時有任宿句須顓臾皆風姓之胤也

四成相去懸絕

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戲立號曰女希
氏無革造惟作笙簧故易有代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太極

五霸之前
有其上後
有頃羽霸
亦天地之

王養密彊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嬀，以其功高，而充三豆，故類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彊霸，而不王，以水乘木，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更

唐河內司馬員補
清晉江陳允
員補

問理也
荒唐

相傳易有
其文周孔
下問神農
為六十四

三皇之後
神農氏獨
傳稼穡之
功大也

獨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以補天斷
鯀足以立四極聚廬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
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農
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
以火名官新木為船採木為耒耜之用以教百姓始為稼
穡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精饗饗草木皆百草始有書
藥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
卦為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塋長沙
神農木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

史書
卷之七
三

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嫫毘為妃
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
氏興焉其後有州甫甘許戲寧齊紀伯向申呂皆姜姓之後
並為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為王賢相齊許列為
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遠云
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維
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
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與於熊耳龍門等
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

何昇而告
何人升中
祭告也

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自人皇以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須
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
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以來有天下者之號
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為自古封
太山禪梁甫者蓋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
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
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遠皇王何昇而告古書以矣不可
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
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日九頭
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維紀五曰建運紀六曰
序命紀七曰修養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神通紀十曰流覽紀
蓋流覽當黃帝時制九紀之圖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
佛家謂一合眼歷幾十萬劫善哉
乃曉息遊覽三百二十七萬歲也

史書
卷之七
三

見諸書
不重錄以
增新也

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利。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溥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漑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娶陳鋒氏女生。放助娶姬氏女生。葬帝葬崩。而葬代。立不善崩。而弟放助立。是為帝堯。
帝堯者。放助。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形車白馬。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群臣見堯典。堯立七十年。得舜。今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凡二十三年而崩。

史書 卷之十一 三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舜黃州之人也。居鴈汭。父瞽叟頑。後母。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內行彌謹。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勤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瞽叟尚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

深。昔更直象。共下土質井。舜從匿空出去。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堯未能舉。舜舉八。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緡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此四凶族。堯未能去。舜選於四裔。以御魑魅。堯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舜乃假於文祖。而於四嶽。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命十有二牧。教德元元。而難上。人變夷率服。詳見舜典。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

史書 卷之十一 四

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位三十九年。而廷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是為公陵。九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丹朱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向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應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至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

皆各往往制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同外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以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載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一符無恨。

夏

夏禹。姓姁氏。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常帝堯之時。洪水滔天。堯求能治水者。四獄曰。鯀可。堯曰。鯀為人。乃命比族。不可。四獄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顓頊試之。於是堯用鯀治水九年。功用不成。鯀攝行天子之政。遂行視鯀。

史籍

卷之一

五

之治水無狀。殛鯀於羽山。以死。於是舉鯀子禹。使續鯀之業。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聲聲穆穆。為紀。禹乃敷土。隨山刊木。奠阿山大川。禹傷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樁。左準繩。右規。矩。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乃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詳見夏書。帝舜薦禹於天。十七年而舜崩。三年喪畢。禹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帝禹立。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舉益任。

史籍

卷之一

六

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辟帝禹之子啟。而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帝啟。其母塗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乃召六卿中之。作甘誓。帝啟崩。子太康立。太康不德。敗於洛表。羿距於河。厥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帝太康崩。弟中康立。時義和澆。淫。廢時。亂日。命胤往征之。帝中康崩。子相立。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帝相。后緡方娠。逃出白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虞思妻之以二姚。而巳。請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

方方術

樂力能解
神神機作
瑞聖瑞官
向山酒池
聖味善校
開說迂史

皆不載

兵以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夏十七世并壽，共四百五十八年。

殷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帝嚳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寇，弘敷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五傳至冥，十三傳至成湯。湯居亳，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使人聘伊尹，任以國政。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咄，盡之矣。乃去其三網，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

史籍

卷之一

七

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與師，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桀敗奔於鳴條，湯乃踐天子位，既納夏命，還亳作湯誓，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畫。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適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四年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適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稱太甲為太宗，崩于沃丁。立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謠伊尹事，作沃丁。帝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已崩，弟太戊立。

沃丁其篇
名今失

詩章顧悅
伐

詩相上選
其官而水

殷兄弟相
及而亂
九世可見
傳丁為止

史籍

卷之一

八

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適使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為胥靡，桀於傅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武丁形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己曰：修政事，武丁修德，行政，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故稱高宗。高宗崩，子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祖甲淫亂，殷道衰，帝祖甲崩，子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帝庚丁崩，子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武乙

其無遺
其祖甲
宋同

武乙盛死
故不謂帝
不祭之地

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修厚
之爲草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濱暴
雷武乙震死子太丁立帝太丁崩子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
乙長子曰微微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
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紂資辨敏捷材力過人性格猛獸知
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
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使師涓
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
粟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畧樂
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爲長夜

史記

卷之一

九

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
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
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
聞之竊歎崇侯虎以告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求美女
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
伯而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惡來
善毀謗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
往歸西伯西伯蒞大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紂廢之及
西伯伐黎國滅之祖伊聞之恐奔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東觀兵至盟

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去之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適強諫紂怒曰吾
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
囚之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紂
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殺妲己釋
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封紂子武庚以存殷祀
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爲天子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
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周

史記

卷之一

十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
見巨人跡心欣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嵒期而生子
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
山林多人遷之渠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
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吃如巨人之志其
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稼穡
焉民皆則法之帝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帝舜曰棄黎
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於邰別姓姬氏后稷之與在
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夏后氏政衰去
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禪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

商稷同時
不窋亦應
與後氏政

莫是太康
尸位非享
之末也

子公劉立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
取材用行者有資若者有畜遷國於豳百姓多徙而歸焉周
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思其德公劉九傳至古公亶父復
修后稷公劉之業慎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攻之與之財
物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
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
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去豳
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商人舉國扶老携弱歸古公於岐
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
營築城郭屋室而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古公長子

史籍 卷之一 十一

曰太伯次曰虞仲少曰季歷古公娶太姜季歷娶太任皆賢
婦人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
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以如荆蠻以讓季歷古
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之道篤於行義諸侯順
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迨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
之法敬老慈幼禮下賢者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
崇侯虎謂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
於帝紂因西伯於羗里問天之徒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
文馬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
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曰

六十四卦
伏義已具
文王演卦
辭耳

十一月
子之月
沈氏傳作
一月建寅
然否

謂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獻洛西之地請紂去炮烙之刑紂
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
如周人界耕者皆藟畔民俗皆淳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
惠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
西伯益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
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作豐邑自岐下徙都焉西伯即位五
十年其因羗里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西伯崩諡為文王
太子發立是為武王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
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
盟津載文王木主白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是

史籍 卷之一 十二

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
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紂皆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
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稱告諸
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
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一月戊午師畢渡盟
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太誓告於眾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
至於商郊牧野乃誓陳師牧野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
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
戰心欲武王亟入洹兵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紂走
反人登鹿臺自燔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

史記武王
大何罕旗以先驅叔振鐸率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
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顓閼天皆執劔以衛武王既入立
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康叔封布茲召公
奭費采師尚父率牲尹佚焚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
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
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再拜稽首乃
出封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

史記卷之十一

七

叔鮮祭叔度相祿父治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
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聚鉅橋之粟以
振貧弱助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閼天封比干之
墓命宗祝享祠於軍乃罷兵西歸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
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
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顓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
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師尚父為首封於營丘曰齊封
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餘各以次受封武王
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告商邑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
曰易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棄殷自茲未生於今六十年

南王曰善
祭言也
言之未及
管也
在位七年

史記卷之十一

古

王命告作多召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還其君
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歸在豐作周官典正禮
樂制度而民和睦頌聲作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申告
以文王武王之所為作顧命太子釗立是為康王命畢公保
釐成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崩子
昭王瑗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崩於江上不赴告諱之
也子滿立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閱文武
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作冏命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
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
玩玩則無震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夏

史記卷之二十一
自五歲西
母之力與

服不至諸侯有不睦者市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市刑
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纂立共王游於澤上密康公從
有三女弄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女三爲繁繁美之物也繁
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康公不欺
王滅密其王崩子懿王懿王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懿王崩其子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
子變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好利銳榮夷公芮
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
地之所載也可專也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匹
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害多矣不聽王行暴虐國人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主

誘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誘者以告則
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
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
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
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塞也王不聽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
王出奔於緇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召公以其子代
王太子太子乃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
厲王死於緇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
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咸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宣王不精
十畝號文公諱弗聽三十九年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宣王

宣王善惡
平者也

天一生水
地六成土
河龍不行
故川源塞

既內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
知其多少今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王卒料
民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
陽甫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
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氣發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
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竭川竭必山崩夫國必依山
川山崩川竭國之徵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
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
昔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
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條而藏之乃吉於是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主

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條在積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
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原流
於庭不可除使婦人裸而漂之緣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
宮之童女亂而遺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
之時童謠曰褒姒褒姒實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
使而買之逃於道見邪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聞其啼哀而
收之夫婦逐匹告於褒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於王
以贖罪是爲褒姒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幽王遂廢
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
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嬖淫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

無冠舉烽
元可矣

通大英
金屋大
其美平
屬難事

子頤因
生亂王
乃不以
戒復能
備其失
擊之也
鄭則處
但不當
依代之

悉至，至而無冠，舉烽，乃大笑。南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南王以號石父為卿，用石父佞巧，好利，國人皆怨。又廢申后也。申侯怒，與緡、西夷、大戎攻南王。南王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南王。驪山下，虜襲，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立，東遷於維也，辟戎寇。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休，是為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鄭怨，十三年伐鄭。鄭射傷王。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四年，周公黑肩欲弑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黑肩。王子克奔燕。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問立。二年，王奪大臣園以為圃，故大夫邊伯等作亂，謀召燕衛師伐王。惠王奔溫，已居鄭之櫟。釐王弟頤立。莊王嬖姬嬀之子也。鄭虢君伐殺頤，復入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三年，叔帶與戊翟謀伐襄王。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於周。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於周。十三年，鄭伐滑，士洩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戎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子頤之亂，又鄭之山定，今以小怨棄之，不可。」王不聽。十五

史記

卷之一

七

無冠君之
心可取

春秋
左傳
卷之一

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王不聽。十六年，王納翟后，翟人來伐，殺譚伯。富辰以其屬死之。庶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間翟人，翟人遂入襄王出奔鄭。鄭后王於汜，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納翟后，與居溫。十七年，襄王告急於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王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會之河陽。諸侯畢朝，晉諱曰：「天王狩于河陽。」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以辭。楚兵乃去。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景王太子早卒，愛少子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次子猛為王。是為悼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不克，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於閼。子朝奔楚，王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諸侯城之，而王城之都廢。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於晉。十七年，晉定公入敬王於周。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二十八年，定王崩，子哀王去疾立。即位三月，弟叔毀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封其弟桓公揭於王城。十五年，考王崩，子威烈王午立。二十三年，九鼎震

史記

卷之一

七

政禁而使
周止之者
恐有虞
之憂也

卷之一

九

命韓魏趙爲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十年崩弟扁立是爲顯王初桓公揭之孫惠公封少子班於莘是爲東周班兄武公襲父爵居於王城是爲西周二年趙魏分周地爲二周公治之王直寄焉而已二十五年秦會諸侯于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觀王定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徙都西周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

史錄 卷之一 七

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可盡矣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殺師武北取趙離石者皆白起也今又將兵出塞攻深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過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擗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破韓魏殺師武北取趙離石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深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四十五年秦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計

附錄

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益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
必束合於齊矣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西周恐與諸侯約從
攻秦秦昭王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
獻歸其君於周王赧卒周民遂東公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
周君於愚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周至漢武帝巡狩河南
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
其先祭祀

子南
邑號

周策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東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

史

卷之十一

年

身無身之際然後能多得身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則三十八世共八百七十三年

無史
可選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墮卵女修吞之生子太業太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羸氏其後曰中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

卑知秦禍
不滅於戎

史記

卷之一

主

紂并殺惡來，蜚廉死於華氏，蜚廉復有子曰季勝，曾孫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穆王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山北有趙氏，季勝弟華，玄孫大駘，居趙城，大駘生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以為附庸，邑之秦，其曾孫曰秦仲，宣王以為大夫，討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有子五人，長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子秦仲後，及其先趙城犬丘地為西垂大夫，莊公生子三人，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其弟

穆公以勇
能可存之
無親久矣

秦川敬臣
字

史記

卷之一

主

弟懿公元年初居雍城，二年，初伏，懿公卒，子宣公立，宣公卒，立其弟成公，成公卒，立其弟穆公，任好，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中生姊也，晉獻公滅虞，虜百里奚，以為媵於秦，百里奚不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賂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賸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臣非子罪也。」問曰：「請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齊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王丁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實，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九年，晉獻公卒，晉亂，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曰：「誠得立，請割河西八城與秦，及已立，而使不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不鄭，與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轉秦約，皆以誘御芮之計也，願君以利益召呂御，呂御至，期更入重耳，便穆公使人與不鄭，歸召呂御，呂御疑不鄭有間，乃殺不鄭，不鄭子豹奔秦，說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

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晉早來諸粟不豹請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諸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執射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與兵將攻秦。繆公發兵擊之。與晉惠公合戰於韓。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足。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以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

史錄

卷之一

五

百餘人。更送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見繆公。官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崩。晉君以歸。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諸晉君夷吾姊繆公夫人間之。乃衰經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諸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二十年。秦滅梁。二十二年。晉公子圉歸晉。晉惠公卒。子圉立。秦怨圉。圉去。乃迎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二十四年。秦使人告

史錄

卷之一

五

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重耳立為晉君。使人殺子圉。三十二年。鄭人有賣鄭於秦者。曰。我主其城門。鄭可破也。繆公問蹇叔。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繆公不聽。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百里奚哭蹇叔。哭之。繆公問怒曰。孤發兵而子泄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行。吾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隄矣。兵至滑。鄭販賣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因獻其牛。口開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

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天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資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皆以此類也夫成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由余賢寡人之害將余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因與由余幽席而坐傳器而食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

史

卷之一

主

說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款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圖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三十六年繆公復使孟明等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郊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殺尸爲餐養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塞叔百里侯之謀故作此誓今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川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亦

不爲開主
無其德也

下能求復
以當時言

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狄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秦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况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太子瑩立是爲康公康公卒子共公立共公卒子桓公立桓公卒子景公立景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卒孫惠公立惠公卒子悼公立悼公卒子厲共公立厲共公卒子驪公立驪公卒立其弟懷公庶長鮒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立其孫靈公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簡公簡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庶長改立靈公之子獻公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秦以

史

卷之一

主

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強奪秦河西地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懷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蒲阪獻公卒子孝公立時河山以東強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上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伯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甚光美會往者屬繆簡公出子之不享國家內憂本遑外事三晉攻奪我河西地諸侯卑秦莫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

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行成之源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見孝公說以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善之拜鞅為左庶長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園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為田開阡陌東地澆洛十九年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並尊朝天子孝公子惠文君立誅商鞅七年公子卬與魏襄陽其將龍賈斬首八萬魏納河西地十一年縣義渠義渠君為臣十二年初臘十四年更為元年七年韓趙魏燕齊師

史記卷之一

主

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二千九年直蜀相攻擊來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而韓又來侵秦惠王猶豫未能決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大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臣聞之欲富國者

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天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有禁利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茂舉而名實兩附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禁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

史記卷之一

夫

王曰善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強伐取趙中都十年伐取韓石章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斬首八萬取地六百里蜀漢中郡惠王卒于武王蕩立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客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使甘茂伐宜陽拔之斬首六萬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鄧易援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斷死族孟說弟昭襄王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惠文后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穰侯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竟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王子他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

惠文即惠王
武王
他即爲
說見前

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難去王必曰惜矣三國
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所谷成
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
曰鈞吾悔也寧以三城而悔無危成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
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五年魏王來朝
六年庶長侯伐楚斬首二萬取八城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留
之死歸葬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拔五城十七年東周君來朝十九年王為西帝復去之二十
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
郢為南郡楚王走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斬首四萬

史錄

卷之一

元

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擊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
陽以和四十二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
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使武安君白起擊趙大破之
於長平降卒四十餘萬盡殺之取韓上黨五十年白起有罪
死五十二年將軍嫪毐攻韓取陽城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
縣百房九萬西周君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
秦使將軍嫪毐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
三十六城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九鼎入秦西周
亡五十四年天下來賓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
郊見上帝於雍宣太后受魏魏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

周紀云滅
東周不志
西地其微
平微者也

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
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太后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
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
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魏夫哉太后乃止五十
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元
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
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莊襄王卒子政立是
為秦始皇帝當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
矣北取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
三川郡九年王冠長信侯嫪毐作亂覺車裂以徇相國呂不

史錄

卷之一

年

章坐免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惡
母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復居
甘泉宮大梁人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
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晉王之所
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以三十
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
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犢鼻褌豺狼心居
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
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以去秦
王因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說秦王先

取韓以恐他國十七年內史勝攻韓得韓王安以其地爲郡
十九年王翦盡取趙地得趙王趙公子嘉率其宗人之代自
立爲代王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使荆軻刺秦王覺之
韓以約使王翦攻燕破燕太子軍取薊城得太子丹之
首燕王東取遼東而王之二十二年王翦攻魏引河灌大梁
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使王翦將擊楚虜
楚王是將項燕立昌平君爲楚王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破
秦軍昌平君死項燕自殺遂定楚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二十五年使王翦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遷攻代虜代王嘉
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
史纂 卷之一

皇帝太上
皇之稱自此始
秦皇奉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命爲制令爲詔
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號號曰皇帝他如
議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
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諱父臣諱君也朕弗取焉自今
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
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
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
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
爲水德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
德之數於是急法不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楚地
史纂 卷之一

三句一韻
文亦古其

二句一韻
亦詩之類
也賦試登
得用此

史書

卷之一

卷之一

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諸侯為放其宮室作之咸陽
 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
 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覽西北地出
 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
 極廟道通鄠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
 始皇東行郡縣上鄠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立石
 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
 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
 年初并天下同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
 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
 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願承勿華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憚
 於治風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故海調經宣達遠近畢理咸
 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選職事昭融內外靡不清淨
 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
 東過黃腴窮成山登之采立石頌秦德焉曰維二十六年皇
 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
 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學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
 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博心捐志器械
 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
 時勤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

經易註作
入律與此
字不詳
下其字
皆元無定
所通而已

頭更九十
二年九地
入秦譯也

史書

卷之一

卷之一

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
 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邪邪不容皆務
 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惡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
 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
 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川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靡欣奉
 敬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
 不受德各安其宇遂而登裂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現邪壑立
 石刻明德意既已齊人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
 丈瀛洲仙人居之諸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遣徐市
 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
 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衝
 山南鄆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
 何神博士曰閭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
 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薪其山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
 博浪沙為盜所驚求弗得乃登之罘刻石遂之琅邪道上黨
 入三十二年更名臘曰嘉平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
 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
 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要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
 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使人海還以鬼神事

秦錄圖書曰：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常逋囚人，贅墾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逋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築亭，障以逐戎人。三十四年，築長城，始皇置酒咸陽宮，饗射周青，臣進頌威德。始皇悅，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子孫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青臣面諫，以重陛下之威，非忠臣始。陛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

史記 卷之一

重

功，非愚儒所知。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孝法，令爵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始皇

李斯與字
人乃為
詩書者
市之律
不其五刑
得千

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閭，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梯，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乃寫蜀楚地材，皆至關中，計官三百，關外四百餘，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勿遇，類物有苦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真人者，人水不

史記

卷之一

業

濡人大不熱，陵雲氣，與天地長久，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於是始皇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日用起諸侯，并天下，意欲欲從，以爲自古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憚伏畏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

一不始即
死不熱

之

後漢書
諸生何置

何如之
現即如
石封

精細山
九龍山
故也
石刻
等入海
通孫子
得成化

不驗輒死上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食於
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乃以去始皇聞之大怒使御史
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陳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
皆死之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數百未集諸生
皆誅法孔子今上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
北監蒙恬兵於上郡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或
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原蓋
取石旁居人誦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
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
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

史緯

卷之一

主

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然
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
使御府祝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流壁也於是始皇卜之
其得游徙吉三十七年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
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
於九疑山浮江下觀蒨柯渡海沿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
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
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
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
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

應請數語
其作三句
一以全首
無奇詞之

魚具而日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不見巨魚射殺一魚
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乃為置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
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
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天下有變
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車中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趙
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幸之高乃與公子胡
亥丞相斯陰謀殺去始皇賜公子扶蘇書詐為丞相斯受始
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及蒙恬死令
其輜車具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
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年二十歲葬始皇於鄒

史緯

卷之一

美

山始皇初即位治鄒山及并天下徙送詣七十餘萬人
穿三泉下銅而致梓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
機弩矢有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
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後官非有子
者皆令從死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
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二
世元年趙高為郎中令二世乃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
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同願言而未敢也先
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
下幸稱舉今在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

服今可因此時，案都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六公子一時戮死於社。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因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脫之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鄒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示之曰：此可為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緣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羣臣諫者，以為辭。

史籍

卷之一

堯

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二世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謗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鄒山，鄒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徵材上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桑，皆令自資糴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戍卒陳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陳涉所遺周章等將西至咸陽，兵數十萬，二世大驚，少府章耶曰：盜已至，眾強，今發郡縣不及父，郡山徒多，請赦之，授兵。

以擊之。二世乃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殺之。二世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殺陳勝、破項梁。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不聽，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因就五刑。趙高為丞相，竟案殺之。三年，章邯等擊趙王歇於鉅鹿，楚上將軍項羽救之，破章邯，虜王離，邯等遂以兵

史籍

卷之一

早

降諸侯。八月，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險，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數言關東盜母能為，及項羽虜王離而前，章邯軍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誅，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謂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將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

史記

卷之一

聖

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鄭
宣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帷二
世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闕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
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
誅矣得至今聞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共畔
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
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
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無多
言庵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引頸而視之左右百官莫從高
乃召諸大臣公子皆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

討論始皇

史記

卷之一

聖

周之衰秦興也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
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差與之伴善哉乎賈生
推言之也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據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
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
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
而圖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
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
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楚有
春申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
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
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
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
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逐逐逃而
不敢進秦無以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
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
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
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
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八諸侯履至尊而

制六合執董稍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鍊以為金人十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騁蹕繩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偶起什伯之中李羅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新水為兵揚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風靡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攻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被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鐵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上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

史記 卷之二

亦不得不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而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稱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職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也孤獨而有之故其區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務皆新正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中主之行而任忠賢臣至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聚倉庫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寒萬民

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
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
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
無道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
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
起而上下相道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
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
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
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
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

史記

卷之一

策

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
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
二世之過也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
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成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
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
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
之難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
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
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貽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
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

子嬰之將
已不可得
矣

終諸子嬰

天時人事
俱已去矣
地勢何爲

此豈庸主
所能

說始章
世則是在
秦言子嬰
則不可矣

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
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皆同心并力
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
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
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
大城守險塞而軍高舉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
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
臣奈其實利之也彼兄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
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
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逆

史記

卷之一

策

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囚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
危弱無輔三王惑而終身不悟人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
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底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
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
聽重足而立卅口而不言是以三王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
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
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
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伐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
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其衰也百姓怨
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刑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

言其意
亦指秦也

漢書之序

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論事之
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察以
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
長久。而社稷安矣。班固曰。周歷已終。仁不代法。秦直其位。呂
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情猶欲三十七年。兵無
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帝王之威。河神授圖。操侯
狐頭參伐。佐政興陳。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鄭山
未畢。復作阿房。以送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埽意極欲。
大臣請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南
鳴。不威不代惡。不篤不虛。以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

史

卷之一

七

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蓋。車黃屋。
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
人念邦。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附臣。為君討賊。
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當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滿。屏走兵
已陷關中。與人期前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
茅旌誓刀。莊王退舍。河決不可復雍。魚爛不可復全。賈誼曰。
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
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虐。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
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貴一日之孤。誤殺俗。傳秦始皇起罪
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賈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

原此不主

者也。紀季以鄭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
嘗不健其決。憐其志。要死生之義。備矣。
秦以力取天下。其得也。乃所以失之。見於史者。新有。一百
六十餘萬。嗚呼。天道不可獨殺。欲求長世。得乎。又曰。尋死
耳。子嬰辟而見殺。何如北地王劉繇。
自殺於先帝之廟。云死生義備。未然。

表

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益其慎也。余讀漢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前五帝繫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

史記卷之二
為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諸侯力政強乘弱。與師不節。天子扶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悉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咸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開雍州之國。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咸而服焉。孔子明王道。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青圖。興於魯。而次春秋。上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憲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利哉。

褒謙絕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故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咸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年。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為虞氏春秋。秦莊襄王相呂不韋。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變者。在下。據據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六國表

太史公讀秦記至大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躋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倖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咸重於諸侯。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墨出。皆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約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侯皆之。比於戎翟。至顯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

陳言注記
不足道也

史記卷之二

十二

還見天功
若云地勢
多其後也
兩合之則
自若也耶

漢高所云
以之爲其
首也

何何誠常
與之亦也

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識也。高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頗可采者。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衆而笑之。不敢追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秦因秦記。即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於秦。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闢。號令三。始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人。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桀。秦起襄公。章於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

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耰。禁錐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聖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文雖短而跌宕多風。讀之使人悲感。慨轉運之諸小序。本此。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視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四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遇或損。屬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強。國與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惟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孰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令。稍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官觀儲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西北白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

姓少故廣張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
 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
 者不執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
 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
 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子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
 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過制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
 長江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
 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獻下足
 以供養下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
 相臨乘其阨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
 各得其所矣臣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請其下益損
 之時今後世得覽焉 明暢

卷之二

五

高祖功臣侯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
 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
 如帶泰山若屬國以承寧憂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
 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侯表其首封所以失
 之者曰異哉所聞昔曰協和萬邦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
 封八百兩周之後見於春秋尚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
 餘載自今以希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本上法哉漢興功臣

三代之侯
 乃十餘
 六百有
 其可數也

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戶口可得而
 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
 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
 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倍皆
 坐法削命亡國耗矣則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
 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
 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縱乎觀所以得尊寵及
 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
 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
 而列之得以覽焉 特議

史籍

卷之二

六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闕越擅伐東臨諸降二夷
 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作於前考矣何者自詩
 書稱三代成狄是庸刑荼是後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
 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而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
 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立武席卷四海內輯億
 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強
 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說得亦足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人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全。輿錯衛。以繁其飾。日好五色。爲之輔。飯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

蕩其心。口日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紱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後教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禮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含溫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

漢書系故近也

英明之見

以下引荀子此物更往後此去彼

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

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城郭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卽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韋錯明於世務。刑名數于諫。不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卽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其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

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土。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閭閻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念。念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稍梁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蘭。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

絕此以人
之小也

釋楚人故
以是事明
之

史籍

卷之三

三

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大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鼻鼈，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鼓鞀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致，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成仁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節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者，必危；情性之為安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張同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絞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鎖如蠶，最輕利，割遂卒如燦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蹄起楚，分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孫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

史籍

卷之三

四

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割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懷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待溝池，不備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宴然，不畏外而固。若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受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皇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皇人不尤其上，知皇之在已也。是故刑法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上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時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卑者，尊卑者事也。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粗上屋，魚先大羹，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

兩包及上
大夫皆得
祭用

時以飲食
也下諸祭
而諸祭亦
祭也
下字作祭

貌字奇

史記 卷之三

樂。祭齊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爲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祖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啜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麻齊也。太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幘也。郊之麻統。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及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鐘。銷一脂。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服。成乎文。終乎信。敬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濫。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固能同。加好之焉。聖矣。

樂

雖非先聖之經
而文自奇偉

史記 卷之三

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貨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微。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微。繁禮之殺也。文貌情微。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爲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敎。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艮。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爲父。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素。禮依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別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世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自前飽滿。以飾厥性。故云。唯頌之音理。而民正。嗷嗷之聲。陳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

心淫及其調和諧合易歌感而况候五常合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魯遂客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佚遂往不返卒於秦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建議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廢射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今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因

史記卷之十三

時歌僂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兼蓄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今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明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誦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樂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乙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當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

弘亦趙高所誅

律也中言兵蓋行兵必收律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悅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合血氣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遂興盛廢靡者用事所受

史記卷之十三

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奚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語哲然身能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關於大較不權輕重覆云德化不常用兵大至害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削遂執不義等哉故教者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誅伐不可假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廢紀子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備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窮也結怨何奴結處於越勢非寡也及其成滅勢極則甚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忌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

三五二十
歲五百歲

侯有期星
石有經星

史籍

卷之三

主

雖言不著昔之傳人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義和有夏
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其弘於宋子章鄭則碑窳在齊甘
公楚唐肱趙尹臯魏石中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
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
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
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
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顯如雨者一當是時
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弑君三十六以國七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秦暴秦大并
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強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
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國其
憂患其察候星氣猶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
衛者繼踵而占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
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房心晉之疆索
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索
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
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真星占
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旦諸衣旄裘引弓之民為
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畢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

史籍

卷之三

主

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
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噪疾常主夷
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憂惑為字外則理兵內則理政
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強時苗異記無可
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
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
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始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
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
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
重諸呂作亂日蝕黃虜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
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年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
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
以熒惑守斗朝鮮之叛星弗於河戒兵征大宛星弗招搖此
其彗孛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
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則王
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
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
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常盛大而變色日月
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
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潤狹

三五
五星也

兌鏡通

杓引也

史緯

卷之三

三

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
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
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僭詐者亡大上修德其次
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禮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二
光之占亟用日月並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
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教
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不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
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
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

勃碣海岱之間氣正黑江淮之間氣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
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
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却其氣下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
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轍者
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
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
六十里見積雲青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
當戰青白其前低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
杆雲類杆軸雲搏雨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且天其半半天
頭雲者風闕旗故說杓雲句向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

史緯

卷之三

十

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關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
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穿閭
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
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蜺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官
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
封疆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養
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
綸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
城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
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拆絕山崩
及徙川案移埃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闕泉枯宮
廟邸第人民所次諸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
舍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鱉鳥鼠觀其所
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誠然雖多附會亦奇文也

化託通

史記卷四

史記四

世家

吳

余據國
吳太伯
賢而有
則鬻文
吳則鬻
太伯仲
又封周
十四世
殷封其
滅中國
夢十九
用兵乘
長諸樊
可壽繁
札謝曰
滅去之
非吾師
亦存之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則鬻義之歸之下餘家太伯卒弟仲雍立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仲雍曾孫也已君吳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仲於虞至晉獻公滅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周章十四世至壽夢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與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立楚大夫申公巫臣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始通於中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不可壽繁卒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諸樊已除喪讓立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師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

季札此時亦可受矣

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有命投弟餘祭欲傳以次壽夢國於季札以稱先王壽夢之意季札封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季子使於列國北遇徐君徐君好季子劍口弗敢言季子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寶劍繫之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子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季札季札逃去乃立餘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篡王僚楚平王卒吳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陂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

史記

卷之四

二

楚新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我王嗣當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將變之臣是無奈何何光曰我身之子之身也光伏甲士於宮室而請王僚飲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劍酒既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於宮室使專諸置匕首於魚之腹中而進之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代立為王是為闔廬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王社稷有奉乃吾君也

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閻廬元年舉伍員爲行人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閻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楚拔舒殺燭庸蓋餘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九年吳王閻廬謂伍員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曰楚將子常食而唐蔡皆怨之王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閻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楚至於漢水楚發兵距吳夾水陣吳王閻廬弟夫槩欲戰閻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楚楚兵大敗走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郢五戰五敗楚昭王奔鄢吳兵遂入郢子胥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越聞吳王之在郢閻廬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以歸吳自立爲王閻廬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十九年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槩李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白到吳師觀之越因敗之傷閻廬指吳王病傷而死使立太子夫差謂曰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夫差二年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槩李也越王句踐以兵甲五千人

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員諫吳王不聽卒計越平七年夫差與師伐齊伍員諫吳王不聽使員於齊員屬其子於齊鮑氏吳王聞之大怒賜員屬餼之劍以死乃從海上攻齊召魯衛之君會於棠泉復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越王句踐乃伐吳虜吳太子友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與晉定公爭長已盟乃引兵歸國閻廬太子內室王居外久士皆罷散乃厚幣以與越平其後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伐敗吳師送入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山東子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也吾悔不用伍員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刎死越王滅吳以太宰嚭爲不忠誅之

齊

太公呂尚者東海人姓姜氏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虬非虎非雉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釣於渭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典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武王伐紂師尚父謀居多武王已平商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始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起犁明至國

輕重也

陽之方澤
而陰已生
桓公始伯
陳完棄去
消長之氣
也

史記

卷之四

七

高侯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贈貧窮
賢能齊人皆說二年滅鄭初桓公以時過鄭鄭無禮故伐之
五年伐魯魯師敗魯莊公獻遂以平桓公與魯會柯而盟將
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
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管仲曰夫已
許之而倍信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於是遂與曹沫所內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
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以
為正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
戎至於孤竹而還二十七年魯潛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
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潛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
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
率諸侯城楚丘三十年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次召
陵與楚盟而去過陳陳哀皆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狄齊伐陳
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
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
秋復會諸侯於葵丘有驕色諸侯頗有叛者是歲晉獻公卒
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入公子夷吾桓公討晉亂至高梁
使盟而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強晉初與會
欽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盟會楚成王初收荆

昭為太子
五公子無
說也元也
齊也商人

史記

卷之四

人

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既宜其德故
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
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
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
管仲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
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以上
卿禮管仲管仲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四十一年管仲病桓
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
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難信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
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
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
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發卒戍周晉公子重耳
來桓公妻之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
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麻生昭公湣齊姬生
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
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
公寵之許立無詭四十二年冬十月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
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
子爭立及桓公卒相攻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

也難也

孝公宋所
立後之下
情

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無詭立乃棺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四公子戰五月宋敗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孝公宋以桓公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桓公六年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也孝公卒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時晉文公稱伯昭公卒子舍立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陰交賢士附愛百姓與眾即墓上執齊君舍而自立是為懿公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戎父足而使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職

史記 卷之四 元

驂乘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怨相與謀公游竹中二人執懿公車上棄竹中而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母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六年晉使卻克於齊夫人帷中觀而笑之卻克怒十年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救魯衛伐齊六月與齊侯兵合摩笄下陳於轅逢丑父為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屢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且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絙於木面

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脫去入其軍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俘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亡歸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頃公朝晉歸而苑囿薄賦飲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子靈公環立二十七年晉使中行弒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晉兵遂圍臨菑焚郭中而去靈公取得女生子光以為太子戎

史記 卷之四 十

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嬖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推杆迎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執太子牙於句賣殺之推杆殺高厚三年晉大夫樂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陳公弗聽四年莊公使樂盈開入晉曲沃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樂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初棠公妻好棠公死推杆取之莊公通之棠如姬氏推杆怒莊公嘗晉官者賈舉來為推杆問公六年晉子朝齊靈之推杆稱疾不視事公問推杆病遂從推杆妻推杆妻入室與杆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百

左傳
公孫
氏之
殺
也
公
孫
氏
之
殺
也
公
孫
氏
之
殺
也

來應公從宮而入開門推杆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諸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公踰墻射中公股公反墜送執之晏嬰立推杆門外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推杆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推杆為右相慶封為左相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殺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背盟慶封欲殺晏子推杆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推杆執莊公攝杆殺之其弟復齊推杆復殺之少弟復齊推杆乃令之初推杆生子成及疆其母死取東郭女生男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偕相崔氏或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推杆許之二相弗

史記
卷之四

十一

聽景公元年成無殺無咎無家皆奔亡推杆怒使一宦者殺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推杆之仇盧蒲癸殺成無咎滅推氏推杆婦自殺推杆無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益略奪酒好獵不聽政令慶封出獵田鮑高樂相與謀慶氏其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吳吳與之朱方後楚靈王伐朱方誅慶封齊人徙崔莊公休推杆尸於市三十一年齊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代終取卿以居昭公三十二年葬星見景公半相彩數曰堂堂誰有此乎星出東北當齊分野齊人以為晏嬰子曰高堂池賦欲如弗得刑罰恐邪厥第

齊景公以
晏嬰之
死
為
不
祥
也

星將出星是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八年與穆定公好會火不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諸公衆人爲樂因執穆君可得志景公從之方會進樂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樂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車以謝是歲晏嬰卒五十八年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茶茶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茶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

史記
卷之四

十一

昭子立少子茶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茶立是爲晏孺子羣公子皆出公元年田乞與諸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國國惠子奔莒遂殺高昭子田乞乃使人之稱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殺晏孺子而逐其母鮑子與悼公有却四年吳將伐齊鮑子執悼公立其子壬是爲簡公初簡公與父陽生在魯聞止有寵及即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聚斂於朝御執言於簡公曰田成子不可並也弗聽子我父田逆殺人之遂捕以入田氏使囚病而趙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囚初田豹爲子我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逆者不數數人何

盡逐焉遂告田氏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五月成子兄弟四
乘如公子我在帳出迎之遂入閉門官者御之田行殺宦者
公與婦人飲酒於相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
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間公猶怒將出田
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乃
止子我歸屬徒攻閼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殺之郭
闕簡公出田常執簡公於徐州秋之而立簡公弟懿是為平
公田常專齊政平公卒子宣公積立宣公卒子康公貸立二
年韓魏趙始刻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
康公海濱康公卒遂絕其祀太史公曰吾適齊自秦山屬之

史記

卷之四

七

琅邪北被於海背壤二千里其民關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
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
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齊之君太子見秋殺者凡十有一人禍亦惜矣

齊

周公曰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異於羣子及
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已伐紂偏封功臣
同姓封周公旦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
周公恐天下畔周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
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
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

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善終成王少將
以成周我所以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
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
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
率淮夷叛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遂殺管叔武庚武庚
叔收服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
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成王七年二月王朝步自
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權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維
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還政於成

史記

卷之四

七

王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負依以朝諸侯及還政成王北面
就臣位制制如畏焉周公恐成王壯有所淫佚乃作毋逸以
誡成王周之官政未序於是作周官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
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讓葬周公於
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成王命魯得郊祭文
王有天子禮樂以襲周公之德周公卒子伯禽已前受封是
為魯公伯禽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
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
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伯禽報政遲乃歎曰
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近平易近

與左傳不
詞
家秋一
心中所
乃二君
恨可畏

民氏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淮夷徐戎並興。伯禽率師伐之。遂平徐戎。魯公卒。子考公首立。考公卒。弟煬公熙立。築臺闕門。煬公卒。子南公宰立。南公弟濇殺南公而自立。是為魏公。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共立。獻公卒。子真公湣立。真公卒。弟武公敖立。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周宣王夢戲欲立為魯太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犯上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今天子建諸侯而立其少。是後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兄括之子伯

史記 卷之四

七

御與魯人執懿公而自立。宣王伐魯。殺伯御。而問魯公子賢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懿公弟稱可。乃立稱。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惠公弗涅立。惠公卒。長庶子息。當國行君事。是為懿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娶妻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九。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今息攝政。不言即位。公子揮謂問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允。君以我為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允。取卿懼。反請隱公於允曰。隱公欲逐立去子。請為子殺隱公。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館於葛

氏。揮執隱公而立允。是為桓公。桓公三年。使揮迎婦於齊。為夫人。十八年。公與夫人如齊中。緇諫不聽。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齊襄公祭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因捫其脅。公死於車。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糾欲內子糾。桓公先入。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齊告魯。生致魯。仲施伯曰。齊欲得魯。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歸魯。侵地。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魯當氏見孟女。說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

史記 卷之四

七

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國人舉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斑怒。鞭之。莊公聞之。曰。舉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婦曰叔姜。生子啟。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問嗣於叔牙。叔牙曰。一繼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莊公患之。退而問季友。季友曰。前以死立斑也。季友以莊公命。使鍼季。劫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八月。莊公卒。季友立子斑為君。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婦子啟。十月。慶父使圉人舉殺子斑。季友奔陳。慶父立。

史記

卷之四

七

敬是為潞公二年，慶父使卜歸，襲殺潞公於武閭，將人欲誅慶父，慶父奔莒，季友自陳與潞公弟申如和，請魯求內之，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哀姜奔邾，季友賂苾求慶父，慶父自殺，齊桓公召哀姜於邾而殺之，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在陳，陳故佐季友及子中，季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鄆封季友，季友為相，釐公卒，子文公興立，三年，朝晉襄公十一年，敗翟於鹹，獲長翟，齊如文公長妃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文公卒，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公子遂為不道！」

左傳為漢
於氏而
斷於季氏

史記

卷之四

七

立長年釣，擇賢義，釣則卜之，今禍非適嗣，且居喪，意不在戚，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不聽，比及葬，三易墓，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韓宣惠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公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二十年，齊景公狩竟，因人將問禮，二十五年，魯獨來，集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鶴駕來，集公在乾侯。』」鶴駕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邱氏聞，季氏芥，羽邱氏金距，季平子怒，伐邱氏，戚昭伯之弟會，說戚氏，匿季氏，戚昭伯因季氏人季平子怒，因戚氏老戚邱氏，以難告昭公，九月，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詰曰：「君以說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所，上弗許，請囚於鄆，弗許，請以五乘囚，弗許，季家駒曰：「君其許之。」政曰：「季氏久矣，為從者，眾將合謀，弗聽，邱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殺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邱昭伯，三家共伐公，公遂奔齊，齊景公曰：「請致于社，待君。」季家曰：「樂聞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季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二十六年，齊伐魯，取郛，昭公奔齊，景公將內公子，將受賂，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與焉，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道，卒，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於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

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鄭，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至君，昭公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季平子布衣跣足，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魯果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弟定公宋立。晉史墨曰：『魯政在季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郛，以為陽虎邑。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奔齊。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

史記

卷之四

七

相事，齊欲襲魯，孔子以禮諫，齊淫樂，齊侯懼歸，魯使地以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拔其甲兵，孟氏不肯，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定公卒，子哀公將立。七年，吳王夫差伐齊，至輔，數百年於魯，季康子使子貢以禮誨之，吳王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衛曰：

何即下邑也
言小邑也

胡聞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隱氏，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悼公率立，悼公之時，魯卑於三桓之家。悼公卒，子元公，元公立，元公卒，子穆公，穆公立，穆公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穆公卒，子共公，共公立，共公卒，子康公，康公立，康公卒，子景公，景公立，景公卒，子平公，平公立，平公卒，子文公，文公立，文公卒，子頃公，頃公立，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滅魯，頃公入遷於下邑，為家人，魯絕祀。頃公卒於柯，魯起肩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考烈時楚已將以矣，乃滅三十

燕

史記

卷之四

七

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南州，是為北燕。威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王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和，巡行鄆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民人思召公之政，懼棠樹不忍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傳至莊公，山戎來侵，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復修召公之法。至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文公，言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伐之，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易王卒，子會立，子之相燕，貴重，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矣，知對曰：『必不朝。』燕王曰：『何也？』對曰：『不

可以王莽也

信其臣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而行王事而哈老不聽政顧為臣因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齊湣王因而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哈老死子之以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

三年不能得謂人請求之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怒謂人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郭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戰輕戰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田單以陽

舉學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惠王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喜立四年燕王命相栗腹約欲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攻鄒卿秦攻代大夫將樂謂燕王曰與人通約交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樂引燕王綏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覺之以足將樂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燕軍廉頗圍其國燕相將樂以處和趙乃解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燕見趙數困於秦而今

舉學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惠王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喜立四年燕王命相栗腹約欲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攻鄒卿秦攻代大夫將樂謂燕王曰與人通約交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樂引燕王綏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覺之以足將樂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燕軍廉頗圍其國燕相將樂以處和趙乃解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燕見趙數困於秦而今

秦拔趙燕王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

蔡叔度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武

文侯名申
申可平

王已克殷紂令管叔鮮蔡叔度相紂子武庚治殷遺民武王
別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不利於成王乃
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
與車十乘徒七十人蔡叔既遷而死其子曰胡乃改行率德
周公聞之舉以為卿士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
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十一世至哀侯獻舞哀侯娶陳息侯
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禮之息侯怒請楚文王來
伐我其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
崩哀侯以歸死於楚蔡人立其子肸是為穆侯女弟為齊桓
公夫人桓公與蔡女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
史籍
卷之四
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妹齊桓公怒伐蔡蔡潰
遂虜穆侯已而諸侯為蔡謝齊乃歸蔡侯穆侯卒子莊侯甲
午立莊侯卒子文侯中立文侯卒子景侯同立太子般娶於
楚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楚靈王以般弑
其父誘般於中醉而殺之今公子棄疾滅蔡封棄疾為蔡公
楚滅蔡三歲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
親諸侯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平侯立而殺靈
侯之太子友及平侯卒太子友之子東門攻平侯子而代立
是為悼侯悼侯卒弟昭侯申立朝楚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
王而白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譏蔡侯留之楚三

蔡與楚近
其國可知
昭侯不使
昭侯修政
事昭侯
蔡不可恃
至昭侯
亦可矣

齊桓公
見也

楚得
見也

年蔡侯獻其裘於子常子常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
代楚十三年為晉滅沈楚怒攻蔡昭侯使其子質於吳與吳
閻闕破楚入郢子常奔鄭十四年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
尹為其民泣以謀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
蔡蔡告急於吳吳為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
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因遷蔡於州來二十八年昭侯將朝
於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利以解過而
立昭侯子胡是為成侯成侯卒子聲侯立聲侯卒子元侯
立元侯卒子齊立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以蔡遂絕祀伯
邑考其後不知所封管叔鮮誅死無後成叔武其後世無所
史籍
卷之四
兄崔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曹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振鐸於曹傳至
共公時晉公子重耳由以過曹曹君欲觀其駟將負羈謙
不聽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使曹虜共公以歸今軍
毋入羈負羈之族或說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置姓今
君因曹君滅同姓何以今諸侯晉乃復歸共公公卒子文
公立文公卒子宣公立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三年晉
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
卒子公頃立平公卒子悼公平立朝於宋宋因之曹立其

不應止附見吳世家

卷之四

美

史記五

陳

滿文國文
 爲周內正
 武王基滿
 以大鑒此
 大事不宜
 略
 屬得位以
 蔡殺身亦

卷之五

以禁天之
道也

+

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微舒弒君，故微兵請侯，以義伐之，已利其地而取之，後何以令天下？」莊王曰：「善。」乃迎太子午於晉而立之，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十九年，陳倍楚盟，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皆有寵。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哀公。哀公自殺，招卒立留為陳君，使史華

史華 卷之五

使赴楚，楚宣王殺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留奔鄭。楚滅陳，使棄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吳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顛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畢至於齊，更無遺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末也。其在齊乎？」楚滅陳五歲，公子棄疾弒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無五歲矣。七年，陳火，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元年，吳破楚入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政，不可倍，乃

陳氏之後可不楚乎

說得是

以疾，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十三年，吳復來伐，陳告急楚，楚鄢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時孔子在陳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伐陳，殺湣公，遂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

衛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弟也。周公既殺武庚，管叔封康叔為衛，侯居故商墟。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康叔之國能和其民，成王舉康叔為司寇，十傳至武公，和修康

史華 卷之五

叔之政，百姓和集。大戎殺周南王，武公將兵佐周平王，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卒，子莊公揚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生子完。莊公令夫人子之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好兵，莊公使將，不備諫曰：「底子好兵，使將，有寵妾生子州吁，好兵，莊公使將，不備諫曰：「底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收聚衛人，襲殺桓公，而自立。州吁新立，好兵，衛人皆不愛，石碚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好會，石碚與陳侯謀，使右宰驪進食，因殺州吁於濮。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宣公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令右公子傅之，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見其好，就而自取之，生子壽子

史記稱武公既見於陳，而自及，俱不見於，特武公賢者也，此說亦非。

惠公怨周
除平奔於周

史記

卷之五

朔令左公子傳之齊女與朔共譏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宣公乃以朔為太子宣公卒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譏殺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

史記

卷之五

許微師於衛成公復不肯元咺攻成成公奔陳晉文公分衛地於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成公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成成公私於王嬀者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殺出奔殺元咺所立也成公卒子黔牟立齊侵魯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滅立定公卒子獻公衍立令師曹敬官姜鼓琴姜不善曹笱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笱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齊惠子食皆往目肝不召而去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而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之子劇侍公飲公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怒公笱之乃歌以怒孫文子文子攻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文子齊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君是為殤公殤公十二年齊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齊喜攻孫林父林父奔齊復求入獻公齊景公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齊齊而復入獻公獻公誅齊後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解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伯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姜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

不樂不和也

言孫子為亂也

鄆人也
衛人
鄆人也

史

卷之五

六

曰元哀公夫人無子，於是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五年，朝晉。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靈公曰：「昔者臣夢見君，靈公曰：『子何夢？』」靈公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日曰夢見君，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寃則不然，前之人場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妨於君者，也是以夢見君。」靈公於是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夫人南子有惡，與其徒戲陽邀謀因朝殺夫人，蒯聵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蒯聵奔晉。四十二年，靈公游於郊，令少子鄆僕蒯聵曰：「我將立若爲後，封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鄆爲太子。曰：「此公命也。」鄆曰：「人蒯聵之子，寃在也，不敢當。」衛乃以輓爲君，是爲出公。趙簡子納蒯聵于戚，使太子統八人哀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令陽虎送蒯聵入衛。衛人發兵拒之，蒯聵不得入，退保于戚。衛人亦罷兵。初，孔良大通於懷母，太子在戚，懷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之盟，許以懷母爲妾。」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闔，晉二人蒙衣而乘。

史

卷之五

七

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齊問之，稱姻妻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懷母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伯姬劫懷於廟，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闖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輓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始至矣。」子羔曰：「不及，莫救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取闔門曰：「母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懷，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懷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居外，憊大夫莫迎立，卽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告趙簡子。簡子聞衛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斑師爲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爲君，石曼專逐其君起，出公輓自齊復歸立。出公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厚介之使以存之乎，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趙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東組三百緇，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

便是也

或問宋史
何謂曰
公孫氏
年收章

史

卷之五

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在中者惡其事，夫蒙大名，挾成功，以待中之議，厚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而遁走，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不獲適衛，悼公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強，衛如小侯屬之。六年，公子暨、弒昭公而代立，是為懷公。公子類、弒懷公而代立，是為愼公。愼公，敬公孫也。愼公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卒，子成公速立。公孫鞅入，秦衛更貶號曰侯，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嗣君卒，子慎君立，三十一年，朝魏，魏因殺慎君，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圉，故

宋

微子啟者，殷紂之庶兄也。紂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其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栝，為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象，象為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佚，其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披髮佯狂為奴，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比于者，亦

史公通志
大宗卷八

史

卷之五

紂之親戚也。見其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殺，信有諸乎？』遂殺王子比干，剝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逃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去矣。』於是遂行，周王代紂，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復其位，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告以鴻範九疇。於是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適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武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啟奉殷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故仁賢，乃代武庚，殷之餘民，其受戴之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至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和三讓乃受之。是為穆公。穆公病，召大司馬孔父曰：『先君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孔父曰：『羣臣皆願立焉。』於是穆公使馮出居於鄭，穆公卒，與夷立，是為懿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元年，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

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大司馬孔父妻好出適遇太宰華督督說目而觀之利孔父之妻乃宣言國中曰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言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事民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為公怒遂弑之公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華督為相莊公卒子湣公捷立九年宋水魯使莊文仲往弔湣公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滅文仲善此言乃公子禦說殺湣公也十年宋伐魯戰於乘丘魯生房南宮萬宋人詣萬萬歸宋十一年湣公與南宮萬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教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

史記

卷之五

十

襄公夫人
趙姬母也

宋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日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有戰焉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文公救宋楚兵去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宋人殺禦而立成公子杵臼是為昭公四年秋長翟殺新於長丘昭公每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賁而下士襄公夫人欲遷之不可乃助之施於國因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使衛伯攻殺昭公而立鮑是為文公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問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穆殺莊桓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四年鄭受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因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獲華元未盡入鄭軍故歸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執楚使九月楚莊王聞宋五月不解宋敗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

史記

卷之五

十一

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文公卒，子共公取立。元年，華元為右師，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國盟。楚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公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立共公子成，是為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魚石，諸侯共誅魚石，歸彭城於宋。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八年，宋火，元公母信譏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為之求晉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宋滅曹。三十七年，葵賦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愛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惑疑有動，於是候之。果退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初景公殺公孫糾，糾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卒，子休公田立。休公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卒，子剔成立。剔成弟偃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偃稱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張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之，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

諸齊滑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果與紂。唐初，唐則武王子也，生而文在其手，曰虞，故因命之。武王崩，唐王立，唐有亂，滅之。成王與叔虞，唐樹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因使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在河汾之東，唐叔子燮是為晉侯。至穆侯伐條，生太子仇，伐千畝有功，生小子名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也。小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各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此後晉其能毋亂乎？穆公卒，子文侯仇立。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封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曲沃邑大於翼，晉君都也。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晉人發兵拒之，桓叔敗歸。晉人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誅潘父。八年，桓叔卒，子懿侯是為莊伯。莊伯弑孝侯於翼。晉人攻莊伯，莊伯復還曲沃。晉人立孝侯子却是為鄂侯。六年卒，莊伯開鄂侯卒，乃與兵伐晉。周平王使欽公將兵伐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二年，莊伯卒，子稱嗣，是為武公。八年，晉伐隱延，隱延與武公謀伐晉於汾旁，虜哀侯殺之。晉人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四年，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桓王使虢仲伐武公，武公還曲沃，乃立哀侯弟緡為晉侯。二十八年，武公

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武公為晉侯
武公卒子獻公詭諸立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幸之八年士蒍
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盡殺諸公子而城
絳都之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宗廟所
在而蒲邊秦屈變翟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
蒲夷吾居屈十六年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
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蒍
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安得立
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
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

史籍

卷之五

十

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無軍旅君與國政
之所歸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
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若失其官率師不成將安
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
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
乎且子懼不孝也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
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太子擊鼓東山十九年獻公使
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取下陽獻公召謂驪姬曰吾欲廢太
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已知之而數將兵
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

昨兼酒肉

更痛心

驪姬詳與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
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太子祭其母於曲沃
上其薦胙於獻公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宰人上胙獻公欲
祭之驪姬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大死
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
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
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
若早自殺母使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
恨之至於今矣殊自失於此獻公怒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
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

史籍

卷之五

十

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
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
十二月申生自殺於新城時重耳夷吾來朝或告驪姬曰二
公子怨驪姬諸殺太子驪姬因謂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
子知之重耳走蒲夷吾走屈初獻公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
屈城弗就夷吾履告公公怒士蒍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
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
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宦者勃鞞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
宦者追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翟使人代屠屈城守不可下是
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不可是且滅虞虞

君曰晉同姓不宜伐我官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去是以不嗣就仲就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將就其誠何愛於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於虞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官之奇以其族去虞晉滅虢虢公奔周還襲滅虞虢虞公二十三年獻公發賈華伐屈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萬曰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強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當此時晉強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生悼子二十六年獻公病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必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

史記

卷之五

末

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獻公卒里克却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喪次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荀息立悼子十一月里克執悼子於朝荀息死之里克使人迎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能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卻荀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鄰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綽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河西之地與秦而道里克

書曰威得立諸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是為惠公元年使却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人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何以得擅許秦寡人爭之弗能得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周襄王使周公忌父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與欲誅之其無辭乎遂伏劍而死却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繆公曰呂省卻綽冀萬實為不從願重賂召呂卻更入重耳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且召之三子曰幣厚

史記

卷之五

末

言曰此必却鄭賣我於秦遂殺却鄭却子豹奔秦四年晉懷乞釋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國之道也却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秦五年秦懷乞釋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與之何疑就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說射謀不與秦乘而發兵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難禦秦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懷乞輸秦秦懷乞而倍之乃因其懷乞之其深不亦宜乎九月合戰韓原晉軍敗秦獲晉公以歸晉君姊為繆公夫人秦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

左傳原文
繆公曰威得立諸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是為惠公元年使却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人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何以得擅許秦寡人爭之弗能得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周襄王使周公忌父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與欲誅之其無辭乎遂伏劍而死却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繆公曰呂省卻綽冀萬實為不從願重賂召呂卻更入重耳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且召之三子曰幣厚

聞箕子曰：唐叔之後必大，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繆公問呂省：晉國和平，對曰：不和人，懼失君。臣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愧之七年十一月歸晉侯。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十三年惠公病，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行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歸，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臣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令國中諸從重耳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笑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懷公殺狐突，秦繆公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樂師之黨，為內應，殺懷公，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文公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賈佖、先軫、魏犢，驪姬之難，重耳出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狄人妻以女生伯儵叔劉，居狄五歲而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固辭不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

立之步，吾畏重耳，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居狄，非以為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久矣。同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盡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二十五年，吾家上相大矣。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餓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以宗女妻之，有馬一千乘，桓公卒，豎刁等為亂，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求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焉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懼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願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驢脅曹大夫，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弟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壁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壁，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

當錄公宋
爭財未入
不食於妻
始歸以非
入乎

史書

卷之五

千

去過鄭。鄭文公弗禮。叔瞻諫不聽。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出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王帛君王所餘，未知何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殺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以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壤，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大鵬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秦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惠公卒子圖立晉國，大夫樂御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反國，為內應。甚眾。於是秦繆公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重耳出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秦重耳曰：「若

上作物報

史書

卷之五

千

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要市於君，固足羞也。」秦兵聞令，狐晉軍於廐柳。二月，咎犯與晉大夫盟於鄆。重耳入於晉師，遂入曲沃，朝武宮，即位。懷公奔高梁，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御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官者履觀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女為惠公來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無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顯臣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謀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黨多，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徒與戰，呂卻敗。繆公誘而殺之。文公歸，迎夫人於秦。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貨從臣者及功臣。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功，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食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祿，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慰？」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

五人中無介之推

若何封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以歸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嗣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於天下二年三月晉乃發兵入襄王於周殺王弟帶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圄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

史記

卷之五

五

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子玉使宛春告晉謂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公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因宛春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晉侯次城濮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晉師還至衛雍鄭伯請盟五月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於周賜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略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鹵

史記

卷之五

五

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文公卒子襄公歡立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穆公發兵襲鄭間鄭有備還滅滑而去晉先軫詣擊之樂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果棄經敗秦師於殽虜秦將孟明視西乞弼白乙丙以歸文公夫人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王官井殺尸而還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卒趙盾代執政七年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

史

卷之五

晉

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之乃倍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敗之令狐隨會奔秦晉患隨會之在秦乃詳令魏絳餘反晉降秦因執會以歸十四年靈公壯修厚教以漸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避彈也宰夫臚熊蹯不熟靈公怒殺之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

創底不立
趙盾不立

史

卷之五

秦

過朝趙盾數諫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盾闔門閉居處節鉏麇退數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嘗山首山見桑下有俄人示昧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官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示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緝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餽人因以去盾遂奔未出晉境盾弟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弑易盾復位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不出境反不誅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其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成公卒子景公據立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率師救之至河間楚已服鄭林父欲還先穀不可卒渡河欲飲馬於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平渡船中人指甚衆歸告林父曰臣為晉將軍敗當

鳴族姓之
始

元好笑

之如

史

卷之五

史

許而楚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城濮成王歸殺子主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先殺以首計而敗晉軍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殺殺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欲救之伯宗曰楚天方啟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為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禿而將使蹇衛使聊曹使僕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請伐齊景公曰子之怒安足以煩國弗聽范文子請老辟卻克克執政十一年齊伐魯魯告急衛衛與魯因卻克告急於晉乃使卻克以兵車八百乘與齊衛共伐齊戰於鞌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齊君之母弟也猶晉君之母諸復戰晉乃與平而去十二年始作六卿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襄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月餘景公卒厲公初立欲和諸侯與余相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敗秦於殽五年三卻護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禍國人以足不附厲公六年鄭

與國不具楚敗也

史

卷之五

史

伯晉與楚盟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還卻至曰發兵誅逆見強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郟陵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寵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胥童與卻至有怨樂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問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郟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樂書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遂使卻至於周樂書又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賈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欲殺卻至八年厲公獵與姬飲卻至殺承卒進宦者奪之卻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子將誅三卻卻欲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殺三卻胥童因劫樂書中行解於朝曰不殺三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樂書等以誅卻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厲公游匠驪氏樂書中行懼以其黨襲殺厲公殺胥童而使入理公子周於周公子周來至葬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大父提襄公少子也號為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

不計其氏
三卿也
樂氏氏也
久矣

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毋幾為君
今大夫不念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
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於是遂不臣者
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元年秋伐鄭三年
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僕車解狐解狐僕之仇復
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僕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避仇內舉
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贊其僕悼公怒或
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悼公曰自吾用魏
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冬秦取我櫟晉率
諸侯伐秦度渰大敗秦軍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

史籍

卷之五

夫

義為本悼公卒子平公處立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麇下齊
師敗走晉遂圍臨淄盡燒所其郭中六年樂遂有罪奔齊齊
莊公微造樂遂於曲沃以兵隨之樂遂從曲沃中與魏氏謀
反襲人終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遂遂敗
走曲沃曲沃攻遂遂死遂滅樂氏宗遂善孫也齊莊公聞遂
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
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
家矣齊使晏嬰如晉與叔爵語叔爵曰晉季世也公厚斂為
壑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平公問叔向
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叔向之

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賢須無善純緣桓公
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
割之隰朋煎炙之賢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平公卒子昭公夷立六卿強公
室卑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晉之公族祁氏羊舌氏相惡於
君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
其子為大夫晉益弱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十五年趙鞅欲殺
耶耶大夫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
圍晉陽荀偃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中行
行反晉君擊之敗中行中行奔齊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

史籍

卷之五

夫

趙鞅復位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定公卒子出公
立智伯與趙魏韓其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
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智伯立昭
公晉孫駑為君是為哀公當是時晉國政皆決智伯智伯不
得有所制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盡并其地
哀公卒子幽公柳立晉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
入三卿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
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命趙韓魏為
諸侯烈公卒子孝公順立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二年魏武
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

未造不肖
如此

祀

鄭元在越之下
鄭今序在楚之上

鄭桓公友者周宣王弟也宣王封友於鄭百姓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幽王以褒后故諸侯叛之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伯曰維之東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郇虢郇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請居之虢郇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郇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於是言王徙其民維東而虢郇果獻十邑竟國之大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

史籍

卷之五

幸

太子寤生生之難夫人弗愛愛少子段請公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繼治甲兵與武姜謀襲鄭莊公發兵伐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穎誓曰不至黃泉毋相見也已悔思母頃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之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池至黃泉則相見矣從之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號衛伐鄭莊公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磨射中王臂諸從之鄭伯止之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趙太

祭仲不詳
受晉桓之
爾矣

祭仲未詳
死故有此
奇語不曰
由嫁從夫

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初祭仲有寵於莊公公使娶鄧女生忽莊公卒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公使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即死亦執突以求路焉祭仲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是爲厲公昭公出奔衛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雍糾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問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厲公出居櫟祭仲迎昭公復入鄭宋子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爲太子時惡高渠彌渠彌懼其殺已二年十月渠彌與昭公出視

史籍

卷之五

幸

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立昭公弟于臺爲君元年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于臺自齊襄公爲公子時嘗會諸侯仇及會諸侯祭仲請于臺無行于臺曰齊臺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速必辱祭仲釋疾不行于臺至不測齊侯齊侯怒遂殺于臺祭仲召于臺弟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十二年祭仲死厲公使人誘劫鄭大夫甫殺取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人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殺殺鄭子而迎厲公厲公自櫟復入初內地與外地闢於鄭南門中內地死厲公果復入人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

二心亦未
無二心亦
可取於其
父前公

遂自殺。厲公謂市叟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陳之。」叟曰：「重
德不報，誠然哉！五年，周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溫，告急鄭厲
公。發兵擊頹，弗勝。於是與惠王歸，王居於櫟。七年，厲公與
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於周。厲公卒，子文公襲立。文公既
立，姜曰蕤姑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儻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
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香
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
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
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弗聽。三十七
年，翟伐周。襄王、襄王出居鄭。文公居王於汜。三十八年，晉文

史記

卷之五

幸

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
繆公圍鄭，欲得叔詹為僇。詹言於鄭君曰：「晉所以圍鄭，以詹
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
曰：「必欲一見鄭君，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秦兵罷。初，鄭文
公送葬公子于蘭，奔晉，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欲入蘭為太
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始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
有王者，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
國急，得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立蘭為太子。晉兵
乃罷去。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穆公。元年，鄭司城裨賈以鄭情
實之秦，秦繆公使三將將兵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

子家何故
同叔

十二年，勞軍，故秦兵不至。三年，鄭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汧。子
公卒，子靈公夷立。元年，春，楚獻薳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子
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他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
龍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故，具以告。靈公獨弗與羹。子
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
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肯。」
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去疾之兄也。乃立堅，是為襄公。六
年，國人逐子公子家之族。七年，鄭與晉盟。八年，楚莊王來伐，
圍鄭三月，克之。楚王入自皇門，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
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史記

卷之五

幸

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若君王不忌厲宣王，桓
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得改事君王，孤之願
也。然非所敢望也。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
得國，令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
卒去。晉聞楚伐鄭，發兵救鄭。鄭反助楚，大破晉軍。十年，晉伐
鄭。鄭襄公卒，子悼公潰立。悼公卒，弟成公貜立。成公朝晉，晉
執之，使樂書伐鄭。鄭立成公庶兄緡為君。晉聞鄭立君，乃歸。
成公鄭人殺緡。十年，盟於楚。晉厲公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
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俱罷而去。成公卒，子
釐公伋立。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

二語可了
正統景泰
兩朝事

葬殺庶公立庶公子嘉是為簡公諸公子謀誅子期子朝
 諸公子欲自立為君子孔殺子期又欲自立子產曰子期
 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
 鄭簡公十二年簡公怒子孔專權誅之以子產為卿二十二
 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二十三
 年諸公子爭寵相殺欲殺子產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
 者子產也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
 上而實沈寔陽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
 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
 堪

史記卷之五

葬殺庶公立庶公子嘉是為簡公諸公子謀誅子期子朝
 諸公子欲自立為君子孔殺子期又欲自立子產曰子期
 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
 鄭簡公十二年簡公怒子孔專權誅之以子產為卿二十二
 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二十三
 年諸公子爭寵相殺欲殺子產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
 者子產也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
 上而實沈寔陽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
 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
 堪

史記卷之五

江平是楚
王孫子江
王寵姬

史記

卷之五

五

楚與齊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伐隨武王卒師中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鄧二年伐中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也鄧侯不許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釐陵江漢間小國小國多畏之十二年伐鄧滅之文王卒子熊羆立其弟熊惲弑之而自立是為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結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蠻貊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侵楚楚至陲成王使屈完與桓公盟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襄辱之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朝楚楚成王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病創死晉文公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伐宋晉救宋成王罷歸子玉請戰晉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驕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職而細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四

史記

卷之五

五

十六年冬商臣以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成王自殺商臣立是為穆王穆王卒子莊王侶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易在於是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入說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惡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禁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於郊歷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誅弑君也已破陳縣之申叔時諫乃復陳後十七年閏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亡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公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

左傳
卷之五
史記

河上二十年。宋以殺楚使也。閏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荀偃而焚。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遂罷兵去。莊王卒。子共王審立。晉伐鄭。其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其王欲復戰。召將軍子反。于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于反。遂罷兵歸。其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員立。康王弟圍弒員代立。是為靈王。三年。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於中。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克之。因慶封以徇。曰。毋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其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立。於是靈王使殺之。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人賁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十二年。靈王棄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於申。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以在吳。為吳間使。嬖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與吳越兵。蔡令公子比。與棄疾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比為王。公子比為令尹。棄疾為司馬。觀從從師於乾谿。令楚衆曰。國有主矣。先歸。復得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口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口且入大縣。而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

史記
卷之五

史記

史記
卷之五

史記

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入於郢。右尹庚王不用其計。亦亡去。靈王獨傍徨山中。野人不取。入王。王行。遇其故。鉏人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鉏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鉏人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餓不能起。中。葬之子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饒於蘆澤。奉之以歸。王死亥家。亥妻之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觀從謂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予不忍從。曰。人將忍王。不聽。乃去。歸棄疾。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棄疾夜使婦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棄疾使暴然告比。及令尹。竹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早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比及竹皆自殺。棄疾即位。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後。歸鄭之侵地。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日夜譏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招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亡奔宋。平王殺其太傅伍奢。及奢子尚。伍員奔。

平王庶弟
子西庶弟
城郭利楚

未入國而
滅唐楚將
也

吳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女爭家兩家交怨相
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
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發兵使公子光因太子建母家攻
楚遂滅鍾離析吳太子建母而去楚乃恐而城郢平王卒
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
子西子西平王庶弟也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乃立太
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十年冬
吳王聞與唐蔡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
伍子胥故也昭王走郢郢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我殺
其子不亦可乎即公止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

史記 卷之五

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
殺昭王王從臣子其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子
吳隨人卜子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以不在隨吳請入自
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
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敗吳於稷會
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敗亡歸自立為王圍閭乃引兵去楚
楚昭王滅唐遂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
徙都都二十七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昭王病於軍
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王
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

甚足

公子申即
子西上以
為平王弟
此又以爲
昭王弟

相孤之股肱也弗聽卜而河為崇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
先王受封望不遇江漢河非所獲罪也不許孔子聞是言曰
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召諸公子大夫
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
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又讓次弟公
子闔五讓而後許昭王卒子闔曰王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
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立昭
王之子章是為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
渠大夫說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初白公父建以在鄭
殺之以此怨鄭欲報仇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

史記 卷之五

鄭白公怒與死士石乞等襲殺子西子其於朝因劫惠王
之高府欲弑之從者屈同賁王以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
為王葉公攻白公殺之惠王復位是歲滅陳四十二年滅蔡
四十四年滅杞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
地至泗上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卒子聲王常立終殺聲
王子悼王疑立悼王卒子肅王滅立肅王卒立其弟良夫是
為宣王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復強而三晉益大齊威王尤強
宣王卒子威王商立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
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得勅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子
華對曰彼有康其爵貪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

此在伏之
也

也。蘇一作蘇
蘇大說蘇

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睨而萬世不視以憂社稷者有
勞其身然其思以憂社稷者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
稷者昔令尹子文緇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
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
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
事恢先君以拊方城之外天下莫敢以兵南鄉食田六百
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
楚戰於柏舉莫放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楚國
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拊一人若梓一人以與大心
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睨而萬世不視以憂社

史集

卷之五

五

稷者莫放其大心是也昔吳入郢寡君身出百姓離散勞目
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於是麇糧潛行
上岢山踰深溪蹶穿膝暴而薄秦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
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顛而殫竭旌不知人秦王左幸其首
右濡其口勃蘇乃蘇勃蘇告曰且求救秦王遂出車千乘
卒萬人屬之與吳人戰於淩水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思以
憂社稷者蘇目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
身出百姓離散蒙穀結關於宮唐之上舍闢奔郢遂入大宮
負雞犬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
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也

史集

卷之五

五

史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曰穀非人臣社稷之
臣遂自棄於磨山之中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
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子
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渴而能立式而能起
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養
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皆可得而
致之威王卒子懷王槐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
於襄陵得入邑十一年蘇秦約從六國兵共攻秦懷王爲從
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皆引而歸十六年秦欲伐齊而
楚與齊從親秦患王患之乃使張儀南見楚王曰大王誠能
聽臣閉關而絕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大悅乃置相
璽於張儀張儀皆賀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曰秦之所
爲重王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是楚孤也秦何重
夫孤國而與之地哉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
齊而後與之地則必見欺於秦是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兩國之
兵必至善爲王計者不如陰合而陽絕於齊楚王曰願子圖
口勿言以待寡人受地遂閉關絕約於齊因使一將軍西受
地張儀至秦詳失綏墨車稱病不朝三月楚王曰儀以吾絕
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
於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

不如問口

與儀傳不

此所謂內
政於外
儀

至其廣袤六里，楚將軍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彭越、張敖曰：「可發口乎？」攻之不如賂秦，與之伐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發兵攻秦。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軍屈匄，遂取漢中郡。懷王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南襲楚，至於郢，十八年，秦使使約與楚，視分漢中之中，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問之，請之楚。張儀至，懷王囚張儀，欲殺之。儀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鄭袖復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之。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張儀不及。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其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袖曰：「妾不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王

史

卷之五

聖

此武成

尊周室尚

楚倍齊而
合秦此大
失策處

之與也。王曰：「悍哉！令崩之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惡楚之與秦，合乃遣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樛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樛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若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平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攻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察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關，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囚地漢中，兵銓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

楚王下其議羣臣，昭睢曰：「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樛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懷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齊韓魏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救楚，三國引兵去，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關，太子殺之，而以歸秦，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重丘，懷王恐，使太子為質於秦，以求平。三十年，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合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懷王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守禦，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王，令

史

卷之五

聖

楚人感如
此紀布

秦之不自
久矣

以有楚示
齊也

史記

卷之五

果

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王。昭雖許，赴於齊。齊湣王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鄧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齊王乃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而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乃從間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逃，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六年，秦破韓

文勢好

伐秦是國
周又不足

與齊連印
伐秦而楚
是以交絕
於齊

史記

卷之五

楚

百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磨礱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鞞，方三千里，未可得。得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襄王因與諸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客死於外，怨莫大焉。匹夫有怨，尚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輪，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其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聚有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

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存三廟也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輟不行襄王幸州侯夏侯君壽陵君淫逸不顧國政莊辛諫不聽辛去之趙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頃襄王保於陳城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曰臣聞鄢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公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螽蟓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

史緯

卷之五

嬰

之白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俯囑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囑鰈鯉仰嚼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收其焚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矰引繳折清風而抐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南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

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聘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左州侯右夏侯釐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聘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地塞之內而投已乎地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懼戰慄於是乃以執圭而授之爲陽陵君與舉淮北之地頃襄王卒子考烈王元立以左徒爲令尹號春申君十六年秦王政立是使鄒陽春命曰郢伐魯滅之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弟哀王猶立庶兄負芻襲殺哀王

史緯

卷之五

嬰

而自立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於蕪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遂破楚國虜負芻滅楚爲郡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敵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

未也。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驪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
走也若雲蜺兕虎擊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蹕車依輪而至王
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
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
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
願得以身試黃泉孽蜺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乃
封增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
時矣

郭人有獄三年不決故令人請其宅以上其罪客因請之昭
奚恤曰郭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某氏不當服罪故
史籍 卷之五 辛

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悔之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
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也非故如
何也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
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齒相靡也今富華能
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

齊韓魏共伐燕燕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
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誠
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徒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決
其表軍吏乃服於是楚不救燕而攻魏魏丘三國懼乃罷兵

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景陽乃閉西和門
以車騎作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
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遂夜遁楚師
乃還

史記卷六

史記六

世家

越

越王句踐其先夏后少康之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二十餘世至於允常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允常卒子句踐立闔閭允常死乃與師伐越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

史記

卷之六

十

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悉聚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句踐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



器悉五十人獨戰必有當也韜因說吳王許之子胥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

史記

卷之六

二

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使范蠡治國政蠡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蠡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遂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給繕飾備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擊易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數與子胥爭越諫因諫子胥曰伍員親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強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員必爲亂王始

亦疑陳之

微而何如
快口

不從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使人賜子胥屬餞餞以自殺子胥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孫武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唯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乃發習流二千放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乃謬之吳王已盟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越大破吳吳王棲於姑蘇之山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

史錄 卷之六

三

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欲許之范蠡曰君王豈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而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被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夢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詐命為伯句踐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

穆刻不情

周禮已有
七閱是見
句踐之後

出諸如此
其意之不
善可知

地與宋與魯泗水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卑弱號稱霸王范蠡遂去遺大夫種書曰盡易書長弓藏殺免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得病不朝人或說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死矣人伐吳七街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句踐六帖至王無強侵楚楚威王與兵伐越大敗之殺無強而越以此散東越閭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號令中國句踐以霸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

史錄 卷之六

四

與同患難與處安為善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曰胡嚭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曰然歟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

此事與父
君有長短
不厭其言
後世傳奇
小說之祖
也

以致富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藉膠居候時動物
逐什一之利居無何致貨累巨萬朱公居陶而中男殺人囚
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
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牛車且聽其
少子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云長子曰家督今弟有
罪大人不道乃遣少弟是吾不肯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
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以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
長子為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
為慎無與爭事長男亦私資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蓑
襍到門居甚貧長男發書進千金莊生曰可疾去慎毋留即

史記 卷之六

五

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私留以其私資獻趙楚聞貴人用事
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歸事之
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故金至而莊
婦曰此朱公之金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
殊無短長也莊生問時人見楚王言其星術甚此皆於楚
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他為可以除之趙王
曰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
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
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皮素莊
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

故人有死
亦大之謂
也

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
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取金持去獨自款幸莊生羞為
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欲以修德禮之
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
金錢路王左右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
大怒曰寡人雖不德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
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
邑人盡哀之獨朱公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
顧有所不能忍者也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資賄至
如少弟者生而兄我富乘堅驅良逐殺免豈知財所從來故

史記 卷之六

六

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也而長
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望其
喪之來也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
朱公

趙

趙之先與秦共祖至季勝其孫曰造父取驥之乘匹獻之穆
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
繆王馳千里馬攻偃王大破之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
六世至奄父為周宣王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
帶幽王無道叔帶去周如晉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使趙夙

此已離險矣

將伐霍、霍公奔齊。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字子休、事公子重耳。重耳以奔翟。趙衰從翟以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衰在晉時其妻生趙同。趙括、趙嬰齊、重耳反國為晉君。趙衰為原大夫。在國政。晉妻國要迎翟妻以子盾為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趙衰卒。諡為成季。趙盾代任國政。襄公卒。太子夷。早年少。盾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適立太子。是為靈公。趙盾專國政。公壯益驕。趙盾驟諫。靈公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餽人。反扞拔盾。盾以得以未出境。趙穿弑靈公而立成公。趙盾復反。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趙盾卒。諡為宣孟。子朔嗣。居所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先君以無罪故。不誅。安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問。是無君也。」盾并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死。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病疾不出。賈遂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朔別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姑無何而朔

史記

卷之六

七

婦身生男。居所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視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願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要不可。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官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程

史記

卷之六

八

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與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後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自叔帶事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今吾君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氏。向有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問韓厥之衆。韓厥告以立趙孤。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居所賈為之。彼君之疾。羣臣周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徧拜諸將。遂反攻。居所賈滅其族。復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程嬰乃辭諸

大凡曰：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我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願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平公立，趙武為正卿，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成生趙鞅，是為簡子。晉頃公時，王室亂，簡子入殺王叔周簡子二子，長曰伯魯，幼曰母邱，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

史籍

卷之六

九

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同母，邱誦其辭甚苦，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復告二子曰：吾救賁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賁伯魯，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邱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邱曰：從常山上臨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邱果賢，乃廢長子伯魯，而以母邱為太子。簡子謂母邱大夫，子曰：烏我衛士五百，宗吾將置之。晉陽，邯鄲人不聽，趙鞅遂殺之。趙鞅以邯鄲反，晉君使荀息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平荀侯趙鞅、奔晉陽，晉人曰：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遂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荀躒諫不佞，魏嘯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范中行氏反，侯公、公驪

之范中行敗走出，奔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入，知伯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章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故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徒唯唯，不聞周舍之郭郭，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簡子卒，母邱代立，是為襄子。襄子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柅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今宰人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襄子姊為代王夫人，泣而呼天，庫弇自殺，代人

史籍

卷之六

十

條之所死地名之為庫弇之山，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智襄子為政，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徂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辭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奔保晉陽。三國攻之，引汾水灌其城，城

實，作者
地與亦說

不浸者三版締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說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締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過曰不殺二子則趙親之智伯曰親之余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蔑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之約破趙則封二

史記

卷之六

十一

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聽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以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晉陽聞久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商其不敢失禮襄子行賞商共為上張孟談曰其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其不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而并知氏強於韓魏襄子為伯穆之不立也不肯立子欲傳位

此節其詳

無策矣少不得一割

與代成君成君死乃取成君子浣立為太子是為獻侯獻侯卒子烈侯猶立與韓魏皆立為諸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貨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拾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賢好善而未知所持公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趙然明日荀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

史記

卷之六

十一

荀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卒烈侯太子章立是為敬侯始都邯鄲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敬侯卒子成侯種立魏聞我邯鄲拔之齊亦敗魏於桂陵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成侯卒子肅侯爭立肅侯游大陵相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肅侯卒子武靈王立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定敢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十六年王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榮榮兮顏若若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顧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內其女莊襄王

定名孟魏謂之韓魏以叶聲也

爭肅侯名肅侯為從長折余不可略

主意既定
笑亦不恐

姚也。孟姚甚有寵於主，是為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強兵之救，是以社稷奈何？」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肥義侍王曰：「賢君靜而有道，民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孝悌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任讐民之怨。」

史錄 卷之六

趙

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譏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愚者闇成事，智者親未形，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使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先王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尊。」

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先進也。王命之臣，敢竭其愚忠，臣聞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遂之公子成家，曰：「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剪髮文身，備臂左衽，既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林縫，大吳之國也，禮服異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

史錄 卷之六

趙

尊之起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木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據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灌鄆微社稷之神靈則鄆幾於不守也先王念之而怨未能報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鄆事之耻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王將繼簡襄之意臣敢不聽命乎乃賜朝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趙文趙造諫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備

史記

卷之六

七

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道使國不必古聖人之典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妻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是鄆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是吳越無秀士也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諺曰以奢為節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弊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波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

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趙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國王胡致其兵二十六年攻中山據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肥義爲相國是爲惠文王何母有寵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三年主父滅中山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章章素侈心不服其

史記

卷之六

七

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當乘而欲大有所爲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小人有欲輕處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人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胎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節變義大焉遂受命退而不全責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身安得全吾身且夫貴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

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子勉之，涕泣而出。四年，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羣臣宗室之禮，見長子章，傑然也。反北面為臣，諫於其弟，心憐之。於是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為相，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父因圖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圖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圖主父。主父不得食，探爵毀而食之。三月餘，餓死。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則與下賜號馬服君。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文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宥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惠文王乃止。惠文王卒，子孝成王丹立。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

王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尊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尊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與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太后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太后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祝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欲子孫相繼為王也。燕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太后尊長安君之位，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太后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悉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

名

不以活代
趙趙不

至是

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對曰：「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同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乃令趙勝受地，聚兵取上黨，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括，坑降卒四十餘萬。國邯鄲，魏來救秦，國乃解。趙使諒殺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諒殺。」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淫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馨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淫陽君葉陽淫陽君之事，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新故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淫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二十年，秦王政立，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立。立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擊之，遷信諫，誅李牧，趙忽代之。秦破趙軍，虜遷邯鄲為秦，趙之大夫共立遷。

趙王欲
也

兄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爾爾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爾爾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爾爾，兩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燕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燕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據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環中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故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成韓梁西。」

張相國不知何人

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備攻楚，是秦禍不難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難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趙王因起兵，成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及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堅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管仲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

史記 卷之六

辛

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舉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

此語忠於建信君

史記 卷之六

辛

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侯也，甚矣其無禮也。魯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體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初於羣里，而武王繫於玉門，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文武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魏趙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繫寸之蹄，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蹄也，願公之熟圖之也。秦攻趙，鼓鐸之音

問於北堂希平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入且日贊羣臣而訪之失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客見趙王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棄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青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

史記卷之六

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不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司空馬曰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以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御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路以自強山東悉公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以趙之半寔得山東以敵秦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以矣願卿更計

師從其言亦不過焉

綴今敘名

指引也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道勞而問之曰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曰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今韓倉以曲合於趙王其爲人疾賢妬功臣王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解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七首當死武安君曰綴病軀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相繼之以布曰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臣不敢言武安君君北面再拜前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明

史記卷之六

門趙甚疾出後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殺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以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喜曰嗟嗟乎司空馬謂司空馬遂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勇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以圖以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司空馬可謂武安君更可憐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其前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冀封萬爲冀大夫上轍曰畢萬之後必大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貴天開之矣子孫遂以魏爲氏畢萬生武子魏武子事晉文公武子生

謂雖足
可駭
其成亦不

抄

史事 卷之六

章

悼子悼子生絳。晉悼公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絳僇其僕。悼公使絳和戎。戎翟襄附。賜之樂。絳卒。諡為昭子。生襄。襄生獻子。獻子生倭。倭之孫曰桓子。與韓趙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文侯都。與韓武子。趙桓子。列為諸侯。文侯子擊。達田子方。引車避下。謂子方不答。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羶然。奈何其同之哉。文侯受子夏經藝。師田子方。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軼也。由此得譽於諸侯。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謂李

瑣亦可取

史事 卷之六

章

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君問置相。非成則瑣。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逃。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樂於

成樂請立
庶自滅何
心哉

西漢泰山
帝女何人

桓公即之
而不從遠
故卒以致

總說秋

史事

卷之六

七

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
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
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
而讒言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梁王屬諸侯於范臺酒酣
諸將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
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饗饔飧和調五味而
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

則與王名
也

史事

卷之六

七

公子必立也太子過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
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富不過
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百戰百
勝之術也太子曰諾客曰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
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
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將太子申殺將軍消覆十萬之軍齊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吾欲
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
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與齊戰不勝國無守戰
之備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
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國則
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代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
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而朝田嬰許諾遂內魏
王而與之朝齊侯趙氏履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太
敗齊於徐州三十一年秦將商君詳公子卬而襲破其軍東
地至河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
幣以招賢者孟軻徐行至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辱至敝邑
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惠王卒子襄
王嗣立秦敗龍賈軍於彤陰于秦河西之地襄王卒子襄王
立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

莫口可畏

秦之修

魏相也

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今衛已迫，公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釋衛，不如以魏釋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釋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釋衛者，必受衛者。也。成陵君入言於魏王，魏王罷其兵，免成陵君。九年，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魚謂薛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厚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薛代曰：君其

史緯 卷之六

為梁王代，請就君因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愛之。田需死，吾恐張儀厚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厚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代遂北見梁王，太子果相，後信安君為相。秦召之，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動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

趙之謀臣曰解也

也厚矣。其畏恐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合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魏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今人之君處所不安，今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合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動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韓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

史緯 卷之六

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地土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地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車也。秦楚攻國，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樛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陽之

曰：韓、魏之王欲効地而為魏太子之向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二十一年，直齊韓共敗秦軍。而谷秦復予我河外、東王卒。昭王遊立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今宋郭之秦，請合兵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蘇代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而為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殺之不為害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昭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慮，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隙，又且救齊以東索於王。秦書用此於楚矣。又書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齊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害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故有附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動而弗敢顯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齊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謂王以為害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兩生，以乘秦使秦皆

史記卷之六

羊

無百結百利。唯已之咎安。無令天下需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晉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晉國以伐齊，期臣為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丙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徼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最，韓餘為從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隕於秦，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六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次使五國約閉關者臣也。奉陽君韓珉為既和矣。蘇修朱嬰皆陰在邯鄲，臣又就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下之歸，而以齊為上交，前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予秦廬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殺十五萬人，走將岱邪。國大梁須買為魏，謂魏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恐王伐趙，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兩隨以人，臣以為燕趙可法，而宋

史記卷之六

况未也

計附

史記

卷之六

七

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無親，嘗食魏氏，戰勝學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處事也。今魏方疑，願君亟以少割救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獲侯曰：善。乃罷梁陶，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新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倘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館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新曰：如臣之處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館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河內，孰與無梁？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

六國之臣
多其主
於秦魏王
非支期始
矣

史記

卷之六

七

王曰：身急，曰：使秦求河內，則王與之乎？王曰：弗與也。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何也？王向未從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倘足以捍秦。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疑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之。支期曰：王急召君，君若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傷病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明年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欲盟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盟，欲盟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矣。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貴象

此段應入
秦紀

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泉也？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智氏最强，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圖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灌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參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肘桓子之肘，以汾水灌安邑，絳水灌魏，

史記 卷之六

平陽韓魏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齊楚攻魏，魏求救於秦，冠蓋相望，而秦救不至。唐雎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唐雎到，秦王曰：丈人匹然，乃遠至此，其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唐雎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萬乘之國也，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而秦救不發，亦將顧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倘何救焉？必待其急

絕事之頃
絕妙之文

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秦昭王遂發兵救魏，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使吏捕之，痤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必為天下笑矣。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痤因上書信陵君曰：范、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其於親戚若此，而況於讐仇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忠臣甚惑之。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負強秦之禍，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范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關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

史記 卷之六

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其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

痛切

晉國晉國之界也
林郭地名

痛心刺骨

魏受趙約
韓與趙約
故國地以
求地

史記

卷之六

七

其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上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敗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之役。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宛津以臨河內。河內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隨安陵氏而亡之。繞武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郭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關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厲行。願勿楚趙皆集兵。此誠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與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事使道安成。

史記

卷之六

七

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趙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特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特齊而輕趙。齊和子亂。而趙人亡趙。鄭特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特秦翟以輕晉。秦翟年殺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特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是以賓秦。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且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臣以此爲不完也。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曰。韓且坐而晉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怨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日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二十二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

魏至此亦
無可奈何
即欲待中
棄愈多之
從

史集 卷之六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子景湣王午立。信陵君無忌卒。秦拔我二十城。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以地數百里。以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也。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資秦。秦能死之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毐氏乎。與呂氏乎。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毐功。王以國資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毐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必合呂氏。而從嫪毐氏。則王之怨報矣。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三年。秦引河溝灌大梁。三月。城壞。虜王假遂滅魏。魏既亡。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之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而安陵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曰。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佛然怒曰。公亦聞天子之怒乎。唐雎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

史集 卷之六

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鉅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若屬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擾。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有先生也。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眾。楊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子必危矣。白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讓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客謂司馬食其曰。以天下為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責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讐也。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

所不安乎如是而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也。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夫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得至人君主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多矣，則臣之得幸於王也，必寡矣。而趙大王，臣亦猶前臣之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擊詔也固矣。其自羅繫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所効者，庸必得幸乎？

附中山中山已滅魏文侯封其子於中山蓋魏之附庸而爵稱王者

史錄

卷之六

王

犀首立五王，齊謂趙魏曰：寡王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登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以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之半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之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

負海齊也

與焉，此其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奪四國而益負海，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敵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則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曰：何以知之？曰：齊羞與中山並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倖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路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蓋諸君患之。張登曰：君何患於

史錄

卷之六

王

齊請令趙燕同輔中山而成其王，請以公為齊王而登就其公可乃行之。蓋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路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路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蓋諸君曰：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必道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加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

意

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獨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蓋諸君曰善使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俱輔中山而使其王

二人不相善弘云然

若將中臣者故口知

史

卷之六

聖

司馬喜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賦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窮矣果令趙請之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王必大怒則君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謂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

中山君娶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過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曰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曰臣有父嘗饑且死君下

帝餐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囚國以一壺餐得士二人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前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號為獻子獻子卒子宣子代至康子與趙魏共破智伯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臯康子曰成臯石澗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至孫景

史

卷之六

聖

侯虔與趙魏列為諸侯景侯卒子烈侯取立烈侯卒子文侯立文侯卒子哀侯立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徙都之六年韓嚴弒哀侯子懿侯立懿侯卒子昭侯立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申子請仕其從兄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以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我將奚聽乎申子避舍曰君真其人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五年早作高門屈宜曰曰公不出此門何也不時高門成昭侯卒子宣惠王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用犀首張儀

而西河之外。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策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於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恃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厲行。以

史籍

卷之六

要

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殺將以楚徇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天以質伐我。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說於秦。今不行。是欺秦也。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宜

昔者之
漢秦人其
矣

史籍

卷之六

要

惠王卒。子襄王立。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公叔將殺幾瑟。幾瑟。太子嬰之弟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莫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楚圍雍氏五月。韓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救韓。又令向新使秦。謂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厲行。今韓已病矣。願大王熟計之。宣太后召向子入。謂之曰。妾事先王曰。先王以其婢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向新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王母復言也。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彼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議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乃下師於轅以救韓。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

不與此
韓與此

史記 卷之六

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曰：秦王之言曰：韓趙於藍田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是秦孤也，故不出兵以助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助，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於鄭矣。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受

過之齊山
此其已
不可方
韓可奈何
之計以能
韓不皆然
韓不皆然
方知秦
韓不皆然
十五年不
由秦非
易事也

史記 卷之六

如子之事父，猶將以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以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以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目今亟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以矣。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仲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倪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臣竊以為王之明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越王使大夫歷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節，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火敗，亦請男

後其心敗
之也故曰
名

國策云
又從與
使以此
史記所以
不計於
殺列侯

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遂殘吳國而
衛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
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
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並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楚烈侯而雍之是故烈
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烈侯也
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者豈
為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
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
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然而吾弗為者豈為過

史籍

卷之六

見

謀而不知尊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烈侯以為君而許異
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而桓公獨
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業而以國先者此桓
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
王則我必為之伯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
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伯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
也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蘇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
黨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
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韓遂亡

史籍

卷之六

幸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
君交也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
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令曰公行
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令人見曰周
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
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
猶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
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
已之故來使彼將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
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
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遂
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謂公仲曰夫孺子之相似惟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
者惟知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孺子之相
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
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求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
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而公危矣今公與成安君為秦魏
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求之是
韓為秦魏之門戶也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
而為君貴德於秦魏之王裂地而為諸侯是韓重而身安矣

秦烈不終相聽者也。秦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君不和，則兩國爭事君，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

田齊

陳完厲公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厲公使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乎？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患，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

史籍

卷之六

幸

之占曰：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威之儀，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卒，諡爲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世爲大夫。至釐子乞，其收賦稅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晏子數諫，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教有德於齊，不可不收。景公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有寵姬生子，景公病革，命國患子與高昭子立。茶是爲晏孺子，田乞僞事高昭子，每朝代

陽生亦通但事已無可爲矣

史籍

卷之六

幸

公田乞爲相，使人殺晏孺子於胎。田乞卒，子常立，鮑牧弑悼公。齊人立其子任，是爲簡公。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貨，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常與監止俱爲相，御執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常攻監止殺之，遂弑簡公。立簡公弟荼，是爲平公。田常爲相，權諸侯，誅已乃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還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

後世
所感

以百數賓客舍人出入不禁有七十餘男田常卒諡為成子
子襄子盤立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襄子卒子莊
子自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
其先祀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使使言周
天子請立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立為齊侯和卒子桓公
午立五年秦魏攻韓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
以燕子齊也桓公因起兵襲燕取桑丘桓公卒子威王因齊
立威王初即位不治妄政卿大夫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召即
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
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闕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
史緯 卷之六

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取東瀕於河吾
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
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
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不憚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圖
即墨趙求救於齊驕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我不
利威王曰何也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然救趙而
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不如南攻襄陵邯鄲拔而乘魏
之弊威王從其計驕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驕忌曰公何
不言於王使田忌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
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驕忌言於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邯
鄲拔齊因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
以今天下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
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變其轍章以雜秦軍候者
言章子以齊人秦威王不應頃之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
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
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章子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
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
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
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舉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
更舉先妾也臣之母得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

母雖有罪
君命收葬
亦可矣

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鄉忌修八尺有餘而形類狀麗朝服衣冠貌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君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美妻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貌鏡而自視又弗如遂其粹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吾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友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

史事

卷之六

美

利可得名可尊矣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恃齊五戰不勝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帥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鄉忌事宣王仕人家宣王不說身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鄉忌謂宣王曰忌聞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舉塞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鄉衍淳于堯田駢慎到之徒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復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宣王見顏厲曰厲前厲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厲人臣也王曰厲前厲亦曰王前可乎厲曰夫厲前爲暴勢王前爲趨士與使厲爲暴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曰士貴耳王曰有說乎厲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釐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今日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璽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曰夫士之高者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鄒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厲曰不然厲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也說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

孟子至梁
而史書之
在齊更久
且云齊王
足用爲美
而史不載
何也

史事

卷之六

美

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寡孤不穀夫寡孤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士與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大半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也然大璞不完七生乎鄙野推選則祥焉非不尊達也然形神不全屬晚食以常肉安步以常車無罪以常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言者屬也言已備矣願得賜歸再拜而辭去君子曰屬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先生王斗造門欲見齊宣王宣王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最隨焉能有四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騏驎耳王之驕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愛國愛民周顧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愛國愛民不若其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

解代之功
亞于魯

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宣王卒子湣王地立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嗟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曰王之問臣也卒而忠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力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西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曰兩帝立約伐趙魏與伐宋之利王曰伐宋利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天下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秦國重而名尊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齊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攻宋思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

也。伏式結轅東馳者。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者。楚之知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制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鄭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悉懼。蘇子說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暗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千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劍矣。堅箭利金。不得絃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

史緯

卷之六

七

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入門杜。而二門墜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既行。告適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爲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障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絃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勦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

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其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

史緯

卷之六

七

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盜。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禍而福矣。不貸而兄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

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駉驥之衰也駉馬之先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駉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駉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精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復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踴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惜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馬牛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其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

史籍

卷之六

奎

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祀君翳醢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黽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才敵折鐵絀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

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蔽舉當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則敵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

史籍

卷之六

奎

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之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貴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

非師二字

若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積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戰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閭閻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爭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絕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四海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伏治在我勢亂在

史錄 卷之六

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也而振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發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操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執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攻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執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邯鄲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權策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

魏王名子嬰公時此其子孫耳

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夫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開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官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接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積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四

史錄 卷之六

十年齊負郭之民有狐狐咽者正議閔王所之權衡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園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邯鄲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器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其具皆王不遜衛人侵之皆王去走柳齊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齊楚使淳將兵救齊因相將王淳將殺潛王於鼓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幽器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主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闥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向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淳

商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桓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攻淖齒刺而殺之燕之初入齊問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日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現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而立之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旣死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將王子欲立之法章久之乃敢自言於是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嫌而自嫁非吾種也吾世終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封田單爲安平君襄王卒子建立六年秦攻趙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趙之於齊并敵也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弗聽國子謂齊王曰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

柱國也鄆郢者楚之柱國也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鄆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魏之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惡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十六年君王后卒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病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金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戰攻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后勝計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邪爲王邪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舉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以王爲可爲

謀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遂滅齊秦遷建於其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齊人見田驪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田驪曰子何聞之曰問之鄉人之女田驪曰何謂也曰臣鄉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王設爲不宦營養千鍾徒百人不宜則然矣而富過畢矣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侯乎左右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曰士三食不得廢而君鵲鴉有餘食下官操羅純曳綈殺面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史籍

卷之六

齊

是天子棄也上卽此

齊使者至趙趙威言問使者曰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確

史籍

卷之六

齊

史緯卷七

史記七

世家

孔子

孔子生魯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娶顏氏女稱於尼丘稱魯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因名曰丘字仲尼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子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其祖弗父何有宋不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周銘曰一命而僇再命而懼三命而俯循

史緯卷七

墻而走亦莫敢侮惟於是常於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孔子長九尺有六寸嘗為委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畜蕃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見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六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

孟子取百
里奚以為
孔子之言
可也

史緯卷七

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殺大夫起樂繼之中授之以政以此觀之雖王可也景公說昭公出屠乾侯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將以尼谿封孔子晏嬰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反乎魯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孔子不仕還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魯雖小僞底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十年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定公且以乘車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會齊侯夾谷以會過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旌羽板于戟劍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却之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

說得是
孔子有回
聖門之相
門之將也

曰諸侯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朱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
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發惡諸侯者非魯君前命有
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
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
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子是齊侯乃歸所使專
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十三年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藏甲
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
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
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

史緯 卷之七

三

樂頤下伐之費人北不狃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飲處父爾
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
孟氏也我將弗墮公圍成弗克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
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三月朔羔豚者弗餽賈男女
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齊人
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意
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
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衣衣而舞康樂文馬三
十闕道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微服往
觀再三欲受乃與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子路曰夫子可

史緯 卷之七

四

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
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
行宿乎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欲可夫歌曰彼
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辛
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告桓子喟然嘆曰夫
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
其策指曰昔吾入此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陽虎陽虎嘗
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匡人遂止孔子五日然後去孔子反
衛上適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
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
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絳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
自帷中再拜環珮聲璆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
出招搖市過之孔子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
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
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陳
常破冠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
公良孺子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臂有勇力謂曰吾
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
難寧闕而死闕其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荷母適衛吾出子與
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

盟也。神不聽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於是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易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靈公與孔子語，見黃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夏，齊桓公崩，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李桓子

桓子亦能
其言以好
佳也
德不如好
色耳

病釐而見齊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子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齊，相魯，必召仲尼。康子代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孔子自陳遷於蔡，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皆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食。孔子誦詩，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于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頽而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大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千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

史記 卷之七

七

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魯哀公六年也。十一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曰。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至於非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曰。欲召之。則母以小人聞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於仲尼。仲尼辭不知。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會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

復三代之
中此意上
大要也

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

史記 卷之七

八

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絕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

史記卷之十七
 少孔子三
 十歲而
 卒則孔子
 時六十二
 歲云爾也
 五十而卒
 則孔子十
 一歲生也
 年多不能
 得其詳類
 此
 二失字類
 意不同

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
 方負杖逍遙於門嘆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
 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子夏人殞於東階周人於
 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殷人也後七
 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
 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心喪相訣而去哭盡哀惟子貢廬於
 冢上三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
 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
 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
 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

史記卷之十七
 孔子年七十有七人
 顏回字子淵魯人
 少孔子三十歲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冉求字子有仲由字子
 路卞人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闕於耳
 宰予字子我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言偃字子游吳人卜商字子夏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曾參字子與魯武城人澹臺滅明
 字子羽武城人狀貌甚惡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
 貌取人失之子羽必不齊字子賤原憲字子思孔子卒

原憲居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紫蓋入窮閭迎謝原
 憲憲趨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吾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
 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亦病也
 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南宮括
 字子容公皙哀字季次曾蒧字皙顏無繇字路商
 瞿字子木魯人孔子傳易於瞿高柴字子羔漆雕開字
 子開公伯僚字子周司馬耕字子牛樊須字子遲
 有若公西赤字子華巫馬施字子期梁魼字叔魚
 顏幸字子柳冉孺字子魯曹卹字子循伯虔字子析
 公孫龍字子石冉季字子產公祖句茲字子之秦

史記卷之十七
 祖字子南漆雕哆字子斂顏高字子驥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商澤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后處字子里秦冉字開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公堅定字子中顏祖字襄鄒單字
 子家句井疆字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申黨字
 周顏之僕字叔榮旂字子祺縣成字子祺左人鄧
 字行燕伋字思鄭國字子徒秦非字子之施之常
 字子恒顏咼字子聲步叔乘字子車原亢籍樂欬
 字子將廉紫字庸叔仲會字子期顏何字冉狄黑
 字咎邾與字子欽孔忠公西與如字子上公西箴

字子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世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學若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孔子世家見論語者多刪去如堯舜紀之刪其見于書者也其不見論語者又恐附會不實今錄其雅馴者存之

陳涉

陳勝字涉陽城人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壘上而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戍漁

史籍

卷之七

七

陽九百人勝與陽夏人吳廣皆爲屯長至新大澤鄉會天下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死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今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尙存今誠以吾衆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敎吾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

戍爲應曰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誅廣故數言欲亡以忿尉令辱之以激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號而盟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攻斬斷下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入城之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且臨天下諸將非爲王不可願將

史籍

卷之七

七

軍立爲楚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諸郡縣苦秦吏暴多殺其長吏以應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西擊秦陽令陳人武臣徇趙魏人周市徇魏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陳人周文嘗爲項燕軍視日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破之周文自到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勝怒捕繫武臣家室欲誅之柱國蒙賜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勝從之武臣遣韓廣將兵北徇燕燕蒙係韓廣曰趙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曰

如兵權
死

項羽世家
卷之七

史記 卷之七

七

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
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
乃自立為燕王趙平燕王母歸之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儼自
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遂至魏立魏咎為魏王吳廣圍榮陽
弗能下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秦軍且至假王驕不知兵權
不可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
因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西與秦軍戰於敖倉臧
死章邯進兵擊陳西軍勝出戰軍破臘月勝之汝陰其御莊
賁殺勝以降秦王凡六月而死勝將軍呂臣攻殺莊賁秦嘉
乃立景駒為楚王使公孫慶使齊欲并力擊秦軍齊王曰聞
陳王戰敗不知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
楚而自立王楚何故前齊而立王且楚自事當令於天下會項
梁擊走景駒立懷王孫心為楚王初勝為王其故人皆與庸
耕者聞之乃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不為通勝出
迎道而呼涉勝乃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
涉之為王流涕者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曰客愚無
知顧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勝
用宋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以苛察為忠勝信用之諸將以
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遣遺侯王將相竟
亡秦勝葬於碭譙縣王高祖時為勝置守冢三十家至今血

金

項羽

史記以羽列本紀太尊漢書人
列傳又似屈之敬列之世家云

史記 卷之七

七

項籍字羽下相人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
將項燕也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
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
教以兵法籍大喜習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
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
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游會稽
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
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
二世元年陳涉起會稽守殷通召梁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
反此亦天下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曰聞夫子楚
將世家惟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
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成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
籍使受命召桓楚籍入須臾梁駒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
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
中皆驚伏梁乃召故人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
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置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
人不得用自言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辨以故不
任公衆皆服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秦二年召平為陳勝徇

懷王已死
孫心生而
日快增榮
不學之族

史記 卷之七

主

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兵，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上柱國，令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欲與連和，俱西。陳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稍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乃請陳嬰，欲立嬰爲上。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我爲乃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敗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乃以兵屬梁。梁渡淮，黔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間陳王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焉。居鄉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雖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章邯既殺齊王田儼於臨淄，儼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界地至鄆丘，又大破秦軍，斬李山，梁再破秦軍，益輕秦，秦有驕色。宋義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我兵日少，

史記 卷之七

主

之梁弗聽，乃使宋義於齊，追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章邯已破項梁軍，以爲楚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兵必矣。」宋義曰：「不然，夫博牛之蠶，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剛秦趙，夫被堅執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固下，今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造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餒，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并力攻秦，乃曰：『乘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宋義，卽其帳中新宋義，頃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皆

蒯徹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兵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惴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

蒯徹字子長半亦阮今卒於高步義應可

稱孤執與身伏鈇質妻子爲俘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與秦戰羽悉兵擊秦兵汙水上大破之章邯復使人見羽欲約羽糧少聽其約乃與期洹水南殷墟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秦吏卒尙衆心不服羽夜擊阮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關沛公已定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亞父范增說羽擊沛公舉士期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却項王曰此沛公公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人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

請入與之同命。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拔劍而跪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驛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爵官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史錄 卷之七

七

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獻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距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彘等信四。人持劍頂步走從鄼山下。開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能辭。謹使臣具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豈子不足與謀乎。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殤矣。居數日。羽引兵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物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可都。以霸天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烹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領主約。羽賜尊懷王爲義帝。徙之長沙。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以沛公業已講解。又惡其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道。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立田都爲齊王。大怒。迎擊都。都走楚。榮自立爲齊王。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使人說田榮。請發兵以擊趙王張耳。榮許之。餘悉發兵與齊并力擊常山人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

史錄 卷之七

七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能辭。謹使臣具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豈子不足與謀乎。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殤矣。居數日。羽引兵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物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可都。以霸天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烹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領主約。羽賜尊懷王爲義帝。徙之長沙。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以沛公業已講解。又惡其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道。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立田都爲齊王。大怒。迎擊都。都走楚。榮自立爲齊王。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使人說田榮。請發兵以擊趙王張耳。榮許之。餘悉發兵與齊并力擊常山人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

項王與之約，趙王立條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使張良
 徇秦，乃道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
 又以秦之故，遣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漢二
 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于郴，羽至城陽，田榮將兵會戰，榮
 不勝，走彭越，羽遂燒夷齊城郭室屋，盡坑降卒，係虜老弱婦
 女，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橫收齊
 亡卒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黽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
 五霸，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入彭城，項王聞之，令諸將
 皆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東至彭城，晨擊漢
 軍，漢軍皆走，過之穀泗水，漢卒南走山楚，追擊至靈壁，東睢
 水上，為楚所擠，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漢王
 與數十騎遁去，道遇孝惠魯元，載與俱行，楚騎追漢王，漢王
 急，推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而擁樹馳卒得脫，
 皆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楚軍遂以歸，項王帝置
 軍中為質，漢王稍收散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因築甬道，取
 敖倉粟，三年，項王擊絕漢甬道，漢王之食，請和，項王欲聽之，
 范增曰：漢易與耳，今弗取，後必悔之，項王急圍滎陽，漢王患
 之，乃與陳平金四萬，以間楚君臣，項王以故疑范增，稍奪
 之，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
 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

取天下豈
 一人之力
 哉
 項王自
 用故敗
 矣
 若十五
 間日不
 得

亦無可奈
 何
 此語
 到底得
 他力

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漢王西入關，復收兵，還出宛
 葉間，項王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淮，
 破殺楚將薛公于下邳，項王乃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軍成
 皐，項王已破走彭越，引兵進圍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
 河，從張耳韓信軍，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佐彭越，破楚軍，燕
 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
 曰：謹守成皐，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
 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
 數日降，項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
 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之，乃赦當院者，漢果數挑楚
 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皐，項王聞咎破，引兵還，與漢俱臨廣武
 ，而軍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北面受命懷
 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
 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
 無益，祇益禍耳，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
 項王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毋
 徒苦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圍許，不能圍力，項王

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時彭越數反。梁地絕。糧食而韓信已破齊。殺龍且。且欲擊楚矣。漢王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項王解而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大會。項王壁垓下。兵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乃悲歌。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麾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

史籍 卷之七

章

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乃悲歌。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麾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

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斬將刈旗。乃後死。於是引其騎因四圍山而為圍。陳外智。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遂引東。至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且籍

史籍

卷之七

章

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于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騎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王騎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相殺者數十人。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持項王頭示魯。魯乃降。始懷王封項籍為魯公。及其

死，魯最後下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爲發喪哭臨而去。諸項氏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輕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史錄

卷之七

七

史錄卷八

史記八

列傳

伯夷叔齊 伯夷傳首引由光以讓位同也

大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

史錄

卷之八

八

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興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伯夷叔齊。問西伯曰：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得先之
是也

史記卷之八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
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
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
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問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遇天
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
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
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
以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非公正
不贊。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感焉。他所謂天網是

史記卷之八

二

非耶。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當貴而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就樂就
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貴以其重。若彼其輕。若
此。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食夫稻。衣夫錦。而
學者死。權家廢。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鳳從虎。聖
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魯人之士。雖合有時。若此。猶名湮滅。而
不稱。悲夫。聞卷之人。欲橫行立名者。非附青紫之士。不能施
於後世哉。

管仲

青史管仲
本本老子

史記卷之八

七

管仲字夷吾。相上人。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已而
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
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
叔買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
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
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
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
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
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
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
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
通質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
平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
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維。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
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
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
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少為取。政之貴也。管仲富擬於公室。

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擬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

晏平仲嬰者萊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追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憮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諒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

史籍 卷之八

四

感寤而贖我足知已而無禮則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妾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仰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老子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楚苦縣人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

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夫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謂弟子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之學以自隱無名為務見周之衰適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適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禦寇鄭人問道於開尹子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多寓言與莊周相類

史籍 卷之八

五

莊子

莊子名周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兀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剗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終身不仕以快其志焉

申不害

申不害京人也。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

史籍

卷之八

太

法使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與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藏內外儲說。十餘萬言。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故橫決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界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取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

以審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其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害已。徑省其辭。則以爲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以爲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史籍

卷之八

七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愧。彼自智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榮之。規與事與同計。與與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適後申其辭智焉。此所以親近而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適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傭。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迂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

人不同也

將不同也

史記

卷之八

九

云粹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問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問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間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問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哺我及彌子色衰而愛施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

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靈也可擾御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平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信之未信用李斯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用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察人之情而聽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司馬穰苴

史記

卷之八

九

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驪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諸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閒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視賊左右送之酌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未夾漏入行軍勒兵中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爾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告景公景公欲赦賈穰苴未及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懼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

竊直行師
如此立券
兵法不虛
矣

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曰：「常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驂，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止。嚴苦師間之，爲罷去。燕師間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尊穰苴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謂於景公。景公退穰苴。

史記 卷之八

孫武

孫武，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

史記 卷之八

七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二令。五中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大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果無敢出聲者。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爲魏王將軍，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使召孫臏。臏至，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繫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下，策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驕與

彼下別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於是
忌進孫子于威王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請救
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
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
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圜者不搏撓批亢搤
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
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
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于魏也田忌從
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
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
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
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
地爲十萬竄明日爲五萬竄又明日爲二萬竄龐涓行三日
大喜曰我故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
其步軍而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
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於此樹之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
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錯火燭之讀其書未
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刎智窮兵敗乃自

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
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

吳起衛人也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
妻而魯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
將攻齊大破之或惡吳起曰起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
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誘已者三十餘人
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
衛遂事曾子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學
兵法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

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
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
過也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
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褰麻櫛與士卒分勞苦卒有
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
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
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
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
文侯卒起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吳起曰美哉山
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有桀之居左河

假悍如向
可逐大羽
况與有知

史記卷之八

淳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子乎屬之子吾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謂武侯曰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臣竊恐起之無蓄心也武侯曰奈何君因曰試延以公主起有蓄心則必受之無蓄心則必辭矣君因召起與歸令公主怒而辱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于是吳起果辭武侯疑之吳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二晉西伐秦而楚之貴戚盡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殺吳起太子立盡誅殺吳起者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族

史記卷之八

主

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臏縶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員 伍員字子胥楚人也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于太子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于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無忌既以秦女自媚于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讒太子建平王使建守城父備邊兵無忌日夜讒太子曰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為亂矣平王召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平王怒囚伍奢使城父司馬佗揚殺太子奢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

來今殺奢也。伍尚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許召二子，二子至，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耳，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尙就執伍員，遂亡。奢聞員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并殺奢與尙，員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奔鄭。鄭人殺建，員與建子勝奔吳，到昭關。昭關人欲執之，員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伍員之急，乃渡之。伍員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

立得志，乃以伍員爲行人，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聶亡、奔吳，吳以聶爲大夫。闔廬三年，與師與伍員伯嚭伐楚，拔舒。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九年，闔廬悉興師與唐蔡伐楚，楚昭王出奔吳，吳王入郢，始伍員與申包胥爲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員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伍員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員曰：「爲我謝申包胥，吾日暮塗遠，吾故劍行。」而過施之，於是申包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矣。」乃遣車五百乘救楚。六月，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楚昭王復入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當是時，吳以伍員孫武子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闔廬病創死，夫差立，以伯嚭爲太宰。二年，伐越，敗越於夫餘，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員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

結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興師伐齊員諫曰句踐食不重味
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
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
不聽大敗齊師於艾陵遂破鄒魯以歸益疎伍員之謀其後
四年吳王將伐齊越王句踐用于貢之謀卒其衆以助吳而
重寶以獻迨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
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其計伍員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也
今信其浮辭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
先越吳王不聽使伍員於齊伍員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
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

史籍

卷之八

七

齊鮑牧而還報吳太宰嚭因說曰伍員爲人剛暴少恩恐爲
深禍前日王欲伐齊員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員耻
之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員專復強諫沮毀用事幸吳之
敗以自勝其計謀王今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員報謝
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且鮑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
其子於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
謀臣不見用常執執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
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員屬錢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員仰天嘆
曰嗟乎諫臣爲亂矣自王未立時請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
今乃反聽讒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

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
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賜夷章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爲立廟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
胥遂伐齊不勝而去其後三年吳王大會諸侯於黃池越王
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
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
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初子胥所與俱亡故太子建之子
勝在吳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
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鄢號爲白公白公歸楚二年
而吳誅子胥白公怨鄢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請伐鄢楚令

史籍

卷之八

七

尹子西許之兵未終而晉伐鄢鄢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
與盟而還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
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耶耳何能爲也
後勝與石乞襲殺令尹子西司馬子葉於朝石乞曰不殺王
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大
人之宮葉公問白公爲亂率國人攻白公白公敗亡走山中
自殺而虜石乞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
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
立之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也甚矣故王者尚不能行之於
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者俱死何吳越壤壤葉小義事

正史王用之也

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有窮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史忘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商鞅

商鞅衛之庶孽也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不傳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

史記卷之八

王

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鞅聞秦孝公下令求賢者將修終公之業東復侵地適西入秦因孝公龍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離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

與武靈同此舉彼詳

說古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已已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放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

史記卷之八

王

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友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倍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未聞及意而貧者舉以為收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
功者雖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
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
千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
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言令之不
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
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誅其師公孫
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
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

史記 卷之八

主

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
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居三年為築冀
闕宮庭於咸陽秦自秦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
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
陌封疆而賦稅下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
約則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
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
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非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
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
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

之河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
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使衛鞅伐魏魏使公子卬
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
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
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
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
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
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
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

史記 卷之八

主

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順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
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無為問
僕矣商君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夫五
穀大夫刑之鄰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
芻於秦客被得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
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
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
戎來服由余聞之欽聞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若不振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一戈功名藏於府庫德
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

如此亦
在之
實已
期矣

史籍

卷之八

書

不相作此五段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則豈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發刑是積怨畜禍也秦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提於今今君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人而無禮何不道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竹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闕戟者旁車而趨此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鄭勸秦王顯嚴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題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史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之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人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車

裂以徇遂滅其家

枹里子

枹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惠王二十五年使枹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苗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匄取漢中地秦封枹里子號爲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遂張儀魏章以枹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枹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侵軼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惡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枹里子又益尊重昭王七年枹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日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枹里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枹里故俗謂之枹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枹里

史籍

卷之八

五

史緯卷九

史記九

列傳

蘇秦

蘇秦雄陽人。東事師於齊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面悉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編視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

史記

卷之九

一

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餘歲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淳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民雖不佃作。而足於粟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侵。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



軍。軍於東垣矣。渡泚。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美願奉教陳忠之日久矣。奉陽君如君。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

史記

卷之九

二

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忠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四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

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等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
長妓美人國破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
權恐諸侯以求割地獨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以從親而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汧水之上通質割白馬
而盟要約曰秦攻韓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
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
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
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
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
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

史記 卷之九

三

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中
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南王之業成矣趙王曰
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
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師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
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秦患主使犀首攻魏禽將龍
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
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荊洛成臯之固西有宜
陽商阪之塞東有淮水南有陜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
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發千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
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敵洞胸近

扶即改改
后也舊解

者鎬命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棠墨陽合陽鄠師宛
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鴈雁當敵則斬堅甲鐵羣車
扶咳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蹙勁弩帶利劍一人
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効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
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大王事秦秦必求
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
與則秦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
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積禍者也夫不戰而地
已削矣臣聞鄒諺曰寧爲難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
事秦何異於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

史記 卷之九

四

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肯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
教率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
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算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
不絕輪軸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臣
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畜學二十萬騎徒十
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今乃聽羣臣之說而欲事秦夫事秦
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割其主之地以求
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非忠臣也願大王熟察之
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強秦之患
故散臣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

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聞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塗，車駁擊，人肩摩，連衽成帷，連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

史記

卷之九

五

漢書
地理志

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因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計，美人必充後宮，燕代秦駝良馬，必實所底，故從合則楚王，成則秦帝，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心，天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恐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願率社稷以從。蘇秦談卒，辭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者，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會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見如鬼，王難得見，見如天。今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說寡人，聞命矣。於

是六國從合。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劇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編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木之上。方

史記

卷之九

十

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共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患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燕文侯卒。太子立。是爲易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大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仇人所以飢而不食。鳥

喙者。爲其雖偷充腹。而與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雠也。大王利其十城。而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強秦傲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慨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蘇秦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

史記

卷之九

十

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會非欺之也。臣棄老母于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身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于外。王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于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

蘇秦不
齊本必
死蘇秦
自以不
道也

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強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愛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僞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僞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管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蓋善則之易王母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蘇乃

謂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宣王卒將王即位說將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齊而為燕齊大夫多與蘇秦爭權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事親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秦報仇也弟蘇代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其術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釋鉏耨而干大王臣聞明主務聞其過不欲聞

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怨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荷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志驕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

足以為塞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國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于財王誠能無差寵于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于天矣乃使一子質于齊蘇厲因燕質子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傳質子于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

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炳遂不敢入燕齊伐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得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不加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繁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滅強吳而霸天下此皆

史籍

卷之九

十一

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新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取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

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屣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主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出走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蘇代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

史籍

卷之九

十一

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故而不售顧而無敗售而不散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詭者耳王曰善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雉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

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平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平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掃，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行，我下軹道，南陽封裏，包兩川，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銳戈在後，決榮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

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事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郢，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乘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郢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進，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蘇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鄢郢。」適齊者曰：「以宋。」

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平，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代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本蘇原非正人，但使六國約從，不事秦，乃其功也。兄弟皆以燕爲始，終代止，燕王不入秦，有造於燕功，罪固不掩也。

張儀

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相約從親，恐秦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顯。」張儀于

是之趙求見蘇秦。蘇秦說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乎。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始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

史集 卷之九 主

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如昔。乃蘇君愛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街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與秦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我從君。飲我不盜。而壁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夫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蘇人忿然。合意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夫攻城墮邑。

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其王曰。諾。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請復善魏。乃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人上耕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以張儀爲相。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旣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聽。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秦復欲攻魏。先敗韓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

史集 卷之九 主

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郭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果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盟涇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

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殊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魏哀王乃倍從約，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開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遂取丹陽、漢中之地。後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不

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兄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大王兄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逐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勝糟糠。』料大王之卒，患之不過三十萬，而厥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郭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希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跼踣科頭，貫頤奮臂者，至不可勝計。秦賜之良探，前跌後，路開三尋，山東之士，被甲帶胄，以合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擊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烏獲之與嬰兒，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重千鈞之重於易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死，非王之有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事秦而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

秦非能也
伐六國也
能據諸侯
以伐諸侯

故六國畏
之

以大王之
力信其托
之

史記

卷之九

五

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滑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趙。南有韓與梁。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開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已。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乃許張儀。張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憊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將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芟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敎使使臣先問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侍蘇秦。蘇秦受惑。諸侯欲反齊國。白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

史記

卷之九

十

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闘。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于河外。一軍軍于澠池。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而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諸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許張儀。張儀北說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與代王飲酒。酈人進斟。因及斗以擊代王。殺之。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大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也。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邯鄲也。王事秦。趙必不取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願大王孰計之。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與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譏張儀。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乃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余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其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

儀能全其
身此勝蘇
秦也

陳軫去來
明白非儀
秦所及

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紫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乃使人謂齊王曰。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乃是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矣。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史纂
卷之九

陳軫

陳軫者。游說之士。楚使往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通爲秦使。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營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敝人飲此。不足以徧。請置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而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

史纂

卷之九

三

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于楚。此爲蛇添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于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召陳軫謂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軫曰。臣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真楚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誑其長者。長者嘗之。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言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燕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行道之人皆知之。昔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曾參孝其親。天下皆願以爲子。故賢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

此必終去
楚之憂時

痛切

之乎。惠王以軫為誠，遂善待之。居期年，秦惠王相張儀，陳軫奔楚，楚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秦惠王欲救之，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莊舄事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郢細人，也。』今事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陳軫曰：「亦嘗有以卡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其後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選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要強秦而選相罷弱，兩歸其國于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也。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

史籍

卷之九

主

合三晉欲
齊合三晉
三晉自合

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梁安邑，秦得梁安邑，以東下河，必求東山，河而東攻齊，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令矣，復為兄弟，約出銳師，以成梁，梁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志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為齊憂也。齊王乃以兵合於三晉，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夷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問于楚，楚王喜，復召之，不所終。」

公孫衍

公孫衍魏之陰晉人，仕魏，官犀首，與張儀不善。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委焉，以為行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後罷相，陳軫使於齊，過魏，欲見犀首，犀首謝

史籍

卷之九

主

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好飲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肯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曰奈何曰遷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令人召臣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賜行於王無久旬五之期王必許公公因明言曰臣急使燕趙約車爲行具犀首從之燕趙客聞之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千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夫構難而兵結田侯梁君兄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義梁君朝於魏犀首

史籍

卷之九

五

開張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付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燬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造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毀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爲約長

甘茂

甘茂下蔡人史事畢先生學百家之說秦武王以爲左丞相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昔曾參處魯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入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曰吾子不殺人繼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

史籍

卷之九

五

臣恐大王之投杼也。昔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儀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西攻山中，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枵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枵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初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何如？」曰：「宜陽必拔也。君

史錄

卷之九

主

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舉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武王竟至周而卒，其弟昭王立，向壽公孫衍護甘茂，茂懼奔齊，蘇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君聞夫江上貧人之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與富人女會，續富人女欲去之，貧人女曰：『我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光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無損子明而益我，續何爲去我？富家以爲然，而留之。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曰：

代請重公於齊，遂致使於秦，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微塞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質，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秦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寡人欲相甘茂於秦，可乎？」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知

史錄

卷之九

主

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辨，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以相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呂滑於越，而納句章，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知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可。夫向壽，宣太后外族也，秦王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與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復入秦。有孫曰：「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

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因使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曰：「臣嘗爲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今剛成君蔡澤事，燕二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遲叱乎？」於是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

史籍

卷之九

史

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絞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死所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欺曰：『聞之。』曰：『問張唐相燕，欺曰：『聞之。』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

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王不如責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與秦十一。秦封甘羅爲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白起

白起，郿人。秦昭王十四年，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取城小大六十一。二十八年，白起攻楚，拔郢都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楚王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

史籍

卷之九

史

武安君。因取楚巫黔中郡，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卿道已絕，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受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捺上黨民。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秦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趙因使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

白起所殺
見于傳者

八十萬九
千其餘不
知多少白
起殺早戰
以戰進人
以手賊下
之向有餘
恨一死望
足償乎

史律

卷之九

王

服子將乃陰使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鮪為裨將令軍中有敢
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
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
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面
為二糧道絕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
至秦王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
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壁不
能出趙括出銳卒口搏戰秦軍射殺之降其卒四十萬人武
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
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

史律

卷之九

王

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
應侯有隙四十九年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
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
罷辭厚幣四而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
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今王發軍雖倍於前臣料趙國守
備亦以十倍矣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
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趙戰失利亡五校王乃使
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入楚破韓魏常以寡擊眾取勝
如神今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何謂而不可武安君曰先時楚
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
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
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鬪志是以能
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
推以為鋒二國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
專軍并銳弱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
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
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
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
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
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猶句

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未賂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龁伐趙。邯鄲人九月死傷者累而下。趙王出輕銳以援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寬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

史緯 卷之九 辛

受重誅而延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武安君遂稱病篤。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遺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王與應侯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快快不服。有餘言。乃使使者賜之劍。白起曰。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而秦以此誅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

王翦。琅陽人。少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拔之。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翦使翦子王賁擊楚。楚兵敗。遂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楚師。秦將李信。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取楚。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將二十萬南伐楚。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大破楚軍。又攻鄢郢。破

史緯 卷之九 辛

之。於是引兵西。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見見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楚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湖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愛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爵。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閼。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萬畝。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甚矣。王翦曰。夫秦王但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

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今秦王坐而疑我耶？楚聞王剪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剪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剪曰：「休士洗沐，而後飲食，無懈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剪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於是士翦曰：士卒可用矣。」楚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秦因舉兵追之，大敗楚軍。至荊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兵遂敗走，秦軍因乘勝畧定楚地，城邑虜楚王負芻，竟平楚地爲郡縣。而子王賁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賁皆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離名將也，今將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大爲將三晉者，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史記

卷之九

章

史記卷十

史記十

列傳

孟子

孟軻，騶人也，受業于思之門。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向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發微指隱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

史記

卷之十

+

騶子，其言多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說，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禮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安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

與孟子不同

飯牛車下而穆公用弱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倘亦有半門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役下先生如淳子覺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與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稟也文具難施淳于覺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靡龍與炙轂遇覺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對曰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

史籍

卷之十

二

家蘭陵李斯書為弟子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局不遂大道而信禪讓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者數萬言而卒因莖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齊威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曰要在附民彼孫吳之兵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嬖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行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南父兄若不足之杆頭目鄰國望之歡若親戚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請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策攻策猶有巧拙以策攻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銀

史籍

卷之十

三

金無本賞矣事小敵脆則始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耳是八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備而戰之幾矣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胃帶劍履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故地雖廣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阨阨其使民也酷烈懷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高為有數故能四世長勝於天下然皆十賞賂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魏魏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以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塗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國廬之禍國滅山氏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

人憐之爲之山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竊武極詐士民不附隸卒之徒逞爲敵讐衆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故招延募選降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選募降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山也。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仇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怠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豈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用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

也百姓有捍賊者是亦賊也故順刀者生僚刀者死奔命者賁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陳轅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非爭奪也

孟嘗君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齊威王少子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宣王立田嬰相齊潛王卽位封田嬰於薛嬰將城薛客多諫嬰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蓋一言臣請烹嬰因見之客趨而楚曰海大魚因反走嬰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嬰曰公更言之客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鰭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嬰曰善乃輟城薛田嬰善齊貌辨辯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證田嬰嬰不聽士尉辭而去其子文又以諫嬰大怒曰剗而顙破吾家苟可懷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田嬰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薛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嬰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

必得死焉。辯曰：「不求生也。」辯至齊，閔王藏怒以待之。齊親
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
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顧豕
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
曰：『不可。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于薛，昭
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
雖惡于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
王之廟與地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閔王太息，動于顏色曰：『
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有為寡人
來靖郭君乎？』齊親辯對曰：『敬諾。』田嬰衣宜王之衣冠，舞其劍，
閔王自迎田嬰于郊，望之而泣。嬰至，因請相之。嬰辭不得已
而受之。田嬰可謂能知人矣。能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
親辯之所以外生樂惡惡難者也。嬰有子四十餘人，其枝妻
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
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于田嬰，嬰怒其母曰：『吾
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
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
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
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制者？』嬰曰：『子休矣，久之
文承間問其父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

史錄

卷之十

六

曰文辯意
亦軒後來
何也

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
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
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
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
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于是嬰乃禮文，使主
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
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而文代立，是為孟嘗君。孟嘗君
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
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
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嘗
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輒食辭去。孟嘗君
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剗，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
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
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于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
賓客諫不聽。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
與，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
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夫秦虎狼之心，天下皆
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滎
王二十五年，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相。人或

史錄

卷之十

七

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于是昭王因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封。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于賓客，賓客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齊。昭王不自得，以其道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趙王亦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其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謹使可全而歸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人，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

用文成齊
本根臣矣
則宜絕後

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于齊。昭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用甲封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與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而以身為盟，遂自判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于薛。後潛王滅宋，蘇驥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田文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無後。初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驩有一劍，劍歌，若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魚。」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公有親乎？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門下諸客，誰能為文收責于薛者乎？馮驩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于是見之，馮驩約車治

史記 卷之十

十

裝裝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至薛，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不能與息者，皆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取錢之券書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其不能與息者，取其券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當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稱萬歲。馮驩長驅到齊，求見孟嘗君，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驢曰：君云市，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

田嬰已云先王之廟

史記 卷之十

十

為君復置二箱，馮驩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轡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馮軾結轡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跪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用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廣，孟嘗君乎？秦王曰：問之。馮驩曰：使齊重于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盡委之秦，秦地可得，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如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轡，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馮軾結轡，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夫秦齊雄雌之國也，秦強則齊弱，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則臨淄仰屋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諸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強之界，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侯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驛馳告之，王召孟嘗君，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馮驩說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

在席此乃
方其九廟
絕之其難
盡信所實
得其意而
已

馬驥此說
更難為人

君姑高枕為樂矣。自齊王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迎而復之，孟嘗君中道太息謂譙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罵驢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趙主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口鼻之後，過市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

史記

卷之十

主

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平原君

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也，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封于東武城，秦聞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皆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門下，得十九人，無以滿二十人。有毛遂者，前日贊于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于楚，約與門下二十人，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

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滿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大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

史記

卷之十

主

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武王以卒衆多，故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帶帶敵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卒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夷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

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勝不敢復相士矣。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趙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秦急圍邯鄲，邯鄲且下。平原君甚患之，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而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果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譽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

史傳

卷之十

十

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令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問之。見平原君曰：王與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對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辭無功，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平原君從之。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曰：不可。

夫秦乘七勝之威，戰于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舉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據于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平游于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効于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期，而死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

史傳

卷之十

十

曰：公子之所以教者厚矣，僕得聞此，不怠于心。願君之亦勿怠也。平陽君曰：敬諾。孝成王十五年，平原君卒，子孫竟與趙俱亡。平原尚有厚遺故。

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于長平，趙不勝，人一部尉趙王召樓緩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緩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講。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軍必破也。而制講者在秦。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用趙魏，趙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

入楚魏秦疑天下之合從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爲也趙王不聽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秦已內鄭朱矣虞卿對曰王不得講軍必破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秦果不肯講長平大敗遂閉邯鄲秦既解邯鄲圍因使人索六城于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子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

齊交言其如也

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其親之攻開關通路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于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虞卿曰今講樓緩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于秦也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處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矣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勢必無趙矣王必勿與樓緩曰不然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于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于秦矣故不如重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敵而瓜分之趙且以何秦之國乎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曰危哉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于秦又割地爲和不亦大示天下弱乎是愈疑天下也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

主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秦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于齊而取償于秦也。趙警可以郭矣。是王一舉而結二國之援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曰：去趙于是封虞卿以一城。魏因平原君請為從。卒成王不聽。出遇虞卿曰：願卿之辭從也。虞卿入王曰：魏請為從。寡人不聽。其于子何如？對曰：魏過王亦過。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王曰：善。乃合魏為從。秦昭王問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于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關不出也。今又不在于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上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于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同行。念諸侯莫可以急。

史記 卷之十 九

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如何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躡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問信陵君之初誰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子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秦。

看來魏王亦在秦矣。原虞卿之如是。

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如何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躡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問信陵君之初誰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子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秦。

史記 卷之十 九

秋下親近世曰：節義稱號。掄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自道。信陵君 請信陵君使人感。魏公子無忌。安釐王弟也。封信陵君。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上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夷門。城之東門也。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累行數。

十年終不以監門固故而公公子財公子于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譏公子執轡愈恭市人皆視公子侯生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從騎皆翫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既至公子引侯生坐上坐獨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嬴于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史記

卷之十

主

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于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居間耳公子數往請之朱亥故不謝公子怪之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請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

天下賢士亦少好客者亦其名耳然虛名可

致實用故為下樂侯生得此士之報

趙末有將復伏此一

史記

卷之十

主

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于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人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其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俾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

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侯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其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願本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日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投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

若大奇

侯生自謂
似不必成
云以澤水
亥亥既以
効命自謂
此類公子
兵法也

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前也？公子曰：臣死且不避，況乎此乎？死哉！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北鄉自刎，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管鄴。管鄴言符璽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于境上，國之重，而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錐，錐殺管鄴。公子遂將管鄴軍，勸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兄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還，兵入其家。

史記 卷之十 主

人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負轡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管鄴，公子亦自知已却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管鄴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王則未為忠臣也。于是公子立曰：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

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問所在，乃闚步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安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笑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朋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不為通賓客，皆背魏歸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被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

史記 卷之十 主

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于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後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同歲竟病，酒而卒。秦問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都，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屠大梁。高祖始微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過大梁，常祠公子，爲公子置守冢五家。

史記

卷之十

孟

世世以四時奉祠公子

春申君

春申君，楚人，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于秦，秦使白起攻楚，拔郢郢，頃襄王東徙于陳，縣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黃歇適至，秦聞秦之計，恐一舉兵而滅楚，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是猶兩虎相與鬪，而驚大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于齊，以絕從

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于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虛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民服。王又割濮陽之北，斷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卑矣。王若能持勿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帝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上，臣恐其後有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陵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于艾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瑤于臺臺之下。今王始楚之不毀也，而怠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趙趙魏魏，遇大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

史記

卷之十

孟

後子韓魏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割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于草澤頭顱僵仆相理于境父子老弱係原束手為羣虜者相及于路以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徙為僕妾者為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賁之以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悉出兵王將借路于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賁于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于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

史緯 卷之十

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而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于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快于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于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本能其于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于楚遲令韓魏歸帝重于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

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于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南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播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而謂韓魏發使于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秦留之數年項襄王病太子不得歸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黃歇乃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患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

史緯 卷之十

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就慮之應侯以問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以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乃自言于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願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

臨武君問
臣若

亦是一說

史錄

卷之十

宋

因遣黃歇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以黃歇為相且春申君唐雎見春申君曰臣不避絕江河行千仞里奈猶慕君之義臣聞之資諸懷劍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得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咸所未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能為者以散其佐之也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博之可乎異日者更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有間雁從東方來更麻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麻曰此尊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驚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飛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驚也今臨武君者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日君亦問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漉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鬻者哀以舉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既于州部流落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游後使僕得為

賦不能復
楚辭而賦
明公之則
可恨

史錄

卷之十

宋

君高鳴乎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役強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舍趙使欲夸楚為璫珥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詩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璫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己而歸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人乎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于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使其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楚更立君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矣失禮于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今妾自知有身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執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告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用事李園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國人頗有知之者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

為此者皆
不為死
亦死
困不可能
也

毋望之君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死，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王之舅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曰：何謂毋望之人？曰：君置臣邸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乃以去。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門之內。春申君入，園死士侯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遂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害

史記

卷之十

手

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者，所生子遂立，是為楚幽王。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道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于李園，旋矣。狀當貴已極豪之老老自然致作

范雎

范雎，魏人，字叔，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于齊，范雎從，留數月，齊襄王問雖辯口，乃使人賜雖金十斤及牛酒，雖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雖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歸以告魏相魏相親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雖，折脅挫齒，雖伴死，即柩以實置廁中，賓客飲者醉便溺，雖故僇辱以怨後，令

無妄言者，雖從實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力請，繫縛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求之，魏人鄭安平乃匿范雎，更名姓曰張祿。秦昭王使謂者王，倚于魏，鄭安平許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竟，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車且匿車中，穰

史記

卷之十

手

頃穰侯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聞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謂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而見事是者，疑車中有人，忌索之，于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後條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穰侯

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故無能者不敢當難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于有功而罰必斷于有罪今臣之冒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于王哉雖以臣爲賤而輕臣獨不思重任者之無反復于王耶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者乎臣聞善厚國家者取之于國善厚國者取之于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于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于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以其言臣者賤而不足聽耶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雖于是范雎乃得見于離宮詳爲不知來巷而入其中王來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橫侯耳欲以威怒昭王昭王至問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敬

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泐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于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重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收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誅于後然臣不敢避也夫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是杜口畏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竊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竊辱之事死臣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于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于

作逐候侯
林于
司多傲作
六得此
為然此
高實有神
一秦

議耳也

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其言若是
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是寡
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則定以為國北有
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龍蜀左開關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
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闕而勇于公
戰此王者之民也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當諸侯譬若
驍韓盧而搏蹇兔霸王之業可致也今反閉關十五年不敢
窺兵下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
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

史緯 卷之十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于秦臣意王
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
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于計疎矣昔齊湣王南攻楚破
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
哉形勢不能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
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
子爲之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
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
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夫韓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

韓魏也
韓魏也

韓魏也
韓魏也

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
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寡人
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其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
綰伐魏拔懷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
如繃牽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
下無雙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于韓乎王不如收
韓昭王曰善范雎日益親用事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
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
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
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史緯 卷之十
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
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
從王出乎臣聞昔治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
操王之重決制于諸侯剖符于天下征伐伐國莫敢不聽
勝攻取則利歸于國國與穰侯于諸侯戰敗則結怨于百姓
禍歸于社稷亦開垣思有神靈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穰侯
曰吾勝義兼其神三日不勝兼用我乃左手爲棄投右手
自爲投勝義兼其神三日不勝兼用我乃左手爲棄投右手
七日而盡今國者王之靈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
乎臣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兄王獨立于朝，臣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大懼，于是廢太后，逐懷侯，高陵華陽，遷陽君于關外，乃拜范雎為相，封之以應，號為應侯。時秦昭王四十二年也。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使須賈于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于秦耶？』曰：『不也。』」唯前日得過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賈，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衣。」

戰國士談
如此

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諱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賈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昔楚昭王時，申包胥為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于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于齊而秦，雎于魏齊公之罪一也。當裂齊辱我于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緇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人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于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于堂下，置豆其前，令兩黠徒夾而馬食之。數日，為我告魏土，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復走魏，自到死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以為將軍。范雎于是散家財物，盡報所嘗濟其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雖賈之怨必報。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范雎曰：「王勿疑也。」請令廢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當賈耳。臣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干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黃金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

愛自當
不情

王相與關矣應侯失汝南昭王謂離曰君臣國其憂乎離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愛乎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離子時同也矣愛焉臣亦嘗為食子為餘子時不憂今人汝南乃與為梁餘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言當傲曰今也京人一城閭食不甘味以不便席今應侯以地而不言不憂此其情何也案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離曰傲欲死離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今傲勢得為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矣生不若死離起拜傲曰願委之卿象傲以報于昭王

史華 卷之十 策

昭王不悅應侯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軍趙鄭安于為趙所困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蓐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于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車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于子也今有必行者有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今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今必不行者也守邯鄲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去愛妾賣而心不有欲告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

于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于守閭閻曰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故不如賜軍吏而輕之王稽不聽軍吏更惡王稽以反秦王大怒誅王稽昭王聽政臨朝嘆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恐請其罪昭王曰大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厲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乃謂王曰臣東鄙之賤人也聞罪于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拔親習之故王舉臣于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于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罪賜死而厚以

史華 卷之十 策

相華臣王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遂弗殺蔡澤聞之往人秦也
蔡澤
蔡澤燕人也遊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目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易鼻目行懸額楚獨廢學吾聞聖人不相始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問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搗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要掛議人主之前富貴四十年足

舉既善相
如何不遇
蔡澤

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奔金帛于塗問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能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僞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曰然應侯曰請問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或功者去大人生有寵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快樂愛敬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失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信賞罰以致治禽將破敵據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議不得徹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爲主盡國不辭禍內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

雖絕人盡能而弗離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仁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全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聞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聞天周公哉應侯曰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悼厚故舊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修政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尊社稷顯宗廟威震海內名傳于世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怠舊故不若孝

說商鞅起
種三子起
種人自起
最利心

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蹟受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失
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于三子而身不退死患
之甚于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
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
有道則仕無道則隱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
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鴛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
而所以死者惑于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使之
有時用之有止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不
而不絕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惡

史事

卷之十

七

謂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力田蓄積而習戰陳之事是以
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功已成矣而遂
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
戰一戰舉鄢郢再戰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渚趙北坑馬服
誅屠四十餘萬之衆遂圍邯鄲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
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備伏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
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于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嚴
無能廢無用塞私門之請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
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兵震
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

計免會稽之危以以爲存因辱爲榮舉草人豈辟地殖穀乎
捨鄭吳今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
者功成不去禍至于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諂往而不能返者
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傳者乎或
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几
席謀不出廊廟而謂諸侯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
塞大行之道又軌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
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
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
聞之鑒于水者見面之容鑒于火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

史事

卷之十

七

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
賢者而授之退而處居川觀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季子
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
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
教雖敬受命于是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于昭王曰
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于三王之事五霸
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
如也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
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
計盡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懷諂

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于秦、

史錄

卷之十

書

史緯卷十一

史記十一

列傳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聞燕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于是爲魏使于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昧于重丘、西摧三晉于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潁王自矜、百姓弗堪、于是燕昭王問伐

史緯

卷之十一

齊之事、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圖之、莫如結趙及楚、魏、于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魏、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潁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于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獨追至臨菑、齊潁王亡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輪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發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于是燕昭王收齊、兩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

燕、獨、葛、卽、墨、本、服、會、燕、昭、王、卒、燕、惠、王、自、爲、太、子、時、常、不、悅、于、樂、毅、及、卽、位、齊、田、單、乃、縱、反、間、于、燕、于、是、燕、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游、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于、燕、齊、田、單、破、騎、劫、于、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臨、菑、燕、惠、王、既、悔、之、又、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于、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遂、損、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

史記 卷之十一

二

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趙、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常、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添、怒、于、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于、兵、甲、習、于、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于、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興、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檀、于、汶、篴、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嫌、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以、爲、奉、命、承、教、

史記 卷之十一

三

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者、于、春、秋、垂、知、之、事、名、成、而、不、毀、故、稱、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閭、閻、而、吳、王、遠、迹、至、郢、大、差、弗、足、也、賜、之、賜、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于、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

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燕王喜用樂腹之計欲攻趙以間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禽樂腹。樂間奔趙。燕王恨不用樂間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故紂負桀暴之累。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之甚也。室不能相和出

史

卷之十一

四

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樂間卒留趙。漢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子。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城君。

前相如 廉頗

前相如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子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蔣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曰君何以知燕王。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止臣曰

夫趙強而燕弱。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吾取。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見秦王。秦王大喜。傳

史

卷之十一

五

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璧。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子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齎城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如此不行
亦可假故

史綱

卷之十一

太

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益
伴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
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遂璧時齊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
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終不可強奪遂許
齊五日令相如廣成傳令相如度秦王雖欲負約不償城
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入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
後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至蔣相如謂秦王曰秦自穆公
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
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
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
豈敢留壁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
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
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
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
邪卒廷見相如卑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
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
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池趙王畏秦欲行廉
頗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
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
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

史綱

卷之十一

七

王舍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
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
瑟蔣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鐃以相娛
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跪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鐃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
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鐃相如
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鐃秦王竟酒終不
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
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攻城
野戰之大功蔣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
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
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舍人恥之請辭去相
如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
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
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蔣
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
爲刎頸之交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
蔣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
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

智勇可謂兼之矣

趙奢

趙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問樂乘。樂乘對如廉頗。又問

史記

卷之十一

九

趙奢。奢曰。其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趙軍壁武安東。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遺之。既遣秦間。乃捲甲而趨。二日一夜至。開與去秦軍五十里。止軍。軍壘成。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

括母可救

史記

卷之十一

九

爭出。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蘭相如同位。李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蘭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行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王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其父爲將。所奉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所賞賜。盡以予軍吏。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軍。吏無敢仰視。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稱妾得無隨坐乎。上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阮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賴楚魏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李牧。

李牧趙之邊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更市糧皆
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
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來寇急入收保不敢捕虜者斬
匈奴入輒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
爲怯難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
怒使他人代將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
復請李牧牧稱疾趙王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
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
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
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五萬人教者十萬人悉勒習戰

史集 卷之十一 十

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
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
奴十餘萬騎滅獫狁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
近趙邊城懷襄王後七年秦破趙將尼輒於武遂斬首十萬
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
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趙王遷
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禦之數破秦軍秦多與趙王
寵臣郭開金爲反問趙王使趙葱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王
使人斬之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遂滅趙

田單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
人盡斷其車軸不而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
爭塗以輕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
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獨存即墨不下燕兵圍即墨即墨大
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
得全習兵立爲將軍以距燕燕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
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以伐齊爲
名齊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
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
代樂毅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

史集 卷之十一 十

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
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
單乃起引還東郭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
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
之劍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囑敗矣燕人如其言城
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劍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
吾懼燕人掘吾家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燒死
人即舉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
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

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綳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繫城數千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乘勝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田單為相。

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距之犬吠堯，非貴距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用，豈特攫其腓而噬之哉？」安平君任之。於王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乃語於王曰：「燕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佐齊。今社稷已安，何不使使者謝楚王？」王曰：「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今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且內收百姓，外懷戎翟，陰結諸侯之雄俊，其志欲有為也。願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單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執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下者執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開，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孰有厚於安平君哉？」而王曰：「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與師而襲齊城，王走而之山中。安平君以備備之，即墨三里之城。

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閭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閭。而迎王與后於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遂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田單乃懼。問魯仲子。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黃。立則杖耨。爲士卒倡曰。可

史記

卷之十一

古

往矣。宗廟以矣。人曰。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衝城。立於石矢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單又常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以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于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然薄之柱上。

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矣。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于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安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史記

卷之十一

五

魯仲連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倣儔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軍。竹後四十餘萬。遂圍邯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淪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淪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魯仲連適游趙。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不前。四十萬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

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難，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席，設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筯，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而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轉徙。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鄒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待哉。

龍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議之燕燕將懼怯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餘歲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

史籍

卷之十一

大

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衛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秦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果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張劍主困為天下僇笑國微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敵聊之民距今齊之兵是舉國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乎此兩計者願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

史籍

卷之十一

大

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祇獲且蓋與之同名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站

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以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十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以繼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威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敵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仲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懼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其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仲連欲爵之。仲連避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讓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屈原

史籍

卷之十一

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傳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諷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

此亦子長之離騷也
九歌思公
子今從

離騷
屈原

史籍

卷之十一

辛

其君。說人間之可謂察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堯。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事類雖多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說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曰。儀與王約六里。不問六百里。懷王怒。與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遂取漢中地。懷王悉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築楚至。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如楚。楚又因用事者靳尚。而設說。解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心。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

史記卷之十一
之官故今
而怒之故

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子項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相平既嫉之雖放流賧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忌欲反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幸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臣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今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

史記卷之十一

三

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汨羅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

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蠱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呂不韋

呂不韋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賈賣家累千金秦昭王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異人母曰夏姬無愛異人為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之異人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買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異人說之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

史記卷之十一

三

乃大吾門不韋曰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其見幸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諸子共尊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異人曰然為之奈何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異人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為進川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今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

因言異人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異人以夫人爲天
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
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其愛而無
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
天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
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
一言尙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
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是異人無國
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
容言異人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
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異人立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
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
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傳之異人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韋
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異人從不韋飲見而
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佯怒欲以釣奇適遂獻其姬姬自
居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異人遂立爲夫人秦昭王使王騎
聞邯鄲急趙欲殺異人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
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華陽夫人
說其狀曰吾楚人也乃白子之而易其名曰子楚子楚謂太
子曰太子嘗軺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太子

反國皆西向而望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有怨心太子
奇其計及秦昭王薨太子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
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諸爲幸
文王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
河南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爲相
國號稱仲父不韋招致游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
士如荀卿之徒皆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
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
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
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通不韋後益
壯不韋恐禍及乃進嫪毐詐腐之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始皇
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於是秦
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
太后所生兩子而遷太后於雍免相國呂不韋與家屬徙蜀
不韋乃飲醢而死

扁鵲名公

扁鵲勃海人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長桑君過扁鵲謹
遇之長桑君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
方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
當知物矣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

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在趙名扁鵲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大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之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居二日半簡子寤董安于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之田四萬畝扁鵲過魏魏太子死扁鵲至魏宮門下問中庶子曰臣齊勃海秦趙人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入報魏君魏君大驚出見扁鵲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關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貴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相後客之入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

近醫也

此在國所
其外也

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逝去桓侯遂死使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賊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雍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後有淳于意者魯人也為漢太倉長故曰倉公少而喜醫方術後更受師同郡陽慶慶年七十餘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其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文帝中上書言意以刑罪得之長安意少女嬰繫隨父西上書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上悲其意為除肉刑法云

刺客

豫讓晉人畢陽之孫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各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上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客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智伯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智伯已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義士也吾謹避之耳卒釋去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

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豫讓遂伏劍自殺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豫讓為其客刺趙政軹深井里人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因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為夫人纓纈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耳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

嚴仲子此
弟已見

老母今以大年終政將為知已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

史

卷之十一

手

上固為知已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奈何畏綏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少習楚齊衛間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滿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蒞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正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陽豎與之。亦韓之賊也。

史

卷之十一

手

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傳鞠武武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凡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以之燕太子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顧太子疾造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

史

卷之十一

辛

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惓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顧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燼炭之中必無事矣且以鵬鷃之秦行怨恭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洗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尊跪而蔽席田光

史

卷之十一

辛

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騁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焉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光所善荆卿可使也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便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矣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官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翳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則禍至燕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圖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

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四
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
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
荆卿留意焉。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任。使太
子前頓首。因請母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
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
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進
兵北界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
易水。則雖欲長恃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獨
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

史記

卷之十一

信

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
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
以已之私。而傷長老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卿知太子不忍。
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
戮沒。今聞將軍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
流涕曰。於期死。不避。當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卿曰。
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讐者。何如。於期乃前
曰。為之奈何。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
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持其胸。然則將軍之讐報。而燕見
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

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
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太子
陳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
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卿。燕國
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
荆卿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
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
先遣秦舞陽。荆卿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豈
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
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

史記

卷之十一

信

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
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
於是荆卿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
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
大王之威。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
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
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唯大王命之。秦
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卿奉樊於期頭
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

得見其相
怪之則軻
故振憤願
陽所持地
手把秦王
起而跪長
秦上秦王
卒臣侍殿
有詔召不
擊軻而以
王方環柱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怪之則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憤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秦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垂危長劍劍長揕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上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有詔召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擊軻而以手共搏之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發兵伐燕拔薊城燕王喜保於遼東秦後進兵攻之卒滅燕虜燕王喜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遷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

史記卷之十一

史記

史記卷之十一終

史記

卷之十一

史記

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名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聞荆軻之刺秦王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史記卷十二

史記十二

列傳

李斯

李斯楚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乃西入秦為秦相呂不韋舍人李斯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得說秦王曰吾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隙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彊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

史記

卷之十二

可見合從是六國最要事但不能堅約耳

諸侯益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山寇上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急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肖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問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

史記

卷之十二

於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雍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韓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攻取山之王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粉之耳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鏡彈箏搏箏而歌呼鳴鳴快耳目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鏡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李斯以秦
此家不逐

何用

何不引退

史記

卷之十一

李斯

者去爲客者遂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誇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同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向暴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齋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寸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使後無戰攻之患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公主女悉嫁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吾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出游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從始皇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始皇至沙丘病甚爲書賜公子扶蘇日以兵屬

言必諫也

史記

卷之十二

李斯

蒙恬與喪會咸陽而盡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獨李斯趙高知餘羣臣皆莫知也高乃謂斯曰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斯曰安得匹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功高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高曰高幸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長子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於是斯乃與高相與謀詐爲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死以兵屬裨將王離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二世用趙高之計乃不坐朝廷居禁中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鋒銳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今上不坐朝廷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問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謂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曰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問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陛下不問臣臣不

敢言丞相長男李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於是二世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山謀反狀，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意，幸得上書自陳，二世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因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謂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則項梁已擊殺之，趙高

史籍

卷之十二

五

蒙恬

蒙恬，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驁子曰武，武子曰恬，家世秦將，升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恬任外事，而弟蒙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中車府令趙高

有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當高罪死，帝以高之教於事也，赦之，復其官，始皇欲游九原，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直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出游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趙高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陰謀，立少子胡亥爲太子，遣使者賜公子扶蘇蒙恬死，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之，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胡亥曰：『父賜子死，尙安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蒙毅，繫於陽周，胡亥聞扶蘇已死，欲釋蒙恬，趙高曰：『以臣愚意，不若誅蒙氏，胡亥繫蒙毅於代，子嬰進諫，胡亥不聽，遂殺蒙毅，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死，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因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殘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厥德之和，而阿意

史籍

卷之十二

六

典功此其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厭哉

田儻

田儻田氏族也與從弟榮橫居於狄豪宗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儻詳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誅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之名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止國儻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略定齊此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儻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魏軍殺儻儻弟榮收儻餘兵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引兵擊破章邯軍邯走而西項梁追之初儻死齊人立王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將以拒秦榮怒齊之立假引兵擊假

史記卷之十二

七

假走楚角間走儻立儻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秦益章邯兵攻項梁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角間以市於齊榮怒終不肯出兵章邯遂破殺項梁項羽由此怨榮羽既滅秦立諸侯王趙從齊王市王膠東齊將田都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引兵降項羽立安為濟北王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榮怒發兵擊田都都走楚榮留齊王市無之膠東市畏項羽亡就國榮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乃北伐齊榮

市安為
三齊如
飲窮為三

亦直往

史記卷之十二

八

使持節具告以齊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未至三十里至戶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而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臣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漢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漢王在洛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

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榮于廣為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鄭生往說下齊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襲破齊因入臨淄橫以鄭生賣已而烹之走博陽齊王廣被虜橫自立為齊王及漢王為皇帝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赦田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鄭生今聞其弟鄭商為漢將而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鄭商曰齊王田橫聞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

楚二客穿其家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循吏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休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出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史籍

卷之十二

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迫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而死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此可與父
當死而
代之同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其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酒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齊威王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

史籍

卷之十二

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廷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朝羣臣行詠賞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救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稼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簞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操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

三叶青
飲八斗
醉只三分

史記

卷之十二

七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此言飲酒之多，非能飲一石也。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言飲酒之多，非能飲一石也。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此言飲酒之多，非能飲一石也。光寵勳勳，此言飲酒之多，非能飲一石也。侍酒於前，時賜餘滌，奉觴上壽，數起，飲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眇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此言飲酒之多，非能飲一石也。光寵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襪解微，此言飲酒之多，非能飲一石也。聞鄰溱溱，當此之時，見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不可極也。而魏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此言飲酒之多，非能飲一石也。髡嘗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夫鳥同異者聚居，獸同足者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罽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時，今髡賢者之嚮也，王求士於髡，若抱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此言飲酒之多，非能飲一石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淳于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逯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逯，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

髡亦異人

史記

卷之十二

七

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敵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齊復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駒，請致之。先生淳于髡入說齊王曰：楚齊之讐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讐敵制其餘敵，爲王弗取也。齊王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事若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魏無見亡之危，齊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於王何傷乎？滑稽多辨，終身不仕。

優孟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葬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楸柏豫章爲題，漆棺甲卒爲穿，塋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於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醢，寢爲櫛，銅歷爲棺，齋以粢粟，薦以木蘭，祭以梗稻，衣

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往見優孟，居數年，其子困窮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論。』王置酒，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給食，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

史記 卷之十二

富父惡受賂枉法為姦，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特廉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楚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

優孟余倡朱儒也，善為笑言，合於大道。秦始皇置酒，而天雨，陛楯者沾寒，優孟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孟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若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孟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輩應曰：『諾。』任席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如皇議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孟曰：『善，多縱禽。」

世於其中，冠從東方來，令康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教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孟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熱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二世笑而止。

貨殖

太史公曰：漢夏以來，耳目欲極靡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勢能之榮，俗之漸民久矣。靡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故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趙羽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江南出，梓梓薑桂，金錫丹砂，瑋珠璣，黃章龍門，石以北多馬牛，羊，旃裘，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論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善者而食之，處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宰右政教，發後期會，裁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富之之道，莫之亡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昔太公望封於營丘，地處商人，

史記 卷之十二

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國欽挾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桓公以霸而管氏亦有三歸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澤而魚生之山濠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索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成積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史籍

卷之十二

五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計然范蠡計然曰知則修德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豐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遇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貲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能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

極貴後恐
之如委

三十餘也

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十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陶夷子皮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昆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稱陶朱公

史籍

卷之十二

六

吳思至子大早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趙盾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猶顧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畜牧及聚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至用谷蠶馬牛秦始皇令保比封君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拉其利數世家亦不替清寡

便通成清
同穴俱犯
法家
亦主論
歸者不
貴也

漢以一斤
爲一金且
爲百錢
用百錢
二十萬

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
爲築女懷清臺夫儂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
天下豈非以富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議論朝廷守
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
以廉吏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
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
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
人作爲擄掠鎗幣任俠并兼借交報讐逐幽隱不避法禁
走死地如鶩其資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
琴檢長袂踴躍利展日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

史籍 卷之十二

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客也弋射漁獵犯
晨夜日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關
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警方諸食技術之人
焦神極能爲重術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
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
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謀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糧
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
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
素封封者食租稅歲舉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
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

二百兩耳
亦不足用
矣素封乎
哉

以下言漢
之貧賤者
故別起論

漢口也
口共千兩
二百足

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
蹄牛蹄角千十足中千足能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
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
已南河濟之間千畝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
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厄萬千
畦蔬北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
老妻子賦窮歲時無以祭祀進酸飲食彼服不足以自通如
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
貧賤之廉賈五之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

史籍 卷之十二

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蓋富最下無嚴處可上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
物之理也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
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醵醢醬
千塊醬千觚屠牛羊豕千皮販穀羅千鍾薪葉千車紅長千
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輅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聚者千枚
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厄萬千石馬蹄躑千牛千足羊豕千
雙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相
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麴鹽豉千釜鮓蟹千斤鰕千石鮑千

節義傳
其利

市一什布
類一什貨

家有傳耶
止為一什

釣菓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菓千皮。羔羊裘千石。解席千具。佐
果栗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租會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
也。佐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畧道當世千里之中。賢
人所以富者。今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於蜀。夫妻推
筭行。諸邊勝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
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踞。至死不僵。民工於市
易。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烹。仰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漢蜀
之民。富至僦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
史緯 卷之十二

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
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商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
孔氏之窟容。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
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
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軍曹母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
盡其力。

宣曲任氏。其先為晉道舍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
任氏獨客舍粟。是魏相。距秦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
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

三十有傳
一三至相
也亦為之

國家傳數
原非正事
宜地氏以
為典則

家之徒類
從商則傷
化敗極大
亂之道也

為儉力田。商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
家約。非田商所出。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
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氏。

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
邑。本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福利。以
本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禁。故足衡也。
若至力農畜工。處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小者傾縣。
下者傾鄉里。不可勝數。夫織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
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家姦事也。而曲叔
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

史緯 卷之十二

成以饒。販脂屠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酒削薄技也。而邳氏鼎食。冒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
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當。
主能者輒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富乃
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班氏曰。昔先王之制。官

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官
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大不得
踰貴。大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耕其土地。川澤丘陵。衍
沃原隰之宜。教民樹藝。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蘊蒲
村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畜育之以時。而

管音格邪
所本也
吳輒之也

用之有節草木不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且網不布
於野澤鴈雉未擊罾弋不施於踈隧順時令而取物山不槎
葉澤不伐天蠶魚鴈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
植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
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瞻非有徵發期會
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
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
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晏工相與議技巧
於官府商相與財利於市井農相與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
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

史緯

卷之十二

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
往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
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格貴誼而
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
禮法隳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徵歌
於堂流及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
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
目因異政殊俗嗜欲不制僞差凶桎於是商通難得之貨
工作亡用之器士棄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
實而妄名義大犯害而求利暴世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

者為雄傑禮讓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本
上被文錦大馬餘閑樂而貧者短褐不完吟菽飲水其為糾
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以愠色飾詐為姦
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曰
上與由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太史公作史而論之少
不得孟堅一篇正論

史緯卷十二終

史緯目錄

卷十三漢書一本紀

高祖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卷十四漢書二表

異姓諸侯王

諸侯王

史緯

漢書目錄

高惠文功臣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

外戚恩澤侯

卷十五漢書三志

律曆

禮樂

刑法

卷十六漢書四志

食貨

卷十七漢書五志

郊祀

卷十八漢書六志

天文

地理

溝洫

藝文

卷十九漢書七列傳

張耳

子敖陳餘

韓信

彭越

英布

田何

吳王濞

卷二十漢書八列傳

楚元王

辟疆楚

季布

欒布

田叔

子仁

齊悼惠王

章

史緯

漢書目錄

卷二十一漢書九列傳

蕭何

曹參

張良

四皓

陳平

王陵

周勃

亞夫

周昌

申屠嘉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劉敬

叔孫通

淮南王

伍夜

卷二十二漢書十列傳

蒯通

江充

息大躬	石奮
梁孝王	賈誼
卷二十三漢書十一列傳	
爰盎	鼂錯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時
賈山	鄒陽
枚乘	路溫舒
卷二十四漢書十二列傳	
寶嬰 <small>田蚡</small>	韓安國
史緯	中山王
漢書目錄	蘇武
景帝 <small>河間王</small>	霍去病
李廣	
衛青	
卷二十五漢書十三列傳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弘	卜式
兄寬	張湯 <small>安世</small>
杜周 <small>延年</small>	
谷永	
卷二十六漢書十四列傳	
張敖	李廣利

司馬遷	武帝 <small>太子據</small>
昌邑王賀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卷二十七漢書十五列傳	
東方朔 <small>郭舍人</small>	車千秋 <small>王吉</small>
楊敞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史緯	
漢書目錄	
梅福	霍光
金日磾	
卷二十八漢書十六列傳	
趙充國	鄭吉
陳湯	段會宗
傳不疑	疏廣 <small>受</small>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王吉 <small>駿</small>
貢禹	龔勝 <small>龔曾</small>
鮑宣 <small>紀遵等</small>	
嚴遵	鄭模

卷二十九漢書十七列傳

韋賢立成

魏相

丙吉

夏侯勝

京房

翼奉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卷三十漢書十八列傳

蓋寬饒

劉輔

鄭崇

孫寶

史籍

漢書目錄

五

母將隆

何竝

蕭望之

馮奉世

野王 參 遂 立

卷三十一漢書十九列傳

匡衡

張禹

孔光

王商

史丹

傅喜

薛宣

朱博

卷三十二漢書二十列傳

翟方進義

何武

王嘉

師丹

楊雄

林田何等易

伏生等書

申公等詩

高堂生等禮

胡毋生等春秋

卷三十三漢書二十一列傳

趙文翁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縣 郅都

審成

周陽由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史籍

漢書目錄

六

楊僕

咸宣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游 朱家

劇孟

郭解

萬章

陳遵

卷三十四漢書二十二列傳

按 鄧通

石顯

董賢

何奴

卷三十五漢書二十三列傳

南越

西域

高祖呂皇后

薄太后

孝文宣皇后

孝景王皇后

孝武李夫人尹嬃姁

趙太后

悼孝王后

孝宣許皇后霍皇后

孝元王皇后

孝成班嬃姁

趙白后昭儀

孝平王皇后

卷三十六漢書二十四列傳

王莽

史緯漢書目錄終

史緯

史緯卷十三

漢書一

漢扶風班

清晉江陳允



本紀

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媼常思大澤之陵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有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

史緯卷之十三

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沛令廉保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遂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始為謁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誦酒闌呂公因目蕭何曰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呂公女即呂后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夜止飲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

蛇固不勝
蛇也

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卧壯士何所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心喜自負從者曰益畏之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往從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涉自立爲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

史記

卷之十三

二

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將背之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背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卽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出尤于沛廷鼓旗幟皆赤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秦二年項梁軍薛沛公往見之與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懷王與

史記

卷之十三

三

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勢願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懷悍禍賊營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乃不許羽而遣沛公秦三年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因張良遂畧韓地與南陽守韓殷軹東大破之畧南陽郡騎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夜引兵從他道還假旗幟還明關宛城市中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矣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騎降引兵西無不下者所過無得南掠秦民喜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八月沛公攻武關破之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九月子嬰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沛公川張良計使鄼食

或關在武關西

其說秦將暗以利秦軍懈因引兵繞燒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又戰其北遂破之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皇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伏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

史籍

卷之十三

四

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議不受曰吾衆多不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十二月項羽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問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母傷使人言于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何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于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張良良與見沛公沛公因伯謂羽鴻門羽乃解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

城肯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章邯司馬欣董翳王諸侯各就國四月漢王之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祝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說王曰項羽肯約而王君王於南鄭是遷也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曰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爭權天下漢王遂聽信策還定三秦都櫟陽立漢社稷二年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曰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

史籍

卷之十三

五

董公逸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編素以告諸侯漢王曰善于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四月項羽北擊齊田榮榮走死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至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戰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市

漢王之國
一年不取
乃為計
得亦大失
天不不
守與

舍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俱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謂馮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羽必擊之得番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布果畔楚漢王屯榮陽道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榮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八月漢王遣韓信擊魏大破之虜魏王豹遂定魏地三年冬十月漢王遣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趙布或楚擊之布戰不勝而隨何歸漢夏四月項羽數

史記卷之十三

侵奪漢甬道遂圍漢王於榮陽漢王用陳平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子女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燒殺信漢王出榮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阜開且得休息使韓信等料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十部明悉
如凡方日
非六子以
何也

與同其縣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張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阜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阜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阜乃引兵自陳陽遂圍成阜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阜至門北滋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歸河南韓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舉深壘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趙地佐彭越燒楚積聚擊破楚軍燕郭西遂下睢陽外黃十七城四年羽使曹咎守成阜自引兵東擊

史記卷之十三

彭越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阜軍廣武羽聞成阜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十獨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罪二也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毋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塚收私其財罪四也強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坑秦子弟二十萬于新安王其將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罪八也使入陰

信越要君
帝之亡從
茲起矣

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大爲人臣而殺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除殘暴，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咸陽，疾癒，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四月，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將兵居梁地，而橫從之，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已破齊，又進兵擊楚，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信越不至，奈何？」良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張敖不從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自立，王不早定，今能取雕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于是漢王發使使韓

此時彭越
有自孔貴
二將名何
不見于史

信彭越皆引兵來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淮陰侯將三十萬當前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祖在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背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楚軍圍荊城下羽夜間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諸侯及將相共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之空言虛名非所守也羣臣固請二月甲午卽皇帝位都洛陽置酒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上陵對曰陛下踐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二大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吾禽也齊人婁敬王上都關中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入都關中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六月大赦天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虜荼六年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赦以爲淮陰

侯山首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自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累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因封子肥爲齊王詔曰人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假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

史籍

卷之十二

十

太上皇七年匈奴闢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上自往擊之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而後罷去九年徙貫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上大朝諸侯羣臣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就與仲多殿下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太上皇崩葬萬年九月化相國陳稀反上自往擊之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沮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上令周昌還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上幾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曰從入蜀漢伐楚實未徧行今

漢治諸侯
附不詳

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稀反趙代地皆稀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聞稀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稀將稀將多降十一年正月將軍柴武斬韓王信于參合上還徂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于是立子恒爲代王都晉陽使周勃定代斬陳稀于當城二月詔曰欲省賦其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如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今諸侯王通侯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

史籍

卷之十三

十一

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賈人而成名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莫敢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寶者臥噲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羣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

帝笑而起。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老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復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

史綱

卷之十三

主

陛下哀憐之上，乃并復豐比沛。上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十一月，至長安。三月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怨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壽五十三。起兵五年，卽位七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北面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或以語鄒商。鄒商見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榮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

燕代。此間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需以攻關中。大臣內呼諸將外反，亡可蹠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大赦天下，葬長陵。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孝惠皇帝，諱盈，高祖太子也。高祖崩，五月丙寅，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今郡國諸侯王立高廟，以沛宮為高祖原廟。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為吹樂，後有缺補之。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

史綱

卷之十三

主

以上家唯給車賦，他無有所與。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三年春，魯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春三月，皇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秋八月戊寅，帝崩，在位七年，壽二十四。葬安陵。

孝文皇帝，諱恒，高祖中子也。高祖誅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為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折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

史籍

卷之十三

西

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次高帝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史籍

卷之十三

主

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卽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舉東牟侯典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卽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赦天下元年冬十月謁高廟遣車騎將軍海陽迎皇太后于代從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益封賜金有差呂氏所奪齊楚故地復與之除收幣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發建太子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欲嬰也天下人民未有應志而曰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寡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哉其議所以賑貸之六月封宋昌爲壯武侯從上自代來者六人皆官九卿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皆益封邑二年丞相陳平卒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諸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詔曰朕獲保宗廟以徵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于一人

朕下不能治百官，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其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衆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朕既不能遠德，惻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因各收以職任。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王。詔曰：前趙王由死，朕甚痛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平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辟疆爲河間王，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誦謗之木，所以通治道，廣衆議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

史錄 卷之十三

七

罪，是使衆臣不得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九月，幸草堂，勅農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當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五月，匈奴入北地、河南爲寇，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上幸太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詔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擊之。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六年，淮南王謀反，廢遼東、燕、趙、代、魏、韓諸國，徙王長子四人爲列侯。十二年二月，出惠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

賜與是實
均與諸亦
有然有周
意以王之

民元之始

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向寡而吏未加務也，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除肉刑法。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上親勞軍，勅兵中，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東陽侯張敖相，如爲大將軍，擊匈奴。匈奴走，詔曰：朕獲執獲，雖非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聞祀官祝釐，皆歸福于朕，不爲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春，黃龍見

史錄

卷之十三

七

於成紀，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明年改元，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三族。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恐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蓄爲酒醪以靡穀者

三日釋服
諫也
功也
三十六日
釋服就近

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
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
所隱二年夏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
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
省之咎皆自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聞者累年匈奴並
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故
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
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倍之大道
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於今年四年
夏免官奴婢爲庶人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中大夫令

史籍

卷之十三

大

免爲車騎將軍以誨胡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壽四十六遺
詔曰朕聞之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何必甚哀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
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
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
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
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
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禮畢
罷非旦夕臨時無得擅哭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

也

史籍

卷之十三

九

織七日釋服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
使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
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
絛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不以
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
兄弟以德懷之陀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
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諫說雖切
常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事務以
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焉
孝景皇帝諱啓文帝太子也六月丁未卽皇帝位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元年冬十月詔曰功莫大于高
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
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祗祖宗之廟春正月
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大年朕其痛之郡國或
磽确無所農桑繁育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
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二年四月太皇太后崩三年春正
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
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上爲誅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遣
袁盎諭告不止乃命太尉周亞夫擊之斬吳王濞于丹徒膠

薄氏立為
皇后史不
載

不官有罪
失刑也

西王邛楚王戊等皆自殺四年立皇子榮為太子六年秋九月皇后薄氏廢七年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夏四月立皇后王氏立膠東王徹為太子中二年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五年九月詔曰法令度置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有罪者不伏辜奸法為暴其亡謂也諸疑獄雖文致于法而於人心不服者輒獄之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獄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獄而後不當獄者不為失獄令治獄者務先寬秋七月條侯周

史綱 卷之十三

辛

亞天下獄死二年春何奴入雁門太守馮敬戰死發車騎材官也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菜盛祭服為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各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五月詔曰人不思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思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嘗第十以

得可憐

上乃得官廉士寡不必聚有市籍不得官無嘗又不得官朕甚惡之嘗第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三年春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糧樹可得衣食物甲子帝崩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遣詔出宮人歸其家葬陽陵魯門祠泰之殿周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歲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史綱 卷之十三

壬

日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五月太皇太后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詔問公卿曰朕節女子以配單于金帛文綰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授侵盜亡已邊

建號之始

陳氏立亦
不見史

境被害。朕甚聞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等為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口。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單于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五年。秋七月。皇后陳氏廢。六年初。將軍公孫敖放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放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發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子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放耆老。復孝敬。選豪傑。講

史籍

卷之十三

注

文學。稽參政事。所進民心。深詔執事。典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朕有我師。今或至闕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閭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獨幽隱。勸元元。厲庶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

史籍

卷之十三

幸

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春三月。立皇后衛氏。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漢陽。雁門。敗都尉。殺畧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雁門。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越。南。閩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諸侯王。諸侯子弟。邑者其許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畧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逐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被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年。六月。皇太后崩。四年。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畧數千人。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

于衣食甚憐念焉其遺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有免失職使者以問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二年冬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卑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雁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敖郎中令李廣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公孫敖張敖皆後期當斬贖為廢人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四年夏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青至

河洛通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墜子其封鼎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封方士樂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大馬之歌五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十一月朔旦冬至郊泰時于甘泉朝日夕月夏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九月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樂大坐誣罔景斬西羌衆數十萬人反與匈奴通國枹罕十六年冬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

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擊焉還祠黃帝於橋山乃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詔以東越險阻及覆盡遷其民於江淮間春行幸緱氏用事華山至于中嶽開呼萬歲者三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白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還祀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作新樂河隄作瓠子之歌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六月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赦天下作芝房之歌秋朝鮮反

史籍

卷之十三

三

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以為益州郡三年春作角抵戲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登瀟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舻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詔曰朕巡荆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

年租賦初置御史部十三州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折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舉茂材異等堪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太初元年冬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乙酉相梁益災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還受計於甘泉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造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二年春行幸東祠后土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三

史籍

卷之十三

三

年春行東巡海上夏還修封泰山積石間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游擊將軍等討將兵之益野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漢諸亭障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天漢元年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於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放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漢兵敗降匈奴秋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遣直詣使者暴勝之衣緇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

漢武通鑑
正統司馬
卷之十三
史記
有例案

伏誅三年春和權酒酷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
北地祠常山瘞玄菟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雁
門四年春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
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
萬人出雁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都尉
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敖
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大始三年春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朱雁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賜行
所過戶五千錢縣寡孤獨一匹四年春行幸泰山祀高祖
孝景皇帝於明堂夏幸不其祀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

史記 卷之十三

天

者作交門之歌五月還征和二年春丞相公孫賀下獄死閭
月諸邑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使者江
充掘燕太子宮太子與皇后謀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
氂大戰長安死者數萬人皇后自殺太子亡自殺於湖三年
春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
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
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與虜戰多
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六月丞相
屈氂下獄要斬安子臬首上既悔征伐搜粟都尉桑弘羊奏
遣屯田卒詣故田壘以東置校尉築亭障以威西國上下詔

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
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
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
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開車
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
食多至然土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
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更卒起張掖不甚
遠然尚斯爾其衆雖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
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殺匈奴若馬乃者以縛馬繫徧視
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

史記 卷之十三

天

祥其哉或以爲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
過又在九五大吉龜書皆以爲吉卦諸將貳師最吉今計謀
甘兆皆反終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
牛羊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
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上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有漢極大
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難散悲
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
優民也朕不忍聞今邊塞未正關出不禁障候長吏便卒獵
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饑火乏食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
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

今以補缺母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選奇馬方畧精邊狀與計對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夏六月還後元二年春二月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丁卯帝崩於五柞宮人殯於未央前殿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葬茂陵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積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聘魯汾內舉其俊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協音律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史纂 卷之十二 孝之十二

孝昭皇帝諱弗武帝少子也後元二年二月立為太子年八歲以待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其養省中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始元元年車騎將軍日磾卒二年春正月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長樂為光祿大夫劉辟疆守長樂衛尉遣使者賑貸貧民八月詔母令民出今年田租四年春立皇后上官氏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左將軍桀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上年十四覺其詐後有謝光者上輒

怒泗水戴王薨以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媛相內史不言上聞之立媛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賜郡國所遇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羊謀反伏誅上使使者賜燕王旦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終侯等誅討賊亂而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太僕相應故邪樊鄴曹湛搤劍推鋒從高皇帝舉爵除害松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

史纂 卷之十三 孝之十三

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帝之廟乎旦得書即自殺自絞二年夏四月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飲令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救粟當賦三年春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偃自起生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見於高廟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壽二十二在位十三年葬平陵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逆亂

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永孝武者侈餘敵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世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延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權酷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時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赦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親上屬

史籍

卷之十三

聖

籍宗正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孝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取暴室畜夫許廣漢女曾孫受詩於東海潁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聞雞走馬其如關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同于遊勺南中尤樂杜鄩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耀每買所從買家輒大饗昭帝崩昌邑王以淫亂廢七月大將軍霍光奏皇太后武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後遣宗正德奉迎庚申曾孫即皇帝位謁高廟大赦天下立皇后許氏本始元元年春大將軍光薨首歸政上讓讓委任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三年春正月癸亥

順以劉平
所謂高帝
子孫皆能
神也

皇后許氏崩四年春立皇后霍氏地節二年大將軍霍光薨上始親政事思報大將軍功德乃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今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終不改易輿周密品式具備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年春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息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夏四月立皇太子四年春詔曰母氏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喪而吏課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課事

史籍

卷之十三

聖

夏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難猶家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伏誅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瘦死獄中何用心人道也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康二年春詔曰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二月立皇后王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

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
增辭飾非以成其罪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
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務平法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
易諱也其更諱詢三年春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
親繁而不殊其封故曰邑王謂不絕為海昏侯四年春詔諸年八
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比年豐穀石五錢神爵元
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
永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嘉穀玄
稷降于郡國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
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東濟大河天氣清淨神魚舞河幸萬歲

史緯

卷之十三

晉

宮神爵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西
元後將軍趙充國言屯田之計羌降服置金城屬國以
處降羌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賢犂將人眾萬餘來降匈奴
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三年春起樂游苑秋八月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母
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四年額川太守黃
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鳳二
年冬十一月匈奴呼遼累單于帥眾五萬餘人來降封為列
侯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送塞無
寇滅戌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

一國見之事

省轉漕賜關內侯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
王銖婁渠堂入侍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
邪單于稽侯緄來朝二月單于罷歸遣高昌侯忠將萬六千
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鄧支單于
遠遁匈奴遂定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
等平奏其事上親稱制臨決乃立易尚書春秋博士黃龍元
年冬十二月甲戌帝崩諡四十二在位二十五年葬杜陵
孝元皇帝諱爽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
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太子桑仁好儒見宣
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

史緯

卷之十三

漢

辭語而誅管侍燕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
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
曰淮陽王明察好法與吾子也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有意
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太子起于微細上少依許氏而許
后以毒死太子早失母故終不忍也宣帝崩十二月癸巳太
子即皇帝位初元元年春立皇后王氏二年冬詔曰國之將
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
焉其賜爵關內侯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誥望

元帝行意
其矣

此善政也

之今自殺三年春珠崖郡山南縣反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
珠崖乃罷珠崖六月詔曰聞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永惟蒸
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于非業之作衛于不居之官恐
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永光四
年以渭城詩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
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
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壞失產親戚別離非人情也今所爲
初陵勿置縣邑是昭二年閏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三年秋
西戎城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戊己校尉屯田吏
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竟寧元年春

史籍

卷之十三

美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嬌爲閼氏五月
壬辰帝崩壽四十二在位十六年葬渭陵贊曰元帝多材藝
善史書自度曲破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微用儒生委之
以政責辭章巨迭爲宰相雖寬弘盡下出于恭儉號令溫雅
有古之風然察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孝成皇帝諱爲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
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元帝
卽位立爲太子初居杜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
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趨之問其故以
狀對上大譴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

史籍

卷之十三

美

上不以爲能而定陶王有材桑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
有意欲以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補助有力上亦以
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卽皇帝位
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
春二月封舅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王譚商立根建時
爵關內侯四月黃霧四塞六月有青蛇無萬數集未央宮殿
中朝者坐八月有雨月相承晨見東方二年春三月立皇后
許氏四年夏五月中謁者承陳臨殺司隸校尉轅嬰於殿中
河平二年封舅譚商立根建時皆爲列侯三年命光祿大夫
劉向校中祕書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四年匈奴單于
來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
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
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丞相御史其舉可充博士
者鴻嘉元年春上始爲微行出二年春三月博士行飲酒禮
有雉飛集於庭歷階升堂而鳴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大司
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
人君其微而著雉者鸞祭先問雷解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
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
聚衆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
之府太常宗正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告曉人其備

音此對其
可與豈得
以上其少
之

欲計三格
則殿之
欲其
則其
子孫有孔

深切。雖人道相成。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趙闕。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毋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左右阿諛。如此者。其眾不待臣音復。而足公卿保位自守。莫有正言。恐陛下覺悟。禍且至身。繼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駕車日出。決行流聞。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可銷也。三

史集

卷之十三

袁

年冬十一月。皇后許氏廢。永始元年。夏四月。封婕妤趙氏父臨為成陽侯。封舅曼子光祿大夫王莽為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三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豐等謀反。殺陳留太守。自稱將軍。徒李鴻等格殺並等。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盜庫兵。自稱將軍。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汝南太守嚴詡斬令等。元延元年。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公。及周承休公。地各百里。二年。春三月。丙戌。帝崩。諡四十六。在位二十六年。葬延陵。贊曰。臣之姑充

今以孔
之在禮
之意不
于禮也
典亦各
其正也

祖身隨
行路在
以今

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客受直辭。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宋椒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成禍所由來者漸矣。

孝哀皇帝諱欣。元帝之孫。定陶恭王之子也。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以問定陶王。對曰。今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于前後。飽起

史集

卷之十三

袁

下機繫解。成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成帝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徵定陶王立為皇太子。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獎厲太子尊為後之誼。太子欲謝少傅閻崇以為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議不得相見。王

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
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少而傅太后
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得至
太子家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位太皇太后詔尊定陶恭
王為恭皇帝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建平二年
詔曰恭皇之號不宜復稍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后恭
皇后曰帝太后立恭皇廟於京師四年二月封侍中駙馬都
尉董賢為列侯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元壽二年春
正月何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以董賢為大司馬六月戊
午帝崩時二十六在位六年葬義陵賢曰帝昭孝成之世權
柄外移風俗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然寵信譴佞情疾忠
直足無異乎邠步而求建前人也

平帝衍元帝之孫中山孝王之子也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
太皇太后罷大司馬賢自殺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
事遣使持節迎中山王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帝年九
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元始
元年莽臣奏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四年二月
立安漢公莽女為皇后加安漢公號曰宰衡五年詔曰蓋聞
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惟宗室子皆高皇帝子
孫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

聖訓出子
恭皇太后
意謂太后
生而聖死
而冠失禮
可嘆

之咎也其為宗室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十二月丙午帝
崩在位五年有司議曰禮不殯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
斂加元服奏可太皇太后詔曰皇帝仁惠無不顧哀每疾一
發氣輒上逆害于言語故不及有遺詔西漢二百一十一年

改為吳封
海長沙王
金景帝子
別吳同九
國故曰九

齊城陽
北濟南
齊城陽
北濟南

川原東
西通中原
真定中山
廣川河間
東山陽濟
陰淮南
山戶江

史籍

卷之十四

三

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顯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徐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強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雖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孝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已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睨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咸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變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干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敕惟恐在後或適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

變明監戒焉本史記漢興諸侯年表而更修之有此原文可刪使人愛而恨之

高惠文功臣

史籍

卷之十四

四

自古帝皇之興易嘗不建輔弼之臣所以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適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愛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畫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廟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難多陷法禁限命亡國或云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感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川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錢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譽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民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民之主安立亡國至于不及下車德

史籍云昔
身無幾幾
下與同引
君業之說

推恩于上
兼存之可
也

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于民心，功
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寵，
愛敬飭勸，命賜爵厚，大孝之隆，于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
其功無民而不忘，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
之祀，與周並傳；于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孫祖之竭力
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
其號，亡以顯其魂，實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
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為懸獄，死為轉
屍，以往况今，其可悲傷，朝廷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
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
史纂
卷之十四
五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

昔書稱獯夷帥服，詩云：徐方既俶。春秋列諸子之爵，許其慕
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俸，本
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
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
爵應本約矣。後世承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

外戚恩澤侯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城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四方之
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
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
國，求聘四皓，過魏則龍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
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已遵
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畧盡，會上亦興文學，
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濱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自是之
後，宰相舉侯矣。又時吞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
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
史纂
卷之十四
六

史緯卷十五

漢書三

志

律歷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徵天下通知律者百餘人使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者十篇一曰律數二日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千古今効

史緯

卷之十五

之千氣物之和之千心耳考之千經傳咸得其實應不協同

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

三九廿七

天行之一不用也
內卦三爻重之則六
言陽剛陰
在其中矣

其算命本起于黃鐘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二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鳳為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絛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

律有同律學者亦其意可也

解脫也谷
各名生
一作

史緯

卷之十五

衍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職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琴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大辟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備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于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族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笛以寫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

以九爲寬
此以六
六合此

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
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
色尚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華萌萬物爲六氣
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
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
宣氣而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
地而達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
氣而出種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絮也言陽氣洗物辜
絮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
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尊也言

史籍

卷之十五

三

陽始專陰氣使繼養物也位于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
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林盛也位于未在六月夷
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于申
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于酉
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
復始亡厭已也位于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
物而雜陽閏種也位于亥在十月三統者天始地化人事之
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
鍾于太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
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

以數解也
如此之類
本元文解
附會

得三處七
是六十一

任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林之于未令種剛強
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合陽之施林之于六合之內
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
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
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
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
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
以綏成大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
是謂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爲天正林鐘未之衝丑爲地
正太族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于陽東北

史籍

卷之十五

四

丑位易曰東北喪朋適終有慶客應之道也及黃鐘爲宮則
太族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它律爲
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
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于一終于二十有五其義
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
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于十者乘之爲八百一
十分應歷之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由此
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于一終于三十其義紀之
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

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入者繼天順地序
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譜八音舞八佾監八
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
以天地五位之合終于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
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
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
陰道理內在中魄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
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
六爲虛五爲辟周流于六虛虛者爻律天陰陽升降運行列
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

史籍

卷之十五

五

子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
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
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
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
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
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于
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孽萌于子紐牙于丑引達於寅日萌於
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罍布於午昧變於未申堅於申酉孰
於酉畢入於戌該閏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
盛於丁豐赫於戊理紀於己敘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

陳揆于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始終既類於律呂又經
歷于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王衡构建天之綱也日月初
鍾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
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領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理該
成故以成之類付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鐘之長也參分
損一下生林鐘參分益一上生太族參分損一下生南呂參
分益一上生姑洗參三損一下生應鐘參分益一上生蕤賓
參分損一下生大呂參分益一上生夷則參分損一下生夾
鐘參分益一上生正射參分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
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

史籍

卷之十五

六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
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
爲一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
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寸
廣六分長十丈其法方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
微而成者可分別也寸者付也尺者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
也夫度者別於分寸寸者量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
下也釐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
少也本起于黃鐘之會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
有二百實其會以井水準其概十會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

鈞萬一千
五百二十

黃鐘會銖
兩斤鈞石
為十八分

史籍

卷之十五

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圖其外旁有疵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其狀似爵以磨斛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圖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圖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合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倫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倫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倫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付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圖而環之令之凶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絳忽微始至於成者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又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

六八四十

史籍

卷之十五

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也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千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圖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圖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圖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于下於是為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是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為秋秋養也物養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

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者圖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通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稊稽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五則探物有輕重圖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子欲問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木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問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

史籍 卷之十五 九

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於五則俯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擊毀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問餘乘大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重黎之後使箕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元龍百工庶職咸熙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

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洪範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殷周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時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紀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廢天下未遑暇也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上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丞相張敖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濶中為微近然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常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敖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蒼自謂所欲論著不成

史籍 卷之十五 十

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中大夫公孫卿奏送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寬與博士陽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福嗣不能明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於是乃詔御史曰適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

也。自文公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餽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善之長也，其善三德為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曰元。一元而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為九，為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

史籍

卷之十五

主

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曰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鐘，其實一輪，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日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上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

唐僧一行始以易作歷而漢書已有其義然附會者

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行之數也。而道體為一，其餘四十九所為用也。故著分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兩十九及以一加之，因以再折兩之，是為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而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謬。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參閏法為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折之數，為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為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是為元歲。元歲之間，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尼口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

史籍

卷之十五

主

若千歲則有九陰之得七如

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十六、凡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罔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尚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

卷之十五

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旂於子半，日萌赤色，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肇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大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

卷之十五

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木合於辰星火合於
炎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
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
大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
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復而成著
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
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
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
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
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
史籍

卷之十五

其

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
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
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
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
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是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
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治曆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即四分度
也一也以二十四氣常一卦舉全數計故曰三百六旬有
餘此氣盈也十二月有六小盡此朔虛也一朝無三十日
仲夏朝虛而何小盡必三十日添二時五刻非氣盈而何
仲冬同十九歲七閏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
始益天數終于十九地數終于十九者天地二終之數積

八十一 章則其盛
虛之餘盡而後始

禮樂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戾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欲。為制婚姻之禮。有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刑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

史籍

卷之十五

七

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眾。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背畔侵陵之漸起。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悅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管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此禮樂之本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王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因固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廼草具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即位。進用

史籍

卷之十五

八

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費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王吉為諫大夫。上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至成帝時。劉向上言。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夫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皁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刑則制。舉則救。時

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為其
 俎豆筦弦之間少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
 不備不備莫其焉教化所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
 所治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評逆不順
 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
 承千歲之京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積惡俗貪饕險詖不閑
 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嚴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道之以禮
 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
 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同
 病卒丞相請立辟雍管表未作遭成帝崩世祖受命申興改
 史籍

卷之十五

定京師於土中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通營立明堂
 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
 更于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
 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
 令同錄藏於禮官法家又復不傳漢興禮而著民臣莫有
 言者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篇今學者不
 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之
 道疑以不章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悅
 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

史籍

卷之十五

七

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
 勺先王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
 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
 咸池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魏詩既
 備而其器用章程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贊以下皆選
 有道德之人以教國子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
 和又以外賞諸侯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
 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
 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堦神說而成流是以海內徧
 德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
 史籍

卷之十五

降故詩曰鐘鼓煌煌管籥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易歌且猶感應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故樂者聖
 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
 典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為設禁焉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
 樂適作淫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皆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
 或入河海夫樂本性情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
 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后招樂
 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
 斯美之甚也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
 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史籍

卷之十五

辛

樂正雅頌各得其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魏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開，故秦穆造戎，而由余去，齊人僂魯，而孔子行。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為好古，而謂于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

史籍

卷之十五

主

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奏文始四時五行舞。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昭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為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懽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時河間獻王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存肄之，歲時以儆，數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樂。然詩樂施于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城，姜原，禹稷，立王公

主出者謂
出四十六

史籍

卷之十五

主

如此所以
難行

亦止

史籍

卷之十五

華

劉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
周召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
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
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
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
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舉等
上書言之下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
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
典雅樂以助化時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
太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宮希濶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親聽者
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論衆庶其道無由今舉等守
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與廢在人宜領屬雅
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藩國
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况于聖主廣被之資
修起舊文放鄭近雅于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美也
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明議復幾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
兩強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之家淫侈過
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
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可罷樂府
官其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大議論好
文章

史籍

卷之十五

華

刑法制可曰兵刑志

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凡八百二十九人其
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可罷
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
夷壞於王莽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平其刑辟牧
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幸
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
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
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
而增嘆也

夫人宵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
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
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
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
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教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
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
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
義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
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窮明慤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

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法威獄以類天之震懼殺戮也溫慈恩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誓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尚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

史錄

卷之十五

禮

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十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洿斥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

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振旅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符皆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三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卒牧五職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書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

史錄

卷之十五

美

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俗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霸之後寢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

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怒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夫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于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于前，而國滅亡于後，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擎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鄼之辨，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畧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

史籍

卷之十五

筆

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于家，刑罰不可廢于國，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王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補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于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品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路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剕者使守閭，完者使守積，其

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周道旣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寢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嚮非之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序。」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于孫，吾以救世也。偷薄之政，自足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禮樂不興，則

史籍

卷之十五

筆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腸鑊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六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牆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罰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聞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于是相國蕭何擬擬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責

燕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嘿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懸惡亡秦之政議論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許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閑疏濶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十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逮繫長安意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其少女緹紫自傷迺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

史籍

畢

自新其道亡繇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而姦不止其咎安在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為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

命名也成其罪也

滿一歲不滿一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臣昧死請制曰可

可憐

史籍

畢

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臣昧死請制曰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卒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笞今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解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于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閑寢密律令凡二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

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以
稽因承用者。駁政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
生。所欲陷則死。此議者咸免傷之。宣帝自在閭閻。知其
若此。及卽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
獄之吏是也。上深惑焉。適下詔曰。問者吏用法。乃文殺深。是
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無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
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縣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
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
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坐宣室。齊
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

史緯

卷之十五

聖

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
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德。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
開後嗣。不若剛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
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
將招權而爲亂。百矣。宣帝未及修正。至元帝立。適下詔曰。夫
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
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
意哉。其更定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
成帝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今大辟之刑。丁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

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
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二千石博士及明習
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書不云乎。
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
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
而徒鉤鉅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
至今。誠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
常患者也。故畧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今古便今者。漢興
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
之令。今日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直

史緯

卷之十五

聖

其督囚于市。其誹謗詈詈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
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祇言令。孝文
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
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弗
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父母妻子同產相坐。所以累
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爲如
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慈。罪當則民從。且夫牧
民而導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
反害于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
幸加大惠于天下。使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謹

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易移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于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救之法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賢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三救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忿愚凡四上罪皆桎而桎中罪皆桎下罪皆桎王之同族桎有爵者桎以待辨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

史纂

卷之十五

律

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獄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以問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服者輒獄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獄有令獄者已報獄而後不當獄者不爲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于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錄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

鞠繫者煩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宅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廷尉以聞得減死合于三赦幼弱老耄之人此皆法令刑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

史纂

卷之十五

律

獄殊死平殺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紆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懲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儆案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爲之藥案姦有所隱則徂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

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于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然而未能稱意，比隆、光武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子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

段中

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履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而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漢承秦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轆而御駢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死，鉗一等，轉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賊，若此之惡，髡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

史緯卷十六

漢書四

志

食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典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楸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饒，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

史緯

卷之十六

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裴林遷有無，萬國作又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是以聖王城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道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放民，地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囿，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

史緯

卷之十六

私田百畝，公用十畝，是爲八伯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後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日當農夫一人，此爲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陂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其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府庫賜子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萊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織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壘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都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下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壘，冬則畢入于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不

精少
古人
少

史緯

卷之十六

三

為政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賊寇習禮文也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咏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入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于國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俱則別之以射然後降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息爭訟故三年考績餘三年食進業可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二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上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追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後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記焉於是上貪民

史緯

卷之十六

四

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山有而後復墮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墾田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萬頃則墾益二井不墾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惟墾與不墾耳八萬石矣又曰墾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國敗農傷則國貧故其貴與其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石十五人終歲為粟九百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間宮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勤耕之心而令糴至于其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二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令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故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及秦孝公用商君以井田開什佰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

國而諸侯然王制遂減備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積微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自與功作外攘夷狄取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糴婦女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末而本足以源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亂漢興接秦之敝而重困民實作業而大僨備凡米石五十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醯醢而將相或乘牛車上于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

史籍 卷之十六 五
昔清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米食滋殖文帝卽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上說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災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及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貸得子

既問耳矣安有天下阡陌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率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崩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亮老易子而餓其骨政治未畢也遠方之能擬者竝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陵民而歸之農皆耆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積畜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富安天下而直為此靡靡也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飽饒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人不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堯湯加以凶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餓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餓不得

食屑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庫。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必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內儉。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臣述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

史籍

卷之十六

七

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縣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得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賈。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富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綈。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

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上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貴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夫有錢。粟有所渫。大能入粟以受爵。皆有所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民粟

史籍

卷之十六

八

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從之。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五大夫。萬二千石。大庶長。各以多少級。徵爲差。錯復言。陛下恐寒卒之食不足。用使天下入粟塞下。以升爵。大澤遇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勸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

具不減成
摩也

今四
之方

史緯

卷之十六

九

富樂矣上從其言詔賜皇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租稅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稅三十而稅一也後上郡以西旱復
修實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輪粟以除罪始造
苑馬以廣用宮室列傳車馬益增修矣妻教有可以農為務
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凶事非遇水旱則民
給家是都郡虛庫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
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
食聚庭街巷有馬什伯之間成羣乘牛牝者擯而不得聚會
守閭閻者食粟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
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無耻辱焉於是開疏而民富役財騷
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
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僂上上限物盛而衰同其變也是
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
春秋它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
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
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母
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
力易足民內足以養老外足以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故民悅
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
賣富者田連什伯貧者立錫之地又額川澤之利管山林

更卒給
縣一月
更正卒
中都官

史緯

卷之十六

十

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
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
之田見稅十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
貧暴之吏刑戮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
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
奴婢除尊殺之威薄賦歛省縣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
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
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
也后稷始明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耨長終耨一畝三
耨一夫三百耨而耨種于耨中苗生葉以上稍耨罷草因墾
其土以附根苗故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彥彥芸除草也耨附
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罷耨盡而根深能風與旱
故彥彥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用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
一井一屋故畊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耨田
畊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
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
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以趨澤故平都令

今命家令
官令命其
家也

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航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舉開過試以離官卒田其官墾地畝得穀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令令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民流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

史籍

卷之十六

土

計御史大夫蕭望之昔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常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工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嬰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仕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皆罷

史籍

卷之十六

主

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街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諸侯王廟衛卒半又裁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凶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條俗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望園平原郡比年水災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文帝承以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師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譬數鉅萬而貧弱食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雖未可詳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請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園中列侯關內侯公主至吏民在長安及縣道名田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買為減賤丁傅用事重賢隆貴皆不便之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皆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王莽篡位因漢承平之業何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限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莽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三方始怨倭犯邊境莽發三十萬衆欲十道並出一舉滅匈奴

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矣又動欲募古不度時宜分製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瘡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踞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不定吏緣為姦天下替替然陷刑者眾後三歲莽知民愁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然刑罰深刻它政許亂邊兵二萬餘萬人叩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民命貧困常苦枯旱

史緯 卷之十六 主

有平歲設買翔貴末年盜賊羣起發兵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雜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焚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濟官以烹之吏盜其粟餓死者什七八莽耻為政所致乃下詔曰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變夷猾夏寇賊茲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歲為此言以至於此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同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兩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

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桓公通輕重之機日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買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出金之費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費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財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欲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鍾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鍾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餽糧食必取濟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霸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思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異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所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汚也竭川口矣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濟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上幣銅錢賈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

史緯 卷之十六 主

可見平準
始於管氏

錢幣之
始於周
公

史籍

卷之十六

五

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美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貪
預餘贏以積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
平高祖乃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
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宜為吏孝文五年
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
民族鑄買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
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黜然鑄錢之情非殺難為巧則不可得
麻而役之甚微為利甚厚大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
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黜
罪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
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于此禁
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黜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
受法錢不立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
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
事繁指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耜治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
不為多善人休而為姦邪愚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
奈何而忽罔知思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
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禁市之
罪又不足以禁姦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

史籍

卷之十六

六

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
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黜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
不相疑二矣米銅鑄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銅畢歸于上上挾
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飲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
四矣以作兵器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
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
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
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
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
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
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勅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
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
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犍狁朝鮮置滄海郡燕齊
之間靡然發動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
而不解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敵以巧法
財賂棄耗而不濟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武力
進用典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
遂用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
輜餽餽率十餘鍾致一不散幣於功燹以輶之數歲而道不
通蠻夷因以敬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少

募家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郡內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以東咸被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大司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五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中

自
此
後

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流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各以鉅萬十數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濟之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增財役貧轉輸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氏首印給焉治鑄鑿鑿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滌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印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銘錢益輕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繪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為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

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百重老小方之共交馬動五百三日復小棚之共文進直三百命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益錯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于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摩取銖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幣鹽官與半益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美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當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來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更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租勝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詎商賈滋繁

資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訛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貸買賣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緡率緡錢四十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如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富家皆爭匿財卹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起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殺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錯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咸宜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詠矣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黃金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與異有隙人有告異以它

漢書卷之十六
 天下湯治異客諸客諸令有不價者不廢後反解湯
 奏當累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
 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誅取容天子既下糾錢令而尊下
 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鄉錢縱矣郡國錢多姦
 錢者公卿諸令宗師諸官亦以一當五賦官用非亦仄不得
 有白金猶賤民弗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終廢不行是歲湯死
 而民不思其後一歲亦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
 悉禁郡國錢貨專令上林三官鑄錢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
 諸郡國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剗三官民間鑄錢計其責
 不能相當私鑄益少惟其工大姦乃姦為之而楊可告鄉錢

史記

卷之十六

三

後漢書卷之十六
 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新置
 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四百萬石不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
 家子弟富人或園難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
 相引數千人名曰林送徒人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
 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
 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徵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
 之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邈郡回東渡河河東守
 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配卒從官不得食配西守自殺
 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
 千里無亭微於是詠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
 史記
 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鄉用充入新秦中既得宜
 則立后上泰乙祠公卿議封禪事而郡國皆澤治道修繕故
 官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共具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
 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漕赦天下囚囚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
 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於置張掖
 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成
 田之中國結道餽餽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
 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濟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
 馬難得乃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北馬天下亭
 亭有畜馬者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

史記

卷之十六

三

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列侯坐酎金
失侯者百餘人耳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
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
少物貴乃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詠羌賊勞苦出
以西至巴蜀而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租賦南陽漢
中以自各以地比終初郡史卒不食幣物傳車馬彼其而何
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開茂萬餘人皆
以爲大農人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裕之然其所過賦
以爲給母之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元封元年卜式貶官
史籍

卷之十六

重

天子人博而系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僅幹天下鹽鐵
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
其飽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往往置均輸
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
諸輸諸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印
給大農大農盡能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官
商人買四所平大則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
物名曰平準天子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
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
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

甘泉以復終身不復告絕宅郡各輸急處而諸長各致粟出
東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皆滿餘穀諸均
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
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曰縣官當
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弘羊大
乃南久之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即位詔郡國舉賢良文
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
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以爲此國
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與丞相
秋食罷酒酷弘羊自以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
史籍

卷之十六

善

惡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宜帝公所發改
元帝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
人不耕民坐空鎗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
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于錢疾其末
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
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
者以爲交易得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廢成哀平帝
皆無所易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
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條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
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小錢重一

錄文曰小錢直一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支日契刀五白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齊仰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乃鑿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一十八品錯貨錢布皆用銅鐵以連錫文質同郭放漢五銖錢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惡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齊患之詔放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淨流于市道坐賣賣田宅奴婢鑄錢抵罪

史籍 卷之十六

主

省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齊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發券于長安立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邛宛成都立五均官設諸幹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煩細系繫繼繼紡績補綴工皆歸平卜祝及它方技商賈賈人坐肆列里區謂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有西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以為貢數不自占及不以實者盡沒入所來取而作縣官一歲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上中下之賈為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布帛布帛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費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

民其賈氏賤咸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虞者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之賈賒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咸之絕欲貨以治產業者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義和韓匡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願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自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孔子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人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廬以賣鬻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連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為酒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十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釀炭炭給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一郡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臨苗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減不實百姓偷病後九歲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與貨布並行以大錢行久謀之恐民挾不出令大錢與貨泉俱枚直一畫六年毋得挾大錢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賄刑券以私鑄錢死及非沮貨投四裔犯法者多

史籍 卷之十六

主

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私鑄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詛實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僉坐郡國。轡車鐵鎖，傳送長安，鎮官愁苦死者什六。七後六年，匈奴侵，遣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一切稅吏民營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食軍馬，吏復以與民，攜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以制作未定，官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禁令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注注日廣，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以萬數戰鬪死，

史記

卷之十六

毛

史記卷十六終

史記卷十七

漢書五

志

郊祀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于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

史記

卷之十七

一

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存，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獨嘉，生不降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以相侵黷，自共工氏窮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神，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神，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虞書曰：舜類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神，拊五瑞，擇吉日，月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五月，巡狩至南嶽，八月，巡狩至西嶽，



欲要句說
無可代者
後仍見此

十一月巡狩至北嶽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道之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黷二龍去之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氏而以周棄代爲稷祠後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我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高宗有雉登聞耳而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於宋寧帝乙嬖神而震死帝紂淫亂武王伐之山是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嬖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社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

史錄 卷之十七

二

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幽王無道爲大戎所敗平王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牧周列爲諸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郿衍以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歷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隲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後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

三百半不
亦多乎

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秦德公立卜居雍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半于郿時作伏祠禱狗邑四門以御蟲災宣公作密時于渭南祭青帝穆公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天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退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革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管仲請桓公不可寤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

史錄 卷之十七

三

封禪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不召而自致者十有五焉今風風麟不至嘉禾不生而遽營葵莠茂鳴皋羣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其後穆公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周靈王卽位諸侯莫朝襄公乃明鬼神事依物怪設射不來者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晉人殺我弘是時季氏專魯旅于泰山仲尼諷之而靈公于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獻公時櫟陽南金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周赧王卒莊襄王滅周九傳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亾而問治

始皇之
而諸儒
之其仙
夫始于此

史籍

卷之十七

四

沒于泗水彭城下始皇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蟠
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豐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
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
龍此其水德之瑞于是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
尚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位三年東巡郡縣
祠鄒嶧山頌功業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
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
而祠席用菰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川出
此雖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
封也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其禮頗采秦祝之祀雍上帝所用
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
雨休于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聞始皇遇風雨即
之于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山川及八神求僊人
門之屬入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
齊以天齊也入神一日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
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
下時地貨陽祭之必于澤中周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蚩尤
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日陽主祠
之罘山六曰日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日日主祠
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入日四時主

亦仙矣

終莫能生
常有至者

史籍

卷之十七

五

祠耶那耶那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
所損益圭幣雜異焉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
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無忌正伯僞
元尚英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飯于鬼神之
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
不能通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
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相傳在渤海中
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
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若
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
不其心焉及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
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
之焉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瑯琊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
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
會稽並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遇到沙丘崩始
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此無其德而用其事者也昔三
代之居皆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嶽
成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嶽皆并在東方自五
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
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

每時用四
色
一而合秋

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嶺以來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涕。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秋泮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白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山。鴻冢。濱山。濱山。獨之岷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河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祠亦春秋泮淵禱賽。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鴻冢。岐。吳。嶽。皆有耆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耆膠。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駟產豐。滂。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嶧。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禱賽。泮。淵。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邳有天神。豈鎬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祠。禱。因泮凍。秋泮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川。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領。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蓬。埋。生。

史籍

卷之十七

太

其南有
祠也

社。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布。見通權火。并于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宅名山山川。諸神及入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祝祠移過于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及酈。豐。粉。榆。社。狗。沛。則祀蚩尤。鑿鼓旗。遂以十月至。祠上。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尚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子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以四時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于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果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杜主。巫保族。蠶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官中。其河。巫祠。河子。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秦二世也。各有時日。或曰。周典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

史籍

卷之十七

七

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段以羊饒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文帝十三年諸侯諸侯視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後具西時哇時寓車各一乘駕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塲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皇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上德上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禾相張蒼好符歷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罷之

史錄

卷之十七

人

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上德草改歷服色事于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同上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地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于是費下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

詐玉杯易
御日觀中
其獻大矣

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垣之日卻復中于是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出在泗水中今河決通于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忌于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莽景即位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

史錄

卷之十七

九

正度也而上卿儒術招賢良趙紹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歲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章帝初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實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徵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實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號其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于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上厚禮置祠之內中問其言不見其本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靈殺道術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無妻子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術諸侯

人附其能使物及不死更僊道之常餘金錢衣食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常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父游射處老人為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殿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族人少君言祠處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食飲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求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于是

史書

卷之十七

十

陰陽使者以一半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于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時時加一半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于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之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夫人及寵鬼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官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襦雲氣車及各以麻

史書

卷之十七

十

月其也史
其也史
其也史

宜有神仙
宜有神仙

史籍 卷之十七

主

帝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
置宮北宮張羽旗設其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
其名曰費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
慈其事秘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
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郊得一角獸曰符云其
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爾栗今陛下親祠
后土后土宜于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
而從祠衣上黃于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涉洋等
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陰雁上如寬舒等議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還過雒陽下詔封
周後令奉其祀上始巡幸郡縣寢尋于泰山矣其春樂成侯
登上書言樂大樂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
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王死它姬子立
爲王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欲自媚于上
乃遺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
及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虛之
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願以臣爲賤
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
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則

史籍 卷之十七

主

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士曰文成食馬肝死子誠能修
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
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印信
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
于是上使驗小方關其基基白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
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子將軍地
主將軍大通將軍軍印制諸封大爲樂通侯邑二千戶賜列侯
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
主妻之齋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
之弟使者存問供給相屬于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
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
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而佩
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
未至而百鬼集矣後徙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上數月
佩六印貴震天下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擡擊而自言有禁方
能神仙矣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雁后土營旁見地
如鉤狀拊視得間問大異于衆問文成無效誰怪之言史吏
告河東太守勝勝以問天子使驗問巫得問無效詐乃以禮
祠迎問至井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宴溫有黃雲蓋焉有鹿
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問天子

可謂明矣
又久矣何

氣日不見
而云不遠

史錄

卷之十七

十

日問者河滄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有穀今年豐
林未報問焉為出哉有司皆言問昔泰帝與神問一者一
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
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陽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高以象
三德嚮承天祐夏德衰問遷于殷殷德衰問遷于周周德衰
問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以鼎乃淪伏而不見今問至其泉
以光潤龍變永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
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
合德焉問且見宗廟廟藏于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
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能見其氣上乃造望
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
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
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
胸問于鬼史區鬼史區曰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
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
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
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
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中
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
無書獨有此問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商

以水及酒
三歲中也

史錄

卷之十七

五

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
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仙登
天矣黃帝時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入而三
在蠶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
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思百姓非其道
乃斷斷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
三月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
明庭明庭者其泉也所謂樂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
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
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頰
龍頰拔隨黃帝之弓百姓叩頭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
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問湖其弓曰烏號于是天子曰
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侯
神于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峒幸其泉令祠官寬符等
具泰一祠壇祠壇放毫呂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瓊居其下各
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入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
醴漿脯之屬殺一羗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
進其下四方地為膾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
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疑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
牛祭月以羊疑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纁五帝各如其

史 151-685

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犢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問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山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書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春爲神藉

史緯

卷之十七

太

五色土蓋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白雉兕牛象犀之屬類以加禮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詔賜民百戶牛酒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大赦天下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行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其泉周萬八千里云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閏請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

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不可言曰陛下見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明年冬郊雍五帝還非祝祠泰一費禮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于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緱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去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言粵人俗異其祠皆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

史緯

卷之十七

太

祠天神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上往常遊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其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于是其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其泉殿房中天子爲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赦天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其今天下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

千處字上

自其祠

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潯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瑯琊並海上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祭下堂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有司侍祠

史籍 卷之十七

主

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幸其泉郊泰時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于明堂後每修封其贊費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錢遇之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上還以柏梁災故受計其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其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其泉者其後天子朝諸侯其泉其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于是作建章宮慶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

明其經年

則鳳閣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禁道相屬焉又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處初等以方祠詛何奴大宛焉明年有司言雜五時無牢執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饋牢具色食所薦而以木禺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獨行過親祠乃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

史籍 卷之十七

主

批明名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箕咎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神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下趾南方方士言仙人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于五嶽四瀕矣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東幸瑯琊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又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後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

史籍

卷之十七

雲如雷者三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核陽官市肆間四百
里限石二黑如鷲有司以爲美祥以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
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迹爲解天子亦羈
縻不絕後遇其真諸所與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
星五牀寬舒之祠宮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
八神諸明年凡山宅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與祠各
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宅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
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卽
位富于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卽位由武帝正統與故尊
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

史籍

卷之十七

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爲天下所
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于博中嶽太室
于嵩高南嶽潯山于潯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常山于上曲
陽河于臨晉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皆使者持節侍
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
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
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于卽墨三
尸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
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石
鼓于臨邛之眾山于歷成山于不夜萊山于黃成山祠日萊
山祠月又祠四時于鄉郡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郭則有勞
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
王也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原水凡四祠于膚施
咸陽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王
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
今上乃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曰願明主
時思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
可也後尚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以
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問銘勒上
議曰臣聞后稷封于陳公劉發迹于豳大王建國于邠梁

武興丁豐鎬由此言之則郊祭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出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何也賜爾旂鸞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竊以此問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刻銘其功藏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于汾陽也河東太守以問詔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鼎上非舊藏處問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于衆問今此問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于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明年正月鳳皇集穀祠于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乃赦天下後開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答嘉

史記

卷之十七

書

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五鳳明年幸雍祠五時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開歲改元爲甘露正月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爲美祥後開歲正月上郊泰時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開歲改元爲黃龍正月復幸甘泉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卽位遵舊儀册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上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賜田租賜百石牛酒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

上是其言韋玄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大上皇孝惠帝諸廟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成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于天下也因其所都而各豐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于雲陽立泰畤祭于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險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王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

史記

卷之十七

書

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始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豐鄆成王郊于維維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豐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至長安合于古帝王願與郡臣議定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人以爲禮記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瘞于太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維明王聖王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于國郊長安聖王之居皇天

計碑書
之四由此
乃得終矣
本意內之

所視觀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贊宜從就正陽太陰之
處違條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于是衡議議曰陛下聖
德愍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
處臣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
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于萬民則依而從之遵道
寡與則與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
皆著于經傳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按經說考古制而
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不天之天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言天之目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
史錄

卷之十七

美

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于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
從之既定舊言甘泉泰畤紫壇入觚宜通象八方五帝壇周
環其下又有草神之壇以尙書禮六宗望山川編翠神之義
紫壇有文章采鑲繡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雍登路
驛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聞郊祭皇帝之義掃地而
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埃地
祇其牲用犴其席委帶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
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備庶物猶不足以報
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登路
驛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

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緣之今雍郡客上下時本奏
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
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
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儀祭祀備具諸侯所安
造王者不當長違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
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
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尉官縣官給祠郡國
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
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
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
史錄

卷之十七

宅

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遂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
所立東晉泰則生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
忌奉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
石萬里沙入神延年之屬及孝宣泰山蓬山之果成山萊山
四時里九勞谷五淋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
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匡
衡生事免舉庶幾言不當變動祭祀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
郊日六風壇甘泉行宮折坂時中樹木十間以上百餘天子
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從絕種祠况于國之神寶者
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

其宮殿本
於前殿也

自亦經術
上以與
論其論故
情也

史錄

卷之十七

元

荀而已也。武宣之世，奉世三神，禮敬敷備，神光尤著。祖宗廟
立，神祇傳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泰文公至今，七百餘歲，
矣。漢興，世世常來，尤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隱，
野雞皆雉，每見，雖太祝祠以太牢，遣侯者乘傳馳詣行在所，
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
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
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
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
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誅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
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
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于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
始建上下之祀，營泰時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
豐國長久，子孫蕃衍，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
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
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
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其悼焉。春秋大復古，
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
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
且下。成帝末年，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
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

史錄

卷之十七

元

盛者，各承說上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平
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
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
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
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谷變化，堅冰淖溺，
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益盛，如係風捕景，終不可
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畏弘，欲以鬼
神之術，輔尊室主，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
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
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
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下
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
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
祭震動海內，元門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填目，捉擊，言有
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驚詐得，誅
夷伏辜。至初平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韓陽侯師張宗之
姦，紛紛復起，天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皆專意散財，厚爵祿，
煉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髮之驗，足以揆
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日不享。」論語云：「子不語怪神，唯

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上善其言。後成都侯
王商爲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
祭言奉天子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穡祀豐。猶不蒙佑。
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春禋有常用。贊見有
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賈。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
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
地郊祀。咸失方位。道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
休而復起。結治具。永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畧知。前上甘
泉。先賊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逃。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
起波。舡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三月甲子。震電災

史記 卷之十七

林光宮門。祥瑞未著。符徵仍臻。述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
不答。何以甚此。詩曰。卒由舊章。子孫于億。宜如異時公卿之
議。復還長安南北郊。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卽位。思
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悅。意。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
畤。汾陰后土。庶幾我福。卒未得其祚。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
以順皇帝之意。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
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典。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
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
聖業。庶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
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

行事而禮祠焉。哀帝崩。平帝卽位。大司馬王莽言。王者父事
天。故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
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
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
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
十一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
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因新垣平。初起渭陽
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
祠地祇。皆并祠五帝。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
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

史記 卷之十七

禮不答也。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
佐。宜立泰一。五年。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
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
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以未有皇孫。復甘
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祔。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
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
師孔光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
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三十餘年。問天地之祠。五
徙焉。後莽又言。昔曰。郊于上帝。禋于六宗。易乾坤。子水火
不相逮。雷風不相濟。山澤通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壑。

秦皇漢武
自馬所忌
何其十條
黃帝漢人
到底

皆六宗之屬也。以類相從，為五郊兆于長安旁，諸廟兆時
其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禮如宗廟。禮記曰：唯祭宗廟
社稷，為越縉而行事。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後
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祠徐州牧
，實五色土，莽篡位，與神仙事，以方士燕樂言，起八風臺于
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又種五梁禾于殿中
，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露鶴雛，毒冒犀王二十餘物，漬種計粟
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德之術也。以樂為黃門郎，令主之。莽
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
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鶩鴈犬
史籍
卷之十七
至
常虞，鹿數下詔，自以當僊云。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惟一
叔孫生，畧定朝廷之儀，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
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實訛，更以
為上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大初改制，而兒寬司
馬遷等，猶從賈誼之言，服色度數，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
從所不勝，奈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
出于震，白包羲氏始受水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神農
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
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間于木
火，與泰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承，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

自然之應，順時宜，不亦正乎？
自之變，谷禾之言，不亦正
史籍
卷之十七
妻

吳經卷十八

漢書六

志

天文

凡天文在國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闕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闕食彗字飛流日月薄蝕暈適并穴抱珥正規迅雷風祲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觀之而竊傍身正史緯

卷之十八

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地理 諸志論絕千古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墾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邦此之謂也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殷因于夏氏所變改周既克殷監于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故周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九州之國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周禮五等而土三等

此數也

公族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蓋千八百國而大吳黃帝

之後唐虞族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霸迭興

總其盟會陵夷至于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縱連衡經數千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

土之分天下為郡縣蓋滅前聖之舊章廢有牙遺者矣漢興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

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述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及

史緯 卷之十八

戰國秦漢焉

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關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紀十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舉其二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七頃可舉不可舉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

二數與要 封不詳并 自樂之數 亦不合 此久矣

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內五
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
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
易俗莫善于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
此混同天下一之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
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畧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
潁川朱勃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輒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
篇

秦地于天官東井與鬼之分壘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
北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

史籍

卷之十八

三

魏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并何越
焉益州皆宜屬焉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
幽南國昔后稷封豳公劉處豳大王徙邠文王作鄆武王治
邠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
本甚備有鄆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
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
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世徙吏
二千石高貴富人及家業并兼之家于諸陵蓋亦以強幹弱
支非獨爲奉山園也足故五方維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
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業樂則游俠通姦潁南山近夏陽多

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奏浮食者多民
去本就上刻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
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
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
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典師修我甲兵與千偕
行及卓犖同哉小皮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
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此數郡民俗
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
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
下資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詩逆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

史籍

卷之十八

四

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
治之咸以兵馬爲務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
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于內郡此政
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
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楚僑
夷近邛笮馬旄牛民食稍魚人因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
佚柔弱偏阨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
道德反以好文矜訥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
以文辭顯于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
章冠天下緣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行教無原

武都地維氏羌及犍爲祥柯越焉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
民俗畧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
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吳札觀樂爲之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
十度至柳三度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背鴈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
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潁潁新汲西垂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
傷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
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邯鄲衛國是也邯鄲
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史籍

卷之十八

五

武王崩三監時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
夾輔周室遷邯鄲之民于維邑故邯鄲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
風邯鄲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邯又曰亦流于淇河水
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與河水洋洋故
吳公子札問邯鄲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
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
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
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強多豪傑侵侮薄
恩雖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
唐魏之國也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已曰余名而子曰

虞將與之唐屬之參主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
虞子變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
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
邁寃其死矣他人是媼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
念死生之慮吳札問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宴諸
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吳札問
魏之歌曰美哉風颯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自畢萬後十世
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

史籍

卷之十八

六

維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維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
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衆嬖以滅宗周平王東居維邑其後
五霸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
至於王赧乃爲秦所兼初維邑與宗周通封豔東西長而南
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葉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
所侵故其分地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
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
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
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

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皐榮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子男之國。號會爲大。恃執與險。密後食日。昔若寄幣與賄。周亂而敵。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本辭伐罪。臣不克矣。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幣與賄。號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會之地。右雒左滹。食滹水焉。土饒而險。山居谷汲。男女祇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

史緯 卷之十八

七

上與女。方秉管兮。此其風也。吳札問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大吳之虛。周武王封舜後。鳩滿于陳。是爲周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份。宛丘之樹。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問陳之歌曰。國亡主亡。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尙忠。其微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

好商賈。漁獵。穡田。難郡也。宛。南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貧遯。爭訟生。分爲失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勳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霸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史緯

卷之十八

八

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木韓之別郡。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風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慨起。則椎刺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躑。游媚富貴。徭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鄴衛。漳河之閒。一都會也。其上廣俗雜。大卒猜急。高氣執。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錄取。遂此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成父。

兄殺諫子弟，終憤至告許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懷怯，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他州所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壁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谷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呂，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舉兵滅燕，而通齊趙，勃碣之間，所都會也。初太子丹質秦

史籍

卷之十八

九

勇士，不受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遇，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雖稍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于忽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聚粟之饒。北障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疆，路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由是識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入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殺，相益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警，是以其民終不相益。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其田民飲食以粳豆，都邑頗放。

及吏及內郡貴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更於遼東，吏見民無田賦，及賣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犯禁益多，至六上條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俗，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菑川，東萊，琅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相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

史籍

卷之十八

十

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嘽之間兮。又曰：頃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季札問齊之歌曰：決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以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屬少五穀，而民人寡，廼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木，統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實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公舍庸言，與行，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

之族終始相公兄襄公注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
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
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
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其後二
十九世爲強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至孫威王稱王
五世爲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至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
相雕陵篚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
伯禽爲魯侯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
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

史籍 卷之十八

主

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
如也孔子問王道將廢適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
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
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
寢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陵夷微弱三
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野今去聖久遠周
公造化銷微見氏庠序衰壞地隳民衆頗有桑麻之業山林
澤之饒俗儉而愛財趨商賈好營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
宣察然其好學猶愈于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郡相東
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作游作濟
正之是也

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
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分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
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鮮
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東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
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
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
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
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
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顧已地
薄民貧而上陽好爲姦盜

史籍 卷之十八

主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
王朝派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
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丘今之濮陽是
也本顯項之虛故謂之帝丘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
亡其旁也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
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
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
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
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
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

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淚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通，是爲武王。寢以強大，後五世，至莊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蔡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於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飯稻羹魚，或火耕水耨，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鼎寶始生，而人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寒餓，亦以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

史籍 卷之十八

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與邾梁之地，長子泰伯、次子仲雍，少子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泰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號曰句吳。泰伯卒，仲雍立，至會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後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壽夢稱王六世，圖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于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歸爲越王勾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

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勇悍，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游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不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畧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

史籍 卷之十八

章出黃金，然非華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子，封于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傷今夫差，句踐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攻齊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分散，居於楚後十世，至閻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後

立播爲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立爲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目珠玢銀銅果布之漆。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畧以爲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麀麋。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弃之。自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又船行

清酒

史籍

五

行峭崿山行卽樹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維內至于大伾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迺釀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九州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付舟有餘則

史緯

卷之十人

用溉浚百姓饗其利至于七溝渠甚多然莫足數也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襄王時與郡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避下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河內以富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竟秦欲殺鄴國國曰臣爲韓延數歲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成用注填闕之水溉馬鹵之地

史緯

卷之十人

来

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乘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是以久不復塞。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

史籍

卷之十八

七

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地得穀，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後河東曹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難，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東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備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子越人令少府以為稻田，其後有上書欲通渠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

下流曰

今穿渠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渠水通，汙斜水通，汙皆可以行。漕船漕從南陽上，汙入渠，渠絕水不至，斜開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汙如此，漢中之穀可致，而山東從汙無限，便於底柱之漕。日襄斜村水，會箭之饒，優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渠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濡，石不可漕。其後嚴無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東萬餘頃，故惡地，減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發卒萬人穿渠，自微引洛水，下南，順下岸，善船乃鑿井，深者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賸以絕，商船東至，山領十餘里，開井渠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渠。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

史籍

卷之十八

太

使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數不登，而渠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遂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來瓠子決河，上已用事，萬里沙，忽自臨決河，洪白馬王璽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筏，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適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勢兮放逸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楊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日，河湯

漢武治河
其害固不
可限

旱災約也

史記卷之十八

湯兮激游波，北渡回兮迅流難。寒長菱兮湛美玉，河伯許兮
 新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隕林竹
 分隄石，苗宜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寒，轆子築宮其上，名曰
 宣防，而道河北行。渠復禹舊跡，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
 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
 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輒成國，漳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
 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川渠為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
 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大史公曰：其故水之為利害也，
 余從負薪寒，宣房悲，轆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元閏六年，兒寬
 為左內史，奏請穿鑿上渠，渠以益溉鄆國傍高仰之田。上曰：

北

此說於理
可借不從

此河宜
明其

後宋人亦
以河限

史記卷之十八

昔觀地形，今木工畢，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
 如此，則渠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
 轉輸，初無侵盜，糧軍殺將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自越
 者，以其水絕，後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
 延年計議甚深，然河通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
 通於神明，悲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
 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
 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
 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鄒昌使
 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統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
 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南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
 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
 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咸
 郭所居，九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項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
 河通南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
 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
 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今通利，猶不能
 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憂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
 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
 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

平

此寒而不
通之故

若今之已

史籍 卷之十八

三

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
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一州
陵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
為著外祿六月惟延世長于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
嘉之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
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
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為前河決延世
受丞相史楊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
塞之易恐其虛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
水執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

計商前議
勿受屯氏
河乃大界

史籍 卷之十八

三

水盛必災滿有漢於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
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
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
商延年皆明計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
必有成功鳳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
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祿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
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
不能去而今水益湍急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
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尉
與丞相史孫禁行視圖方畧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于前
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開開通大河今入故駕馬河至
海五百餘里水道沒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二十餘萬頃
足以償所開傳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
上許商以古九河之名有徒駭胡橋高津今見在咸平東光
昌界中自高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
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駕馬河失水之迹處魏
平夷早則涸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
以為河中國之經洧聖王典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
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時李
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滅夜增江

河滿溢所謂水不涸下雖常於平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延世業重寶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泰九河今皆填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諸部刺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

史

卷之十八

章

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弭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宜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漸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

史

卷之十八

章

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孰不能遠涉溫葭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廢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壅龍門梓伊閼折底柱破碣石隴斷天地之性此通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漸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遇多穿溝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

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于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臣竊按視，進害亭西十八里至洪口，遇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進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山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洪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洪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難禁，制黎陽漕渠，足以上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冀州聚首，盡當叩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懼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濶潤上徹，民病濕氣，木皆立枯，雨不生殺，決溢有敗，爲魚蟹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決，則墮南下，墮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新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萬

史

卷之十八

章

故謂之中策，若遇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開竝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間偶治河時，水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賦，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剗除，成空而猶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空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賄於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新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皆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山竅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水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詩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都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

史

卷之十八

策

貨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
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適雨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
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世上惟空語最多實蹟寡

藝文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
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
消滅至秦思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迄孝武時書缺
簡脫禮壞樂崩上明然而嘆於是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
下及諸子傳誦皆充府至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
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

史籍

卷之十八

毛

其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
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
中奉車都尉歆掌父業歆於是總群書爲七畧而奏之故有
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
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
藝存其大體元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
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
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
萬言後進編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
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史籍

卷之十八

美

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
感當揖讓之時必解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
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
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
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
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說爲
後麗問初之辭沒其風喻之義後雄梅之曰詩人之賦麗以
則詩人之賦麗以淫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
之譚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
厚云序詩賦爲五種序兵書爲四種序數術爲六種序方技

爲四種大凡六畧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一

卷之十八

史緯卷十九

漢書七

列傳

張耳 陳餘

張耳大梁人其少時及魏公子母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父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乃嫁張耳張耳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

史緯 卷之十九

高祖爲布衣時數從張耳游秦滅魏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耳餘乃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笞陳餘餘欲起張耳竊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川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至陳兵數萬耳餘上謁陳涉涉生平數問張耳陳餘賢見仰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陳涉立爲王陳涉問此兩人兩人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項日張膽出萬死不顧一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

母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謀秦。秦威陽以令諸侯。諸侯以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惡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說涉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於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涉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卒三千人。北畧趙地。至涿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守城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令使蒯通請以城下。武信君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立武臣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丞相。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趙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亦楚意。特以計賀王。願王毋西兵。北却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史籍

卷之十九

二

一
篇紀
事

必不敢制趙。趙王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韓廣至燕。燕人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屬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戰。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右提左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畧太原。秦將詐為二世書。遣李良。不封良。得書欲反。未決。道逢趙王。李良見以為王。伏謝道旁。王第使騎謝李良。李良怒。遣人殺王。第遂襲邯鄲。殺武臣。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南君踴躍。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神歇。立

史籍

卷之十九

三

爲趙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之，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攻常山，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餽王離。王離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歷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歷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

史記 卷之十九

四

後慮。」餘乃使五千人令張歷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耳。子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卒存鉅鹿者，楚力也。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歷陳澤所在。陳餘曰：「張歷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愕不受，陳餘起，叩劍客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子君印，若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陳餘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山北陳餘、張耳遂有郤。張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陳餘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俟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以擊常山，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乃遣兵從陳餘，餘悉三縣兵，襲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耳因走漢。』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立陳餘爲代王。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陳餘乃遣兵助漢，後知張耳不死，故於彭城西，陳餘背漢，韓信已定魏地，與張耳擊破趙井陘，陳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漢立張耳爲趙王，張耳卒，子敖置魯元公主。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父祖驕傲，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踞罵，甚慢易之。趙相貫高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與趙午等怒曰：『吾王廢王，

史記 卷之十九

五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陳餘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山北陳餘、張耳遂有郤。張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陳餘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俟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以擊常山，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乃遣兵從陳餘，餘悉三縣兵，襲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耳因走漢。』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立陳餘爲代王。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陳餘乃遣兵助漢，後知張耳不死，故於彭城西，陳餘背漢，韓信已定魏地，與張耳擊破趙井陘，陳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漢立張耳爲趙王，張耳卒，子敖置魯元公主。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父祖驕傲，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踞罵，甚慢易之。趙相貫高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與趙午等怒曰：『吾王廢王，

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勸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吾王，故欲殺之。何乃洩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上捕貫高等，并逮趙王，衆皆爭自剄。貫高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

史事

卷之十九

本

者乃輜車膠致，與王詣長安。上治張敖之罪，詔趙羣臣賓客有收從者，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敖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手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諸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範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驛，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

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使泄公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曰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而日復事上哉？緩上不殺我，我不愧乎？心乎遂絕。脫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

韓信

史事

卷之十九

本

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遁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亭長食，亭長妻苦之，題晨炊尊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見信飢寒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問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於是信孰視，視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屬項羽，信數以策干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其時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

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遂虜魏王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
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
于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
說。信之下魏代漢。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
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廣
武君李左車說餘曰。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
與今乃輔以張耳。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
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薪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
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顧
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

史記卷之廿九

與戰。彼前不得圖。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十
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
成安君不聽。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則大喜。乃敢引兵下。未
至井陘口三十里。止。夜半傳發。選精騎二千人。人持一赤
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
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
慄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
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
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
聞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

空壁爭漢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
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拔趙旗
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
赤幟。大驚。以為漢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道走。趙將雖斬之。弗
能禁。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陳餘。泚水上禽
趙王歇。信令軍中有能生得廣武君者。購千金。項之有縛而
至。成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面對。師事之。諸校劾首虜休
皆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
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
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

史記卷之廿九

死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附庸士大夫也。所謂敵市人而
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入自為戰。即子之生地。皆走。寧
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
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信。固請問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
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師下。身死泚
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
名聞海內。威震諸侯。眾庶莫不輟耕釋耒。傾耳以待命者。然
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勦敵之兵。頓之堅城之
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驢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伐。齊必

距境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擊齊。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信遂襲歷下軍，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或說

史籍

卷之十九

王

龍且曰：漢兵遠圍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今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功，不足畏也。且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虜楚卒皆降，遂

平齊，使人言漢王，請自立爲假王，以填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且聽將軍之言，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密曰：吾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縮頭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卬台人武涉往說信曰：漢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輒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足下所以得至今者，以項王在也。項王卽以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乃爲漢擊楚，智者固若此邪？信不聽，蒯通知

史籍

卷之十九

王

天下權在於信，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不聽。項羽已破高祖，裝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以爲楚中尉，曰：此壯士也。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信反，上用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發使告諸侯，會陳、高祖至，信來謁，上令武士縛信，信曰：果若人言，狡吏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常稱疾不朝。從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起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

特傳不
止呂氏
在此

師之相
初無嫌
信何得
之以此
故人之

信已反
信何得

信出門笑曰生乃與魯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者將能
否因問如我能將幾何信曰不過能將十萬上曰于公何如
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
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
天授非人力也後陳稀為代相監邊薛信信挈其手與裴於
庭數匝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稀曰唯將
軍命信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
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
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稀曰謹奉教十年稀果反高帝自將
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之稀所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

史籍 卷之十九

信

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稀報其舍人得罪於
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反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
令人從帝所來稱稀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
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
用蒯通之計反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
已破稀歸聞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有何言呂后曰信言
恨不用蒯通之計高祖曰此齊辯士也欲烹之通至自說釋
弗誅

彭越

彭越字仲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起或謂越曰

史籍 卷之十九

五

豪桀相立攻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居歲餘澤
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越曰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年
強請乃許與期旦旦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旦日出十餘人後
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後
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
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今徒屬徒屬皆驚畏越莫
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擊昌邑越助
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散卒
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人母所屬齊王田榮畔項
王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
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
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
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乃拜彭越為魏相國
擅將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囚其所下
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於梁
地絕其糧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
項王乃使曹咎守城阜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北
走殺城項王之南走陽夏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
餘萬計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
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敗於固陵乃用留侯計許睢陽

以北至殺城皆以王彭越越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稀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越越恐欲自往謝其將越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越不聽梁太僕有罪囚走漢告越與越輒謀反上使使掩捕越囚之睢陽有司治以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睢陽道見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呂邑呂后許之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追悲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史籍

史籍 卷之十九

宋

今其舍人告越復謀反遂夷越宗族太史公曰韓信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時以故幽囚而不辭云此呂后所

英布

英布六人也少時客相之常刑而王及壯坐法繫布欣然曰人相我當刑而王疑是乎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論輪龍山鹿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華交通已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盜陳勝之起也布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

項梁渡淮布以兵屬梁常冠軍以為富陽君項籍救趙

項梁渡淮布以兵屬梁常冠軍以為富陽君項籍救趙涉河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是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引兵至新安使布夜坑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從間道破關下軍項王封布為九江王都六陰令布殺義帝於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解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召布布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

史籍 卷之十九

七

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謂者隨何曰臣請使之趙與二十人俱至淮南太宰上之三曰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弱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太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趣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弱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

市不在楚
元有魏切
之心

市心事

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兵。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弱。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楚王恃戰勝自強。然而漢王收諸侯。還守城。卑榮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千里之外。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大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

史籍

卷之十九

太

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信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獨可遂殺楚使。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攻下邑。數月。龍且擊破布軍。布間行。與隨何歸漢。布至漢。

史籍

卷之十九

太

王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下食。徒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乃使人之九江。楚已徙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兵。與項王。布皆大司馬周殷。廷舉九江兵。與漢軍。楚之天下。項伯死。上置酒。對眾。新隨何曰。府信為天下安。月鵬偏我。隨何曰。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何為將軍中尉。封布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盡其國。獨陽諸侯。淮南王方獵。兄酈圖大恐。陰令人部募兵。候伺方部。急。布所幸姬病。號。醫家與中大夫黃蘇封門。蘇乃厚餽。遣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舉蘇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蘇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蘇。蘇請長安上變。布使人追不及。蘇至。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蘇。使人微驗淮南王。布已疑蘇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連族蘇家。發兵反。上乃赦蘇。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公兵坑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以

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白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等策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是計將安出薛公

史記卷之十九

辛

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為身不顧後非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諸將不足畏也果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渡淮擊楚楚王劉交發兵與戰徐僂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會戰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偽與俱亡走越布信之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遂滅之

布本不足與存
布亦以存何也

吳王濞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守棄國自歸高祖廢為合陽侯而封其子濞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征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刺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不可無壯王以填之乃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附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

史記卷之十九

辛

天下亡命者令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駘問寔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之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陵更輒予不買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它郡國

更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
其衆皆帝卽位。權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
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
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
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
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謀作亂逆。今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
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
西王卬。以賣爵事。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

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鄒敖。守
將軍榮布。擊齊。大將軍實嬰屯滎陽。監齊趙兵。條侯乘六乘
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
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
無足憂者。問父絳侯。客鄒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
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
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
泗口。塞吳饑道。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
必矣。條侯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糧道。吳王之初
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
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
亦一奇也。吳王太子曰。王以反爲名。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
王奈何。吳王遂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
用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勿下。直去疾西。
抵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
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
郊。事敗矣。吳王問老將。皆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於
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諸侯客皆得爲將校尉。
行間侯司馬。獨周丘不用丘。下邳人亡命吳。無行。王薄之不
任。周丘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

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聞吳反，皆城守。丘至，得令召令入，使從者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丘且至，屠下邳，不遺食項。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界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給吳王出勞軍，使人銀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楚王戊軍敗自殺，四王圍臨菑，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王自殺，膠東王亦自殺，南王皆伏誅。郡將軍攻趙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城降。

史記

卷之十九

音

史記卷十九終

史記卷二十

漢書八

列傳

楚元王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即帝位，交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祖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大之，號曰元王。詩高后時，郢客為宗正，文帝尊號元王，子生，爵比王子。元王薨，郢客嗣，是為夷王。夷王薨，子戊嗣。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禮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為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鉏我于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內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何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

王戊稍淫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
二人謀不聽胥靡之衣之精衣使杵曰確春於市戊季父休
侯富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富懼乃
與母太夫人奔京師景帝三年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
敖人傳趙夷吾諫遂殺之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
南與漢將周亞大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漢
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元王太子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是為
元王初王戊反休侯富坐削屬籍後問其數諫戊乃更封富
為紅侯富子辟疆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
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嘗以書自娛不肯仕

史籍

卷之二十

二

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
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
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
如是以免患光然之通擇宗室可用者辟疆子德待詔丞
相府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疆為光祿大夫
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德字路叔修黃老術有智畧少
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辟疆卒德復為宗
正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
取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免為庶人屏居
山川光聞而恨之召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

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謹厚封為陽城侯
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
客食飲日富民之怨也子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
任為郎郎冠行修飭擢諫大夫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
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僞等
並進對獻賦頌上復興神儒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
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
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
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上方鑄作事費甚多方
不驗乃下更生更更勅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

史籍

卷之二十

三

侯安民上書入國戶牛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贖冬減死
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為
諫大夫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
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
人重之焉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
與侍中全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
放縱而中書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自罷退
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堪更生下獄及望
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奎古間上感悟下詔賜望
之爵關內侯奉朝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

即今也。復時恭顯詩史子弟侍中諸曹告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乃使其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詭服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天子甚悼恨之乃指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彈之數請殺焉更生懼其傾危乃自刺其目。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諱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微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明微前不忘君倦倦之義也。凡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上欲竭愚誠又恐起讎然惟忠臣之義一抒愚志退就農畝死無所恨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肯渾殺白黑不分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未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本知就任而災異致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眾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霜夏阻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原其所以然者諛邪並進也。諛邪之所進者由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舍政如或謂之則賢人退而舍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昔者四凶與舜禹維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同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帝堯成王能賢舜禹

史籍
卷之二十

周公而消四凶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貞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舍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皆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譏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懼也。昔孔子與顏會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為優與卑陶傳相汲引不為此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恩天下之心迹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以察當世之變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翕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恭

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與堪上乃見問興朝臣漸斷不可尤祿勲何邪興頓巧上謂上疑堪因順指曰衆人聞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臣前言堪不可誅爲國養恩也可賜爵關內侯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孝宣廟關災其晦日有蝕之于是上召請前吉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

史釋

卷之二十

本

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白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謾適要救危及世顯凡八篇依典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以故九卿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事因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觀詩書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

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管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會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朱均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桀紂之孫自古

史釋

卷之二十

七

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帝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慄不敢諱亡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喪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嶠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塋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葬會稽不改其制。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遠覽獨處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丘聞之。古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麻博之間。穿不及泉。飲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若親骨肉。皆微稱。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

史籍 卷之二十 八

有餘石。梓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官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官室。營宇往者咸見。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墓。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城。城內雖牧豎之禍。豈不哀哉。由是觀之。明暗之得失。奢儉之古今。昭然可見矣。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棺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

列女傳
於上政

王此之稱
無有言者
子政也
則切爲本
成事不徒用
情哉

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計。臣臣皆爲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大淫侈之人。又何爲哉。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賈逵。編胥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典與顯家。可法則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數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有謀。與相親友。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素世家。國厚恩。身爲

史籍 卷之二十 九

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舞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六卿分晉。田氏取齊。甯氏弑其君光。孫林父奪趙出其君。衍弑其君。則三家並專國政。卒逐昭公。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陽微之所致也。泰昭王舅穰侯及犀首。素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名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羣臣大臣。終有

問樂望火之禍。泰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與諸呂無道。相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降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內魚。麟左右。而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七貴。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桀執樞機。朋黨比周。稱恩者。公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擠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非毀而不進。不令給事。朝省悉其與。

史緯

卷之二十

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誅。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爲其人徵象。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不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義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賤。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

史緯

卷之二十

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棄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于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戎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圖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書誦書傳。夜視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教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下雷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聖人所以斷疑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千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

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開編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府生之遺學與此同柳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害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上德通神明總統揚業開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

史籍

卷之二十

古

左氏可立不遠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廣閉固距而不肯試假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故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微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

飲禮

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達明詔失聖意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欲移書上疏自責願乞骸骨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欲收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故特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誦求出補更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以病免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皇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龔俱為黃門郎重之龔欲為中學校尉龔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事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及王莽篡位龔為國師後事在莽傳

史籍

卷之二十

藍

李布

李布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李布匿潁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遂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到布許之適兒紺李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李布適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出半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遇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南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李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李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

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而不得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楚平王之墓也君何不爲上從客言邪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序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避呂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

史籍

卷之二十

七

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夷未瘳噲又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序文時季布爲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序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再卽一月見罷季布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罪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應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楚人曹丘生數招權傾金錢與實長君舍季布問之寄書實長君曰吾聞曹

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實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漢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置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士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稱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史籍

卷之二十

七

樂布

樂布梁人也窮困賃傭于齊爲酒人保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游數歲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畧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殺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臧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利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頓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梁陽成臯間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若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該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一微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布乃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膏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以法滅之。吳楚反。布以軍功封俞侯。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率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與彭越。起陽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在古烈士。何以加哉。

田叔

田叔。臨城人。為人廉直。喜任俠。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未及還。會趙午賈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精衣自舄。鉗稱王。家奴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

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會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賈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舄鉗隨張王。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驕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於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訟王取其錢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怒。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於

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果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虐，我獨何為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以官卒。魯人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口不以百金傷先人名。褚先生曰：「田仁與任安相善，任安榮陽人，少孤貧，因為人將車之長安，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因古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西界谷口蜀樓道近山，安以為小邑無豪易高也，留為亭長，邑中人民出獵，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壯長，當劇易處，眾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別平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安曰：「基子甲何為不來？」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為三百石長生，其帳不辦免，乃

史記

卷之二十

主

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俱居門下，相愛。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使養惡馬，兩人同非。田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兩人從衛將軍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二子拔刀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有詔募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其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禹。禹問之，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禹曰：「吾聞之，將軍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能得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如木

趙禹知人

有到廣人奴耳

偶人衣之綺縠耳。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貧，何為出此言？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以聞有詔召見，問能畧。田仁對曰：「提桴鼓立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田仁為丞相司直，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俱坐戾太子事下吏死。

史記

卷之二十

主

齊悼惠王

齊悼惠王肥，高祖長庶男也。六年立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悼惠王卒，子襄王襄立，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封章弟典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立諸呂為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肅之笑曰：「願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

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其日有亡河一
人臣謹行單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
罪也自是之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強高
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聚兵欲為亂章知
其謀乃使人陰告其兄齊王令發兵西來東牟為內應以
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與其舅驕約即中令祝午中尉
魏勃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
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相君聞王固欲勃請為將平信之勃
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曰常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于是
齊王悉發國中兵使祝午詐璽謂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

史籍 卷之二十

三

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
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
之臨前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
之乃馳見齊王齊王因置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并
將其兵琅邪王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悼惠王高
皇帝長子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大臣孤
疑未有所定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
兩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
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呂產等遣大將軍灌嬰將
兵擊之要至萊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

變齊王乃屯兵于百界以待約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
等盡誅諸呂琅邪王從齊至長安或議欲立齊王琅邪王及
大臣曰齊王母家驕約惡戾虎而冠者也助以呂氏故幾亂
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
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舍人則大
臣安于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
罷兵灌嬰問魏勃本教齊王反使使召貴問魏勃勃曰失火
之家豈暇先言大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
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終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庸妄人耳何能
為乎乃罷勃勃少時欲見齊王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史籍 卷之二十

三

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而問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
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于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
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齊王
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文帝元年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
二千戶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
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齊王卒諡曰哀王子文王側立文王
卒無子立悼惠王子將闕是為孝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
王諸子子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賢為菑川王卬為膠
西王雄渠為膠東王孝景三年吳楚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
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王不聽四國兵共圍齊齊王使

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令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四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四國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四國，不見屠。路中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四國誅路中大夫，齊初聞急，陰與四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四國漢將樂布擊破四國兵，解齊圍已而聞齊初與四國有謀，將移兵伐齊，季王懼，飲藥自殺。景帝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季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膠西膠東南菑川王咸誅滅，吳楚反。

卷之二十

論

時濟北王志堅守，不與諸侯合。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懿王卒，子厲王次昌立。齊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太后有女曰修成君，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主父偃亦謂甲：「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官甲至齊，風以此事，王母紀太后欲立其弟女爲王后，怒曰：「王有后，後官其備甲齊，貪人及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齊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官，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昆弟姦坐死，齊王與姊有姦，故甲以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主父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

殷富，巨于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于親屬益疎，乃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季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官宦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乃飲藥自殺。趙王見偃一出廢齊，恐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之短。天子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母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厲王無後。天子憐齊，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王莽時，絕城陽王章，立二年卒，謚曰景王。傳至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及文帝從代來，興居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與大臣共立文帝，始。

卷之二十

金

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書蓋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總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與居，章與居自以失職奪功，章薨，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歸長安，使轅蒲侯柴武擊破之。濟北王自殺，國除。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辦之。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者王。

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背約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皆勸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而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郵驛。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趣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



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第。君乃益明。於是封千秋為安平侯。七年春。上征韓王信。還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陳稀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食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

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計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擊擊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數千入上至何謂上笑曰今相國適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歷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此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金為請吾此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問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丞相之淺也上乃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

參諫徒燒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為策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而不恨何買田宅必窮居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臣吾儉不賢毋為我家所奪卒諡曰文終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鄉侯婦人封侯見之呂氏同意呂雉女主故有女臣耶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高祖為沛公參佐高祖定天下身被七十創凡下齊魏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士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封平陽侯食邑萬戶高祖以子肥為齊王參為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其言之參于是選正堂舍蓋公為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局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丁此者乎參曰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

善及為宰相有却主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代何為相國舉
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謝於文辭重厚長者
即除為丞相史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
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
酒度之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聞說以為常見
人有細過掩覆之府中無事參子商為中大夫惠帝怪
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商曰若歸試從客問而父
曰高帝新棄臣臣當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
憂天下然無言吾告若也商既洗沐歸時問自從其所陳參
參怒而答商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而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參曰與商何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
聖武統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臣孰與蕭
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
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參為相三年卒諡曰懿侯百姓次之曰蕭何為法
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太史公
曰曹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俱及
為相清靜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稱其美
矣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
平相釐王悼惠王平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
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
仇以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
博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索天下良乃更姓名亡匿下
邳嘗閒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
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為其老懼恐下取履父曰
履我良下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
隨日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
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
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
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
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
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旦日視其
書乃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
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
為楚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兵法說
沛公沛公善之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及沛
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
而韓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立成為韓王

以良爲營司徒與韓王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西入武關沛公欲擊秦曉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首子賈豎易勅以利願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鄼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敗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官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不聽

史籍

卷之二十一

七

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續素爲存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紂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良因要項伯見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及見項羽後解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辭歸韓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困項王意

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問項王不遣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秦項羽以故北擊齊良乃問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邳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其功者良曰九江王黥布楚泉將與項羽有郅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命韓信將兵擊魏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

史籍

卷之二十一

八

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嘗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與鄼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刺印先生行解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謂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鄼生語告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陛下遊者徒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且楚唯無道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

以爲懼
此故請封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九

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今起銷印六年封功臣夏未嘗有戰關
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央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
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
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
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
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良曰陛下起
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親愛所
誅者皆生平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恐陸
下不能盡封以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
何良曰上平生所憎重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
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子
足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起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
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都關
中左右大臣多山東人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轅
關倍河向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遇
數百里田地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轅函右
崑崙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
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
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劉敬可謂
曰知世之
以謀者多
惜此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十

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卽日駕西都關中良性多病從入關卽
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
多爭未能得堅決也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
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
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
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
能致者四人四人者年老矣曰四皓皆以上殺侮人故逃匿
山中義不爲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
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
朝今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
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一年燕布反上病
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
危矣乃謂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卽位不益無功則從此
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將將也今使太子
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
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肯
子居愛子上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問爲上
泣言燕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下故等夷乃令太
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使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裁輜

中生伐畢
洛其明証

高帝欲易太子雖出私意亦恐其不稱職也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為上涕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皆送至灊上良病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劉疾願上懷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臥傳太子時叔孫通為太傅良行少傳事十二年上破布軍歸病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重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憂於良足矣願乘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強食後八年卒諡曰文成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視之良死并葬黃石冢四略河內人一日東園公二曰用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居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遠遊購購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劉馬高蓋其愛其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共八商雒陽地肺山不仕秦亦不仕漢太史公曰余以為子房其貌魁梧奇偉至見其圖反如婦人好女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平 陳平陽武人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緩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緩平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其婦平家戶牖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見之長所獨視憐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平女乎

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食乃假貨幣以聘子肉酒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如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資用益饒遊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乎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立魏咎為魏王平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說之平亡去項羽畧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殷王反楚項羽以平為信武君往擊之殷降項王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丈人獨行疑其亡將要中富有金玉寶器目之平心懼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平至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賜食置就舍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蕭何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與護軍諸將盡諱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灌侯等或譏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殺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

故惡其甚
盜其甚
無知不辨
更商

孫武勳婦
人其薄平

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漢楚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聞漢王能用入故歸大王臣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來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請乞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問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謹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伴驚曰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顧將軍背約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乎夜出女子二千入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用其計策卒滅楚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

將曰：或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山，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調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信果郊迎。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盡定楚地，赦信以爲淮陰侯。高帝大封功臣，封平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虓敵，非功而何？對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貸魏無知，平從攻韓王信于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或云平使書工圖美女，問遣人遺闕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言於單于，圖以得開。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屋宇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於是詔御史，更以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滅荼、陳、黥、布，凡六出奇計，軍益邑封。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使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嬃夫，帝以忿怒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

爲壇以節名樊噲，噲受詔卽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高祖崩，平恐呂后怒，乃馳傳先至，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以爲郎中，令曰：傳教惠帝是後。呂嬃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呂后以平爲右丞相，呂嬃怨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平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太后聞之，私喜而質呂嬃於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毋畏呂嬃之讒也。呂后立諸呂爲王，平爲聽之。及呂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文帝立，平以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而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平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文帝乃以勃爲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夾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爲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

平好爵老
故能為此

勃大患出而讓平曰君獨不棄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於是終侯自知其能不如平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專為丞相二年平卒諡曰獻至曾孫何有罪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仰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王陵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徵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東鄉坐陵母欲

史緯

卷之二十一

七

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之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及終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勃陵讓平勃曰始與高祖啖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而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大后

烈陽遷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者十年而卒高祖為沛公時張敖坐法當斬陵見而怪其美乃言赦之及齊貴常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周勃

周勃沛人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為沛公勃從高祖定天下凡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三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封終侯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見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高祖崩以

史緯

卷之二十一

太

列侯事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高后崩呂祿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文帝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十月餘乃謝請歸相印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背脅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長子勝之尚之初勃之益封蓋以予薄昭及緊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胃絮提文帝曰終侯給皇帝夏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將欲反耶文帝謝曰方驗

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卒子勝之嗣坐殺人國除弟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入歲為將相持國乘貴重矣後九歲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勝之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六年匈奴大人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幕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殺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滅太子曰仰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孝景三年吳楚反以

亞夫所將不難如山

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根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微阻阨限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知其計至雒陽使搜役電問果得伏兵遮請涉為護軍太尉既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司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敕挑戰終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隅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却五歲還為丞相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白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願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與丞相

夫用兵持重，獲其時有加焉，然足已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獲罪悲夫。

周昌

周昌，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苛，昌白卒史，從沛公入關破秦，沛公為漢王，以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遁去，使苛守榮陽城，楚破榮陽，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烹苛。漢王封苛子成為高景侯，拜昌為御史大夫，從擊破項籍，封汾陰侯。昌為人強刀，敢直言，白蕭曹等皆卑下之，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姬姬，昌還走，高帝遂得，弱昌項問曰：「我如何主也？」昌曰：「陛下桀紂。」

之主也。上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而止。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上欣然笑，即罷昌行，制耳於東廂，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時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堯進曰：「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強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質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敬憚之。」高祖曰：「善。」乃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強為我相。」趙王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於是徙昌為趙相，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

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恐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誅之不敢遣王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乃使使召趙相昌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至長安月餘被鴆死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卒高后聞御史大夫趙竟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竟罪福今禍所伏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孝文十六年爲御史大夫張蒼免嘉爲丞相封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嘉入朝見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

史集

卷之二十一

七

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之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用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文帝崩景帝即位是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變更而丞相嘉所言不用因喉血而死謚曰節侯

酈食其

酈食其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然縣

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輕悍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白匿後沛公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謂曰吾聞沛公殺易人有大畧此其吾所願從游莫爲吾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白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據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

史集

卷之二十一

七

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屬曰豐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請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今今請使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食其嘗爲說客馳使

諸侯。漢三年。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問滎陽成。計欲捐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曰。臣聞之。知天之王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城。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史籍

卷之二十一

七

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策。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齊王田廣以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悉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欲享食其。謂之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食其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能爲若更言。乃亨鄭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疥爲高梁侯。酈商以將兵有功。封曲周侯。

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辨。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魘結箕倨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強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子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

史籍

卷之二十一

七

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迺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吾居中國。何遽不

若漢趙大說買留與飲數月日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日間所不聞賜買案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買辛拜作爲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買爲大中大夫買
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
買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
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
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乃謂買曰試
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買凡
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
曰新語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忌大臣及有口者買自度不

史錄

卷之二十一

七

能爭之乃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丞相陳平慮諸呂擅
權欲危劉氏常燕居深念買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時見
買買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買曰不過慮諸呂少
主耳平曰然爲之奈何買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爲社稷計
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平盡呂氏數事
平用其計適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其樂飲太尉亦報如之
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及誅諸呂立文帝買頗有力文帝
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買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佗
今佗去黃屋稱制比諸侯皆如意旨買有五男適出案中裝

其稱家
之視

賣千金分其子買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賣
劍值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械飲十
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
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汝爲也竟以壽終

朱建

朱建楚人也事淮南王黥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
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問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
家徙長安建爲人辯有口刺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得幸
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貨
服具陸買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

史錄

卷之二十一

宋

曰平原君母死何以賀我買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
矣辟陽侯適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往聘凡五百金
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后惡不可以
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
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閻孺說之曰君得幸
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
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夕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
辟陽侯言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
貴盛倍矣於是閻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

建以建
陽侯而死
此比目之
也
建以建
陽侯而死
此比目之
也

斐敬

侯之因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呂后最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辟陽侯已死，辟文使吏捕朱建，建自殺。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何奴單于無禮焉。」單于遂死，何奴中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七

曰：「然，彼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行十餘世，遂滅殷，乃營成周都，維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率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榮陽爭成，阜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七

夫與人闘，不撓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此亦益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其敬慕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問信與何奴欲擊漢，上使人使何奴，何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與麤畜，使者十輩來皆言何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卒見所長。今臣往，獨見羸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何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騎何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還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何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敬教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新先使十車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當是時，何奴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日，誠可何為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通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西在國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

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遂徵遺長公主呂后日夜泣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十餘萬口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曰人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幸

臣無將將則反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職安有反者此特暴盜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接諸生言反者下吏言盜者皆罷之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遁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

第十月仍
本正也

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暴盜壯士進之弟子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通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新將舉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事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賢之說士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幸

今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得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乃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蘇黃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通令羣臣習肄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利侯諸將軍軍吏以大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

李貴曰有
官有金便
是聖人
通此一節
其正言亦
惡切可聽

史緯

卷之二十一

章

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大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諫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遇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秦以不早定扶蘇。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貴哉。陛下必欲廢長而立少。臣爲傳無狀。願先伏誅。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指。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高帝崩。孝惠卽位。謂通曰。先帝聞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諸儀法。皆通所論者也。太史公曰。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儲宗大直者。識道因委蛇。

蓋謂是乎

淮南王

史緯

卷之二十一

章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高帝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幸有身。及貫高謀反。事覺。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後宮。繫之河內。美人亦繫。告吏曰。曰者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美人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美人已生子。悲。卽自殺。吏奉美人子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美人真定。真定。美人母家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立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及文帝卽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餐。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力扛鼎。乃自袖金椎。兄辟陽侯。椎殺之。馳詣闕下。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懼厲王。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

盛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高天
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其厚大王以未嘗
與皇帝相見求入朝兄未畢昆弟之歡而殺侯侯以自爲名
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稱大
王遂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悅天下正法而許大
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
失南面之尊其厚大王宜日夜奉法虔修貢職以稱皇帝之
厚德今趙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
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
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瘡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

史緯

卷之二十一

壹

艱難危苦其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
養犧牲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
衣其過且大貪取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
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
不誼數違天子之令不願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
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屢王侯之位不知
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
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貴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
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蔡
以安周齊桓殺子糾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項王亡代高帝廢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
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
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
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
史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
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受
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業大王即論相以下
爲之奈何夫墜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
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
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常忘死陛下

史緯

卷之二十一

壹

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舉過恐懼伏地待誅不
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于上羣臣皆得延壽於
下上下相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
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
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問趙何奴
事覺治之適使使召王王至長安丞相張敖行御史大夫事
馮敬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制曰朕不忍置
法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諸虛屬嚴道適遣長載以輜
車令縣次傳哀益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傳以故
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

下有殺弟之名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不聞過故至此廼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益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上乃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侯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上憐淮南王王子年七八歲皆封為列侯民有作歌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豈以為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謚長為厲王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

史

卷之二十一

七

為將王廼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成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員信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好讀書鼓琴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外書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廼遣安入朝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皆暮然後罷安

雅善武安侯其來朝也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諸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官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賈賂其羣臣賈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王后荼愛幸生子遷為太子太子學劬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願奮擊匈奴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亡之長安上書事下廷尉逮淮南太子王欲發兵計未定會詔中尉宏即訊太子王視中

史

卷之二十一

七

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公卿言淮南王安雍關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亦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削以地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廼與太子謀有是非者即刺殺之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甚耻之為謀反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郎喜言漢廷治有男郎怒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後王從東宮召客楚人伍被欲與計事曰將軍上被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

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荆棘露索衣也。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盡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無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曰：竊觀朝廷之政，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南越賓服，羌獫狁獻東，旃入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

史籍

卷之二十一

第

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衆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王曰：夫孝太子知畧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王復問曰：公以爲吳舉兵非耶？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

爲趙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遇成卒者四十餘人，今我今緩先要成卒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驍如，皆以爲什八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錫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二十餘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

史籍

卷之二十一

第

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任刑法，轉海內之粟，致於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絺，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舉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僊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趙主、趙主、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使人上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王可共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

而七典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四方之民，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仰天叩心，怨上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響應，所謂蹈瑕襲隙，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王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燕庶，布德施惠，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響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其子過故國而悲，作李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于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慕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於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荷如公言，不可以徵幸耶？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朔方郡土地廣美，民能者不足計，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諸卿徙郡國豪傑及耐罪以上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郡，發器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中都官詔獄書，遣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

史記 卷之二十一

王侯貴族
仇命其

侯懼，使辨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徵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事發而已。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子，建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王皆得分子弟為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捕繫建，建具知太子謀殺中尉，使所善嚴正上書，事下河南治，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王殺其父，搆之於弘，弘疑淮南有逆計，深探其獄。於是王銳欲發，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印，欲如仇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謀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未發，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殺之，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愛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乃罷相計，猶復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案今無足與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遠，王亦意欲休許之。太子自到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問王，王捕太子王后，盡繫賓客，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

史記 卷之二十一

有司請逮捕衡山王。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后太子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國除爲九江郡。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得罪者數千人。

史緯

卷之二十一

漢書

史緯卷二十二

漢書十

列傳

蒯通蒯通奇士漢書與江充息夫躬同傳非是

蒯通，范陽人。陳涉使武信君武臣舉趙地，至范陽。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也？通曰：秦法重，足下爲今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燬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接刃于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用臣之計，可毋戰而畧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定，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以其城下。君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年少亦方殺其令，嬰城以距君，君何不責臣侯耶？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使范陽令乘朱輪華轂，驅馳於燕趙之郊。燕趙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

見信於
天下

喜矣燕趙可無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
武信君因使通賜范陽令侯印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
後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引兵將東擊齊問漢王使卿介
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將間使
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卿生一士伏軾持三
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適下趙五十餘城爲
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遂渡河齊已聽酈生
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
生爲欺已而烹之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王通知天下權
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信曰
史緯 卷之二十二 二

分三計
信也
但自戰
以未分
已又天
同欲定
一也

之三分天下服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甲兵
之衆被寇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則天下風走而
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
下執國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
我以其食吾豈可見利而背義乎通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
欲建萬世之策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布衣時相
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敖陳澤之事二人和怨常山王背項
王卒頭風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殺成安君於泜水之南頭
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驢也然而卒相
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
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大於張敖陳澤故
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句
踐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盡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故以
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
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臣聞之勇畧震主
者自危功高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
下井陘誅成安君拘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東
新龍且西鯨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界不世出者也
今足下拔下賞之功故漢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
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

竊爲足下危之信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通復說
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
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
辭夫隨斯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節石之祿者關卿相之
位智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
如驍黃之致驍驍之踟躕不如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
不如備夫之必至雖有堯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瘠骿之指
屈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
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
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通通說不聽乃陽狂爲巫天下既

史記 卷之二十二

四

定行賂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
于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
若欲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欲之豈子不用臣之策故令
自失如此如破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
豈之通曰唯子寬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寬對曰秦氏
失柄網絕維維由山東大擾興姓並起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于
是高材捷足首先得之蹄之犬吠竟竟非不仁狗同吠非其
主當是時臣知韓信不知陛下也且天下精銳持鋒欲爲
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耶高帝曰置之
乃釋通之罪至齊悼惠王時齊參爲相禮賢下人請通爲客

一
謝者便說

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
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之及田榮敗二人相與入深山
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
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乎
通曰諸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
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
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東繼諸火于亡肉家曰昨暮犬
得肉爭鬪相殺諸火治之亡肉家還追呼其婦故里母非漢
說之士也東繼乞火非避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通可
臣請乞火於曹相國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
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
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
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禮之曹相國曰敬
受命皆以爲上賢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
十一首號曰傷木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營于項羽羽
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史記 卷之二十二

五

江亢

江亢邯鄲人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
得幸於趙王丹疑齊以已陰私告王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
其父兄皆棄市齊遂亡西入關更名亢諸閭告太子丹與同

產婦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天子遣使者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言克通逃小臣，苟為姦誘，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後雖臨烹，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後遇赦，太子竟見廢。克召見大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許之。克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冠纓飛翬之纓。克為人魁岸，容貌其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克因自言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

史記

卷之二十二

六

克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持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克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克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官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家，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克為忠，克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克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克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後克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克以屬吏太子問之，使人謝克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勅亡素也。」唯江君寬之，克不聽，遂自奏上曰：

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水衡都尉。後上幸甘泉，疾病，克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果在重疊。于是上以克為使者，治重疊。克將朝，至掘地求偶人，捕蟲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詎莫敢訟其寃者。克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捕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克白，臨斬之。賜曰：「趙主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遇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後武帝知克有詐，夷克三族。

史記

卷之二十二

七

息夫躬，河陽人，少為博士弟子，通覽記書，容貌壯麗。哀帝即位，皇后父孔鄉侯傅參與躬同郡相友善，躬以為援。長安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與躬相結，俱上書待詔。是時東帝被疾，人有告中山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春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重疊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躬與寵謀曰：「上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疊有大石自立，問邪臣正往事，以為太山石立，而先帝隆興，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四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于杯杓，刑阿

之變必起於帷幄告之取封侯之計也躬寵適與中郎右師譚固中常侍宋弘上變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詔及伍宏等皆坐誅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穎川都尉弘躬皆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賜譚固關內侯永相王嘉疑東平獄事言董賢太盛寵躬皆傾覆必撓亂國家不可任用弗聽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議論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及躬言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漑灌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郡水躬欲穿長安城引渭至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適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傳害

史緯 卷之二十二

八

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言單于以病為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居彌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彌之威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勢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寔使者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戍已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上召公卿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

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發也上不聽乃獨與躬議躬言往年榮惡守心大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于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教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以問丞相嘉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較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曆虛造匈奴烏孫之謀勦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舉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

史緯 卷之二十二

九

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若其譏諷傾險辯慧凌刺也譏諷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凌刺則傷恩惠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詐讓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人之語為主上不聽遂拜孔鄉侯傳晏為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為票騎將軍是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丞相御史奏躬舉過上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也人河內掾賈惠啟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七招指祝盜

人有上書言躬懷慈恨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視謂上遣侍御史遼躬繫羅陽詔欲掠問躬躬仰天大譁因假仆咽已絕而從鼻耳出血食頃死黨友相連下獄百餘人躬母聖坐祠道視謂上大逆不道棄市家屬徙合浦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罷及右師譚等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詔免寵等徙合浦郡

石舍

石舍趙人也徙溫高祖擊項藉過河內時齊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

史緯

卷之二十二

十

祖召其姊爲美人以舍爲中涓受書詔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敬無與比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以舍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碑之徙舍爲諸侯相舍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過其門號舍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關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執馬子孫爲小吏來歸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諫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同謝罪改之過許子孫勝寇者在側雖燕必冠中中如也訢訢如也

史緯

卷之二十二

十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賢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令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適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胎身白泔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黃人入關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謝罷慶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屣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題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御山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爲齊相齊國舉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丞相趙周免以慶爲丞相封收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

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事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太初二年卒慶方爲丞相時諸子孫爲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考謹益衰矣

梁孝王

梁孝王武景帝同母弟也景帝中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費太后亦然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敖爲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不敢過而

史

卷之二十二

主

西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無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梁東苑方三百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言趣入言督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山東游士齊人羊勝公孫龍鄒陽之屬莫不至公孫龍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梁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朝迎梁王於殿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輩出則同車游獵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七年春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勝

說於帝太后議格梁王乃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龍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于道覆案梁事捕公孫龍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泣諫王乃令龍勝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上怒稍解時太后以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患之使白太后曰造爲是者獨幸臣羊勝之屬耳梁王不知也勝等已伏誅梁王無恙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中

史

卷之二十二

主

使迎王王已入關車蓋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梁王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卒孝王慈孝母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愛之及梁王死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已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一養孝王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子共王嗣

六傳至王立為事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若其敢親近願令王非耕則法駕毋得出宮奏可後復段傷即夜私出宮如是者數焉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絕想右惡言有司案驗因發立與其姑淫亂請誅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寬人閭門之私聽聞中書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其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閭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張勳治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辜斷獄亡益於治道汗曉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

史記卷之二十二

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異國之宮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文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通驗問惡言何故假自發舒以三者按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顯等不得轉移前非之府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事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還上德通理之史更審其清濁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房公族附屬之備則宗室汗亂之舉其得治親之重天子由是疑而不治后數歲王復使奴殺相及摩陽丞殺奴以滅口上書不拜奏謀殺死罪四有司請誅上不忍削五縣哀帝中立復殺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持節即訊移書傳相中尉

曰王青策飛辟暴妄行違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賜病抵罪置辭騎校不首主令與青昨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校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王毀於匣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上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傳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謝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貴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

史記卷之二十二

刺求微密微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猜何宮殿之裏毛履過失無不暴露當伏重誅以視海內敢蒙聖恩得見萬教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促迫貪生畏死即詐僞仆陽病微幸得賜于須臾謹以實對伏須重誅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自殺國除諸先生曰昔周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齊與在前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為趙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太后意不說又聞梁王入朝與景帝俱侍宴於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

此非其意然如立者之理

史集卷之二十二

治此初以此知而發覺之知無置初亦

賈誼

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孝王為寄景帝詔曰諸罷酒出帝召
 袁盎諸大臣曰太后言何謂也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太
 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
 帝曰於公何如皆曰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春狀
 所以非宋宣公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曰太后
 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復立帝子袁盎等言
 宋宣公不立子生禍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太后
 乃解使梁王歸就餽梁王聞其議出于袁盎怒望使人來刺
 袁盎袁盎頓之曰我哀將軍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
 之置其劍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制屬王工曰果郎某子來

未

史集卷之二十二

本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于是天子
 以誼任公卿之位終灌東陽之屬盡害之趙緩誼曰惟助之
 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疎之不用其錢
 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
 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
 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論其
 辭曰恭承嘉惠今埃罪長沙仄聞屈原今自湛汨羅造託湘
 流今敬弔先生遭世罔極今適閑厥身烏庠哀哉今逢時不
 祥鸞鳳伏巢今鴟鵂踞朝聞草草顯今謾諛得志聖賢逆夷
 今方正倒植謂隨夷濁今謂跖蹻廉莫邪為健今鉛刀為鋸
 干嗟然無生之亡故今幹棄周鼎賣廉譽今騰駕罷牛驂妻
 璽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履漸不可久今嗟若先生
 獨離此咎今辭曰已矣國其莫吾知今子獨壹辭其誰語風
 縹緲其高逝今夫固自引而遠去幾九淵之神龍今游淵潛
 以自珍何嫌類以隱處今夫豈從蝦與蛙蟻所貴聖之神德
 今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今豈云異夫大羊服紵
 紛其離此邪今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
 此抑也風皇翔于千仞今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陵微今
 道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今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
 魼魚今固將制于螻蟻誼為長沙得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服

似弱不祥易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以爲壽不得長。適爲賦自廣。其辭曰。卑閣之虞。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其開。駭異物來。辟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諺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吉庫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適太息。舉首香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同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遷。泐穆亡閒。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兮樂門。吉凶同域。彼吳瓶大夫。差以敗。粵樓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傳說行靡。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木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盪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垺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鍾。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殉名。孝者使權。品庶每生。休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繁俗。儻若囚拘。至人造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淵之觀。汜乎若不繫之舟。不

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誼微之。至入見。上方受盤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詞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皆理而傷道者。難偏以數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執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匈奴資服。百姓素朴。獄訟棄息。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

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得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黃帝曰：「日中必黃，操刀必割。」今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

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圖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疑是跡而動，既有微矣。其義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剗剗，皆衆理解也。至於懷悍之

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義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能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要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義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義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漢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爲微侯，而冠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造逆，則

此後自漢
之王文
再古之
再武王
再侯
人應入
也以此
之安無

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制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衆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背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違。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謂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歷之大幾如履一指之大幾如履。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處亡聊。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瘳也。又苦跋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瘳也。又

史記卷之二十二

三

苦瘳。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今匈奴殺虜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重倒縣而已。又頗辟。且病非。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尉。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侯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胃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我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事以爲是。國不可解也。亡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斷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復猛敵。而獵田獵。不搏反寇。而博畜養。玩細嫫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綵履。偏諸緣。內之閨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繡。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

史記卷之二十二

三

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妻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許諾。抱哺其子。與公

史錄

卷之二十二

七

併侏。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殺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

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性下又不白。妄竊爲陛下情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傾。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

史錄

卷之二十二

七

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萬世長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罔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關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白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

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揆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養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

行以爲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殺之獄所習者非斬刺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鄒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于道術智識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小而起教於微。渺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白如也。孔子曰。善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則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

史緯

卷之二十二

五

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而人主之自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

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不受。殺辱是以黜。劍之舉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放齒君之路馬。楚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

史緯

卷之二十二

五

或有過刑戮之辜。不知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謂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黜削兒用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走求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宜履。大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罵

通河尚長
用刑但請
第其下文
中其大亦

也
轉在卷下

史綱

卷之二十二

幸

言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
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之職人安
得如此而頌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
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棄而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
問厚子原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圖士遇
我我故圖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
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
大馬彼將大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
耻矣諸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
便則爭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忠則吾苟免而已
立而視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其利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
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
俱亡誰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
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
廉曰簠簋不修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
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
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
大譴大何之域者問諱何則曰冠履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
請畢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施上

方用刑殺

史綱

卷之二十二

幸

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舉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過子有禮
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惠要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
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
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
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
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
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
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
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
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是
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
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議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
皆自殺不受刑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
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少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
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
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說不過一傳再傳
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
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

姦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應如黑
子之若而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
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為上哉。人主之行與布衣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于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
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蟬毛而起。以為
不可故荷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
門之外卑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
今淮陽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于漢。其吏民絳
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
漢而欲得王至甚。通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孰不可久。

史緯

卷之二十二

重

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劉淮陽北
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
起于新鄆以北海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夫諸侯之
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
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
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
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
之難。難以言智。苟身亡事。高祖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問其臣。而
不自遺事。故使人臣得舉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

七國之
生如日
之毒命矣

此議其是
與安否異
矣

謂通德

誼計。適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
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封淮南厲王四子
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曰。竊恐陛下接王淮
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執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
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
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負謗于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
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
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
俱靡而已。淮南雖小。懸布管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
足以危漢之資。於廣不便。雖制而為四子。一心也。予之衆
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專諸。將柯
起于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
王勝。馬死。誼自傷為傷。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
死。年三十三矣。後文帝思賈生言。更分齊為六國。淮南為
三國。盡立悼惠厲王諸子。以王之。景帝三年。吳楚趙四齊
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并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
厲王子為王。兩國亦反。誅武帝。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
賈嘉最好學。世其家。班固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
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
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

史緯

卷之二十二

重

移風俗、誼之所陳、各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諠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撮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云。